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六七冊目次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一）（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註 元興文署刻本 ○○一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一）

（宋）司馬光撰　（元）胡三省音註

元興文署刻本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內府藏本）

宋司馬光撰。元胡三省音注。光以治平二年受詔撰通鑑。以元豐七年十二月戊辰書成奏上。凡越十九年而後畢。光進表稱精力盡於此書。其採用之書。正史之外。雜史至三百二十二種。其殘稾在洛陽者尚盈兩屋。既非掇拾殘賸者可比。又助其事者。史記前後漢書屬劉攽。三國南北朝屬劉恕。唐五代屬范祖禹。又皆通儒碩學。非空談性命之流。故其書網羅宏富。體大思精。為前古之所未有。而名物訓詁。浩博奥衍。亦非淺學所能通。光門人劉安世嘗撰音義十卷。世已無傳。南渡後注者紛紛。而乖謬彌甚。至三省乃匯合羣書。訂譌補漏。以成此注。元袁桷清容集載先友淵源錄。稱三省天台人。寶祐進士。賈相館之。釋通鑑三十年。兵難稾三失。乙酉歲留袁氏家。日手鈔定注。己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案三省自序。稱乙酉徹編。與桷所記正合。惟桷稱定注。而今本題作音注。疑出三省所自改。三省又稱初依經典釋文例。為廣注九十七卷。後失其書。復為之注。始以考異及所注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注焉。此本惟考異散入各文下。而目錄所有之歷法天文。書中並未附注。一條當為後人所刪削。或三省有此意而未及為歟。通鑑文繁義博。貫穿最難。三省所釋。於象緯推測。地形建置。制度沿革諸大端。極為賅備。故唐紀開元十二年內注云。溫公作通鑑。不特紀治亂之迹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致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蓋本其命意所在。而於此特發其凡。可謂能見其大矣。至通鑑中或小有舛牾。亦必明著其故。如周顯王紀秦大良造伐魏條注云。大良造下當有衛鞅二字。唐代宗紀董晉使回紇條注云。此韓愈狀晉之辭。容有溢美。又嚴武三鎮劍南條注云。武只再鎮劍南。蓋因杜甫詩語致誤。唐穆宗紀冊回鶻嗣君條注云。通鑑例。回鶻新可汗未嘗稱嗣君。文宗紀鄭注代杜悰鎮鳳翔條注云。如上卷所書。杜悰鎮忠武。不在鳳翔。凡若此類。並能參證明確。而不附會以求其合。深得注書之體。較尹起莘綱目發明。附和回護。如諧臣媚子所為者。心術之公私。學術之真偽。尤相去九牛毛也。雖徵摭既廣。不免檢點偶疏。如景延廣之名。山師表敗軍之事。庾亮

此乎何可省賊之譌、沈懷珍之軍洋水、阿那瓌之趨下口、烏丸軌宇文孝伯之訛、何周太祖詔令兄之作令兄、顧炎武日知錄並糾其失。近時陳景雲亦摘地理譌舛者作舉正數十條。然以二三百卷之書、而蹉失者僅止於此。則其大體之精密、益可概見。黃溥簡籍遺聞、稱是書元末刊於臨海、洪武初取其版藏南京國學。其見重於後來、固非偶矣。

元興文署刊本資治通鑑胡注二百九十四卷
裝九十六冊出于泰州人家同治乙丑夏曾議
購未就越庚午秋購成矣舍弟以點抹亂
從還之吾爲江安傅君羅生所收是刻字
體多波折四邊線極粗嘉慶間鄱陽胡
刻亦據吾本而來雖畢省也明正嘉來是
板歸南監遞有修補此本則元末明初槧
漫漶時印雖丹墨礙目其紙地實極精
美余所閱後跋常常往來于懷羅生既
去知彼且瑞且佳之心可謂能臨鑑真者矣
據所記跋尾知經藏最著者曹氏倦圃馬
氏小玲瓏山館趙氏小山堂齊梅麓江世書
及附釋文辨誤十二卷鄱陽覆本有之
此未備然溫公本書固完然無少闕五百年
來方策鉅編能不著復幾見哉冬十二
月既望羅生將還蜀屬獨山莫友芝
書其端

當時諸老一流賢節食收書不計錢白髮重論頻雪涕（客歲過津門晤甫）（中甫先生述當日過庭時形容先世金陵被遁之迹相對泫然）青山無恙久寒煙（先世文英遺集名青山稿）衣冠擁武
徵文澤[illegible]貽謀重祖傳四十五年遺墨在滄桑身世恨悽然
沉珠太史出示　祖庭舊藏元興文署本資治通鑑注本借覽先
世父題識敬書長句甲寅九秋初借莫棠京邸並記

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鑑序

古今載籍之文存於世者多矣苟不知所從擇而欲遍觀之則窮年不能究其辭況世不能通其義是猶入海算沙成功何年善乎孟子之言曰堯舜之智而不遍知急先務也大哉士君子之學期於適用而已馳騖乎高遠[illegible]溺乎異端放浪於詞華皆不足謂之学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說命曰学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若此者可謂適用之学矣前脩司馬文正公遍閱歷代舊史旁採諸家傳記刪繁去冗舉要提綱纂成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上起戰國下終

五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賢君令主忠臣義士志士仁人興邦之遠略善俗之良規匡君之格言立朝之大節叩函發帙靡不具焉其於前言往行蓋兼該而不遺矣其於裁是庭事蓋擬議而有準矣士之生也苟無意於斯世則已如其抱負器業未甘空老明時將以奮發而有為也其於是書可不熟讀而深考之乎

朝廷憫庠序之荒蕪歎人材之衰少乃於京師刱立興文署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員咸給祿廩召集良工刻刻諸經子史版本頒布天下以資治通鑑為起端之首可謂

知時事之緩急而審適用之先務者矣噫遐鄉小邑雖有長材秀民嚮慕於學而無書可讀憫默以室老者多矣是書一出其爲天下福澤利益可勝道哉昔圯上老人出納中一書而留侯爲萬乘師穆伯長以昌黎文集鋟板而天下文風遂變今是書一布不及十年而國家人材之盛可拭目而觀之矣翰林學士王磐序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計九十六冊 意條

新註資治通鑑序

古者國各有史以紀年書事晉乘楚檮杌雖不可復見春秋經聖人筆削周轍既東二百四十二年事昭如日星秦滅諸侯燔天下書以國各有史刺譏其先疾之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諸儒能藏之屋壁諸國史記各藏諸其國國滅而史從之至漢時獨有秦記太史公因春秋以爲十二諸侯年表因秦記以爲六國年表三代則爲世表當其時黃帝以來諜記猶存具有年數子長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咸與古文乖異且謂孔子序書略無年月雖頗有然多闕夫子之弗論次蓋其慎也子長述夫子之意故其表三代也以世不以年汲冢紀年出於晉太康初編年相次起自夏殷周止魏哀王之二十年此魏國史記脫秦火之厄而晉得之子長不及見也子長之史雖爲紀表書傳世家自班孟堅以下不能易雖以紀紀年而書事略甚蓋其事分見志傳紀宜略也自荀悅漢紀以下紀年書事世有其人獨梁武帝通史至六百卷侯景之亂王僧辯平建業與文德殿書七萬卷俱西江陵之陷其書燼焉唐四庫書編年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而王仲淹元經十五卷蕭穎士依春秋

義類作傳百卷逸矣今四十一家書存者復無幾乙部書以遷固等書爲正史編年類次之蓋紀傳表志之書行編年之書特以備乙庫之藏耳宋朝　英宗皇帝命司馬光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編年一書神宗皇帝以鑑于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鑑且爲序其造端立意之由溫公之意專取關國家盛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以爲是書治平熙寧間公與諸人議國事相是非之日也蕭曹畫一之辯不足以勝變法者之口分司西京不豫國論事以書局爲事其忠憤感槩不能自已於言者則智伯才德之論樊英名實之說唐太宗君臣之議樂李德裕牛僧孺爭維州事之類是也至於黃幡綽石野猪俳諧之語猶書與局官欲存之以示警此其微意後人不能盡知也編年豈徒哉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爲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爲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爲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爲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後乃如用兵

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訖文侯之命而繫之秦魯春秋則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左丘明傳春秋止哀之二十七年趙襄子惎智伯事通鑑則書趙興智滅以先事以此見孔子定書而作春秋通鑑之作實接春秋左氏後也溫公徧閱舊史旁採小說抉擿幽隱薈稡爲書勞矣而修書分屬漢則劉攽三國訖于南北朝則劉恕唐則范祖禹各因其所長屬之皆天下選也歷十九年而成則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行事爲一書豈一人心思耳目之力哉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是正文二百九十四卷有未能徧觀者矣若考異三十卷所以參訂羣書之異同俾歸于一目錄三十卷年經國緯不特使諸國事雜然並錄者粲然有別而已前代歷法之更造天文之失行實著於目錄上方是可以凡書目錄觀邪　先君篤史學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讀史不暫置灑血漬書遺跡故在每謂三省曰史漢自服虔應劭至三劉注解多矣章懷注范史裴松之注陳壽史雖閒有音釋其實廣異聞補未備以示博

史067-007

晉書之楊正衡唐書之竇苹董衡吾無取焉徐無黨註五代史粗言歐公書法義例他未之及也通鑑先有劉安世音義十卷而世不傳釋文本出於蜀史炤馮時行爲之序今海陵板本又有溫公之子康釋文與炤本大同而小異公休於書局爲檢閱官是其得溫公辟咡之教詔劉范諸公羣居之講明不應乖剌乃爾意海陵釋文非公休爲之若能刊正乎三省捧手對曰願學焉乙巳先君卒盡瘁家蠱又從事科舉業史學不敢廢也寶祐丙辰出身進士科始得大肆其力於是書游宦遠外率攜以自隨有異書異人必就而正焉依陸德明經典釋文釐爲廣註九十七卷著論十篇自周訖五代略叙興亡大致咸淳庚午從淮壖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韙之禮致諸家俾讎校通鑑以授其子弟爲著讎校通鑑凡例廖轉薦之賈相國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閒道歸鄉里丙子浙東始騷辟地越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爲之註始以考異及所註者散入通鑑各文之下歷法天文則隨目錄所書而附註焉迄乙酉冬乃克徹編凡紀事之本末地名之同異州縣之建置離合制度之沿革損益悉疏其所以然若釋文之舛謬悉改而正之著辯誤十二卷嗚呼註班書者多矣晉灼集服應之義而辯其當否臣瓚總諸家之說而駁以己見至小顏新註則又譏服應之疎紊尚多蘇晉之剖斷蓋譏臣瓚以差爽詆蔡謨以牴牾自謂窮波討源搆會甄釋無復遺恨而劉氏兄弟之所以譏顏者猶顏之譏前人也人苦不自覺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知也又古人註書文約而義見今吾所註博則博矣反之於約有未能焉世運推遷文公儒師從而凋謝吾無從而取正或勉以北學於中國嗟有志焉然吾衰矣旃蒙作噩冬十有一月乙酉日長至天台胡三省身之父書于梅磵蠖居

起戊寅
盡壬子

資治通鑑卷第一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周紀一

起著雍攝提格盡玄黓困敦凡三十五年 爾雅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是為歲陽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是為歲名 [illegible]

[illegible]

威烈王 名午考王之子諡法猛以剛果曰威有功安民曰烈沈約曰諸復諡有諡人無諡法

二十三年 上距春秋獲麟七十八年距左傳趙襄子惎智伯事七十一年惎毒也音其冀翻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 此溫公書法所由始也魏之先畢公高後與周同姓其苗裔曰畢萬 [illegible]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 分扶問翻下同 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 音扶 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 治直之翻 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治直吏翻 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繫戶計翻 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王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

[illegible]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illegible]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illegible]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illegible]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illegible]

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illegible]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illegible]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illegible]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illegible]書曰一日二日萬幾[illegible]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illegible]

嗚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illegible]大夫擅政[illegible]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illegible]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illegible]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懼而不敢違[illegible]

於曹滕，（[illegible]）以周之民則不眾於邾莒，（[illegible]）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

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

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

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illegible]）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

者，（[illegible]）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姦名犯分

而天下共誅之也。（姦，居寒翻。分，扶問翻。）今晉大夫暴蔑其

君，剖分晉國，（史記六國年表：定王十六年，趙、魏、韓滅智伯，分晉地。）天子既不

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

守而并棄之也。（[illegible]）先王之禮

於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

（三家分晉國，時因謂之三晉，猶後之三秦、三齊也。）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大

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

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

逆之臣，（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

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

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

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illegible]）嗚呼！君臣之

禮既壞矣，（[illegible]）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illegible]）

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illegible]）生民之類糜

滅幾盡，（[illegible]）豈不哀哉！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illegible]）

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illegible]）

美鬢長大則賢，（[illegible]）射御足力

則賢，伎藝畢給則賢，（給，足也。）巧文辯惠則賢，（[illegible]）

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

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illegible]）若果立瑤

也，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此事見國語。）

（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晉荀瑤伐齊，始見于傳。哀二十[illegible]年，史記元王[illegible]年也。荀瑤，智文子也。[illegible]文子猶見于傳。[illegible]在元王五年之[illegible]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illegible]韓宣子聘[illegible]小史主定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史官之長，共其事，故也。[illegible]周之制[illegible]則大史掌之，智果欲[illegible]智氏之禍，故於太史別族。[illegible]國語補音[illegible]又[illegible]字。）趙簡子之

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趙簡子文子之孫鞅也諡法一德不懈曰簡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已也趙岐曰子者男子之通稱也長知兩翻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云書誡辭曰書者舒也書緝其言如其意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得展舒也又曰書庶也以紀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簡紙永不滅也竹帛也以授二子曰：「謹識之。」識職吏翻記也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習熟也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毛晃曰奏進上也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鐸徒洛翻少昊之子封於尹故子孫氏焉韋昭曰晉陽趙氏邑為治也宰也曰晉陽故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龍山在西晉水所出東入汾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去晉四百里括地志曰晉陽故城今名晉城在蒲州虞鄉縣西按水經注晉水出晉陽縣西龍山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其水分為二流北瀆即智氏故渠也其瀆乘高東北注入晉陽城南又東南逕晉陽縣南水側有鑿臺戰國策所謂智伯死於鑿臺之下即此處也參而考之晉陽故城恐不在蒲州水經注又云叔虞封於唐縣有晉水故改名為晉子夏序詩此晉也而謂之唐是也與班志合讀者及括地志未知何據也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繭絲謂浚民之膏澤如繭之抽絲為之不盡則不止保障謂厚民之生如築堡以自障蔽愈培養其民之生障之亮翻又音章尹鐸損其戶數。[illegible]民懷之而從其令也少之多之少重之身少也少詩沼翻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諡法有勞定國曰襄為政為晉國之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韓康子韓

宣子之曾孫莊子之子虎也魏桓子魏獻子之孫駒也諡法溫柔好樂曰康辟土服遠曰桓爾雅四方而高曰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段規鄭共叔段之後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難必至矣！」春秋以來大夫之家臣謂大夫曰主難乃旦翻下同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書五子之歌之辭『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illegible]見賢遍翻發見也著也形也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君謂康子相謂段規相息亮翻下同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蚋、蟻、蜂、蠆，皆能害人，蚋如銳翻又字林人劣翻秦人謂蚊為蚋小蚊目中聚人之肌而噆其血蚊之類也[illegible]況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愎，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好呼到翻愎弼力翻很也狃女九翻又女救翻狃習也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後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邑都邑四井為邑四邑為丘邑方二里丘方四里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註公邑謂六遂餘地家邑大夫之采地此又與四井之邑不同又按說之也左傳凡邑有先君宗廟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此謂大縣邑也杜預引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恐誤四井之邑方二里豈能容宗廟城郭論語十室之邑四都縣鄙鄙稍望邑相屬即是四縣四井之都邑也若千室之邑萬家之邑是非井邑矣項安世曰小司徒井牧田野以四井為邑凡三十六家除公田四夫凡三十二家遂大夫會為邑者之政以里為邑凡二十五家遂大夫蓋論里井之制二十五家其一

[illegible]

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桓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illegible]

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illegible] 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illegible] 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氏矣。奈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illegible] 桓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於趙。[illegible] 趙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illegible] 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illegible]

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illegible] 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illegible] 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illegible] 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illegible] 沈竈產鼃。民無叛意。[illegible] 智伯行水。[illegible] 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illegible] 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illegible]

平陽縣屬太原郡安邑縣屬河東郡史記正義曰[illegible]
故[illegible]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illegible]安邑[illegible]
[illegible]絳水出絳縣西南[illegible]
[illegible]

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難，乃旦翻。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人欲為趙氏游說，使主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請使於齊。

[illegible]

[illegible]疵請出使以避禍[illegible]

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韓、魏以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illegible]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潛與張孟談約，為之期日而遣之。

[illegible]張氏本自黃帝[illegible]

襄子夜使人殺守堤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illegible]大敗智伯之眾，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史記六國年表[illegible]周定王十六年[illegible]資治通鑑[illegible]唯輔果在。[illegible]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illegible]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illegible]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書禹貢[illegible]雲夢[illegible]孔安國曰[illegible]雲夢之澤在江南[illegible]杜預[illegible]楚之雲夢跨江南北[illegible]華容縣[illegible]雲夢[illegible]

[illegible]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illegible]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illegible]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illegible]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illegible]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illegible]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illegible]夫德者人之所嚴，[illegible]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illegible]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苟能審於才

德之分而知所先後，[illegible]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為飲器。[illegible]智伯之臣豫讓欲為之報仇，[illegible]乃詐為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illegible]襄子如廁心動，索之，獲豫讓。[illegible]左右欲殺之，襄子曰：

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為報仇，真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乃舍之。[illegible]豫讓又漆身為癩，吞炭為啞。[illegible]行乞於市，[illegible]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illegible]子乃為所欲為，顧不易邪？[illegible]何乃自苦如此？求以報仇，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為臣，[illegible]而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者也。襄

子出豫讓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
殺之自智宣子立瑤至豫讓報仇其事皆在威烈王二十三年之前故先以初字發之溫公之意蓋
以天下莫大於名分觀命三大夫為諸侯之事則周之所以益微七雄之所以益盛莫重於宗社觀智
趙立後之事則知智宣子之所以亡襄子之所以興得君臣之義當守節伏死而已觀豫讓之事則知策
名委質者必有霣而無貳為後世之鑒豈不昭昭也哉襄子為伯魯之不立也
有子五人不肯置後封伯魯之子於代代國在夏屋句注之北
襄子滅之志有代郡代縣曰代成君早卒立致日成
立其子浣為趙氏後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
立史記六國表威烈王元年襄子卒二年趙桓子元年卒明年國人立獻侯浣徐廣作晚
一年卒趙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殺其
子復迎浣而立之是為獻子獻又音如字獻子諡又六國表威烈
王三年獻侯之元年晉久矣分晉之後三晉益封侯之法知有晉曰獻
烈侯諡法秉德尊業曰烈獻子生籍是為
文侯諡法學勤好問曰文魏斯者魏桓子之孫也是為
景侯諡法布義行剛曰景韓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
為景侯六國表威烈王二年韓景侯虔元年二十八年魏文侯斯元年
史記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為師
卜以官為氏田本出於陳以陳氏為田氏
東周陳公子完奔齊以田氏為姓由是為田氏
干木之廬必式
段干木晉人也姓段名干木或曰李耳字伯陽其後有段干
干木大夫是以段為氏也
魏有段干子則段干複姓也

侯應之亦然二國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講於己
也講和也皆朝于魏朝直遙翻魏於是始大於三晉諸侯莫
能與之爭使樂羊伐中山克之樂姓也本自有
呂寘曰中山春秋鮮虞之國子姓之後白狄
杜佑曰定州鮮虞之地也
城中有山故曰中山漢書地理志中山
以封其子擊
文侯問於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
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
怒任座趨出任音壬
次問翟璜翟姓也音狄
對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

式某閭巷以禮記曲禮國君撫式士下之注云弁
中必立撫式小說宗敬也師古曰式車前橫木古
君立乘凡言若謂說首撫式以禮敬人孔穎達
曰式謂俯下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
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為式又於
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較去車牀五尺五
寸於時立乘若常則馮較詩云倚重較兮是也
若應為敬則落手馮式頭得式詩說故式云式視馬也
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與群臣飲酒樂而
天雨命駕將適野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又雨君將
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可無一會期哉
乃往身自罷之周禮有山虞澤虞以掌山林之政令虞度也度知山林之大小及其所生
自往告之也罷之者罷獵也樂音洛
韓借師於魏以伐趙文侯曰
寡人與趙兄弟也不敢聞命趙借師於魏以伐韓文

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
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文侯與田子方飲
文侯曰鍾聲不比乎（比音毗不比言不和也）左高（聽其音左高）
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
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明樂官知其人才）
（不才明聲音知其不和工聲合和後成音以文其同聲成文謂之音）文侯曰善子擊
出遭田子方於道下車伏謁（古文考曰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氏加牛禹時奚仲加馬釋名曰車居也韋昭曰古惟尺遮翻自漢以來有居音）
子方不為禮子擊怒謂子方曰富貴者驕
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
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
失其家失其國者未聞有以國待之者也失其家者
未聞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
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子擊乃謝之（夫音扶）
（行下孟翻）文侯謂李克曰先生嘗有言曰家貧思良妻
國亂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則璜二子何如（李氏出自皐陶為堯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商紂時理徵孫利貞避難食木子得全改為李氏）
（數音朔）乃對曰卑不謀尊疏不謀戚臣在闕門之外不敢
當命（言在闕門之外也）文侯曰先生臨事勿讓克曰君弗
察故也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

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
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趨而出過翟
璜之家翟璜曰今者聞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誰為之克曰
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之守吳起臣所進也
（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以北地在河西兵不敢東向至秦惠王時魏盡入河西之地於秦）
君內以鄴為憂臣進西門豹
（利民王符潛夫論姓氏篇云西門氏北鄴皆同）
欲伐中山臣進樂羊中山已拔無使守之臣進先生
君之子無傅臣進屈侯鮒
以耳目之所睹記臣何
負於魏成李克曰子言克於子之君者豈將比
周以求大官哉君問相於克克之對如是
（李克自敘文侯之言也）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祿
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
皆師之子所進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惡得與魏成比
也翟璜逡巡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對願卒為
弟子

周安王　僖公

□事也自稱為弟子者言已自如弟子以尊其師如父兄也

吳起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為將起取齊女為妻（將即亮反下同）（取讀曰娶孔穎達曰妻之為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魯侯曰起始事曾參（曾參本曰姓出）（自誓陸德明曰參所金反一音七南翻）母死不奔喪曾參絕之今又殺妻以求為君將起殘忍薄行人也（行下孟翻）且以魯國區區而有勝敵之名則諸侯圖魯矣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乃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李克曰起貪而好色（好呼報翻）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司馬官名穰苴本田氏齊景公以為將）（[illegible]）於是文侯以為將擊秦拔

十九

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騎奇寄翻乘去聲言起與士卒同其勞苦行不用車馬也）親裹贏糧（師古曰贏擔也此言起親負糧與士卒同勞苦也）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illegible]）者起為吮之（[illegible]）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疽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燕湣公（[illegible]）薨子僖公立（[illegible]）

二十四年王崩子安王驕立（[illegible]）盜殺楚聲王國人立

韓烈侯　趙武侯　秦惠公

[illegible]

安王（[illegible]好和不爭曰安）

元年秦伐魏至陽狐（[illegible]）

二年魏韓趙伐楚至桑丘（水經註[illegible]）鄭圍韓陽翟（[illegible]）韓景侯虔薨子烈侯取立　趙烈侯籍薨國人立其弟武侯　秦簡公薨子惠公立（諡法愛民好與曰惠）

三年王子定奔晉　虢山崩壅河（[illegible]）

二十

[illegible]

四年，楚圍鄭。鄭人殺其相駟子陽。[illegible]

五年，日有食之。[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與濮陽嚴仲子有惡。仲子聞軹人聶政之勇，以黃金百溢爲政母壽，欲因以報仇。[illegible]

政不受，曰：「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使政刺俠累。[illegible]

俠累方坐府上，兵衛甚衆，聶政直入上，

[illegible]

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韓人暴其尸於市，購問莫能識。[illegible]

其姊嫈聞而往哭之，曰：「是軹深井里聶政也。」[illegible] 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遂死於政尸之旁。[illegible]

六年，鄭駟子陽之黨弒繻公，[illegible] 而立其弟乙，[illegible] 是爲康公。宋悼公薨，子休公田立。[illegible]

八年，齊伐魯，取最。[illegible] 鄭負黍叛，復歸韓。[illegible]

九年，魏伐鄭。晉烈公卒，子孝公傾立。[illegible]

十一年，秦伐韓宜陽，取六邑。（班志：宜陽縣屬弘農郡。史記正義曰：宜陽縣故城在河南福昌縣東十四里，故韓城是也。[illegible]）

初，田常生襄子盤，盤生莊子白，白生太公和。（[illegible]）是歲，齊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先祀。（[illegible]）

十二年，秦、晉戰于武城。（[illegible]）齊伐魏，取襄陽。（[illegible]）魯敗齊師于平陸。（[illegible]）

十三年，秦侵晉。（[illegible]）齊田和會魏文侯、楚人、衛人于濁澤，（[illegible]）求為諸侯。魏文侯為之請於王及諸侯，王許之。（[illegible]）

十五年，秦伐蜀，取南鄭。（[illegible]）

魏文侯薨，太子擊立，（[illegible]）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illegible]）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illegible]）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illegible]）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illegible]）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魏置相，相田文。（[illegible]）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

白：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將，即亮翻。樂，音洛。）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治，直之翻。）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鄉，讀曰嚮。從，才用翻。）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子皆出吾下，而位居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乎，屬之我乎？（少，詩照翻。屬，之欲翻。）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

久之，魏相公叔尚主而害吳起。（[illegible]）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易，以豉翻。）起為人剛勁自喜，（[illegible]）子先言於君曰：吳起，賢人也，而君之國小，臣恐起之無留心也。君盍試延以女，起無留心，則必辭矣。子因與起歸，而使公主辱子，起見公主之賤子也，必辭，則子之計中矣。（中，竹仲翻。）公叔從之，吳起果辭公主。魏武侯疑之而未信，起懼誅，遂奔楚。楚悼王素聞其賢，至則任之為相。（相，息亮翻。）起明法審令，（令，力丁翻。）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鬭之士，要在彊兵，破遊說之言從橫者。（[illegible]）於是南平百越，北却三晉，西伐秦，諸侯皆患楚之彊，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吳起者。

秦惠公薨，子出公立。（[illegible]）趙武侯薨，趙國人復立烈侯之太子章，是為敬侯。（[illegible]）韓烈侯薨，子文侯立。

十六年，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illegible]）

趙公子朝作亂，奔魏，與魏襲邯鄲，不克。（[illegible]）

十七年，秦庶長改逆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illegible]）齊伐魯。韓伐鄭，取陽城。（[illegible]）伐宋，執宋公。齊太公薨，子桓公午立。

十九年魏敗趙師于兔臺（史記趙世家曰魏敗我兔臺 [illegible] 正義曰兔臺 [illegible] 平 [illegible] 在河北 [illegible] 敗 [illegible] 補遺 [illegible]）

二十年日有食之既（既盡也）

二十一年楚悼王薨貴戚大臣作亂攻吳起起走之王尸而伏之（[illegible]）擊起之徒因射刺起并中王尸（[illegible]）既葬肅王即位（[illegible]）使令尹盡誅為亂者（令尹楚 [illegible]）坐起夷宗者七十餘家（[illegible]）

二十二年齊伐燕取桑丘（[illegible]）魏韓趙伐齊至桑丘（[illegible]）

二十三年趙襲衛不克（[illegible]）

齊康公薨無子田氏遂并齊而有之（[illegible]）是歲齊桓公亦薨子威王因齊立（[illegible]）

二十四年狄敗魏師于澮（[illegible]）魏韓趙伐齊至靈丘（史記 [illegible]）

晉孝公薨子靖公俱酒立（[illegible]）

二十五年蜀伐楚取茲方（史記蜀伐楚取茲方 [illegible]）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才可將五百乘（[illegible]）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illegible]）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再拜曰謹受教矣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illegible]）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illegible]）子思曰人主自臧則眾謀不進（[illegible]）事是而臧之猶却眾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

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illegible]

君臣既自賢矣。[illegible] 而羣下同聲賢之。[illegible] 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illegible]

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illegible]

抑亦似君之君臣乎。[illegible]

魯穆公薨。子共公奮立。[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六年。王崩。子烈王喜立。

韓文侯薨。子哀侯立。

魏韓趙共廢晉靖公為家人而分其地。（晉絶不祀矣）

烈王（王名喜安王子）

元年。日有食之。

韓滅鄭。因徙都之。（韓本都平陽其地屬漢之河東郡 [illegible]）

趙敬侯薨。子成侯種立。

三年。燕敗齊師於林狐。[illegible]

魯伐齊入陽關。[illegible]

魏伐齊至博陵。[illegible]

燕僖公薨。子桓公立。

宋休公薨。子辟公立。[illegible]

衛慎公薨。子聲公訓立。[illegible]

四年。趙伐衛。取都鄙七十三。[illegible]

原缺

鄲[illegible]大夫之采邑盡屬之[illegible]四縣為都方四十里
一千六百井積一萬四千四百夫[illegible]鄉為鄙鄙五百
家也此詩所云[illegible]稱小君鄙七十三以成眾之率
之其地廣矣盡當定[illegible]封未必能及凡數也更俟博
考

魏敗趙師于北藺班志西河郡有藺縣史記正義曰在石州其地於趙為西北故曰北藺藺離進翻

五年魏伐楚取魯陽左傳所謂[illegible]也班志[illegible]魯陽縣屬南陽郡[illegible]史記正義曰今汝州魯山縣

韓嚴遂弒哀侯國人立其子懿侯初

哀侯以韓廆為相而愛嚴遂二人甚相害也嚴遂令

人刺韓廆於朝廆走哀侯哀侯抱之人刺韓廆兼及

哀侯[illegible]事又并中哀侯為一事此據史記[illegible]本注曰按太史公年表及韓世家於韓烈侯三年書[illegible]哀侯六年書[illegible]以[illegible]傳考之[illegible]

在哀侯時以戰國策為是若[illegible]年表世家[illegible]書之[illegible]

魏武侯薨不立太子子罃

與公中緩爭立國內亂中緩[illegible]曰[illegible]

六年齊威王來朝是時周室微弱諸侯莫朝而齊獨

朝之天下以此益賢威王朝直遙翻

趙伐齊至鄄[illegible]

魏敗趙師于懷班志河內郡有懷縣[illegible]

郡有鄄城縣鄄工掾翻

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

當是[illegible]成侯曰殺罃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

也懿侯曰不可殺魏君暴也割地而退貪也不如兩

分之魏分為兩不彊於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趙人

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趙成侯亦去罃遂殺公

中緩而立中緩即公仲緩是為惠王太史公曰魏惠王所以身

不死國不分者二國之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魏

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illegible]蓋古人之言及俗諺云故曰適讀曰嫡

資治通鑑卷第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周紀二 起昭陽赤奮若盡上章困敦凡四十八年起癸丑終庚子

顯王 [illegible]行見中外曰顯[illegible]

元年齊伐魏取觀津 [illegible]

趙侵齊取長城 [illegible]

三年魏韓會于宅陽 水經註曰[illegible]宅陽[illegible]括地志曰宅陽故城在鄭州滎陽縣東[illegible]十七里

秦敗魏師韓師于洛陽 [illegible]班志[illegible]河南郡[illegible]

四年魏伐宋

五年秦獻公敗三晉之師于石門 水經註[illegible]石門山[illegible]括地志石門山在雍州三原縣西北三十二里[illegible]

斬首六萬王賜以黼黻之服 [illegible]白與黑謂之黼[illegible]兩己相背[illegible]

七年魏敗韓師趙師于澮 [illegible]

秦魏戰于少梁 班志[illegible]

魏師敗績獲魏公孫痤 [illegible]

衛聲公薨子成侯速立 [illegible]

燕桓公薨子文公立 [illegible]

秦獻公薨子孝公立孝公生二十一年矣是時河山以東強國六 [illegible]

淮泗之間小國十餘 [illegible]

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 [illegible]

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 [illegible]

皆以夷翟遇秦擯斥之不得與中國之會盟於是孝公發憤布德修政欲以強秦 [illegible]

八年孝公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illegible]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醜莫大焉[illegible]

[illegible]

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illegible]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謂裂地以封之使各有分土分扶問翻於是衛

泰出穎入

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公孫鞅者衛之庶孫也好刑名之學[illegible]事魏相公叔痤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如有不可諱[illegible]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衛鞅[illegible]年雖少有奇才[illegible]願君舉國而聽之王嘿然公叔曰君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召鞅謝曰吾先君而後臣[illegible]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illegible]子必速行矣鞅曰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卒不去[illegible]王出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衛鞅也既又勸寡人殺之豈不悖哉[illegible]衛鞅既至秦因嬖臣景監以求見孝公[illegible]說以富國彊兵之術公大悅與議國事[illegible]

十年衛鞅欲變法秦人不悅衛鞅言於秦孝公曰夫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夫音扶樂音洛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

灋其故 [illegible] 甘龍曰
不然 [illegible] 緣灋
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 [illegible] 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
學者溺於所聞 [illegible] 以此兩者居官守灋可也非所
與論於灋之外也智者作灋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
肖者拘焉 [illegible] 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

[illegible]

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
相收司連坐 [illegible]
[illegible] 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 [illegible] 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 [illegible] 有軍功者各以率
受上爵 [illegible] 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
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 [illegible]
[illegible]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

[illegible] 宗室非有軍功論 [illegible] 不
得為屬籍 [illegible] 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
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
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
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illegible] 民
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 [illegible] 有一人徙
之輒予五十金 [illegible]

乃下令。令行朞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illegible] 明日，秦人皆趨令。[illegible] 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illegible]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夫音扶 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illegible] 霸者不欺四鄰，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鄰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盟，[illegible] 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illegible]

[illegible] 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illegible] 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illegible] 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illegible]

韓懿侯薨，子昭侯立。[illegible]

十一年，秦敗韓師于西山。[illegible]

十二年，魏、韓會于鄗。[illegible]

十三年，趙、燕會于阿。[illegible] 趙、齊、宋會于平陸。

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illegible] 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illegible] 使守南城，[illegible] 則楚人不敢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illegible] 吾臣有盼子者，[illegible] 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illegible]

[illegible]

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illegible] 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illegible] 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illegible] 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慚，不懌而去。

秦孝公、魏惠王會于杜平。[illegible]

燮子康公毛立。[illegible]

十五年，秦敗魏師于元里，[illegible] 斬首七千級，[illegible] 取少梁。[illegible]

魏惠王伐趙，圍邯鄲，楚王使景舍救趙。[illegible]

十六年，齊威王使田忌救趙。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illegible] 龐涓仕魏，為將軍，[illegible] 自以能不及孫臏，乃召之至，則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illegible] 欲使終

[illegible] 以廢棄。使者至魏，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illegible] 齊使者竊載與之齊，[illegible] 田忌善而客待之，進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於是威王謀救趙，以孫臏為將，辭謝以刑餘之人不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illegible] 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illegible] 救鬬者不搏撠，[illegible] 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illegible] 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疲於內。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據其街路，衝其方虛，[illegible]

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
也田忌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邯音寒鄲音丹降户江翻魏師還與
齊戰于桂陵魏師大敗從宜翻又音奴字水經註屢栗與酸水會水東過濮臺
戲南又東南逕犀亭南用又東逕會于濮渠之北有
城南桂城六日桂陵用又東過濮渠之北有
發左曹九東段雜東門史記正義曰
二一里東濟木潮東尼室
韓伐東周取陵觀廩丘
㬢陰浪紫一之曇老七邑黃河陽記公孫忠十
陰張誤亂之吳芒山有周封河陽
公故里鼠尼有東西芒山之戶所考
陵蔓翠巢言戶晉有東名史記作也
丘皆當邑張之名史
楚昭奚恤為相江乙言於楚王曰人有愛
其狗者狗嘗溺井太史公曰楚之後分爲三楚江乙蓋楚人也
其鄰人見狗欲入言之狗當門而噬之今昭奚
恤常惡臣之見亦猶是也楚王也且人有
好揚人之善者王曰此君子也近之好揚人之惡者
王曰此小人也遠之遠于願翻近其靳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然則且有子弒其父臣弒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也
已音紀言終身不知也何者以王好聞人之美而惡聞人之惡
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十七年秦大良造伐魏索隱曰大良造秦之爵也
按史記秦孝公十年衛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
邑降之又按六國表秦孝公十年衛鞅將兵圍安邑降之
其兵至清河太子申將兵於大梁史記魏世家
秦兵去至安邑王隨之按二十九年大梁史記魏世家

世家書之魏世家於是年不書安邑降秦而秦紀
公十年書之通鑑從魏世家書之是年秦不書安邑降秦
去安邑之日但大良造下有衛鞅二字意謂衛鞅爲
徐去者之但大良造之當書衛鞅字故書意秦謂通鑑不在
臨晉陵之也
諸侯圍魏襄陵
十八年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
魏人歸趙邯鄲
與趙盟漳水上
申不害爲相
韓昭侯以
申不害者鄭之賤臣也學黃老刑名
以干昭侯昭侯用爲相内修政教外應諸
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
申子嘗請仕
其從兄官昭侯不許申子有怨色昭侯曰
所爲學於子者欲以治國也治直之翻爲于僞翻
令將聽子之

請而廢子之術乎，已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修功勞，視次第；今有所私求，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illegible]昭侯有弊袴，命藏之。袴苦故翻，脛衣也。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illegible]

十九年，秦商鞅築冀闕宮庭於咸陽，[illegible]徙都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illegible]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illegible]廢井田，開阡陌。[illegible]

[illegible]

平斗桶權衡丈尺。[illegible]

秦、魏遇于彤。[illegible]

趙成侯薨，公子緤與太子爭立，緤敗奔韓。[illegible]

二十一年，秦商鞅更為賦稅法，行之。[illegible]

二十二年，趙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illegible]

二十三年，韓殺其大夫。魯康公薨，子景公偃立。

衛更貶號曰侯，服屬三晉。[illegible]

二十五年，諸侯會于京師。[illegible]

二十六年，王致伯于秦，[illegible]諸侯皆賀秦。

孫臏兵

秦孝公使公子少官帥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左傳：逢澤有介麋焉。宋地。杜預註曰：此是大逢澤，[illegible]。括地志曰：逢澤在汴州浚儀縣東南二十四里，即古[illegible]。）

二十八年，魏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illegible]成侯鄒忌。）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illegible]）不如蚤救之。」（[illegible]）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illegible]）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見亡，言韓有亡之勢也。[illegible]）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illegible]）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田盼將之，孫子為師，以救韓，直走魏都。（[illegible]）龐涓聞之，去韓而歸。（[illegible]）魏人大發兵，以太子申為將，以禦齊師。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illegible]）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illegible]）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illegible]）乃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

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illegible]）乃棄其步軍，（[illegible]）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倍日，兼程而行也。并行，[illegible]。）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illegible]）馬陵道陿而旁多阻隘，可伏兵，（[illegible]）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師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到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illegible]）齊因乘勝大破魏師，虜太子申。成侯鄒忌惡田忌，（[illegible]）使人操十金卜於市，（[illegible]）曰：「我田忌之人也。我為將三戰三勝，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執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臨淄，（臨淄，齊國都也。[illegible]）求成侯，不克，出奔楚。（[illegible]）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illegible]）都安

恨不殺 鞅悔之 晚矣

欺行乃 卬公愚

邑與秦界河〔秦魏以河為界也〕而獨擅山東之利〔擅占據也〕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鄉讀曰嚮〕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卬魏惠王子季弟〕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卬音仰〕公子卬以為然乃相與會盟已飲〔盟已飲也〕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使使割河西之地與秦〕因去安邑徙都大梁〔[illegible]〕乃歎曰吾恨不用公叔〔[illegible]〕之言〔公叔痤言見上〕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班志弘農郡商縣[illegible]〕號曰商君〔[illegible]〕

商立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亡之魏〔往之魏也〕魏人不受復

何不納之 赤之

內之秦〔內讀曰納以攻魏師故怨其不受[illegible]〕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illegible]〕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滅其家〔[illegible]〕初商君相秦用法嚴酷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為相十年人多怨之〔[illegible]〕趙良見商君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illegible]〕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illegible]〕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illegible]〕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illegible]〕三置晉君一救荊禍〔[illegible]〕其為相也勞不坐乘〔[illegible]〕暑不張蓋〔[illegible]〕行

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其從政也，凌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三十二年，韓申不害卒。

三十三年，宋太丘社亡。

鄒人孟軻見魏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曰：善。

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為知仁義之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三十四年，秦伐韓，拔宜陽。

三十五年，齊王、魏王會于徐州以相王。

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君必不出此門。

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時（夫音扶）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曰不時

越王無彊伐齊齊王使人說之以伐齊不如伐楚之利（說式芮翻）越王遂伐楚楚人大敗之乘勝盡取吳故地東至于浙江越以此散諸公族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海上朝服於楚

三十六年楚王伐齊圍徐州（徐音舒）

韓高門成昭侯薨子宣惠王立（宣惠諡也）

初洛陽人蘇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說式芮翻）秦王不用其言蘇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以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蘇秦車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以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令天下

將相會於洹水之上，[illegible] 通質結盟，[illegible] 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illegible] 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illegible] 肅侯大說，厚待蘇秦，尊寵賜賚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雕陰，[illegible] 且欲東兵。[illegible] 蘇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illegible] 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illegible] 學縱橫之術，[illegible] 蘇秦自以為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蘇秦故召而辱之。儀怒，[illegible] 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蘇秦陰遣其舍人

厚資儀，[illegible] 儀得見秦王，秦王說之，以為客卿。[illegible] 舍人辭去，曰：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illegible] 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illegible] 於是蘇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illegible] 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illegible] 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illegible] 今茲效之，明年復求割地。[illegible] 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illegible] 不戰而地已削矣。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illegible] 夫以

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

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者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

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不鬭雞走狗六博蹹鞠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也兵出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

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

史067-037

[illegible]

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illegible]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齊王許之[illegible]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強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illegible]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illegible]臣請令山東之國[illegible]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illegible]此兩策者相去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蘇秦為從約長[illegible]并相六國[illegible]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illegible]

齊威王薨子宣王辟彊立知成侯賣田忌[illegible]乃召而復之

燕文公薨子易王立[illegible]

衛[illegible]侯薨子平侯立[illegible]

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illegible]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齊魏之師乃去[illegible]魏以陰晉為和於秦實華陰[illegible]齊王伐燕取十城已而復歸之

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曲沃[illegible]魏入少梁河西地於秦[illegible]

四十年秦伐魏度河取汾陰皮氏[illegible]焦[illegible]楚威王薨子懷王槐立[illegible]宋公剔成之弟偃攻剔成剔成奔齊偃自立為君[illegible]

四十一年秦公子華張儀師師圍魏蒲陽取之[illegible]

[illegible]張儀言於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illegible]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illegible]張儀歸而相秦[illegible]

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以其君爲臣[illegible]秦歸焦曲沃於魏[illegible]

四十三年趙肅侯薨[illegible]子武靈王立置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三人先問先君貴臣肥義[illegible]加其秩

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衛平侯薨子嗣君立[illegible]衛有胥靡亡之魏[illegible]因爲魏王之后治病[illegible]嗣君聞之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魏不與乃以左氏易之左右諫曰以一都買一胥靡可乎[illegible]嗣君曰非子所知也夫治無小亂無大[illegible]法不立誅不必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誅必失十左氏無害也魏王聞之曰人主之欲不聽之不祥因載而往徒獻之[illegible]

四十五年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陝[illegible]蘇秦通於燕文公之夫人易王知之蘇秦恐乃說易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重易王許之[illegible]乃僞得罪於燕而奔齊齊宣王以爲客卿蘇秦說齊王高宮室大苑囿以明得意欲以敝齊而爲燕[illegible]

四十六年秦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齧桑[illegible]韓燕皆稱王趙武靈王獨不肯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illegible]

四十七年秦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illegible]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illegible]復陰厚張儀益甚

四十八年王崩子慎靚王定立靚扶反王翻 赧易王延子

會立 齊王封田嬰於薛

四十四里號曰靖郭君

計不可不日聽而數覽也 靖郭君言於齊王曰五官之

王從之已而厭之悉以委

靖郭君靖郭君由是得專齊之權靖郭君欲城薛客

謂靖郭君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

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夫音扶 君

長有齊奚以薛爲苟爲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庸

足恃乎乃不果城 靖郭君有子四十人其

賤妾之子曰文文通儻饒智略

說靖郭君以散財養士靖郭君使文主家待賓客

賓客爭譽其美 皆請靖郭君以文爲嗣靖

郭君卒 文嗣爲薛公號曰孟嘗君

孟嘗君招致諸

侯遊士及有罪亡人皆舍業厚遇之 存

救其親戚食客常數千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由

是孟嘗君之名重天下 臣光曰君子之養士以爲

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夫賢者

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

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彊足以結仁固義大則利天

下小則利一國是以君子豐祿以富之隆爵以尊之

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

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 盜其君之祿以立私黨

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

足尚哉書曰受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孟嘗君聘於楚楚王遺之象牀登徒直送之 象牀

不欲行謂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象

牀之直千金苟傷之毫髮則賣妻子不足償也足下

能使僕無行者有先人之寶劍願獻之公孫戍許

諾 入見孟嘗君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以君

能振達貧窮存亡繼絕故莫不悅君之義慕君之廉

也今始至楚而受象牀則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哉

孟嘗君曰：善。遂不受。公孫戍趨去，未至中閨，(閨音圭。小門曰閨，上圓下方如圭，宮中之闈。) 孟嘗君召而反之，曰：子何足之高，(時孟嘗君…[illegible]) 志之揚也？公孫戍以實對。孟嘗君乃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臣光曰：孟嘗君可謂能用諫矣。苟其言之善也，雖懷詐諼之心，猶將用之，(諼，況遠翻。) 況盡忠無私以事其上乎！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菁與葑之類也。采之者不以其根惡并棄其葉。毛氏曰：葑，須也；菲，芴也。… [illegible]) 孟嘗君有焉。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問於繆留。(繆，靡幼翻。) 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晉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韓氏、魏氏、趙氏。… 陳成子殺闞止而弒簡公。) 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犀首，魏官名，公孫衍為之。張儀相魏，而秦取魏西河之外。… [illegible]) 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資治通鑑卷第二

資治通鑑卷第三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周紀三 (起重光赤奮若，盡玄黓敦牂，凡二十二年。)

慎靚王 (慎靚王，顯王之子也。諡法：敏以敬曰慎；柔德安眾曰靚。…)

元年(辛丑，前三二〇) 衛更貶號曰君。(顯王二十三年，衛已貶號曰侯，今又貶號曰君。介於秦、魏之間，國日以削弱，因…)

二年(壬寅，前三一九) 秦伐韓，取鄢。(史記：秦取韓鄢。班志作傿陵。… 鄢，音偃，又於建翻。…)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史記正義曰：許… [illegible] 史記：魏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 竹書紀年：惠成王… 汲冢古文… 惠王改元… 襄王… [illegible])

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太史公書為誤分惠成之世以為二王之年數也由本惠王生襄王而無哀王然則今王者魏襄王也按既魏史所書魏事必得其真今從之 孟子入見而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 見賢遍翻語牛倨翻 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 卒讀曰猝惡音烏何也 吾對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 此以下魏襄王問語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 此亦王問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 夫音扶 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 油音由浡蒲沒翻 其如是孰能禦之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 函谷關在弘農郡[illegible] 秦人出兵逆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宋初稱王 四年秦敗韓師于脩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鱮申差于濁澤 [illegible] 諸侯振恐 齊大夫與蘇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 張儀說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守亭障者不過十萬 [illegible]

[illegible]也塞也所以隔塞人也 梁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於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 事見上二十六年 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則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 魏王乃倍從約而因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illegible]

魯景公薨子平公旅立 五年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 [illegible]

蜀、司馬錯請伐。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

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完。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彊，富厚，輕諸侯。

蘇秦既死，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能讓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是王與堯同名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之於益。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

啓自取之 按或曰一說事與師春紀伊尹放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事頗相類古書雜記固多也 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綬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 後漢書輿服志曰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姦萌周禮掌節有璽節鄭氏註云今之印章也綬以組綬古者佩玉以綬貫之漢承秦制秦與璽綬書王以下印以金銀爲差綬以赤紫青黑黃爲差銅印黑綬也又印以信也綬受也轉結之授受也三百石吏銅印黑綬二式黃綬親諸字大國之尊食者以田計之三十二夫之入數國之祿食萬鍾其下皆以差不得過焉矣漢制三公萬石之分食俸受以十六等二百石吏等十等秦月俸十斛穀音受璽綬氏翻組祖五翻乘繩證翻事奚傳司音扶丙翻騶反也噲昔決反謂 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 爲後燕亂張本

六年王崩子赧王延立

赧王上 劉伯莊曰赧愁之甚也輕微危弱寄住東西足爲愧赧故號之曰赧諡法本無 赧音奴版翻

元年秦人侵義渠得二十五城 義渠戎國名按上卷顯王四十二年秦縣義渠以其君爲臣是已得義渠矣今又侵得二十五城故何也蓋先此秦以義渠爲縣君爲臣屬於秦義渠之國未滅也秦稍蠶食侵其地今得二十五城義渠之國所餘無幾矣蓋秦兼幷諸侯不盡其國不上也左傳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穀梁傳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幾居豈翻毆烏口翻壞音怪 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韓於岸門 續漢志潁川郡許縣有岸亭註引徐廣云岸亭即岸門括地志岸門在今許州長社縣東北二十八里今名故岸亭敗補邁翻 韓太子倉入質於秦以和 質音致

飲

燕子之爲王三年國內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王令人謂太子曰寡人聞太子 令書經翻 將飭君臣之義 飭整也將也治也治直之翻飭君臣言太子平將治子之營王之罪也明父子之位 平當繼其次噲之位也 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唯太子所以令之 令令也號令也命也 太子因要黨聚衆 要一遙翻要結也 使市被攻子之不克市被反攻太子構難數月 難乃旦翻 死者數萬人百姓恫恐 恫音通恐丘用翻 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 或曰都邑之大者也素青河南海之地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齊人取子之醢之 醢呼改翻 遂殺燕王噲 噲苦夬翻 齊王問孟子曰或謂寡人勿取燕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出兵車萬乘七國秦并以攘大於時皆爲萬乘之國 五旬而舉之 旬十日也五旬五十日 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 殃咎也 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簞竹器也食飯也漿水也簞音丹食音嗣漿即良翻 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言燕民畏避運轉也 諸侯將謀救燕齊王謂孟子曰諸

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書仲虺之誥 徯待也 后君也 蘇復生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拯上聲 救也 助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illegible])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趙岐曰係累猶縛結也 係戶計翻 累力追翻)毀其宗廟遷其重器(重器寶器之重大者)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并燕則地倍)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旄與耄同 八十九十曰耄 倪小兒也 倪五兮翻 [illegible])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齊王不聽已而燕人叛(是時燕人立太子平 是為昭王 叛齊矣)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乃見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陳賈曰周公使管叔監商(古殷商通稱 [illegible] 孟子陳賈只云監殷 今通鑑云監商 避宋朝諱也 監古銜翻)管叔以商畔也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畔與叛同 與讀曰歟 下同)曰不知也陳賈曰然則聖人亦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更工衡翻 更改)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地立(湣眉殞翻)

二年秦右更疾伐趙(右更秦爵第十四級 中更第十三級 皆主領更卒部其役使者也 更工衡翻)拔藺虜其將莊豹(莊姓 [illegible])秦王欲伐齊患齊楚之從親(從子容翻)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絶約於齊([illegible])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illegible])使秦女得為大王箕帚之妾([illegible])秦楚嫁女娶婦長為兄弟之國楚王說而許之(說讀曰悅)羣臣皆賀陳軫獨弔(陳姓出於舜 周武王封舜後於陳 子孫以國為氏)王怒曰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夫音扶)今閉關絶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北絶齊交西生患於秦也(楚東北接齊 西接秦)而兩國之兵必俱至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絶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絶齊未晚也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毋音無 毋者禁止之辭 復扶又翻)乃以相印授張儀(相息亮翻)厚賜之遂閉關絶約

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張儀詳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絶齊未甚邪乃使勇士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以事秦齊秦之交合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怒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之以一名都與之并力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絶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三年春秦師及楚戰于丹陽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遂取漢中郡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于秦

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

隗者豈遠千里哉（言燕王若加禮於郭隗則四方之賢士聞之將不以千里為遠而來）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illegible]）

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illegible]）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illegible]）

韓宣惠王薨子襄王倉立

四年蜀相殺蜀侯（[illegible]）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illegible]）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曰楚將甘心於子柰何行張儀曰秦彊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illegible]）靳尚得事幸姬鄭袖（[illegible]）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illegible]）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為其主耳（[illegible]）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illegible]）不格明矣（[illegible]）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illegible]）一日行五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illegible]）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illegible]）黔中巫郡非王之有（[illegible]）秦舉甲出武關則北地絕（[illegible]）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illegible]）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illegible]）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無相攻伐（[illegible]）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illegible]）乃許之

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illegible]）五穀所生非菽而麥（[illegible]）國無二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illegible]）秦被甲百餘萬（[illegible]）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裼以趨敵（[illegible]）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illegible]）無異垂千鈞之重

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三十斤為鈞，言無幸而獲全之理，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皋，（塞，悉則翻）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以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復，扶又翻。從，子容翻。說，式芮翻）必曰齊蔽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

十四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

王之力，舉巴蜀，（事見慎靚王五年）并漢中，（事見上二年）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

十五

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

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為兄弟之國也。趙王許之。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毀短之。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

五年，張儀說秦武王曰：為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齊必伐之。臣願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王許之。齊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齊罷兵。乃使其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何故？楚使者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欲齊梁相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而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紜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

周最出於費于樓姓夏少康之裔周封爲東樓公子孫因氏焉師古曰紛紜興作貌又物多而亂貌勝字升繇坂阪翻夏户雅翻少於既翻昝爵而儀秦衍最著著者於時孟子論之曰或謂公孫衍張儀豈不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熄火滅也此言天下兵革之事熄滅也孟子曰是惡足爲大丈夫哉惡音烏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詘詘與屈同是之謂大丈夫揚子法言曰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夫音扶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惡烏路翻曰孔子讀而儀秦行謂讀孔子之言而行儀秦之事何如也

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鷙音至翰侯幹翻又侯安翻然則子貢不爲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太史公曰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illegible]公曰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illegible]之辭太史公不加考訂因而記之[illegible]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illegible]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宋咸曰[illegible]曰昔在任人帝而難之[illegible]書曰[illegible]任人[illegible]不以才乎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秦王使甘茂誅蜀相壯[illegible]秦王魏王會于臨晉[illegible]

說秦孫高以臨晉國故曰臨晉章懷太子賢曰臨晉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余按唐書[illegible]八州有[illegible]里有[illegible]晉縣[illegible]後魏改爲[illegible]縣[illegible]臨晉水之[illegible]河西[illegible]

武靈王納吳廣之女孟姚有寵是爲惠后生子何趙氏之後也言其後於天子亦以諸侯稱王[illegible]

六年秦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爲右丞相[illegible]丞相者[illegible]

七年秦魏會于應左傳[illegible]應國[illegible]杜預[illegible]應城[illegible]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illegible]甘茂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illegible]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illegible]

縣其實郡也。漢上黨口，凡郡或以列國，陳、魯、齊、吳是也；或以舊邑，長沙、丹陽是也；或以山陵，泰山、山陽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東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樹生庭中，鴈門鴈之所育是也；或以號令，禹合諸侯大計東冶之山，會計，因名會稽是也。[illegible]

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illegible]）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illegible]）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杼直呂翻。[illegible]）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事見一卷威烈王[illegible]）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illegible]）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稽音啓。稽首，首至地也。）今臣羈旅之臣也。（[illegible]）樗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illegible]）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illegible]）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長知丈翻。[illegible]）

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illegible]）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illegible]）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請平。（平，請和也。）

秦武王好以力戲，（好呼到翻。）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illegible]）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illegible]）族孟說。（[illegible]）武王無子，異母弟稷為質於燕，（[illegible]）國人逆而立之，是為昭襄王。（[illegible]）昭襄王母羋八子，楚女也，是為宣太后。（[illegible]）

趙武靈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illegible]）遂至代，北至無窮，（[illegible]）西至河，登黃華之上。（[illegible]）與肥義謀胡服騎射以教百姓，（[illegible]）曰：愚者所笑，賢者察焉。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遂胡服。國人皆不欲，公子成稱疾不朝。（[illegible]）王使人請之曰：家聽於親，（[illegible]）國聽於君。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公叔不服，吾恐天下議己也。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illegible]）明德先論於賤，而從政先信於貴。（[illegible]）故願慕公叔

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聞中國者，聖賢之所教也，禮樂之所用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則效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道，逆人之心，臣願王孰圖之也。使者以報。王自往請之，曰：吾國東有齊、中山，北有燕、東胡，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則何以守之哉？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君醜之。故寡人變服騎射，欲以備四境之難，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聽命，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而招騎射焉。

九年，秦王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甘茂奔齊。

趙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

楚王與齊、韓合從。

十年，彗星見。

新唐史臣曰彗體無光傅日以為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或長或短光芒所及則為災又曰孛星彗之屬也[illegible]

趙王伐中山，取丹丘、（史記正義曰丹丘[illegible]）爽陽、鴻之塞，（[illegible]）又取鄗、石邑、封龍、東垣。（[illegible]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illegible]漢高帝更名真定[illegible]）

中山獻四邑以和。

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冄，同父弟曰華陽君羋戎，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魏冄最賢，（[illegible]）

自惠王、武王時任職用事。

武王薨，諸弟爭立，唯魏冄力能立昭王。（[illegible]）

昭王即位，以魏冄為將軍，衛咸陽。是歲，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作亂，（[illegible]）魏冄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illegible]）悼武王后出歸于魏。（[illegible]）王兄弟不善者，魏冄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冄為政，威震秦國。（[illegible]）

十一年，秦王、楚王盟于黃棘。（史記正義曰黃棘[illegible]）秦復與楚上庸。

十二年，彗星見。（[illegible]）

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illegible]）又取韓武遂。（[illegible]）

齊、韓、魏以楚負其從親，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為質於秦以請救。秦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illegible]）

十三年，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于臨晉，韓太子至咸

陽而歸秦，復與魏蒲阪。（阪音反。去年秦取魏蒲阪）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鬬者，太子殺之亡歸。（楚太子質秦而亡歸，後質於齊以為信）（[illegible]）

十四年，日有食之既。秦人取韓穰。（[illegible]）

蜀守煇叛秦，秦司馬錯往誅之。（[illegible]）（煇音暉）

秦庶長奐會韓魏齊兵伐楚，敗其師於重丘，殺其將唐眛，遂取重丘。（[illegible]）

（[illegible]氏春秋曰[illegible]）

趙王伐中山，中山君奔齊。

十五年，秦涇陽君為質於齊。（[illegible]）

秦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三萬，殺其將景缺，取楚襄城。（[illegible]）

楚王恐，使太子為質於齊以請平。（[illegible]）

秦樗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為丞相。（[illegible]）

趙武靈王愛少子何，欲及其生而立之。（謂及其生者，及其生而見之）

十六年五月戊申，大朝東宮，傳國於何。（[illegible]）王廟見禮畢，出臨朝。（[illegible]）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傅王。（[illegible]）武靈王自號主父。（[illegible]）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illegible]）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為使者入秦，（[illegible]）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為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illegible]）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

齊王、魏王會于韓。

秦人伐楚，取八城。

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兄弟，盟于黃棘，（見上十一年）太子入質，至驩也。（[illegible]）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見十三年）寡人誠不勝怒，（勝音升）使兵侵君王之邊。（所謂戰重丘，取襄城）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見十五年）寡人與楚接境，壻婚相親，（[illegible]）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

今諸侯（[illegible]）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睢息遺翻）。秦虎狼也，有并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為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之，與俱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章臺在[illegible]）。要以割巫、黔中郡（要一遙翻）。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要一遙翻）。因不復許，秦人留之（復扶又翻）。楚大臣患之，乃

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質音致）。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倍蒲妹翻）。乃詐赴於齊。齊湣王召羣臣謀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illegible]）。齊相曰：不可，郢中立王（郢以井翻），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illegible]楚之下東國[illegible]郢都故城在今江陵縣[illegible]）

於天下也（質音致）。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為于偽翻）；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三國謂韓魏秦）。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illegible]）。楚人立之。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請（[illegible]）。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illegible]）。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先悉薦翻，後戶遘翻），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因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得君狐白裘（[illegible]狐白[illegible]之皮為之所謂一狐之腋者也）。孟嘗君有狐白裘，

已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藏徂浪翻），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於王而遣之（為于偽翻）。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時尚蚤（蚤古早字通），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雞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楚人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趙王封其弟勝為平原君（[illegible]）。平原君好士（好呼到翻），食客常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為堅白同異之辯（漢書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注云：趙人）

堅白同異之辯者成元英莊子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於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其說如墨子墨守之義句堅句之論起辯者互執是非不勝異說公孫龍能令衆異而為同故謂之同異史記注曰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極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 平原君客之。孔穿自魯適趙。孔穿孔子之後孔子生鯉字伯魚子孔穿孔子之後本自殷湯之後其祖至宋乙孔父生名後字天乙後賜姓子氏至湯以其祖生契至宋乙孔父嘉之難其子代以子加乙始為孔氏奔魯故孔子生於魯遷于宋故乃且究 與公孫龍論臧三耳，三耳一與一為二二與一為三一為三而三乃一足之數起於一為三耳之說立實無定數故難主一三耳目形也二耳之外有一耳主聽為三耳其說猶臧獲之藏穀則言可得而分也言其精微也 龍甚辯析。析分別也 子高弗應，俄而辭出。

明日，復見平原君。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子高孔穿字也疇昔猶言昨日也 先生以為何如？」對曰：「然。幾能令臧三耳矣。幾居依翻近也 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無以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易以豉翻 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鄒衍過趙，平原君使與公孫龍論白馬非馬之說。此亦莊子所謂狗非犬之說也疏云狗之與犬一實兩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名實離則彼為犬非狗此為狗非犬也大意與白馬非馬之說同

鄒子曰：「不可。夫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師古曰抒音墅明 抒意通指，抒音佇抒舒也又當與音預 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與讀曰預 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辯以求是不勝者得其所求也 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惇都昆翻厚也 巧譬以相移，引人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繳音皎紛亂也言紛然而爭欲人先息己後止也 不能無害君子，衍不為也。」座皆稱善。言一座之人皆稱衍言為善 公孫龍由是遂絀。通鑑書此言小辯不足破大道也絀音黜又讀與屈同

資治通鑑卷第三

資治通鑑卷第四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周紀四 [illegible]

赧王中

十八年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 [illegible] 懷王從間道走趙 [illegible] 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 魯平公薨子緡公賈立 [illegible]

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 [illegible] 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 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 [illegible] 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 [illegible] 趙主父行新地 [illegible] 遂出代西遇樓煩王于西河而致其兵 [illegible] 魏襄王薨子昭王立 [illegible] 韓襄王薨子釐王咎立 [illegible]

二十年秦尉錯伐魏襄城 [illegible]

趙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 [illegible] 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 [illegible] 趙主父封其長子章於代號曰安陽君 [illegible] 安陽君素侈心不服其弟 [illegible] 主父使田不禮相之 [illegible] 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田不禮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陰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不顧其害難必不久矣 [illegible] 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而禍之所集也子何不稱疾毋出而傳政於公子成毋為禍梯 [illegible] 不亦可乎 肥義曰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 [illegible] 曰毋變而度毋易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 [illegible] 義再拜受命而籍之 [illegible] 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 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乎 子則有賜而忠我矣 雖然吾言已在前矣終不敢失 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 [illegible] 涕泣而出 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 [illegible] 肥義謂信期曰 [illegible] 公子章與田不禮聲善

內得主而外為暴 得主謂章也所恃也 矯令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為也 矯令謂矯主父之令也 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以不備 言盜賊之人出入主父宮不可不備 自今以來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以身先之無故而後王可入也 先見其故 信期曰善主父使惠文王朝羣臣而自從旁窺之見其長子傫然也 傫然疲貌 反北面為臣詘於其弟 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公子章於代 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 沙丘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 異宮 異宮而處

公子章田不禮以其徒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與王戰 高信以王與公子章之徒戰也 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 趙都邯鄲 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 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公子成為相號安平君 李兌為司寇 是時惠文王少 成兌專政公子章之敗也往走主父主父開之 宮門 成兌因圍主父公子章死成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 夷誅也 乃遂圍之令宮中人後出者夷 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雀鷇而食之 爾雅曰生哺鷇生噣雛 三月餘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主父初以長子章為太子後得吳娃愛之 為不出者數歲 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之 惠文王也 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 秦[illegible]代之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

二十二年韓公孫喜魏人伐秦 穰侯薦左更白起於秦王以代向壽將兵 敗韓魏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為國尉 秦王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 樂音洛快意也言以快其意 楚王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和親者結和以相親也

二十三年楚襄王迎婦於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

之不競也（杜預曰競強也言不如也）忍其父而婚其仇（…）烏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雖彊烏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秦魏冄謝病免以客卿燭壽為相（…）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秦燭壽免魏冄復為丞相封於穰與陶謂之穰侯又封公子市於宛公子悝於鄧（…）

二十五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河東地…）韓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魏芒卯始以詐見重（…）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欲約與共伐趙蘇代自燕來（…）齊王曰秦使帝子以為何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言未晚…）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伐趙孰與伐桀宋利（…）今王不如釋帝以收天下之望發兵以伐桀宋宋舉則楚趙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令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歸之（…）

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秦王亦去帝復稱王（…）

秦攻趙拔杜陽（…）

二十八年秦攻趙拔新垣曲陽（史記正義…）

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擊魏河內（…）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人歸之魏 秦敗韓師于夏山（…）

宋有雀生鸇於城之陬（…）

[illegible]

[illegible]

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宋康王喜，起兵滅滕（[illegible]），伐薛（[illegible]），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乃愈自信其霸，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illegible]），斬社稷而焚滅之（[illegible]），以示威服鬼神。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又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以至於國中，無敢不呼萬歲者。天下之人謂之桀宋（[illegible]）。齊湣王起兵伐之，民散，城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溫（[illegible]）。

史占之（史太史之屬掌卜筮者）曰吉（[illegible]）

三十年，秦王會楚王於宛（[illegible]），會趙王於中陽（[illegible]）。秦蒙武擊齊，拔九城（[illegible]）。齊湣王既滅宋而驕，乃南侵楚，西侵三晉，欲并二周，為天子。狐咺正議，斮之檀衢（[illegible]）；陳舉直言，殺之東閭（[illegible]）。燕昭王日夜撫循其人，益以富實（[illegible]），乃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illegible]），地大人眾，未易獨攻也（[illegible]）。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illegible]）。諸侯害齊王之驕暴（[illegible]），皆爭合謀與燕伐齊（[illegible]）。

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illegible]）。秦尉斯離帥師與三晉之師會之（[illegible]）。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并將秦、魏、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湣王悉國中之眾以拒之，戰于濟西（[illegible]）。齊師大敗。樂毅還秦、韓之師，分魏師以略宋地（[illegible]），部趙師以收河間（[illegible]），身率燕師，長驅逐北。劇辛曰（[illegible]）：齊大而燕小（[illegible]），賴諸侯之助以破其軍，宜及時攻取其邊城以自益，此長久之利也（[illegible]）。今過而不攻，以深入為名，無損於齊，無益於燕，而結深怨，後必悔之。樂毅曰：齊王伐功矜能，謀

不逮下，廢黜賢良，信任諂諛，政令戾虐，百姓怨懟。[注：illegible] 今軍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禍亂內作，則齊可圖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注：illegible] 遂進軍深入，齊人果大亂失度。[注：illegible] 湣王出走。樂毅入臨淄，取寶物祭器，輸之於燕。燕王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注：illegible] 封樂毅為昌國君，[注：illegible] 遂使留徇齊城之未下者。齊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注：illegible] 齊王不遜，衛人侵之。齊王去，奔鄒、魯，有驕色，鄒、魯弗內，遂走莒。[注：illegible]

[注：illegible] 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為齊相。[注：illegible] 淖齒欲與燕分齊地，乃執湣王而數之[注：illegible] 曰：「千乘、博昌之間，方數百里，雨血沾衣，王[注：illegible] 知之乎？」曰：「知之。」「嬴、博之間，地坼及泉，王[注：illegible] 知之乎？」曰：「知之。」「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王知之乎？」曰：「知之。」淖齒曰：「天雨血沾衣者，天以告也；地坼及泉者，地以告也；有人當闕而哭者，人以告也。天地人皆告矣，而王不知誡焉，[注：illegible] 何得無誅！」遂弒王於鼓里。[注：illegible]

[注：illegible] 荀子論之曰：國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注：illegible] 有之不如無之；及其綦也，[注：illegible] 索為匹夫不可得也，齊湣、宋獻是也。[注：illegible] 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注：illegible] 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

擽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注：illegible] 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之所以為布陳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王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注：illegible] 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注：illegible] 是綦定也；綦定而國定，國定而天下定。故曰：以國濟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注：illegible] 是所謂義立而王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注：illegible] 刑賞已諾信於天下矣，[注：illegible] 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注：illegible]

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約結已定雖覩利敗不欺其與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挈國以呼功利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內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如是則敵國輕之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齊湣薛公是也故用彊齊非以修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爲務故彊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中足以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無他

故焉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齊湣聞畫邑人王蠋賢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畫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乃遣左軍渡膠東東萊前軍循泰山以東至海略琅邪右軍循河濟屯阿鄄以連魏師

旁北海以撫千乘中軍據臨淄而鎮齊都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閭封王蠋之墓齊人食邑於燕者二十餘君有爵位於薊者百有餘人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秦王魏王韓王會于京師

三十二年秦趙會于穰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通鑑四　十三

齊淖齒之亂湣王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因與私通王孫賈從湣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己久之乃敢自言遂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強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紿秦王復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為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為上大夫

通鑑四　十四

衛嗣君薨子懷君立嗣君好察微隱縣令有發褥而席弊者嗣君聞之乃賜之席令大驚以君為神又使人過關市賂之以金

既而召關市，問有客過與汝金，汝回遣之。關市大恐。又愛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愛重以壅己也，乃貴薄疑以敵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參也。

荀子論之曰：成侯、嗣君，聚斂計數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修禮也。故修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

秦穰侯復為丞相。

楚欲與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

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弒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

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

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三十五年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

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獻漢北及上庸地。

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

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

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

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

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

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

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會于澠池王與趙王飲

秦王酒酣請趙王鼓瑟

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缶

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

血濺大王矣左右欲

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

王不懌

為一擊缶

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

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

位在廉頗之右廉

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

藺相如素賤

人徒以口舌而位居我上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

我見相如必辱之

相如聞之不肯與會

每朝常稱病不欲爭列

出而望見

輒引車避匿

其舍人皆以為恥相如曰子視

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

相如曰夫以秦王之

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臣

相如雖駑

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

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

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

讎也

廉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

遂為刎頸之交

初燕人攻安平

臨淄市掾田單在安平

使其宗人皆以鐵籠傅車轊

[illegible]及城潰，人爭門而出，皆以轊折車敗，爲燕所虜，[illegible]獨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免，遂奔即墨。是時齊地皆屬燕，獨莒、即墨未下。樂毅乃并右軍前軍以圍莒，左軍後軍圍即墨。即墨大夫出戰而死，即墨人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是多智習兵。」因共立以爲將，以拒燕。[illegible]樂毅圍二邑，朞年不剋，乃令解圍，各去城九里而爲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illegible]使即舊業，以鎮新民。」[illegible]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燕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伐齊，呼吸之間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南面而王耳。今齊人已服，所以未發者，以其妻子在燕故也。且齊多美女，又將忘其妻子。願王圖之。」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而讓之曰：[illegible]「先王舉國以禮賢者，非貪土地以遺子孫也。[illegible]遭所傳德薄，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爲無道，乘孤國之亂以害先王。[illegible]寡人統位，痛[illegible]

之入骨，故廣延羣臣，外招賓客，以求報讎。其有成功者，尚欲與之同共燕國。今樂君親爲寡人破齊，夷其宗廟，[illegible]報塞先仇，[illegible]齊國固樂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樂君若能有齊，與燕並爲列國，結歡同好，以抗諸侯之難，燕國之福，寡人之願也。[illegible]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賜樂毅妻以后服，賜其子以公子之服，輅車乘馬，後屬百兩。[illegible]遣國相奉而致之樂毅。樂毅欲立樂毅爲齊王，[illegible]樂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illegible]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illegible]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

得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王之不善代之遂奔趙燕將士由是憤惋不和田單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皆翔舞而下城中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我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起引還坐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見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言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降願無擄掠吾族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田單乃

收城中得牛千餘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縱牛壯士五千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殺騎劫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復為齊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走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焉乃迎襄王於莒入臨淄封田單為安平君齊王以太史敫之女為后生太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見君王后君王后亦不以不見故失人子之禮趙王封樂毅於觀津尊寵之以警動於燕齊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樂毅報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

吳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illegible]）

（甚遠而行迹得至[illegible]）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夫音扶）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illegible]）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謂不敢與趙謀燕）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不佞猶言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數音朔）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閒爲昌國君（閒音閑）而樂毅往來復通燕卒於趙號曰望諸君

（[illegible]）田單相齊（相息亮翻）過淄水（[illegible]）有老人涉淄而寒出水不能行田單解其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於人（衣於旣翻 施式豉翻 [illegible]）將以取我國乎不早圖恐後之變也左右顧無人巖

下有貫珠者（巖下也 昔舜漁[illegible]）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何如對曰王不如因以爲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食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稱寡人之意（[illegible]）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單之善亦王之善也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illegible]）乃布令求百姓之飢寒者收穀之（[illegible]）乃使人聽於閭里聞大夫之相與語者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田單任貂勃於王（[illegible]）王有所幸臣九人欲傷安平君（[illegible]）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illegible]）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月不反（[illegible]）九人之屬相與語曰夫一人之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illegible]）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異而上下無別（別彼列翻）且其志欲爲不善內撫百姓

外懷戎翟（翟與狄同），禮天下之賢士，其志欲有為，願王察之。異日，王曰：「召相單而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賜之酒，酒酣，王曰：「召相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呂尚釣於渭濱，周文王出獵載與俱歸……），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始，為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王不能守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襄王時居莒……）。安平君以惴惴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人，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之時，舍城陽而自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

義，以為不可，故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嬰兒之計不為此也。王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其危矣。」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魯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即墨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之墟，今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連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連曰：「將軍之在即墨，坐則織蕢，立則仗鍤，為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今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聞君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

而騁乎淄澠之間[illegible]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illegible]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illegible]明日乃厲氣循城[illegible]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illegible]初齊湣王既滅宋欲去孟嘗君孟嘗君奔魏魏昭王以爲相與諸侯共伐破齊湣王死襄王復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之連和孟嘗君卒諸子爭立而齊魏共滅薛孟嘗君絕嗣[illegible]

三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illegible]燒夷陵[illegible]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illegible]秦以郢爲南郡封白起爲武安君[illegible]

三十八年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illegible]

[illegible]魏昭王薨子安釐王立[illegible]

三十九年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illegible]楚王收東地兵[illegible]得十餘萬復西取江南十五邑[illegible]魏安釐王封其弟無忌爲信陵君[illegible]

四十年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鳶救魏[illegible]穰侯大破之斬首四萬暴鳶走開封[illegible]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入北宅[illegible]魏人割溫以和[illegible]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illegible]魯湣公薨子頃公讐立[illegible]

四十二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illegible]

韓人告急于秦。秦王弗救。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願公雖病，為一宿之行。陳筮如秦，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耳。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璽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

魏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實脩武。韓釐王薨，子桓惠王立。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楚，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聞之，畏秦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棊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

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illegible]
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illegible]

[illegible]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illegible]王若負人徒之眾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illegible]易曰狐涉水濡其尾[illegible]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illegible]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江之浦[illegible]

[illegible]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illegible]今王妒楚之不毀也[illegible]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illegible]臣為王慮而不取也[illegible]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illegible]今王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illegible]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

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illegible]且攻楚將惡出兵[illegible]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illegible]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illegible]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銍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illegible]

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大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

資治通鑑卷第四

資治通鑑卷第五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周紀五

赧王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

秦置南陽郡

秦魏楚共伐燕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四年趙藺相如伐齊至平邑

趙田部吏趙奢收租稅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灋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之趙奢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灋削灋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

天下邪[illegible]平原君以為賢[illegible]言之於王王使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illegible]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illegible]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illegible]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陿難救[illegible]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陿[illegible]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illegible]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illegible]以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illegible]秦師軍武安西[illegible]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illegible]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illegible]秦閒入趙軍趙奢善食遣之閒以報秦將[illegible]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閒卷甲而趨[illegible]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illegible]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illegible]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illegible]邯鄲[illegible]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illegible]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illegible]趙王封奢為馬服君[illegible]與廉藺同位以許歷為國尉[illegible]

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使伐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illegible]

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illegible]

本之須句後此吏翻句音

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須賈以為雎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卷以簀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索隱曰拉脅摺齒又拉其齒也簀以卷其死也余謂簀字從竹蓋竹為之葦荻之薄也又謂竹簀之類北人貴之自江以南以葦薄為簀以卷人埋之以為蓐也以為藩籬以草薄為簀見而從容守者耳語之宛翻答且之翻摺力答翻卷讀曰綣等翻更工衡翻以懲後令無妄言者令力丁翻范雎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令魏人鄭安平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操又音如字

使於魏謁者秦官漢因之志云主殿上時節威儀謁者僕射一人為謁者臺率其下有給事謁者有常侍謁者七十人使號吏翻華讀曰約翻范雎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離宮別宮也范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佯音羊古字多作陽也如淳曰永巷後宮待罪永巷後改為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後以為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穰人羊翻宦胡慣翻也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若是者三屏必郢翻跽其几翻又巨几翻長跪也唯于癸翻屏退之屏古同音跽巨几翻跽也應也唯者應之聲也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卒子恤翻邪音耶范雎曰非敢然也

孫默猶言亦是也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處昌呂翻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鄉讀曰嚮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溷胡困翻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王亦拜范雎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韓盧天下之駿犬蹇兔跛足之兔韓盧搏蹇兔無不獲者兔蹇兔乎直之翻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穰人羊翻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壽非計也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謂殺唐昧也再辟地千里辟讀曰闢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敝起兵而伐

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事見上卷三十一年），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用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以范雎為客卿，與謀兵事。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閼與，不拔。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

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質於魏而卒。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間說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事見上卷二十年）。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妒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為丞相，封為應侯。

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閒步而往見之。（[illegible]）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illegible]）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illegible]）遂為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久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須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illegible]）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

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於前而馬食之。（[illegible]食，祥吏翻。）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屠，殺也。自古以來以攻下城而盡殺城中人為屠城，亦曰洗城。）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illegible]又音如字。平原君，趙勝，趙王之貴介弟也，貴盛於楚，以好士聞於諸侯，故魏齊歸之而就匿焉。）

趙惠文王薨，子孝成王丹立，以平原君為相。（相，息亮翻。）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薨，呼肱翻。穰，人羊翻。）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事見三卷十年。援，于元翻，引也。）薦白起為將，（將，即亮翻。見上卷二十一年。）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言拓地東聯於齊也。事見上卷。鄢，於乾翻。郢，以井翻。屬，之欲翻。）使天下諸侯稽首

而事秦，（[illegible]）秦益強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illegible]）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illegible]）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哉！

秦王以子安國君為太子。（[illegible]）

秦伐趙，取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君，[illegible]。質，音致。）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強，其兩翻。強諫，力諫也。）太后明謂左右曰：

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illegible]）左師觸龍願見太后，（[illegible]）太后盛氣而胥之。（[illegible]以待其入也。）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illegible]）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illegible]）太后曰：諾。年幾何矣？對曰：

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言死必棄溝壑）
（願及未亂而託少子也）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於婦
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
后賢於長安君（媼烏老翻婦之老者之稱趙太后之女嫁於燕故稱之曰燕后燕因有翻）
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
其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
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
勿使反豈非為之計長久為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
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為
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者禍及身遠
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
奉厚而無勞（奉讀曰俸亦奉祿之奉皆同音）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
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
及今令有功於國（令力丁翻使也）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
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
君約車百乘質於齊（為于偽翻乘繩證翻質音致）齊師乃出秦師
退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以伐燕取中陽（徐廣曰陽一作
人史記正義曰燕無中陽括地志中山故城一名中
人亭在定州唐縣東北四十一里是時蓋屬燕將即亮
翻）又伐韓取注人（括地志注城在汝州梁縣西四十五里）齊襄
王薨子建立建年少國事皆決於君王后（少詩照翻）

大忠臣

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illegible]）
（白起為武安君韓之南陽即河內野王之地括地志太行山在野王西北括地志在懷州河內縣北二十五里行戶剛翻）
楚頃襄王疾病（病甚也）黃歇言於應侯曰
今楚王恐不起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
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不
歸則咸陽布衣耳（[illegible]楚更立君必不事秦[illegible]黃歇與其太子為質於秦[illegible]乘繩證翻）是失與國而絕萬乘
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
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子欲以
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令力丁翻歇許謁翻）而陽
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謂死也卒子恤翻）太子不
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
秦與使者俱出（亡謂逃去也使疏吏翻）臣請止以死當之太子因
變服為楚使者御而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太子謝
病度太子已遠（謝謂辭謁翻守舍者黃歇[illegible]寓館舍常為太子使度徒洛翻）乃自
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願賜死王怒欲聽
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
不如無罪而歸之（言無以罪[illegible]歸之於秦[illegible]）以親
楚王從之黃歇至楚三月秋頃襄王薨考烈王即位
（頃音傾秋即是年秋考烈王即太子完也）以黃歇為令尹封以淮北地號曰

右史記……初封春申君賜淮北十二縣後請封江東因城吳故墟以爲都邑今蘇州是也

五十三年，楚人納州于秦以平。（州于秦……）

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野王……上黨……）

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於趙，不樂爲秦。（爲，于僞翻。）有城市邑十七，（城市邑，言邑之有城市者，指言大邑也。）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陽君豹，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甚言甚以爲禍也。）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毛晃曰：推與人曰嫁。）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原君往受地，（……）

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爲華陽君，（守，式又翻。）以千戶都三封其縣令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齕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齕因伐趙。趙軍數戰不勝，亡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爲媾。（媾，……和也。）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之合從，（從，子容翻。）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虞卿曰：秦內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重之以示天下。（夫，音扶。應，……翻。）天下見王之媾於秦，

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

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媾。（史言趙之喪師覆國不特以趙括代頗之故亦由不用虞卿之計也）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不戰，怒，數讓之。（[illegible]）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之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為將耳。（[illegible]）廉頗易與，且降矣。」（[illegible]）趙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illegible]）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illegible]）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illegible]）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illegible]）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illegible]）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illegible]）對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illegible]）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illegible]）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置，止也，廢也。置之，言止此事勿復言也。）母因曰：「即如有不稱，妾請無隨坐。」（[illegible]）趙王許之。（[illegible]）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齕為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illegible]）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illegible]）張二奇兵以劫之。（[illegible]）趙括乘勝追造秦壁，（[illegible]）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illegible]）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illegible]）遮絕趙救兵及糧食。（[illegible]）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乏食，請粟於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illegible]）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illegible]）且救趙，高義也；卻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卻強秦，不務為此而愛粟，為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壘，（[illegible]）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illegible]）

(攻秦壘自一至四五日復之而不能出也)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不稱[illegible])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降戶江翻)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illegible])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illegible])

五十六年十月武安君分軍為三王齕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史記正義曰皮牢故城在絳州龍門縣西一里[illegible])司馬梗北定太原([illegible])盡有上黨地韓魏使蘇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即圍邯鄲乎曰然蘇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其秦之稱[illegible])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無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樂音洛)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illegible])正月皆罷兵([illegible])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illegible])

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illegible])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illegible])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言其[illegible]和之[illegible])趙王計未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illegible])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為和以疑天下([illegible])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illegible])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

（謂齊宣潛以來親楚而歸秦孟嘗君率諸侯伐秦至函谷潛讀曰閑）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而示天下有能為也（言趙失地於齊而能攻秦取其地以償所失）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媾古侯翻交媾重婚也引易匪寇婚媾夫已媾而夫妻）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事秦背趙結韓魏）趙王曰善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求和於趙也使疏吏翻）樓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問於大夫皆以為秦伐趙於魏便孔斌曰（斌悲巾翻）何謂也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衄今又屬其良將（良將謂白起也屬之欲翻衄女六翻）何敝之承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復扶又翻）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言受兵也）先人有言燕雀處屋（處昌呂翻）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也（哺音步呴或作煦音況羽翻呴句切煦音）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突陀忽翻）（竈則到翻謂之突陀忽明曰上時掌翻又如字）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也（孔子生伯魚伯魚生子思子思生子上子上生子家子家生子京子京生子高子高生子順）初魏王聞子順賢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以為相（使疏吏翻相息亮翻）子順曰若王能信用吾道吾道固為治世也（治直吏翻為于偽翻）雖疏食飲水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耳魏王奚少於一夫（食祥吏翻少詩沼翻）使者固請子順乃之魏（之往也）魏王郊迎以為相子順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無任謂不任事而食祿者）諸喪職者咸不悅乃造謗言（喪息浪翻）文咨以告子順（文姓咨名趙大夫也）子順曰民之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左傳子產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褚丁呂翻所以貯衣者左傳賈人欲寘諸褚中）吾先君之相曾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不能及賢庸知謗乎文咨曰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相魯人誦之曰麛裘而芾投之無戾芾而麛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化既成民又誦曰裘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裘衣惠我無私也（麛鹿子以其皮為裘記曰一命縕芾幽衡再命赤芾幽衡三命赤芾蔥衡大夫以上赤芾乘軒也與冕同通也章甫殷冠孔子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古者大人衣裘以居抗裘以弔麛裘而吉謂箭與麛裘有裼也）

孔子家衣而韋帶言孔子攜曾能行古之道也韋音古翻裏綿披切帯分勿翻協韻方畫翻突郎計翻庫曰力結切曲中音義才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不異乎聖賢矣子順相魏九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喟去貴翻喟然發歎之聲）言不見用是吾言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丁當翻）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素餐吾罪深矣（尸主也素空也尸利言任不能行道而主於利也素餐言空食君之祿而不能有所為也）退而以病致仕（致仕言致其仕事）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答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并於秦秦為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新垣姓也畢公之後居於垣因為氏漢有新垣平是也）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治直吏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無良醫（為不可為則良醫東王政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伊摯即伊尹伊尹五就桀五就湯摯音至）吕望在商（史記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而二國不治豈伊吕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趙已屈服矣（屈曲勿翻）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為秦乎（自此至秦始皇二十五年并天下凡二十八年）

秦王欲為應侯必報其仇（為于偽翻應於陵翻）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曰十九年魏齊亡在平原君家）乃為好言請平原君至秦而執之（為于偽翻）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相息亮翻）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首以與秦（卒子恤翻）秦乃歸平原君

九月五大夫王陵復將兵伐趙（復扶又翻）武安君病不任行（任音壬不任猶不堪也）

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少詩沼翻）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校戶教翻）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易以豉翻）且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自秦而攻邯鄲有大河）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王命之行而不肯行也）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齕代王陵（齕恨發翻）趙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

閔之合人校鑒

處於平原君（姓譜毛本自周武王母弟毛公）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夫音扶毛晃曰錐銳也又呂如讚囊袋也有底曰囊槖處昌呂翻見賢遍翻）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以毛遂為不能而使之留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穎呂忱曰錐鋒也毛晃曰禾末也見賢遍翻）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目笑謂相視而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兩言謂利與害也）

（從子容翻上時掌翻）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胡何也）吾乃與而君言（而汝也）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王于況翻）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眾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事見上卷三十七年...鄢郢...夷陵在荊州...）

（夷陵在荊州江陵縣東北七十里楚先王陵墓在焉以燒夷陵為辱先人也）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之惡焉（惡烏路翻）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為于偽翻）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唯于癸翻）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從如字）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索隱曰盟之所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豭大夫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歃色治翻又所甲翻跪其委翻）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錄錄說文曰錄錄隨從之貌）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勝不敢相天下士矣（相息亮翻）遂以毛遂為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晉以國為氏）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壁鄴...）名為救趙實挾兩端（挾...）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間...入...）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為帝以卻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

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以戰而能斬首有功者爲上故曰上首功上尚也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人首則賜爵一級故謂秦爲上首功之國）彼即肆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怏於亮翻）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惡音烏）？」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illegible]）；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illegible]括地志云羑里在相州湯陰縣北九里[illegible]文王於此）。牖音酉令力丁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卒子恤翻）！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處昌呂翻），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復扶又翻考異曰史記魯仲連傳云新垣衍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按仲連不過論帝秦之利害耳使新垣衍懲怍而去夫則亦[illegible]秦何預焉而遽卻五十里乎此亦游說者之夸大也不取卻去約翻作才各翻將即亮翻爲于僞翻）

燕武成王薨，子孝王立。

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下遐稼翻），致食客三千人。（[illegible]）魏有隱士曰侯嬴（[illegible]），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夷門大梁城東門[illegible]）。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古者乘車尊者在左虛左以迎尊侯生而遺之）。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illegible]）。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illegible]朱本高陽[illegible]封其後於朱[illegible]），俾倪（俾倪不正視也[illegible]），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索隱曰贊告也謂以侯生徧告賓客[illegible]）。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屬之欲翻），讓公子曰：「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邯鄲旦暮降秦（降戶江翻邯音寒鄲音丹），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敕晉鄙令救趙（數所角翻令力丁翻），及賓客辯士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屬

約車騎百餘乘欲赴鬭以死於秦
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乘證翻）
（從才用翻）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以侯生既不從行不為之畫計也）又復
（還從宣翻 又音如字）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復音扶 又如字）
令公子無佗端而欲赴秦軍（無佗端言無他策以發）
譬如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生
屛人曰嬴聞晉鄙兵符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力能
竊之嬴聞公子為如姬報其父仇（如姬父為人所殺）
如姬欲為公子死無
所辭公子誠一開口則得虎符（虎威猛之獸故以為兵符）
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伯讀曰霸）公
子如其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
所不受（孫武子之言 將即亮翻 令力定翻）有如晉鄙合符而不授兵
復請之則事危矣（復扶又翻）臣客朱亥其人力士可與俱
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與
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
衆屯於境上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
鐵椎椎殺晉鄙（椎直追翻 擊人謂之椎 以鐵為之）公子
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
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養羊尚翻）得

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齕又圍邯鄲不拔諸侯來
救戰數不利（數所角翻）武安君聞之曰王不
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
怒彊起武安君（彊其兩翻）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
五十八年十月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
十二月益發卒軍
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齕齕數却
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
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
王與應侯群臣謀曰白起之遷
意尚怏怏有餘言（怏於兩翻）王乃使使者賜之劒武安君
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大破
秦師於邯鄲下王齕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為趙所困
將二萬人降趙（降戶江翻）應侯由是得罪
公子無忌既存趙遂不敢歸魏與賓客留
居趙使將將其軍還魏趙王與平原

君計以五城封公子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禮記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自言辠過（辠古罪字秦以辠似皇字改爲罪）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與公子飲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師古曰湯沐邑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言信陵君已前所食之邑今宋州寧陵縣）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隱於博徒薛公隱於賣漿家公子欲見之兩人不肯見公子乃閒步從之游平原君聞而非之公子曰吾聞平原君之賢故背魏

而救趙今平原君所與遊徒豪舉耳不求士也以無忌從此兩人遊尚恐其不我欲也平原君乃以爲羞乃爲裝欲去（裝謂爲行裝也）平原君免冠謝乃止平原君欲封魯連（以其折衝言帝秦也）使者三返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也（賈音古）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復扶又翻）秦太子之妃曰華陽夫人無子夏姬生子異人異人質於趙秦數伐趙趙人不禮之異人以

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居處困不得意陽翟大賈呂不韋適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異人說曰吾能大子之門異人笑曰且自大君之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異人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不韋曰秦王老矣太子愛華陽夫人夫人無子子之兄弟二十餘人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

子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太子即位子不得爭爲嗣矣異人曰然則奈何不韋曰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立子爲嗣異人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異人令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見華陽夫人之姊而以奇物獻於夫人因譽異人之賢賓客徧天下常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今夫人愛而無子

以繁華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適（適讀曰嫡），即色衰愛弛，雖欲開一言，尚可得乎？今子異人賢，而自知中子（中讀曰仲），不得為適，夫人誠以此時拔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夫人無子而有子也，則終身有寵於秦矣。夫人以為然，承閒言於太子曰（閒古莧翻）：子異人絕賢（毛晃曰：絕，過也，極也），來往者皆稱譽之。因泣曰：妾不幸無子，願得子異人立以為子，以託妾身。太子許之，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為嗣，因厚餽遺異人（嗣祥吏翻。遺于季翻），而請呂不韋傅之。異人名譽盛於諸侯。呂不韋娶邯鄲諸姬絕美者與居（娶字當從史記作取。邯鄲音寒丹），知其有娠（娠音身）。（應劭曰：娠，震動懷任之意。左傳曰：邑姜方娠。孟康曰：娠音身，漢史娠多作身，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亦為震動之震，不作娠。）異人從不韋飲，見而請之。不韋佯怒，既而獻之。孕期年而生子政（任音壬。期讀曰朞，盡期。任身十二月而生也。子政，異人為始皇。為呂不韋以此貫禍張本）。異人遂以為夫人。邯鄲之圍，趙人欲殺之，異人與不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得脫亡赴秦軍，遂得歸（予讀與與同。楚服，楚人之服。或曰：楚服，楚盛服也）。異人楚服而見華陽夫人。夫人曰：吾楚人也，當自子之。因更其名曰楚（更工衡翻）。

五十九年，秦將軍摎伐韓（摎，史記正義紀虯翻；康曰居由切），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從子容翻。令力丁翻）。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

資治通鑑卷第五

資治通鑑卷第六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秦紀一 起柔兆敦牂，盡昭陽作噩，凡二十八年。 [illegible]在雍州為[illegible]之東[illegible]王使[illegible]汧渭之間[illegible]邑之秦[illegible]宣王[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illegible]列為諸侯[illegible]春秋[illegible]討西戎[illegible]

昭襄王 名稷，惠文王庶子也。西周既亡，天下莫宗，以秦為主[illegible]以昭襄王繫年。謚法：昭德有勞曰昭，辟地有德曰襄。[illegible]

五十二年 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 河東本魏地，秦取之，以其地在大河之東，置河東郡。守，式又翻。棄市者，刑人於市，與眾棄之。[illegible] 應侯日以不懌。 以王稽薦范雎[illegible] 懌，羊益翻。[illegible]

王臨朝而歎。 朝，直遙翻。 應侯請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 將，即亮翻。 應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 蔡，姓也。[illegible] 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 倨，居御翻。 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聞其說。」 相，息亮翻。 蔡澤曰：「吁， 吁，況于翻。[illegible] 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 [illegible] 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 [illegible] 應侯謬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僇辱而身全者，下也。 僇，與戮同。 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 閎夭、周公[illegible] 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惇厚舊故，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王、越王？」 倍，與背同。[illegible] 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嬴縮， [illegible] 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 [illegible] 意欲至

矣而無變詐竊爲君危之（爲于僞反）應侯遂延以爲上客因薦於王王召與語大悅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爲相國澤爲相數月免（[illegible]）

楚春申君以荀卿爲蘭陵令（[illegible]邑名屬東海郡）荀卿者趙人（[illegible]）名況（[illegible]）臨武君論兵於趙孝成王之前王曰請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後先皆去聲）荀卿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羿古之善射者造父古之善御者也羿音詣中竹仲翻父音甫）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勢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善用兵者感忽悠闇（[illegible]）莫知所從出孫吳用之無敵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荀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illegible]）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者也（[illegible]亂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

指橈沸（橈奴巧反[illegible]）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illegible]）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illegible]）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illegible]）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illegible]）圜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夫音扶）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有肯爲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illegible]）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

我敵遏此之謂也 [illegible]

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 [illegible]

荀卿曰凡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彊亂者弱是彊弱之本也 [illegible] 上足卬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卬則下不可用也 [illegible] 下可用則彊下不可用則弱是彊弱之常也 [illegible]

齊人隆技擊 [illegible] 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 [illegible] 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 [illegible] 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去賃市傭而戰之幾矣 [illegible]

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 [illegible] 衣三屬之甲 [illegible] 操十二石之弩 [illegible] 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illegible] 是其氣力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 [illegible] 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埶隱之以阸忸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 [illegible] 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 [illegible] 是最為衆彊長久之道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 [illegible]

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 [illegible] 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 [illegible]

其力而作者無異未有愛貴其上而爲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踰越極於節義以不爲非之理也 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 揚倞曰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盡仁義則起而兼危殆之 故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是漸之也 漸進也言勢詐功利漸染以威勢漸子廉翻 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譬之猶以錐刀墮泰山也 揚倞曰齊謂禮義 墮讀曰隳 故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 揖一及翻麾與揮同 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 治直吏翻 若夫招延募選隆勢詐上功利之兵 夫音扶下同 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爲雌雄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爲將 將即亮翻 荀卿曰知莫大於棄疑 揚倞曰行不用疑謀此智之大知讀曰智 行莫大於無過 行下孟翻 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不可必也 言不可自必以爲必勝 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 揚倞曰處舍營壘也收藏財物也周密固則敵不得而覆奪也數所角翻 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 揚倞曰謂使間諜觀敵欲其潛深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有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云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 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

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 言欲爲將而惡夫擯罷 罷己之勝背還以遂君之欲矣將即亮翻 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 夫音扶 將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 揚倞曰至謂守一而不變 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 百官各得其序 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謂之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 揚倞曰言如此無覆敗之禍 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曠敬事無曠敬吏無曠敬眾無曠敬敵無曠夫是之謂五無曠 曠廢也夫音扶 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荀卿曰將死鼓 將即亮翻將建旗鼓以令三軍之 進退死不離爲離力智翻 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 行戶剛翻 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 令力正翻 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 揚倞曰獵謂不

（戰而退者不逐舍之格謂相拒捍者犇命謂奔走來歸者不獲之以為囚俘）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其順刃者生，傃刃者死，犇命者貢。（楊倞曰傃向也謂傃向格鬭者貢謂取歸命者獻於上也傃音素）微子開封於宋，（[illegible]微子本名啓此云開避漢景帝諱劉向改之也）曹觸龍斷於軍，（[illegible]不正此云[illegible]）商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以上下文觀之竭蹶二字恐或倒置楊倞曰竭蹶顛仆猶言匍匐也樂音洛蹶居月翻）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閒讀曰閑辟讀曰僻）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夫音扶）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引文王有聲之詩而言）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亂國之民樂吾之政故不安其上皆欲吾兵之至也樂音洛）臨武君曰：善。陳囂問荀卿曰：（囂虛驕翻又牛刀翻）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為爭于偽翻）荀卿曰：非汝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惡烏路翻）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燕孝王薨，子喜立。周民東亡，（義不為秦民也）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悳狐之聚。（此西周文公也武公之子也赧王時東西分治[illegible]悳[illegible]路翻班志河南郡梁縣有[illegible]聚括地志汝州外古梁城即[illegible]聚也陽人故城即陽人聚也在汝州梁縣西[illegible]十里秦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古梁城也在汝州梁縣南十五里[illegible]悳狐聚與陽人聚[illegible]在洛陽南百五十里[illegible]之問也悳與德同[illegible]）楚王遷魯於莒而取其地。（魯至是而亡莒居許翻）

五十三年，摎伐魏，取吳城。（後漢志河東郡大陽縣有吳山上有虞城杜預曰虞國也帝王世紀曰舜嬪于虞虞城是也亦謂吳城秦昭王伐魏取吳城是也摎紀虯翻）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朝直遙翻令力政翻）

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於雍。（班志雍縣屬扶風秦德公都之有五畤故於此[illegible]見上帝欲行天子之禮也[illegible]四方積高曰雍九下見上之見音賢遍翻雍於用翻畤音止）楚遷于鉅陽。（據王二十七年楚自郢東北徙於陳今自陳徙鉅陽至始皇六年春申君以朱英之言自陳徙壽春[illegible]此時[illegible]安鉅陽[illegible]離陳地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力[illegible]翻）

五十五年，衛懷君朝於魏，魏人執而殺之，更立其弟，是為元君。（更工衡翻）元君，魏壻也。（壻女夫也妻謂夫曰壻壻[illegible]計翻或从土音細）

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尊唐八子為唐太后，（七子八子秦宮中女官名）以子楚為太子。趙人奉子楚妻子歸之。韓王衰絰入弔祠。（賢曰衰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絰首絰象緇）

有屈要務象大帶經之言實衷之字猿臥于實痛也衷七當翻燕王喜使栗腹
約歡於趙之後諸侯同盟翻姓諱要姓栗等氏以五百金為趙王酒反
而言於燕王曰趙壯者皆死長平長平之敗事見上秦昭襄王五十五
年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
四戰之國言其四境皆敵四面受敵習於戰也其民習兵不可王曰吾
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王怒群臣皆以為可乃發二
千乘栗腹將而攻鄗鄗呼各翻乘繩證翻卿秦攻代姓卿名秦將
渠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姓將名渠
民翻欲於禁翻使者報而攻之不祥師必無功史記作王不聽
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之綬王以足蹴之蹴子六翻也

殺音殺字將渠泣曰臣非自為為王也為于偽翻燕師至宋子
班志宋子縣屬鉅鹿郡趙廉頗為將逐擊之敗栗腹於鄗敗卿
秦樂乘於代樂乘趙將即亮翻將敗卿秦於代當從史記戰國策追
北五百餘里遂圍燕燕人請和趙人曰必
令將渠處和處昌呂翻主和者也燕王使將渠為相而處和
趙師乃解去相息亮翻趙平原君卒
孝文王孝隱曰名柱諡法五宗安民曰孝慈惠愛民曰文
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襄
王尊華陽夫人為華陽太后夏姬為夏太后姓
氏於紀非為後不得封者以夏為氏一曰夏后之後夏姬生莊襄王故尊為太后華戶化翻夏戶雅翻

翻燕將攻齊聊城拔之聊城縣在濟水之北或譖
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之歲餘不下
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射食亦翻
圍繞束矢於翻遺燕將為陳利害以為公
也射而遺翻討者不歸燕則歸齊今獨守孤城齊兵日益而燕救
不至將何為乎燕將見書泣三日猶豫不能自決欲
歸燕已有隙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
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我自刃遂自殺喟丘愧翻
貴翻言與其使人加刃於我我寧自殺也聊城亂田單克聊城
歸言魯仲連於齊欲爵之仲連逃之海上曰吾與

富貴而詘於人詘讀曰屈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於
子順子順孔子六世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其魯仲
連乎王曰魯仲連彊作之者彊其兩翻非體自然也子順
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變習與體
成則自然也朱熹曰成德之名莊襄王本名異人改名楚
元年呂不韋為相國相息亮翻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
王使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帥讀曰率
翻周既不祀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周有天下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天下以配上帝宗廟血食八百六十七年西周已亡 [illegible] 東周又為秦 [illegible] 則盡不絕 [illegible] 書 [illegible] 曰周比亡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 [illegible]

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為文信侯 [illegible]

蒙驁伐韓取成皋滎陽 班志滎陽縣屬河南郡滎澤在其南唐屬鄭州 初置三川郡

楚滅魯遷魯頃公於卞為家人 [illegible] 家人猶今云齊民也

二年日有食之

蒙驁伐趙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 班志榆次狼孟二縣並屬太原郡 [illegible] 在并州陽曲縣東北二十六里

楚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於齊其事急請以為郡而封於江東楚王許之春申君因城吳故墟以為都邑 吳者姑蘇城吳王夫差所都漢為會稽郡治所 [illegible] 宮室極盛 [illegible] 春申君相楚不能強楚 [illegible] 何足道也 [illegible] 宮室之論其四面宮 [illegible] 則曰宮 [illegible] 室之言實也

三年王齕攻上黨諸城悉拔之初置太原郡 齕恨發翻

蒙驁帥師伐魏取高都汲 班志高都縣屬上黨郡汲縣屬河內郡 [illegible] 汲縣令汲縣也汲故城在衛州汲縣之西南二十五里 魏師數敗 數所角翻 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 信陵君留趙事見上卷周赧王五十 [illegible] 年還從宣翻又音旋 誡門下曰 誡居拜翻 有敢為魏使通者死 使為于偽翻 [illegible] 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 重直用切 [illegible] 文義當音輕重之重 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 趣讀曰促 [illegible] 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 將即亮翻 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 [illegible] 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驁於河外 自春秋至戰國率以黃河之西為河外 [illegible] 蒙驁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

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 [illegible] 安陵縣 [illegible] 縮所六翻又音如字 秦使之守管 班志河南郡中牟縣有管城 [illegible] 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執節尉 信陵君使安陵君遣縮高就使安陵 [illegible] 以君論其民以父論其子也 [illegible] 尉之執節者也周執節以使 [illegible] 則使且可以事

殺矣 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導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 [illegible] 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 [illegible] 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 造七到翻 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授太府之憲 [illegible] 憲之上篇曰臣弑君子弑父有常不赦 [illegible] 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 [illegible] 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必反為國禍 謂為安陵之禍也悍下罕翻又音汗 吾已全己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 [illegible] 信陵君聞之縞素辟舍 [illegible] 使使者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請再拜辭罪 [illegible]

[illegible] 王使人行萬金於魏以閒信陵君求得晉鄙客 [illegible] 令說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復為將諸侯皆屬天下徒聞信陵君而不聞魏王 [illegible] 王又數使人賀信陵君得為魏王未也 [illegible] 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乃使人代信陵君將兵信陵君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日夜以酒色自娛凡四歲而卒 [illegible] 韓王往弔其子榮辭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以禮鄰國君弔君為之主 [illegible] 今君不命子則子無所受韓君也其子辭之 五月丙午王薨 [illegible] 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國事皆決於文信侯號稱仲父 [illegible] 晉陽反 [illegible]

始皇帝上 [illegible]

元年 蒙驁擊定之 [illegible] 韓欲疲秦人使無

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 [illegible] 並北山東注洛 [illegible] 中作而覺秦人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

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利也乃使卒為之 [illegible] 注填閼之水溉舃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 [illegible] 關中由是益富饒 [illegible]

二年麃公將卒攻卷斬首三萬 [illegible] 趙以廉頗為假相國伐魏取繁陽 [illegible] 趙孝成王薨子悼襄王立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武襄君武襄君走廉頗出奔魏久之魏

不能信用趙師數困於秦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廉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illegible] 趙王以為老遂不召 [illegible] 楚人陰使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卒死於壽春 [illegible]

三年大饑 [illegible] 蒙驁伐韓取十二城 [illegible] 趙王以李牧為將伐燕取武遂方城 [illegible]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鴈門備匈奴 [illegible] 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 [illegible] 日擊數

牛饗士○習騎射○孔穎達曰古人不騎馬故經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射之所起起自黄帝故易繫辭黄帝堯舜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宋衷注云揮夷牟黄帝臣也騎射之事則見於此謹烽火○

多閒諜○

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皆以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之李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之歲餘屢出戰不利多失亡邊不得田畜王復請李牧李牧杜門稱病不出王彊起之李牧曰必欲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邊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十人委之委棄也委之以誘敵也佯音羊單于聞之

書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單音蟬

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先是天下冠帶之國七而三國邊於戎狄秦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獂之戎岐梁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趙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其後

義渠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昭王之時宣太后誘義渠王殺諸甘泉（甘泉在漢馮翊雲陽縣[illegible]）遂發兵伐義渠滅之始於隴西北地上郡（[illegible]）築長城以拒胡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illegible]）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illegible]）而置雲中鴈門代郡（[illegible]）其後燕將秦開為質於胡（[illegible]）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illegible]）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郡以拒胡（[illegible]）及戰國之末而匈奴始大

四年春蒙驁伐魏取暘有詭（[illegible]）

三月軍罷　秦質子歸自趙趙太子出歸國（[illegible]）

七月蝗疫（[illegible]）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

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illegible]）

五年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城（[illegible]）初置東郡（[illegible]）

初劇辛在趙與龐煖善（[illegible]）已而仕燕燕王見趙數困於秦廉頗去而龐煖為將欲因其敝而攻之問於劇辛對曰龐煖易與耳燕王使劇辛將而伐趙趙龐煖禦之

虜辛、取燕師二萬。（合從伐秦事 從子容翻）諸侯患秦攻伐無已時。（以發明年）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從子容翻 長知兩翻）春申君用事、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疏。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彊、君用之而弱、其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阸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鬭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

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伐魏、取汲。夏、太后薨。蒙驁卒。

八年、魏與趙鄴。韓桓惠王薨、子安立。

九年、伐魏、取垣蒲。夏四月、寒、民有凍死者。王宿雍。己酉、王冠、帶劍。楊端和伐魏、取衍氏。

初王即位年少、太后時與文信侯私通。王益壯、文信侯恐事覺禍及己、乃詐以舍人嫪毐為宦者、進於太后。太后幸之、生二子、封毐為長信侯、以太原為毐國、政事皆決於毐、客求為毐舍人者甚眾。王左右有與毐爭言者、告毐實非宦者、王下吏治毐。毐懼、矯王御璽發兵、欲攻蘄年宮為亂。王使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毐、戰咸陽、斬首數百、毐敗走、獲之。秋九月、夷毐三族、黨與皆車裂滅宗、舍人罪輕者徙蜀、凡四千餘家。遷太后於雍萯陽宮。

秦文王冀陽宮西又北逕五柞宮東又北逕 殺其二
猶存西後漢志甘泉有林光宮觀歸萬歲宮焉
子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斷其四支積
於闕下死者二十七人 斷丁管翻 齊客茅焦上謁請諫 謁請諫
衛公之子扶蘇其後入國為氏又有茅夷郡大夫
有茅焦茅焦乃謁播今之前也上謁者通名而求見大夫
也二時 尊翻
王使謂之曰若不見夫積闕下者邪 若汝也
對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 二十八宿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
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天之宿星也日月五
星之行躔次所舍故謂之宿宿音秀
觀翻 聲翻 令死者二十七人臣之來固欲滿其數耳臣
非畏死者也使者走入白之 使者支謁 茅焦邑子同食者
盡負其衣物而逃 邑子同邑之少年也 王大怒曰是人也故來
犯吾趣召鑊烹之 擬讀曰說鑊郭翻吳人謂之鍋 是安得積闕下
哉王按劍而坐口正沫出 沫莫葛翻 使者召之入茅焦
徐行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
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
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 蔡邕曰陛階也
陛也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
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
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
尊之意若今稱殿下閣下之類
王曰何
謂也茅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不
自知邪 邪音耶 車裂假父 謂嫪毐 囊撲二弟 以囊盛其二弟而撲殺之
雍於用翻 撲普卜翻 又
遷母於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

之今天下聞之盡瓦解無嚮秦者臣竊為陛下危之
雍於用翻 為于偽翻 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 質與鑕同鑕椹也
王下殿手自接之曰先生起就衣今願受事 受事者受其所教
之事 乃爵之上卿王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歸於咸
陽復為母子如初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
婦人宜子者甚眾進之卒無子 考烈王十三年 趙人李園持其
妹欲進諸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乃求為春申
君舍人已而謁歸 謁告也還而歸也 故失期而還 以故失期告春申君也還
春申君問之李園曰齊王使人求臣之妹與其
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 聘已入未也 使者 曰
未也春申君遂納之既而有娠 娠音身 李園使其妹說
春申君曰楚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
十餘年而王無子 考烈王立二十五年 春申君相楚 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 百歲後謂死後 彼亦各貴其故所
究翻
親君又安得常保此寵乎非徒然也 非徒然言不止如此也
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立禍且及身矣今
妾有娠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進妾於
王王必幸之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
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禍哉春申君大然之乃
出李園妹謹舍而言諸楚王 謹舍謂別為館舍以處之甚謹也 王

入幸之遂生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妹為王后李園亦貴用事而恐春申君泄其語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之者楚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望之福亦有無望之禍今君處無望之世事無望之主安可以無無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其實王也王今病旦暮薨而君相幼主因而當國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此所謂無望之福也何謂無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王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望之禍也何謂無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王薨李園先入臣為君殺之此所謂無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懼而亡去後十七日楚王薨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死士俠刺之投其首於棘門之外於是使吏盡捕誅春申君之

公子立是為幽王揚子法言曰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王以文信侯奉先王功大不忍誅十年冬十月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閒耳請一切逐客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秦而王服御者眾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

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秦謂民爲黔首）卻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illegible]

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illegible]

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illegible]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貍陽。[illegible]

兵未罷，將軍王翦、桓齮、楊端和伐趙，[illegible] 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閼與、橑陽，[illegible] 桓齮取鄴、安陽。[illegible]

趙悼襄王薨，[illegible] 子幽繆王遷立。其母，倡也。[illegible] 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嫡子[illegible]而立之。遷素以無行聞於國。[illegible]

文信侯就國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之。[illegible] 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illegible]

文信侯自知稍侵，恐誅。

十二年，文信侯飲酖死，[illegible] 竊葬。其舍人臨者皆逐遷之。[illegible] 且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視此。」[illegible]

揚子法言曰：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呂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illegible] 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illegible] 未見雒陽也。」

自六月不雨，至于八月。[illegible]

發四郡兵助魏伐楚。[illegible]

十三年，桓齮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illegible] 斬首十萬，殺扈輒。趙王以李牧爲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illegible] 秦師敗，桓齮奔還。趙封李牧爲武安君。[illegible]

十四年，桓齮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illegible]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illegible]使韓非來聘。[illegible]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善刑名法術之學。[illegible]見韓之削弱，數以書干韓王，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求人任賢，[illegible]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illegible]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五十六篇，十餘萬言。[illegible]王聞其賢，欲見之。非為韓使於秦，[illegible]因上書說王曰：上，時掌翻。[illegible]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illegible]趙不舉，韓不亡，荊、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illegible]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為，于偽翻。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令早自殺。[illegible]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揚子法言曰：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illegible]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確，堅也。[illegible]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或曰：非憂說之不合，非邪？[illegible]曰：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illegible]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鄴，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illegible]遇李牧而還。[illegible]趙之所恃者李牧，卒殺之以速其亡。

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

王即位丹爲質於秦秦王不禮焉丹怒亡歸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魏人獻地

代地震自樂徐以西北至平陰臺屋牆垣太半壞地坼東西百三十步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華陽太后薨

趙大饑

衛元君薨子角立

十八年王翦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郭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趙王遷

王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還從太原上郡歸

太后薨

王翦屯中山以臨燕

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奔代自立爲代王趙之亡大夫稍稍歸之與燕合兵軍上谷

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魏景湣王薨子假立

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武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將軍樊於期得罪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

虎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窮，盡也。言樊將軍以窮來歸，當盡死以保匿舍藏之，卒子依歸）歸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命卒，畢命）願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為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illegible]）太子不聽。太子聞衛人荊軻之賢，（[illegible]）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illegible]）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從，子容翻。使，疏吏翻）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illegible]）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荊卿留意焉！荊軻許之。於是舍荊卿於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所以奉養荊軻，無所不至。（[illegible]。造，七到翻）及王翦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荊軻行。荊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漢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亢亭。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史記正義曰：督亢陂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唐會要[illegible]州新城縣，大和六年置，古督亢地）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說，讀曰悅）臣乃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不忍也！荊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荊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illegible]）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illegible]）遂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哭，然已無奈何，遂以函盛其首。（刎，扶粉翻。盛，時征翻）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焠之，（[illegible]）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illegible]）乃裝為遣荊軻，以燕勇士秦舞陽為之副，使入秦。

資治通鑑卷第六

資治通鑑卷第七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秦紀二

（[illegible]盡[illegible]凡十九年）

始皇帝下

二十年，荊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illegible]）荊軻奉圖而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illegible]）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荊軻逐王，王環柱而走。（[illegible]）群臣皆愕，卒起不意，（愕，五各翻。卒，讀曰猝。[illegible]）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illegible]）且曰：「王負劍！」負劍，王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illegible]）荊軻廢，乃引匕首擿王，中銅柱。（[illegible]）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荊軻以徇。（體解，支解也。徇，辭峻翻。）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與燕師、代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薊，音計。）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illegible]）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索隱曰：衍水在遼東。）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復，扶又翻。）

王賁伐楚，（賁，音奔。王翦之子也。）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荊，（莊襄王諱楚，故謂楚曰荊。[illegible]）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度，徒洛翻。）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頻陽縣，屬馮翊。班志：頻陽縣，秦厲公置。應劭曰：在頻水之陽。[illegible]）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illegible]）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illegible]）

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illegible]）

李信攻平輿，（[illegible]）蒙恬攻寢，（[illegible]）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illegible]）

殺丹衍水也

魏滅

以陳爲郢矣然則此郢乃陳也郢卽潁川之鄢陵與平輿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郢當作鄢陵之鄢

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 索隱班志沛郡有城父縣 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攻州城父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

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 九郡都尉附有此官

秦軍走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 霸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三十里霸水古名滋水秦穆公更名

王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以請田宅爲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 此武關也 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王怚中而不信人 怚音粗

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

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 正義曰徐州縣也蘄音機 楚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是七年矣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爲九江鄣會稽三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是燕王 虜音魯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 忽然而滅言忽諸 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爲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

楚亡

燕亡

代言

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焱以冉翻，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蒲通匍，伏與匐同。復言重諾，非信也；復扶又翻，重直用翻。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白公勝欲以報其父讎，不[illegible]其事見左傳。荊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illegible]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要離[illegible]聶政為壯士之靡，荊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荊軻，君子盜諸！」[illegible]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嘉自立為代王，[illegible]

王翦悉定荊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會稽[illegible]

五月，天下大酺。

初，齊君王后賢，君王后，太史敫女，襄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言齊東取[illegible]以海上為邊也。[illegible]不受兵。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illegible]君王后死，后勝相齊，[illegible]多受秦間金，間古莧翻。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左傳[illegible]雍門[illegible]「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甄[illegible]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收三晉兵自河東入臨晉關也。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illegible]城南下，南城之下。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收楚兵攻秦自南陽入武關。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illegible]

齊亡

（格如字[illegible]）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illegible]）齊王遂降，秦遷之共，（班志河內郡有共縣。[illegible]共音恭）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illegible]）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illegible]）疾建用客之不詳也。（[illegible]）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illegible]）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勠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柢，都禮翻。又丁計翻）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illegible]）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謂其制度之命也。詔，告也。[illegible]）自稱曰朕。（[illegible]）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illegible]）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illegible]）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illegible]）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illegible]）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illegible]以建寅之月為歲首，[illegible]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今始皇以建亥之月為歲首，[illegible]）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illegible]水成數六，故以六為紀）

丞相綰言：燕、齊、荊地遠，（[illegible]避莊襄王諱，故曰荊）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illegible]）

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

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一灋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

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

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

[illegible]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illegible]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illegible]

[illegible]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illegible]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illegible]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illegible]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illegible]

初燕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illegible]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illegible]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

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illegible]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illegible]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illegible]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illegible]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illegible]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illegible]之衡山南郡[illegible]

子房宴
天下宗效

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illegible]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illegible]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illegible]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illegible]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欲為韓報仇。[illegible]

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illegible]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illegible]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illegible]始皇遂登之罘，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illegible]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illegible]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illegible]

胡亥

[illegible]使燕人盧生求羨門。[illegible]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illegible]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illegible]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為兵，[illegible]略取南越陸梁地，[illegible]置桂林、南海、象郡，[illegible]以讁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illegible]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illegible]

焚書

北積石過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界皆東北流北過朔方[illegible]東南流過馮翊南又自臨河[illegible]東逕陽山南徐廣所謂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illegible]因以為名[illegible]以為支[illegible]

威振匈奴。暴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暴讀如字[illegible]

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覆獄[illegible]，築長城及南越地。[illegible]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灋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灋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灋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此燒列國史記也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illegible] 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illegible]曰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灋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鮒曰：

作阿房宮

「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子魚孔鮒字孔子八世孫[illegible]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illegible]雲陽[illegible]塹山堙谷，塹七[illegible]堙音因 千八百里，數年不就。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illegible]阿房[illegible]宮[illegible] 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illegible]關中有南山[illegible]自甘泉[illegible] 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illegible]天極[illegible]營室[illegible] 隱宮徒刑者七十萬人，史記正義曰[illegible]刑[illegible] 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illegible] 發北山石槨，寫蜀、荊地材，皆至。[illegible] 關中計宮三百，[illegible]皆至[illegible] 關外四百餘。[illegible] 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

抗傳

東門，括地志東海郡朐縣始皇立石以為東門闕，朐音劬。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復，方目翻，除其下事，若不供征役之事。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辟音避。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始皇初并天下自稱曰朕，至此不稱朕耳。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括地志梁山宮在扶風好畤，俗名望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誹，敷尾翻。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誦孔子之言以為法也。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東郡本衛地，秦置東郡。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燔音煩，焚也。遷河北榆中三萬家，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去疾姓馮。守，手又翻。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古者天子巡狩所至山川之遙，各以秩次望祭。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陿中渡。

上會稽（班志：會稽山在會稽郡山陰縣南，有禹冢、禹井。）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江乘縣，秦屬鄣郡，漢屬丹陽郡。括地志：江乘故縣城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並海上，北至琅邪、之罘（並，步浪翻。罘，音浮。）見巨魚，射殺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平原縣，秦屬齊郡，漢分置平原郡。史記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津，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古津也。漢書平津侯公孫弘傳，封弘勃海高成縣之平津鄉，[illegible]此平原津[illegible]入海[illegible]射而[illegible]翻。）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班書百官表：太僕，秦官，其屬有車府令。）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史記正義曰：始皇崩在沙丘宮平臺之中。）丞相斯為上崩在外（為，于偽翻。），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載轀涼車中（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窗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illegible]宋書禮志曰：[illegible]金根，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虞文畫曲轓，長與車等，太僕御駕六白駱馬，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史記正義曰：轀，音溫；輬，音涼。又古玩翻。[illegible]同。），故幸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將，即亮翻。）趙高者，生而隱宮（[illegible]刑在於隱宮[illegible]於市，故曰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雅，素也。），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illegible]）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長子，扶蘇。），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illegible]漢曰徹侯[illegible]曰通侯，亦曰列侯。應劭曰：通者，言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列侯者，見序列也。）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更，工衡翻，改也。），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數，所角翻。耗，[illegible]翻。），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數，所角翻，下同。屬，之欲翻。裨，[illegible]。）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眾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

猶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illegible]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illegible]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illegible]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為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illegible]遂從井陘抵九原（井陘在常山石邑縣西[illegible]）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孟康曰百二十斤曰石[illegible]）從直道至咸陽發喪[illegible]太子胡亥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illegible]奇器珍怪徙藏滿之[illegible]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illegible]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從才用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盡閉之墓中[illegible]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illegible]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鬭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illegible]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倍蒲昧翻）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揚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死有餘忠不足相也（相息亮翻）

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辜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稱尺證翻）

二世皇帝上（諱胡亥始皇少子也）

元年冬十月戊寅大赦　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行下孟翻從才用翻並步浪翻著陟略翻史記正義丁略翻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東門上音訣下古穴翻余觀決如字決裂也言衣裂之窮其闕不能以十分哈八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好呼到翻樂音洛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爲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柰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更工衡翻塞悉則翻枕之鴆翻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索隱曰矺音磔史記正義音宅與磔同謂磔裂支體而殺之孟公孫篇序竹格翻磔也杜故周之杜伯國班志杜縣屬京兆宣帝改曰杜陵財物入於縣官漢謂天子爲縣官此縣官猶言公家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言事相連及皆逮之勝音升曰其人存自是取之以爲逮也其人亡則計而捕之逮易辭捕加力也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言不謀擅覺之曰竊爲臣之節何得以此罪加之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與讀曰預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爲人子不孝爲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說讀曰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徵材士五萬人爲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食讀曰飤祥吏翻度不足下調郡縣史記正義下戶嫁翻調徒釣翻度徒洛翻發之也字亦平聲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陽城

陳勝吳廣起兵

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illegible]）是時發閭左戍漁陽（[illegible]）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爲屯長（[illegible]）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illegible]）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怨乃殺將尉（[illegible]）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illegible]）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illegible]）爲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爲將軍吳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蘄蘄下（[illegible]）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illegible]）行收兵比至陳（[illegible]）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

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illegible]）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爲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illegible]）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illegible]）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illegible]）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上謁（[illegible]）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父老請立涉爲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爲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則野無交兵（[illegible]）縣無守城（[illegible]）

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illegible]

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illegible]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illegible]

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illegible]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illegible]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illegible]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illegible]

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illegible]嬰後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illegible]

陳王令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illegible]

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illegible]至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illegible]

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illegible]「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illegible]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若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無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

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博士孔鮒諫曰：[illegible]「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illegible]

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illegible]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illegible]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illegible]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卻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illegible]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illegible]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illegible]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

[illegible]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illegible]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illegible]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illegible]狄人田儋起兵於齊[illegible]劉邦字季為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illegible]愛人喜施[illegible]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illegible]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illegible]既而季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illegible]到豐西澤中亭

止飲（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豐本沛之聚邑耳）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者為酒所加也）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illegible]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illegible]漢[illegible]）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之間（[illegible]芒碭[illegible]二縣之間[illegible]）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illegible]曹參傳曰參為[illegible]主吏[illegible]）君為秦吏今欲背之（[illegible]）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眾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眾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illegible]守者守其城也[illegible]後皆類此）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illegible]）遺沛父老為陳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春秋之時楚僭王號其大夫多稱公[illegible]公[illegible]之類[illegible]也今立季為沛公用楚制也）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

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illegible]）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illegible]）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誡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illegible]）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illegible]）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說文曰慴[illegible]）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illegible]）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項籍始此）田儋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

入（狄才周糊）周市徇地至狄，（周市，魏人）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詳讀曰佯。詐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為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趙王與張耳、陳餘

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間，古莧翻。師古曰：間出，謂投間隙而出也）為燕軍所得。燕因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廝音斯。養，羊尚翻）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杖，直亮翻。箠，止蘂翻，馬箠也）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將相終已邪！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參，讀曰三也）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

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易，弋豉翻）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寧陵君咎為王。（寧陵，縣名，屬陳留郡……）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見，賢遍翻）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王，市為魏相。是歲，二世廢衛君角為庶人，衛絕祀。（周之列國，至是最後亡）

資治通鑑卷第七

資治通鑑卷第八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秦紀三 起昭陽大荒落盡閼逢敦牂凡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泗川郡即泗水郡秦郡置守尉監文穎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人名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雍於用翻姓也風俗通雍文王子雍伯之後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壯若泗川守之名班志戚縣屬東海郡括地志沂州臨沂縣有戚縣故城守如字如寧將毒謝余以理考之沛郡之與東海相去寬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太子賢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服虔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貢父曰得殺之若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司馬掌兵周之夏卿春秋之時晉置三軍及新軍各有將佐復置司馬以掌軍中刑戮之事後復分為左右又置後也軍行有軍司馬假司馬下至部曲有候有司馬周章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曹陽亭在弘農東十二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令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括地志在陝州桃林縣東十四里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敗補邁翻復扶又翻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刎扶粉翻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秦滅周置三川郡其兵所當有洛陽由蓋守滎陽以扞東宋白曰秦立三川郡初理洛陽後徙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周章即周文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遺兵留兵也少詩照翻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陳涉之自王也以吳叔為假王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王令也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以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周宣王狩于敖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後漢志滎陽有敖亭秦立敖倉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師古曰郯東海縣音談索隱曰郯也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郯別是地名或恐郯當作郟郟邑之地史記正義曰郟是春秋時郟地楚郟敖葬之今汝州郟城縣是說陽城人陽城同南府縣與郟相近又郟近葉余按索隱以為河南之郟王義以為汝州之郟特章邯兵至滎陽則已過潁郟而東矣正義之說近之章邯別將擊破之銍人伍逢將兵居許伍姓也春秋時楚有伍舉伍奢許春秋許子之國班志屬潁川魏文帝改曰許昌唐為許州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說二世數誚讓李斯數所角翻誚七笑翻責也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漢因之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資

陌從村 習喜吟 先元下之 本

（二世詔責 謂申子說故殺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佗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桎梏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夫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如此群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趙李良已定常山（二年趙王使李良略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井陘山在石邑縣常山郡）秦將詐為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醉不知其將是良）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從官李良之從官也）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

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以故者以故也）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郯（郯）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監古銜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初陳涉既為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眾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房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群臣諸將

地至令之不是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illegible]）陳王故涓人將軍呂臣為蒼頭軍（[illegible]）起新陽（[illegible]）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葬陳王於碭謚曰隱王初陳王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以軍降二世車裂留以徇　魏周市將兵略豐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豐降魏（[illegible]）沛公攻之不克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羇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為趙王居信都（[illegible]）　東陽甯君秦嘉（[illegible]）聞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班志方與縣屬山陽郡定陶縣屬濟陰郡史記正義曰方與今[illegible]州縣定陶今曹州縣）（與音預）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并力俱進（[illegible]）齊王曰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illegible]）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illegible]）呂將軍走徵兵復聚（[illegible]）與番盜黥布相遇（[illegible]）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黥布者六人也（[illegible]）姓英氏（[illegible]）坐法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illegible]）乃率其曹耦（曹輩[illegible]）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迺以女妻之（妻[illegible]）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illegible]）沛公往從之（[illegible]）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illegible]）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illegible]）

（[illegible]）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去。（張良從沛公始此）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𡰱將兵北定楚地，（[illegible]）屠相，至碭。（[illegible]）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illegible]）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illegible]）還擊豐，不下。廣陵人召平為陳王徇廣陵，未下。（[illegible]）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illegible]）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illegible]）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易，以豉翻）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將，即亮翻）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眾從之，乃以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眾凡六七萬人，軍下邳。（[illegible]）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illegible]）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illegible]）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illegible]）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今徐州滕縣界）沛公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illegible]）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illegible]）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事見四卷周赧王十九年）至今。（當屬上句）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

亡秦必楚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虞喜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漢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蠭古蜂字蠭起如蠭之起言其眾也一說蠭讀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若蜂蠆[illegible]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illegible]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illegible]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illegible]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後漢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史記正義曰今齊州臨濟縣[illegible]州高苑縣西北二里今按上所云臨濟也後漢志及水經注[illegible]是為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它徒何切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譁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結於項也繣結項也繣音獲絜音頡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illegible]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班志東阿縣屬東郡括地志東阿故城在齊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章邯追圍之齊人聞田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為王田角為相角弟閒為將以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雨三日以往為霖武信君引兵攻亢父亢父音剛甫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余按班志濟陰成陽縣有雷澤[illegible]楚軍軍濮陽東班志濮陽縣屬東郡[illegible]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illegible]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illegible]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閒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迺立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郎中令趙高漢表郎中令秦官掌宮殿掖門戶臣瓚曰掌郎內諸臣故曰郎中令武帝改光祿勳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眾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

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illegible]〕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illegible]〕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蔡邕曰本紀禁中門闥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與臣及侍中習灋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illegible]〕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illegible]〕治阿房宮〔[illegible]〕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illegible]〕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illegible]〕又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illegible]〕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illegible]〕

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illegible]〕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弒簡公而取齊國〔[illegible]〕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illegible]〕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illegible]〕求利不止列勢次主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illegible]〕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illegible]〕

其臣也行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下丞相屬之欲斬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是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戍征戍也漕水運也轉陸運也作役作也事苦言其苦也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灋上謂君臣之勢之分主者[illegible]下不敢為非以制御四海矣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灋[illegible]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illegible]案責他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榜音彭笞擊也掠音亮考笙也不勝痛自誣服自誣以反而服

[illegible]勝音升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治直吏切逮秦地之陿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鬭士[illegible]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illegible]北方國名[illegible]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見賢遍切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illegible]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illegible]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illegible]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傅會傅音附遂具斯五刑論漢志秦法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是之具五刑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

中子俱執（中讀曰仲）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班志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晉灼曰高陵縣屬琅邪郡），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班志外黃縣屬陳留郡劉曰魏郡有內黃故曰外括地志曰故周城郭外黃之地在雍丘縣之東），去攻陳留（班志陳留縣屬陳留郡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故稱陳留括地志陳留汴州縣在州東五十里）。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班志彭城縣屬楚國彭門記彭祖顓頊之玄孫至商末壽及七百六十七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時律曆廢不知閏故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曆廢不知閏者則當總謂之閏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之曆應置閏者總置於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曆之前至高后文帝書惠後九月是知固然非曆廢也貢父曰子謂顏說後九月亦為歲末書季知置有閏何故皆以為九月亦著閏月為史記既以秦正月歲十月遂以為閏只學者後九月是司馬法也民知此以之非秦法也），楚懷王并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如淳曰長猶郡守也），封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班志鉅鹿縣屬鉅鹿郡應劭曰鹿林之大者臣瓚曰山足曰鹿括地志曰今邢州平鄉縣本鉅鹿宋□曰十二州志鉅鹿堯時大麓之地也為鉅鹿大陸之野秦為郡縣鉅鹿也），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數所角反下同）。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以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徵讀曰證），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說讀曰悅），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如淳曰卿若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人相褒尊之稱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劉伯莊曰公之子為公子卿之子謂卿子也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秦北有蕭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西有散關有臨晉關秦地居其中故謂）。

（之關中注已見前）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言莫有以入關為利者，蓋畏秦也。）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illegible]）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illegible]）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illegible]）攻秦壁，破其二軍。

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illegible]）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illegible]）宋義行至安陽，（[illegible]）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illegible]）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illegible]）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illegible]）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illegible]）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illegible]）軍無見糧，（[illegible]）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illegible]）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illegible]）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illegible]）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

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枝拒也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
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以未得懷王之命故假且爲假）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
王懷王因以羽爲上將軍　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
遇剛武侯（應劭曰剛武侯楚懷王將功臣表棘蒲剛武侯陳武一姓柴宜爲剛武侯也臣瓚曰沛公入漢中史失其姓名雖有將軍起薛至霸上又夾擊例不有稱號者也不知其爲誰不當改其實爲剛侯武也說者誤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
與魏將皇欣武蒲軍合攻秦軍破之（皇欣也魏有大夫皇頡）
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齊水以北之地博陽諸城是也）從項羽
救趙（爲項羽王田安張本）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兩夾築垣墻以通餉道屬之欲翻餉式亮翻）（恐敵抄其糧運）
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
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召前者召陳餘使前救鉅鹿）
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度徒洛翻下同）數月張耳大
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黶於琰翻史記作陳釋）始吾
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
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相爲于偽翻下欲爲同）苟必信胡不
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言十分之中冀有一二分得以勝秦而相全）
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度徒洛翻）且
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
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黶澤將
五千人先嘗秦軍（嘗試也）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
來救趙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張敖耳之子）皆壁
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
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言其戰略有利也）
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復扶又翻）項
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
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
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
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涉姓也閒名也）當是時
楚兵冠諸侯（冠古玩翻）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
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
動天地（呼火故翻）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惴之瑞翻）於是
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無不膝
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
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
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
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數所角翻）餘怒曰不意
君之望臣深也（望怨望也又責望也以望爲怨不意君之怨臣深）

是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印哉重難也言豈以去將印為難也宜疑辭重如字乃
脫解印綬推與張耳在廁回辭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
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語出
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
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
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為張耳陳餘相
攻殺張本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班志昌邑縣屬
山陽郡括地志云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賢曰昌邑故城在兗州金鄉縣西北
遇彭越彭越以其兵從沛公越姓彭人之後越昌邑人常
漁鉅野澤中為羣盜班志山陽郡鉅野縣有大野澤鉅野澤屬鄆州陳勝

項梁之起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
為長彭越字仲也長知兩翻下同越謝曰臣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
彊其兩翻與期旦日日出會索隱曰旦日明日也旦之朝日出時也後期者斬
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
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
人令校長斬之校長一校之長皆笑曰何至於是請後不敢
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皆大驚莫敢仰
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圉縣臣瓚曰
陳留傳高陽在雍丘西南水經注睢水直受陳留浚儀蒗蕩水東逕高陽故亭北高陽人酈

便好

食其家貧落魄酈音歷好讀書黃帝之支孫封於酈後以為氏食其音異基鄭氏曰魄音薄
應劭曰落魄志行衰薄之貌晉灼曰落魄失業無次也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
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
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齪握音渥齪初角翻好苛禮自用
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易以豉翻
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言無人為我先容也若
見沛公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
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
儒諸客冠儒冠來者上冠古玩翻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
中溲所留翻溺奴弔翻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

酈生曰第言之第但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從千容翻
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人息止之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傳知戀翻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
子洗足而見酈生倨與踞同牀仕莊翻酈生入則長
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
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
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
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史記
一義曰攝斂著也不是而持其衣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
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

沛公
屠城郡

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 [illegible] 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 [illegible] 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 [illegible] 即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爲說客使諸侯

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 [illegible] 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 [illegible] 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 [illegible] 因張良遂略韓地 [illegible] 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 [illegible] 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轘轅 [illegible] 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 [illegible] 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 [illegible]

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 [illegible] 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 [illegible] 遲明圍宛城三匝 [illegible] 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 [illegible] 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户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 [illegible] 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 [illegible] 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 [illegible]

與偕攻析酈，皆降。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事見始皇紀。）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灋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灋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

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

指鹿為馬

又弟公閻

為前行

初中丞相趙高

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
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
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
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
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卻
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氐盡畔秦吏應諸侯諸
侯咸率其衆西鄉八月沛公將數萬攻武關欲
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
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
怪問占夢卜曰涇水為
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
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
其婿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

二世之死

弟公詐佞

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
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
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
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
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
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
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
射上幄坐幃二世怒
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
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
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
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
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
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
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
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
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
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

沛公入關

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九月，趙高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資治通鑑卷第八

資治通鑑卷第九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柱國

集賢殿修撰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一

太祖高皇帝上之上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

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illegible]

徐廣曰軹道在霸陵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漢宮殿疏曰軹道亭東去霸城觀四里觀東去霸水百步括地志云軹道在雍州萬年縣東北十六里苑中

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illegible]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illegible]

賈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illegible]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為家，[illegible]殽函為宮。[illegible]一夫作難而七廟隳，[illegible]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illegible]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illegible]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illegible]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為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illegible]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illegible]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十一月，沛公悉召諸縣父老、豪桀，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illegible]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illegible]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illegible]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案堵如故。[illegible]凡吾所以來，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無恐！且吾所以還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約束耳。乃使人與秦吏行縣鄉邑告諭之。[illegible]秦民大喜，爭

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沛公又讓不受曰倉粟多非乏不欲費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項羽既定河北率諸侯兵欲西入關先是諸侯吏卒繇使屯戍過秦中者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illegible]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illegible]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illegible]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奈何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illegible]

或說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彊[illegible]聞項羽號章邯為雍王王關中[illegible]今則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兵守函谷關無內諸侯軍[illegible]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計從之已而項羽至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十二月項羽進至戲[illegible]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項

羽大怒饗士卒期旦日擊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號百萬在新豐鴻門[illegible]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illegible]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illegible]羽季父也素善張良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與俱去曰毋俱死也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illegible]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料公士卒足以當項羽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之不敢叛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嘗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

與君少長[illegible]臣曰長於臣[illegible]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固要項伯[illegible]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巵酒為壽[illegible]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illegible]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illegible]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羽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

善遇之項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羽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勠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隙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羽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羽[illegible]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illegible]項羽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illegible]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illegible]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軍

中無以為樂[illegible]請以劍舞項羽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今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illegible]軍門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illegible]噲遂入披帷立[illegible]瞋目視項羽頭髮上指目眥盡裂[illegible]項羽按劍而跽曰[illegible]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則與斗巵酒噲拜謝起立

而飲之項羽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其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羽曰壯士復能飲乎[illegible]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夫秦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illegible]還軍霸上以待將軍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將軍不取也項羽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柰

噲曰如今人方爲刀俎我方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鴻門去霸上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楯步走從驪山下道芷陽間行趣霸上留張良使謝項羽以白璧獻羽玉斗與亞父沛公謂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亞父足下項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羽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

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宮室皆已燒殘破又心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羽聞之烹韓生

項羽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項羽怒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懷王雖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春正月羽陽尊懷王爲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徙義帝於江南都郴二月羽分天下王諸將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羽與范增疑沛公而業已講解又惡負約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

褒州六百里是也。秦既得漢中，乃分南鄭以置之。[illegible] 置南郡，漢中為一，自此始。[illegible] 郡治西城，今金州是也。

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路。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illegible]

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都櫟陽；[illegible]

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以上郡北近戎翟，因以名。[illegible] 班志高奴縣屬上郡。[illegible]

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illegible]

瑕丘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洛陽。[illegible]

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illegible] 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illegible] 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治襄國。[illegible]

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illegible]

鄱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邾。[illegible]

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illegible]

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illegible]

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illegible]

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都即墨。齊將田都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illegible]

田榮者，數負項梁，[illegible] 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亦不封。客

多說項羽曰張耳陳餘一體有功於趙今耳爲王餘不可以不封羽不得已聞其在南皮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侯漢王怒欲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蕭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爲乃死也何曰今衆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爲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

漢王賜張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夏四月諸侯罷戲下兵各就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漢王之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褒中

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以田都爲齊王大怒五月榮發兵距擊田都都亡走楚榮留齊王市不令之膠東市畏項羽竊亡之國榮怒六月追擊殺市於即墨自立爲齊王是時彭越在鉅野有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使擊濟北秋七月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王三齊之地又使越擊楚項王命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張耳之國陳餘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乃陰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於醜地今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擊常山復趙王請以趙爲扞蔽齊王許之遣兵從陳餘項王以張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爲穰侯已又殺之初淮陰人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

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行賣曰商，坐販曰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信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飢，飯信，（[illegible]）

（以水擊絮曰漂 [illegible]）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因眾辱之曰：「信能死，（[illegible]）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illegible]）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illegible]）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麾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

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illegible]）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知名，為連敖。（[illegible]）坐法當斬，（[illegible]）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王，王拜以為治粟都尉，（[illegible]）亦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者。信度何等已數言王，王不我用，即亡去。

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王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耳。」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illegible]）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

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illegible]）

（史記本文則當如此斷，漢書本文則當如此斷）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勝，音升）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

通鑑九　十六

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糧食。八月，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雍王章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止戰好畤，又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至咸陽，引兵圍雍王於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以其地為渭南、河上、上郡。令將軍薛歐、王吸出武關，因王陵兵以迎太公、呂后。項王聞之，發兵距之陽夏，不得前。王陵者，沛人也，先聚黨數千人，居南陽；至是，始以兵屬漢。項王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項王怒，烹

通鑑九　十七

陵母[illegible]

項王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illegible]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滅楚。[illegible]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燕王廣不肯之遼東，臧荼[illegible]擊殺之，并其地。是歲，以內史沛周苛為御史大夫。[illegible]項王使趙義帝行，其群臣左右稍稍叛之。[illegible]

二年冬十月，項王密使九江、衡山、臨江王擊義帝，殺之江中。[illegible]陳餘悉三縣兵，與齊兵共襲常山。常山王張耳敗走漢，謁漢王於廢丘，漢王厚遇之。陳餘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illegible]留傅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良多病，未嘗特將，[illegible]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王如陝，[illegible]鎮撫關外父老。河南王申陽降，置河南郡。漢王以韓襄王孫信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信急擊韓王昌於陽城，昌降。十一月，立信為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漢王還都櫟陽。諸將拔隴西。春正月，項王北至城陽，齊王榮將兵會戰，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項王復立田假為齊王，遂北至北海，燒夷城郭室屋，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所過多所殘滅。齊民相聚叛之。漢將拔北地，虜雍王弟平。[illegible]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illegible]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虜殷王卬，置河內郡。初，陽武人陳平，家貧，好讀書。[illegible]里中社，[illegible]平為宰，[illegible]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及諸侯叛秦，平事魏王咎於臨濟，為太僕。[illegible]說魏王，不聽。人或讒之，平亡去。後事項羽，賜爵為卿。[illegible]殷王反，項羽使平擊降之，還，拜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illegible]漢王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將吏。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挺身間行，[illegible]杖劍亡，渡河，歸漢王於脩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遣罷就舍。平曰：臣為事來，[illegible]所言不

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illegible] 問曰：子之居楚何官？曰：為都尉。是日即拜平為都尉，使為參乘，典護軍。[illegible] 諸將盡讙曰：[illegible] 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其高下，而即與同載，反使監護長者！[illegible] 漢王聞之，愈益幸平。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新城。[illegible] 三老董公遮說王曰：[illegible]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illegible] 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illegible] 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illegible] 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illegible]

[illegible] 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田榮弟橫收散卒，得數萬人，起城陽。[illegible] 夏四月，立榮子廣為齊王，以拒楚。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伐楚。到外黃，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illegible] 漢王遂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聞之，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至蕭。[illegible] 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

相隨入穀泗水死者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臣瓚曰穀泗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水經註睢水出陳留縣西蒗蕩渠東過沛郡相縣又逕彭城郡之靈壁東而東南流瀆得致黃丁屬巳漢書又云東通穀泗服虔曰水名也在沛國括賢界又許睢外逆穀縣而兩分而睢水為斷大故二之行在枝分通為秦經穀水之右盡因水鴻鉅巳穀永鉅雖水也睢水又東南至下邢而入三泗黑之睢口黑水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虎至下邳入符盡康曰靈壁故小蕭在蕭城南史記正義曰靈壁在徐州符離縣西北九十里漢軍却為楚所擠擠子詣翻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楚亦使人之沛取

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魯元公主孝女也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謚也師古曰公主惠帝姊也以其居長故號曰元不得為謚貢父曰韋昭是也載以行楚騎追之漢王急推墮二子車下推吐雷翻滕公為太僕滕公夏侯嬰也史記曰嬰從擊秦軍多賜爵封轉為滕公事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表大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今雖急不可以驅柰何棄之故徐行漢王怒欲斬之者十餘滕公卒保護脫二子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不相遇反遇楚軍以避楚軍乃反與楚軍相遇也間行古莫翻下同楚軍與歸項王常置軍中為質質音致是時呂

后兄周呂侯為漢將兵居下邑班志下邑縣屬梁國李奇曰宋白曰今宋州碭山縣即古下邑漢王閒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諸侯皆背漢復與楚塞王欣翟王翳亡降楚田橫進攻田假假走楚楚殺之橫遂復定三齊之地漢王問群臣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師古曰捐棄也言以關東之地與人令其立功共破楚也等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最勇健也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翻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初項王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

稱病不往遣將將卒數千人行漢之破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楚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誚責曰誚讓才笑翻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之擊漢王自下邑徙軍碭遂至虞屬梁國師古曰今宋州虞城縣[illegible]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九江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

漢王使與二十人俱。（[illegible]）五月，漢王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者（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學。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悉詣滎陽，漢軍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閒。（[illegible]）

楚騎來衆，漢王擇軍中可為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illegible]）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illegible]）乃拜灌嬰為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為左右校尉，將騎，（[illegible]）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王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illegible]）

周勃、灌嬰等言於漢王曰：平雖美如冠玉，（[illegible]）其中未必

令人快心

妙[illegible]

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不中，（[illegible]）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illegible]）而無益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illegible]）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漢王召讓平曰：先生事魏不中，事楚而去，今又從吾游，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不能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聞漢王能用人，故歸大王。臣裸身來，（[illegible]）不受金無以為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金具在，請封輸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illegible]）至則絕河津，反為楚。（[illegible]）

六月，漢王還櫟陽。

壬午，立子盈為太子，赦罪人。

漢兵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盡定雍地，以為中地、北地、隴西郡。（[illegible]）

(為右扶風)關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初秦之亡也豪桀爭取金玉宣曲任氏獨窖倉粟(有漢長安宣曲胡騎高帝宣曲侯蓋地名也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孟康曰古曰宣曲觀名窖音教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上林中令顏其音窖子孝翻窖地以藏粟也)及楚漢相距滎陽民不得耕種而豪桀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者數世

秋八月漢王如滎陽命蕭何守關中侍太子爲漢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事有不及奏決者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給軍未嘗乏絕(調徒弔翻)

漢王使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且召之豹不聽曰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

臣如罵奴耳吾不忍復見也(復扶又翻)於是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灌嬰曹參俱擊魏漢王問食其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師古曰柏直晉灼曰柏皇氏之後師古曰柏音伯)王曰是口尚乳臭(言其少不經事若未離乳者也)安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擇音宅)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韓信亦問酈生魏得無用周叔爲大將乎酈生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魏王盛兵蒲坂以塞臨晉(坂音反)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班志夏陽屬馮翊[illegible])

(夏陽在同州北韓城界木罌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也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缶以渡軍師古曰服說是罌今之人腹大口者也)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九月信擊虜豹傳詣滎陽悉定魏地置河東上黨太原郡漢之敗於彭城而西也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背蒲妹翻)韓信既定魏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許之乃遣張耳與俱引兵東北擊趙代(時趙[illegible])後九月信破代兵禽夏說於閼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

資治通鑑卷第九

資治通鑑卷第十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 起彊圉作噩盡著雍閹茂凡二年

太祖高皇帝上之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以兵數萬東擊趙趙王及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 陘音刑杜佑曰井陘口在鎮州鹿泉縣今謂之土門按宋白續通典獲鹿本石邑縣東井陘山甚險固又陘鹿泉縣本漢石邑縣地隋開皇十六年置至德初改名獲鹿又井陘縣穆天子傳天子獵于鈃山即此[illegible]記云燕趙謂山脊為陘井陘山在縣東南十八里四方高中央下如井故曰井陘 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韓信張耳乘勝而去國遠鬭 [illegible] 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 [illegible] 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 [illegible] 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 鄭康成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也 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 師古曰間路微路也[illegible]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illegible]所載衣服[illegible]兵中重直用翻 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

致於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廣武君策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 止軍而舍息也舍如字 夜半傳發 傳發傳令軍中使皆起 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 [illegible] 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 [illegible] 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 [illegible] 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信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也 [illegible] 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 [illegible] 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與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 走音奏 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 師古曰殊絕也[illegible]決必死 不可敗 敗補邁翻 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

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illegible]）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illegible]）禽趙王歇諸將效首虜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illegible]）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illegible]）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師古曰言如驅入市人以之戰非素所習練者也）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illegible]）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信募生得廣武君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illegible]）問曰僕欲北伐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謝曰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illegible]）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言敗亡之餘不足以當處兵權重）在秦而秦霸（百里奚虞之大夫虞公不能用以亡秦穆公信而用之以霸）非愚

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illegible]）今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東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illegible]）傾耳以待命者（[illegible]）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illegible]）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不得攻之不拔情見勢屈（[illegible]）曠日持久糧食單竭燕既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此將軍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illegible]）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撫趙民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北首燕路（[illegible]）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illegible]）暴其所長於燕（[illegible]）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

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遣使報漢且請以張耳王趙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數所角翻張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 甲戌晦月盡爲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至九江九江太宰主之太宰主其事周官之大宰漢奉常屬官有太宰令丞掌具食之三官信使入國必使人爲之主待之太宰主何也日不得見隨何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爲彊漢爲弱也此臣之所以爲使爲于僞翻使疏吏翻使何得見言之而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九江市足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倍與背同蒲妹翻

太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九江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者鄉讀曰嚮下同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爲士卒先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大王宜悉九江之衆身自將之爲楚前鋒將即亮翻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漢王入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悉九江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乃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垂拱者垂衣拱手也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

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背蒲妹翻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皋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徼吉弔翻凡邊塞之處以木柵水塹爲蔽障也乘登也楚人深入敵國八九百里言楚去彭城八九百里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漢堅守而不動楚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

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易以豉翻爲于僞翻臣非以九江之兵足以亡楚也大王發兵而倍楚倍與背同蒲妹翻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劒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九江必大王有也九江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九江舍傳舍傳舍客舍也前客舍之去後客復來相傳也故謂之傳舍傳直戀翻方急責布發兵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已結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

所九布曰：如使者教。於是殺楚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九江，（且子余反。龍姓，且名。）數月，龍且破九江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兵殺之，乃間行與何俱歸漢。十二月，九江王至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見賢遍反。）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帝以布先久為王，恐其意自尊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illegible]）於是乃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九江王兵，與俱屯成皋。楚數侵奪漢甬道，（數所角反。）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音異基。撓，奴教翻，又奴巧翻。）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鄉讀曰嚮。斂衽，[illegible]朝，直遙翻。）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趣讀曰促。佩之，佩六國之印，使食其行而授之。）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張良字子房。）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

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時漢王方食，故良言願借食前之箸以籌畫。鄭玄曰：今人或謂箸為梜。[illegible]）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其死生之命也；（度，徒洛翻。）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商容，紂時賢人。箕子，紂之親戚。[illegible]）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illegible]鉅橋，倉名。[illegible]）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殷事已畢，偃革為軒，（[illegible]革車，兵車也。軒者，[illegible]說文曰：軒，曲周輧車也。[illegible]倒載[illegible]禮樂也。）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為；（華，戶化翻。）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陰，（[illegible]桃林在弘農閿鄉南谷中。山海經曰：桃林廣闊三百里。[illegible]師古曰：桃林在[illegible]西南，去湖城縣三十五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

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服虔曰楚當使無彊六國弱也　師古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則立六國六國皆橈而從之陛下安得而臣之乎）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哺口中含食在口中者）豎儒幾敗而公事（而汝也公尊稱也高祖嫚罵人而公猶言乃公蓋自尊[illegible]）令趣銷印荀悅論曰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實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術不同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為樹黨（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酈生亦說漢王所以說者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分未有所定今天下未必欲亡項也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於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而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此同事而異形者也及宋義待秦趙之斃（事見八卷秦二世三年）與昔卞莊刺虎同說者也（卞莊子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則大者傷小者亡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兩擒卞子然之果獲）施之戰國之時鄰國相攻無臨時之急則可也戰國之立其日久矣一戰勝敗未必以存亡也其勢非能急於亡敵也進乘利退

保故累力待時乘敵之斃（斃死）其勢然也今楚趙所起其與秦勢不並立安危之機呼吸成變進則定功退則受禍此同事而異勢者也伐趙之役韓信軍於泜水之上而趙不能敗（事見上卷三年）彭城之難漢王戰于睢水之上士卒皆赴入睢水而楚兵大勝（事見上卷二年難乃旦翻）何則趙兵出國迎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懷內顧之心無出死之計韓信軍孤在水上士卒必死無有二心此信之所以勝也漢王深入敵國置酒高會士卒逸豫戰心不固楚以彊大之威而喪其國都（喪息浪翻）士卒皆有憤激之氣救敗赴亡之急以決一旦之命此漢之所以敗也且韓信選精兵以守而趙以內顧之士攻之項羽選精兵以攻而漢以怠惰之卒應之此同事而異情者也故曰權不可豫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鍾離古鍾離子之後以國為姓龍姓出於龍伯氏又曰出於舜納言龍　師古曰昧音莫葛翻其字從本末之末且子余翻）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捐[illegible]）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曰善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為不問其出入

平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而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而分王其地項羽果意不信鍾離眛等夏四月楚圍漢王於滎陽急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項羽使使至漢陳平使爲太牢具太牢以諸侯遺使交聘其有禮不知其命數以二特爲一牢其古之事守之時安周禮天子日食太牢諸侯日食少牢大夫特牲士特豚天子諸侯祭以太牢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客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更以惡草具進楚使服虔曰去肴肉更以惡草之具惡麤惡草菜也楚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攻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疽千余翻癰也五月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誑居況翻敗也王可以間出間古莧翻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注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大如斗或在騑頭或在左騑當鑣上應劭曰似牛而四節腹下又肘有長毛其大者一人子之車左以此牛尾爲之繫之左騑馬軛上在騑馬頭上以纛音毒曰食盡漢王降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樅子容翻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周苛樅公相謂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因殺魏豹漢王出滎陽至成皋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轅姓也生者儒者之稱考之轅與袁爰二姓古通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

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師古曰輯與集同謂和合也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宛葉二縣屬南陽郡史記正義宛於元翻葉式涉翻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是月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睢音雖

乃使終公守成皋（[illegible]）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皋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今為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亨周苛并殺樅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皋漢王逃（[illegible]）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illegible]）北渡河宿小脩武傳舍（[illegible]）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既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循行備守趙地（[illegible]）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諸將稍稍得出成皋從漢王楚遂拔成皋欲西漢使兵距之鞏（班志鞏縣屬河南郡即東周君所居）令其不得西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illegible]）臨江王敖薨子尉嗣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引兵臨河南鄉軍小脩武欲復與楚戰（鄉讀曰嚮[illegible]）

又郎中鄭忠說止漢王（[illegible]）使高壘深塹勿與戰漢王聽其計使將軍劉賈盧綰將卒二萬人騎數百度白馬津（[illegible]）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以破其業（[illegible]積子賜翻聚才喻翻）無以給項王軍食而已楚兵擊劉賈賈輒堅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彭越攻徇梁地下睢陽外黃等十七城（[illegible]）九月項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皋即漢王欲挑戰（[illegible]）慎勿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羽引兵東行擊陳留外黃睢陽等城皆下之漢王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大戴禮曰食穀者智慧而巧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人氏鑽火而人始裹肉而燔之及神農時人方食穀加米於燒石之上而食之黃帝時始有釜甑火食之道成矣）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illegible]）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反卻（易以豉翻）自奪其便臣竊以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海內搖蕩農夫釋耒（耒手耕曲木也）工女下機

夫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
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險杜大行之道距蜚狐之口
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
下知所歸矣王從之乃復謀取敖倉食其又說王曰
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
南近於楚
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

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藩
上曰善乃使
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天
下何所歸酈生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先
入咸陽項王負約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
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
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
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樂音洛項王
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
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

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天下畔之賢才怨
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事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
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破北魏出井陘
誅成安君此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
粟塞成皐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狐之口
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
下漢王齊國可得而保也不然危亡可立而待也先

是齊聞韓信且東兵使華無傷田解將重兵屯歷下
下以距漢食其傳曰軍於歷城歷下即濟南郡歷城縣及納酈生之言遣使與漢平
乃罷歷下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為樂樂音洛韓信引
兵東未度平原聞酈食其已說下齊欲止辯士蒯徹
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間古莧翻使疏吏翻
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
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
將軍以數萬眾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
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遂渡河

四年冬十月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齊王以酈生為賣己乃烹之引兵東走高密高密縣在膠西宣帝本始元年為高密國宋白高密春秋時晏平仲所食邑使使之楚請救田橫走博陽此據史記也班書作搏走博清陽近清河博關此正韓信鐵趙進兵之路臨淄既破君相首出走其後韓信說廣田齊於雄水臺嬰又敗田橫於嬴下嬴縣方屬太山郡括地志故嬴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唐之博城夫太山之博縣此博陽即博城之陽守相田光走城陽相昱亮翻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括地志即墨故城在萊州膠水縣南六十里古齊地漢為膠東國以其地在膠水之東也楚大司馬咎守成皐漢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咎怒渡兵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鄙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皐咎渡汜水而戰今成皐城東汜水是也師

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在濟陰也歙在鄭地汜釋若云在襄城則亦非此汜水舊讀音凡今彼鄉人呼之音祀索隱曰此水今見名汜水音似臣瓚說是張晏門在濟陰亦未全失按古濟水當此處河而南又東流溢為滎澤水南曰陰此亦在濟之陰蔡渡濟陰郡耳括地志汜水源出洛州汜水縣東南三十二里方山山海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咎及司馬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兵渡河復取成皐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相對為廣武在敖倉西三皇山上括地志東廣武西廣武在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戴延之西征記曰三皇山上有二城東曰東廣武西曰西廣武各在一山頭相去百步汜水從廣澗中東南流泠周無水歲各有三百在敖倉西郭緣生述征記曰一澗橫絕上過名曰廣武相對皆立城壘遂號東西廣武就敖倉食項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成皐破乃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眛於

第五冊入

滎陽東聞羽至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羽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桮羹如淳曰置高几之上也李奇曰軍中巢櫓謂之俎師古曰俎者所以薦肉示欲烹之故置俎上如說是俎在呂翻方言曰寄秦晉謂父為翁若汝也而育女也古若以桮盛羹入之蓋有所畀者也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秖益禍耳項王從之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師古曰匈匈讙擾之意也匈許容翻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

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鬬智不能鬬力項王三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輒射殺之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奇曰後為縣屬鴈門此縣人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師古曰李奇說是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叱之瞋昌眞翻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間問微問也間古莧翻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即就也相與臨廣武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數所具翻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

帝冢收私其財罪四收私者收取其財以為私有殺秦降王子嬰
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罪六王諸將善地而
徙逐故王罪七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
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
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
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何苦乃與公
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
中吾指捫音門摸也師古曰傷胸而捫足者以安衆心中竹仲翻漢王病創臥創初
良翻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彊其兩翻勞力到翻毋
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行下孟翻疾甚因馳入成皋韓

信已定臨淄遂東追齊王項王使龍且將兵號二十萬以救齊
與齊王合軍高密客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
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孫子九地篇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曹操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易以豉翻
敗補邁翻下同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信臣常所親信之臣亡城
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地齊城
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
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
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事見上卷元年不足畏也且夫救齊
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十
一月齊楚與漢夾濰水而陳徐廣曰濰水出東莞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

入海索隱曰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都昌入海水經註濰水逕高密縣故城西韓信與龍且夾水而陳
即此處濰音維陳讀曰陣韓信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
流盛時征翻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
固知信怯也遂追信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
太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
去信遂追北至城陽虜齊王廣史記正義曰城陽雷澤是也在濮州雷澤縣東
北九十一里班志城陽屬泰山郡此皆非也自當是城陽王義比卷二年田橫起城陽同漢將灌嬰追得齊守相田光進
至博陽田橫聞齊王死自立為齊王還擊嬰嬰敗橫軍於嬴下
嬴音盈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嬰進擊齊將田吸於千乘千乘縣屬
北海郡分置千乘郡括地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乘繩證翻曹參擊田
既於膠東皆殺之盡定齊地　立張耳為趙王　漢
王疾愈西入關至櫟陽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師古曰縣首於木上曰梟欣自剄汜水之上今梟之櫟陽者以其故都故梟以示之也留四日復
如軍軍廣武　韓信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
覆之國也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請為假王以鎮之漢王發
書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
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
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
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

王耳何以假爲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爲齊王
徵其兵擊楚操七刀翻項王聞龍且死大懼使盱台人
武涉盱音吁台音怡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
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
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分扶問翻奪人之地已破
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
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厭於鹽翻且漢王不
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數所角翻[illegible]項王憐
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倍蒲妹翻下同復擊項王其不可親
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
必終爲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
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
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
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參分三分
令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
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郎中執戟
宿衛信先仕楚爲郎中故云然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倍蒲妹翻
下同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予讀曰與解衣衣我
推食食我衣衣於既翻推吐雷翻食食祥吏翻言聽計用故吾得以
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

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徹知天下權在信乃以相人
之術說信曰僕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
之背貴乃不可言以微言動信言背漢則大貴也[illegible]韓信曰何謂
也蒯徹曰天下初發難也難乃旦翻憂在亡秦而已師古曰志
在滅秦所憂者惟此今楚漢分爭使天下之人肝膽塗地父子
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暴步木翻又如字暴露之暴皆同勝音升楚
人起彭城轉鬭逐北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
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
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
功折北不救折挫也北奔也不救者不能自救也折而設翻此所謂智勇俱
困者也百姓罷極怨望無所歸倚罷讀曰疲以臣料之其
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
命縣於足下縣讀曰懸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誠
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
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
彊齊從趙燕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
爲百姓請命師古曰齊國在東故曰西鄉止漢之戰鬭士卒不死亡故曰請命鄉讀曰嚮
下同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
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
膠泗之地膠泗二水名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

朝於齊矣 師古曰深拱猶高拱也朝直遥翻 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鄉利而倍義乎蒯生曰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常山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 禽[illegible] 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者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之於句踐也 句音鉤 此二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徹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 師古曰[illegible] 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 鮮息淺翻 故知者決之斷也 斷丁亂反 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 豪長毛也十豪爲氂 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

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徹 謝夫辭之使去也 因去佯狂爲巫 秋七月立黥布爲淮南王 八月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 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illegible] 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illegible]傳送也 四方歸心焉 是歲以中尉周昌爲御史大夫 班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昌苛從弟也 [illegible] 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侯公說羽請太公 太公呂后爲楚所得見上卷三年 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 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即今官渡水也應劭曰滎陽東南二十里蓋引河東南入淮泗也張華曰大梁城在浚儀縣北縣西北渠水東經此城南又北屈分爲二渠其一渠東南流始皇鑿之引河水以灌大梁謂之鴻溝其一渠東經陽武縣南爲官渡水[illegible]曰鄭州滎陽縣西有鴻溝[illegible]分境所 九月楚歸太公呂后引兵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 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有一爲少半 而諸侯皆附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 史記正義遺唯季翻余謂音如字[illegible] 漢

王繇之

資治通鑑卷第十

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 起著雍大淵獻盡重光赤奮若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中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固陵晉灼曰固陵在陽夏師古曰即固始縣余據班志固始與陽夏爲兩縣皆屬淮陽國劉昭志陳國陽夏有固陵聚括地志固陵縣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信越不至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堅壁自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李奇曰言信越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雖名爲王未爲分畫疆界分扶問翻余謂韋說是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言信自請爲假王乃立之耳非君王本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爲相國見上卷二年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班志睢陽縣屬梁國韋昭曰穀城縣屬東郡春秋之小穀也括地志穀城故城在濟州東阿縣東二十六里睢陽宋州也自宋州以北至濟州穀城濟黃河盡以封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陳古陳國班志之淮陽國也今爲陳州自陳以東至于海并齊地以與齊

（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易以豉翻）漢王從之。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十一月，劉賈南渡淮圍壽春，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舒春秋之舒國也班志舒屬盧江郡括地志舒今盧江之故舒城是也）舉九江兵迎黥布，（史記正義曰九江郡即壽春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徙壽春號曰郢至王負芻並為秦所滅置九江郡至唐為盧壽府濠等州之地）行屠城父，隨劉賈皆會。十二月，項王至垓下，（李奇曰沛洨縣聚邑名垓古哀翻張揖三蒼注垓堤名在沛郡史記正義曰垓下是高岡絕巖今猶高三四丈其聚邑及堤在垓之側因取名焉今在亳州真源縣東十里垓音該）兵少食盡，與漢戰不勝，入壁。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重直龍翻）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雞鳴歌也漢已略得楚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吳歈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有雞鳴時乎）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則夜起，飲帳中，悲歌忼慨，泣數行下。（忼苦浪翻行戶郎翻日中浪也）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乘其駿馬名騅，（騅朱惟翻蒼白雜毛曰騅孔穎達曰騅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纔百餘人。（屬之欲翻）至陰陵，（班志陰陵縣屬九江郡括地志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北六十里）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紿蕩亥翻欺誑也）

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定遠東南五十里）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度徒洛翻）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卒子恤翻）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潰圍，斬將，刈旗，三勝之，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嚮許亮翻）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呼火故翻披普彼翻史記正義曰靡言精體低垂）遂斬漢一將。是時，郎中騎楊喜追項王，（郎中騎即漢官所謂騎郎）項王瞋目而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辟頻益翻易如字古曰辟易謂開張易其故處宋庠國語補音易以豉翻未知其何據）項王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欲東渡烏江。（臣瓚曰烏江在牛渚索隱曰按晉初屬臨淮括地志烏江亭即和州烏江縣是也晉初為縣水經曰江水又北得黃律口漢書所謂烏江亭長檥船待項王即此處[illegible]烏江浦也今和州烏江縣東五十里附亭長檥船待羽鄉）烏江亭長檥船待，（徐廣曰檥音義一音應劭曰檥正也孟康曰檥音蟻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謂整船向岸曰檥索隱曰檥字諸家各以意解耳[illegible]）

(本作檥解以船劉氏亦有此音)謂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

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

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

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

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

乎乃以所乘騅馬賜亭長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

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被皮義切創初良切)

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

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親斬之故背之也如淳曰面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正向也)

(面謂亦反背而鍾之杜元凱以為但見其面未也賈父曰面之直向之耳)指示中郎騎

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

戶(史記正義曰漢以一斤金為千金當一萬錢也謂一斤金與萬戶邑多少不稱正義之說未可也)吾為若德(據此班書德作得師古曰令公得功我以為之也史記作德徐廣曰亦可為德)

(史記正義曰有恩德於己余謂子云為德人之以惠及人)自刎而死(刎武粉切)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

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及郎中呂勝

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戶封

五人皆為列侯(呂馬童封中水侯王翳封杜衍侯楊喜封赤泉侯楊武封吳防侯呂勝封涅陽侯)楚地悉定獨魯不下(初懷王封羽為魯公初封於此漢為魯國)漢王

引天下兵欲屠之至其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

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以示魯父兄魯乃降

漢王以魯公禮葬項王於穀城(宋白曰宋州穀熟縣古穀城也漢於此置縣又改為穀陽縣)親為發哀哭之而去(為于偽切)諸項氏枝

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皆為列侯賜姓劉氏諸民

略在楚者皆歸之 太史公曰羽起隴畝之中(隴畝古)

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山東五國從羽伐秦故云五諸侯)

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位雖不終近古以

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師古曰背關謂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而都彭城也懷楚謂思歸也)

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

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

五年卒亡其國(卒子恤切)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

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揚子法言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羣策羣策

屈羣力(諒信也屈盡也)楚憞羣策而自屈其力(憞徒對切怨也)屈人

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屈居勿切)漢王還至定

陶(班志定陶縣屬濟陰郡古之陶邑宋為廣濟軍理所)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

臨江王共尉不降(共尉共敖子項羽封為臨江王)遣盧綰劉賈

擊虜之 春正月更立齊王信為楚王王淮北都下

邳(下邳)封魏相國建城侯彭越為梁王王魏故地都

定陶。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illegible] 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以下。[illegible] 曰殊死斬刑也 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 [illegible]

諸侯王皆上疏請尊漢王為皇帝。[illegible]

二月甲午，王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illegible] 水在濟陰界 [illegible]

更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illegible] 媼女老稱 [illegible]

詔曰：[illegible]

故衡山王吳芮從百粵之兵，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其以芮為長沙王。[illegible] 番音蒲何反 [illegible]

又曰：故粵王無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諸侯伐秦，無諸身率閩中兵以佐滅秦，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王閩中地。[illegible] 之後秦取其地置閩中郡 [illegible] 今泉州建安是其地 [illegible]

[illegible] 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建 [illegible] 曰閩音文飾之文 師古曰非也音緡閩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

帝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復扶目反 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 勿笞辱。軍吏卒爵及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illegible] 侯乃得食邑今七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寵之也 師古曰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 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應劭曰不輸戶賦也 如淳曰事謂役使也 師古曰復其身及一戶之內皆不徭賦也

帝置酒洛陽南宮，[illegible] 宮在洛陽故城中 [illegible] 地志云秦時洛陽已有南北宮 [illegible] 上曰：[illegible] 上者 [illegible] 不敢 [illegible] 徹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徹通也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 [illegible] 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illegible] 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illegible] 餉與饟同 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

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群臣說服說讀曰悅韓信至楚召漂母賜千金召辱己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事見九卷元年漂匹妙翻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彭越既受漢封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海中山曰島史記正義曰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余按北史楊愔避讒東入田橫島是島以橫居之故得名島丁老翻帝以田橫兄弟本定齊地齊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後恐為亂乃使使赦橫罪召之橫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事見上卷四年今聞其弟商為漢將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帝乃詔衛尉酈商曰班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齊王田橫即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從才用翻誅夷其族也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辨其用以輔王命註云節者執以符為信邦節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守邦國用玉節以玉為之守都鄙用角節以角為之邦國之使節用金門關之節用符貨賄之節用璽道路之節用旌節此則古之於執以為信者皆謂之節自秦以來有璽符節則璽官璽節自於節自節分為三矣漢之節古之旌節也節氏注以符節為漢宮中詔官詔符璽篆為漢底印章旌節為漢使者所持節印知業所謂節盡古之護節也貨門節老於以為階以竹為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為其眊三重此業剖也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如淳曰四馬高足為置傳中足為馳傳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急者乘傳師古曰蓋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置馬謂之驛騎漢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各一中央一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以馬駕軺車而乘傳曰一封軺傳史如不謂依乘隋傳而行者本此但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耳終不考顏說發而明傳張聲翻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音救尸鄉在偃師城西逞璞以孝廄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因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孤寡蓋謙詞以老子道德經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併步頂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令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帝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史工所都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之史記正義曰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剄下從之帝聞之大驚以橫客皆賢餘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

初楚人季布為項籍將季姓也周八士有季隨季騧魯有季氏數窘帝數所角翻窘巨隕翻困也項籍滅帝購求布千金敢有舍

匿罪三族舍止也匿隱也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髡鬄其髮也鉗以鐵束項朱家魯之大俠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師古曰職常也言其乃常職主掌其事也爲于僞翻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之墓也伍子胥楚大夫伍奢之子也楚平王信讒而殺伍奢子胥奔吳藉吳師以破楚入郢發平王墓而鞭其尸君何不從容爲上言之從千容翻滕公待閒言於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復扶又翻

布母弟丁公亦爲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孟康曰丁公及彭城報[illegible]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者高祖自謂并與[illegible]也言吾與因其是賢豈相戹困盡故因此言而止也[illegible]歸同追而高祖猶與固言也姓諸丁本自嫂姓齊太公子發丁公因以命氏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見賢遍翻帝以丁公徇軍中徇辭峻翻師古曰徇行示也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傚丁公也

臣光曰高祖起豐沛以來罔羅豪桀招亡納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爲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爲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爲臣者人懷貳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大義斷丁管翻使天下曉然皆知爲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於活己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齊人婁敬戍隴西戍傷遇翻婁[illegible]之漢一曰[illegible]婁之後過洛陽脫輓輅蘇林曰輓[illegible]各之各一木橫遮車前二人輓之三人推之師古曰輓音晚輅胡格翻[illegible]音下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與之鮮衣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衣著也帛繒也褐毛布之衣也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問之婁敬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班志斄縣屬右扶風師古曰邰今武功故城是也史記正義曰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故斄城是也又曰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弃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也以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封之於邰邰音吐才翻積德累善累[illegible]字十有餘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諸侯自歸之遂滅殷爲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爲此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朝直遙翻周不

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沛。卷蜀漢。定三秦。（卷讀曰捲）與項羽戰滎陽成皋之間。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勝音升）哭泣之聲未絕。傷夷者未起。（夷與痍同創也）[illegible]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卒讀曰猝）百萬之眾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府聚也萬物所聚謂之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張晏曰搤與扼同持也亢音剛又下郎切喉嚨也）今陛下

通鑑十一　十二

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陽東有成皋。西有殽澠。（師古曰殽謂殽山澠謂澠池）倍河。鄉伊洛。（河在洛陽城北故曰倍伊洛二水在洛陽城南故曰鄉倍讀曰背鄉讀曰嚮）其固亦足恃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illegible]）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illegible]北地上郡[illegible]）（[illegible]）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illegible]）

（[illegible]自河入渭自渭而上輸之長安）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illegible]委輸[illegible]）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illegible]天府[illegible]）婁敬說是也。上即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敬為郎中。號曰奉春君。賜姓劉氏。（[illegible]）張良素多病。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穀。（[illegible]）杜門不出。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天下振動。（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illegible]）

通鑑十一　十三

（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為雨師[illegible]）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猶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獨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處昌據切）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illegible]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子房有焉。六月壬辰。大赦天下。秋七月。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趙景王耳。長沙文王芮

利幾反

皆䕫。九月，虜臧荼。壬子，立太尉長安侯盧綰為燕王。班表：太尉，秦官，掌武事。漢制，與丞相、御史大夫為三公。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故咸陽也，王莽曰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之處。史記盧綰傳：長安。綰家與上同里閈，閈音汗，閭也；里門曰閈。綰生又與上同日，上寵幸綰，羣臣莫敢望，故特王之。若異曰：史記、漢書高紀於此皆云使丞相噲將兵平代也；樊噲傳從平韓王信，乃還，左丞相，拔[illegible]。是時未[illegible]丞，疑紀誤，又[illegible]也。項王故將利幾反，利，姓；幾，名。[illegible]反者，噲傳亦無此事，疑紀誤。[illegible]上召之，[illegible]以陳令從[illegible]恐而反。上自擊破之。後九月，治長樂宮。程大昌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周迴二十里，高帝居之，在長安故城東，[illegible]。後以[illegible]為氏。項王將鍾離昧素與楚王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

六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者，帝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阬豎子耳！」帝默然。又問陳平，陳平曰：「人上書言信反，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諸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趣，讀曰促。竊為陛下危之。」上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有巡狩，會諸侯。白虎通曰：天子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謂巡行守牧也。天子[illegible]，恐遠近不同，政化[illegible]，必自行[illegible]。

[illegible]重民之意也。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陛下第出偽游雲夢，第，但也。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無事而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游雲夢。」上因隨以行。楚王信聞之，自疑懼，不知所為。或說信曰：「斬鍾離昧以謁上，上必喜，無患。」信從之。十二月，上會諸侯於陳，信持昧首謁上；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師古曰：若，此也。[illegible]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以歸，械者，加以桎梏；繫者，以索[illegible]。因赦天下。

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如淳曰：[illegible]人謂中為秦中。師古曰：謂關中秦地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帶河阻山，地埶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翻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師古曰：[illegible]。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泰山在齊之南，[illegible]以為之固。西有濁河之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今平原[illegible]，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濁河在[illegible]也。北有勃海之利，[illegible]勃海，名曰勃海郡，[illegible]勃海之地。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此東西秦也，[illegible]非親子弟

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上還至洛陽。赦韓信。封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惡烏路翻）多稱病不朝從。（朝直遙翻朝見也從才用翻從隨從也）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翻絳絳侯周勃灌灌將軍嬰）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爲后怨望謀反張本）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能將兵多少。（從千容翻將即亮翻下同）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爲徹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之也剖普口翻）蕭何封酇侯。（班志酇縣屬南陽郡孟康曰酇音讚）所食邑獨多。（按班書功臣表蕭何封八千戶而曹參封平陽張良封留皆萬戶宜不得言何封邑獨多蓋參以十二月甲申封何以正月丙午封功臣言何居上其意不能平者特同日受封使噲絳灌諸人耳張良亦以丙午封漢人言何而不言良者蓋高祖先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而良止受留萬戶故不敢言也）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被皮義翻）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反居臣等上。何也。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紲而放之也指示以手指示之今俗言放縱字用紲而讀者乃爲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illegible]數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誠氏釋曰元[illegible]姑中名州治河規得漢北海中守長夏君碑隸釋曰元[illegible]紹叛方叛又令章中侯云北云京又又云軍校尉曾姿寺碑有小產之縱令題君研蕭云兵錄外黃令者惠簡更豹甫又[illegible]熾灣發包書寺蠍縱指示蔚惠縱[illegible]比云書本皆下為[illegible]蘂若ア寄蹤蹟之蹤太[illegible]是數云識則戈（守多傍尾顛之之注沈夫然[illegible]）群臣皆不敢言。張良爲謀臣。亦無戰鬬功。帝使自擇齊三萬户。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秦二世二年）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中竹仲翻）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户。乃封張良爲留侯。封陳平爲户牖侯。（户牖鄉名屬陳留郡陽武縣徐廣曰陽武屬縣地户牖今爲東昏縣屬陳留郡徐廣云陽武屬魏地而地理志屬河南郡蓋陽武屬梁寫誤徐又云户牖今爲東昏縣屬陳留據班書地理志同戎是秦時户牖鄉屬陽武至漢東昏縣爲陳留郡也括地志云東昏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九十里陳平亦十二月甲申封）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背本矣。乃復賞魏無知。（無知見上卷元年背蒲妹翻復扶又翻）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撫天下。（填讀曰鎮）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爲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爲荊王。（索隱口乃王吳也在淮東余按班史以下荊郡吳郡五十三縣王賈東陽郡下邳郡東陽吳郡會稽地蓋其地自在東而云荊王吳也亦賈兄後以其地王吳王濞故索隱云王吳之）

（適曰荆亦楚也賈逵曰秦莊襄王名楚故改曰荆者存於世晉灼曰舊改荆楚自秦之先諱已翻荆亦濟曰楚號荆按廣喜云總言荆者以山命國也今西南有荆山在陽羨界賈分封吳地而號荆王另取以義太東池太陽羨縣本名荆溪從才翻）以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薛郡秦之舊國東海秦之郡彭城後為楚國當封交之時得三郡之地景武之後楚國集彭城數郡云）壬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博陽於秦楚漢兵爭之際亦嘗置郡矣臣瓚曰博陽古此名置不如用秦漢所置郡名也東外婦謂與旁通者）諸民能齊言者皆以與齊。（師古曰此時民流移故使齊言者還齊也史記正義曰齊言者謂齊之故地也孟康曰此齊語也余謂封子肥七十餘城近齊城邑能齊言者咸割屬齊故以親子也孟孫恐朱都）

上以韓王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韓之分晉莫地南至宛葉西北畢洛接于鄭安宜陽京索有潁川淮陽之地則屬于楚及漢定天下謂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也究於元反葉式涉翻）皆天下勁兵處；乃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班志太原郡領二十一縣今以三十一縣為韓國蓋以秦時之境言之也太原故秦置郡在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匈奴數入寇；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馬邑縣屬鴈門郡晉太康地記曰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馬邑師古曰被猶帶也數所角翻被音皮義翻）上許之。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屬近也言近方安定也屬之欲翻）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王翻）而所封皆故人所親愛，所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服虔曰未起之時與我有故怨也師古曰每以力困辱高祖余起令雍齒守豐齒不欲屬沛以豐降魏余可觀以見帝初）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為于偽翻其有故怨矣為於用翻數所角翻）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則群臣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蘇林曰什方漢中縣也師古曰地理志屬廣漢井漢州中也今則屬益州什音十余按唐志什方屬漢州蓋垂拱又分益州置漢州也宋白曰什方縣舊治雍齒城今於城北一里四十步立縣）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趣讀曰促三公丞相無不統御史大夫掌副丞相）群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

臣光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目見偶語，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數所角翻）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觖望自危之心，

[illegible]古完謂師古曰音決獻謂相獻也望怨望也韋昭曰猷諸葉也音葉索隱音企 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懼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 師古曰以謂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商奚涓夏侯嬰灌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蟲達自第一至十八也余謂此但定蕭何等元功十八人位次耳至呂后時乃詔作高祖功臣位次凡一百四十餘人師古所謂自蕭何至蟲達十八人呂后所定位次也張敖於高祖九年始自趙王廢為宣平侯安得預元功十八人之數故師古註功臣位次云張耳及敖並為無大功蓋以魯元之故呂后曲升之耳此說則得之 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 被皮義切創初良切 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羣臣議皆誤 鄂本出晉鄂侯 之後關內侯位次列侯爵第十九 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 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眾跳身遁者數矣 師古曰跳謂身走出也數所角翻下同 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又軍無見糧 見賢遍翻 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古者臣子必帶劍所以衛身且昭曰武備也秦法羣臣上殿不得劍尺寸之兵草曰屝麻曰屨皮曰履履所以從事軍容不入國故皆不許以上殿君前必趨崇敬也今賜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殊禮也 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千秋所食邑封為安平侯 索隱曰安平縣屬涿郡非菑川之東安平縣 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益封何二千戶 上歸櫟陽夏五月丙午尊太公為太上皇 師古曰太上者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

初匈奴畏秦北徙十餘年及秦滅匈奴復稍南度河 此北河也在朔方北 單于頭曼有太子曰冒頓 [illegible] 後有所愛閼氏 [illegible] 生少子頭曼欲立之 少詩照翻 是時東胡彊而月氏盛 括地志云涼甘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之地 乃使冒頓質於月氏 質音致 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 [illegible]曰髐箭也韋昭曰矢鏑飛則鳴余見今軍中亦有鳴鏑[illegible]則凌風而鳴鏑音嫡丁歷翻 習勒其騎射 習勒其所部使習其令也 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冒頓乃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皆斬之最後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可用從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 射食亦翻 殺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

頓自立爲單于東胡聞冒頓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又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又按）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甌脫作土室）（以伺之狀在□□也□□□曰境上斥候之室爲甌脫□□□今）東胡使使謂冒頓此棄地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

二十二

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出者斬遂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爲備冒頓遂滅東胡既歸又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樓煩白羊二王之在河南者）遂侵燕代悉復收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蒙恬奪匈奴地見秦皇三十一年）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班志朝那縣屬安定膚施縣屬上郡正義曰□□故城在□□□□□□□今□延州）是時漢兵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曰罷讀曰疲）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控弦□引弓□□□）威服諸國秋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

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數所角翻間古莧翻使疏吏翻）使人責讓信信恐誅九月以馬邑降匈奴冒頓因引兵南踰句注（□□□句注山名在雁門陰館縣括地志云句注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北三十里□音鉤又如字）攻太原至晉陽（又音約）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去羌呂翻易以豉翻下同）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呼火故翻）帝益厭之叔孫通說上曰（說式芮翻叔孫氏之後）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朝直遙翻）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臣願

二十三

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易以豉翻度徒洛翻）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師古曰魯諸生使徵之使疏吏翻）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諛羊朱翻）（謂楚懷王項羽及高帝□□主且十也）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師古曰言行德教然後可起禮樂）吾不忍爲公所爲公去矣無汙我（汙烏故翻）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師古曰若汝也鄙言不通也）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學者□有學術也）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

野外習之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蕝與蕞同[illegible]又音纂月餘言於上曰可試觀矣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肄弋二翻亦習也七年冬十月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賀時未起未央宮故帝御長樂宮受朝賀[illegible]先平明[illegible]謁者治禮以次引入殿門陳東西鄉[illegible]衛官俠陛[illegible]及羅立廷中皆執兵張旗幟[illegible]於是皇帝傳警[illegible]

[illegible]以輦出房[illegible]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illegible]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illegible]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illegible]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illegible]讙許元翻於是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乃拜叔

孫通為太常班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改曰太常此不書奉常而書太常者易知也使人賜金五百斤初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尊君抑臣者存之及通制禮頗有所增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其書後與律令同錄藏於理官師古曰理官即法官也法家又復不傳民臣莫有言者焉

臣光曰禮之為物大矣用之於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於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行下孟翻[illegible]用之於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於國則君臣有敘而政治成焉治直吏翻用之於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几席之上戶庭之間得之而不亂哉夫以高祖之明達聞陸賈之言而稱善見上卷十一年睹叔孫之儀而嘆息然所以不能肩於三代之王者病於不學而已當是之時得大儒而佐之與之以禮為天下其功烈豈若是而止哉惜夫叔孫生之器小也徒竊禮之糠粃穀皮曰糠穀不成曰粃粃與秕同以依世諧俗取寵而已遂使先王之禮淪沒而不振以迄于今豈不痛甚矣哉是以揚子譏之曰昔者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何如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召先生於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迹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迹

將以自用也（宋咸曰謂開布其姦於諸侯之國猶言匹聘也）如委己而從人，
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為，于偽翻。）善乎揚子之言也！
夫大儒者，惡肯毀其規矩準繩以趨一時之功哉！（惡，音烏路翻；趨，七喻翻。）
上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於銅鞮，（班志銅鞮縣屬上黨郡。史記晉銅鞮伯華所邑。故銅鞮宮二十里。晉羊舌赤銅鞮有銅鞮水，故名。鞮，丁奚翻。）
斬其將王喜。信亡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
趙苗裔趙利為王，（班志白土縣屬上郡。括地志白土故城在鹽州白池縣北九十里。又云近延州，今綏州銀州是。則白土當在唐銀州界。按白土黑水東入河。師古曰屬音銀。今綏州銀州之間，字乃圖字之訛。又通典曰在銀州儒林縣東北，今無定河。又曰曼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姓譜有曼丘不疑。）
復收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謀攻
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
南，至晉陽；（班史匈奴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為大國。史記正義：廣武縣屬太原郡。史記正義：廣武故城在代州雁門縣。杜佑曰代州雁門郡漢廣武縣故城在西南。宋白曰：雁門山在代州雁門縣西南。）
漢兵擊之，匈奴輒敗走，已復屯聚；漢兵
乘勝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大戴記曰：陰之專氣為雪。雨，于具翻。）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自上而下曰墮。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人墮指。）
上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史記正義：代谷在句注之北，後魏都之，唐為代州，今名也。）欲擊之。使人
覘匈奴，（覘，丑廉翻，窺視也。）冒頓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
老弱及羸畜。（羸，倫為翻。畜，許救翻。）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

上復使劉敬往使匈奴，（使，疏吏翻。）未還；漢悉兵三十二萬，
北逐之，踰句注。劉敬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
所長。（見，賢遍翻；下見短同。）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必欲見
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
已業行，（凡事已為而未成曰業。）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
官，今乃妄言沮吾軍！」（沮，在呂翻。）械繫敬廣武。帝先至平
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
日，（班志平城縣屬雁門郡。白登山在平城東南。白登臺在平城東十餘里。）漢兵中外不
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祕計，使使間厚遺閼氏。（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言於冒頓，令解圍。祕計者，以其失中國之體，故祕而不傳。閼，音煙。）閼氏謂冒頓曰：「兩主
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主亦
有神靈，單于察之！」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
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
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強弩傅兩矢外鄉，（傅，讀曰附。鄉，讀曰嚮。）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
僕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
亦罷兵歸，令樊噲止定代地。上至廣武，赦劉敬，曰：「吾
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已斬前使十輩矣。」乃

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帝南過曲逆，班志曲逆縣屬中山國。張晏曰：濞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漢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杜佑曰：中山北平曲逆縣後漢改曲逆讀皆如字。文選高祖功臣頌曲逆，賢注曰：曲音去遇反，逆音[illegible]。顏之推曰：俗儒讀曲逆爲去遇，儒有兩音，最無謂者。曲逆爲去遇也。上曰："壯哉縣！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乃更封陳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焉。十二月，上還，過趙。趙王敖執子壻禮甚卑；敖尚帝女魯元公主，故執子壻禮。上箕倨慢罵之。師古曰：箕倨者，謂伸兩腳其形如箕。孔穎達曰：箕踞，謂[illegible]。趙相貫高、趙午等[illegible]皆怒，貫姓也。[illegible]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illegible]謂[illegible]爲孱。[illegible]孱仕連翻。乃說王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illegible]今王事帝甚恭，而帝無禮；請爲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以表誠而爲誓。"君何言之誤！先人亡國，賴帝得復國，張耳[illegible]。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秋豪[illegible]。願君無復出口！"又[illegible]。貫高、趙午等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illegible]且吾等義不辱；今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洿王爲！[illegible]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illegible]

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喜，帝兄。[illegible]赦爲郃陽侯。郃陽縣，[illegible]縣南三十里。郃音合。

辛卯，立皇子如意爲代王。如意，戚夫人之子。

春，二月，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未央宮在長安城西南隅。周迴二十八里。元和志曰：東距長樂宮一里，中隔武庫。括地志：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長安故城中。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說讀曰悅。

臣光曰：王者以仁義爲麗，道德爲威，未聞其以宮室填服天下也。填讀曰鎮。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急；而顧以宮室爲先，豈可謂之知所務哉！昔禹卑宮室而桀爲傾宮。孔子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傾宮[illegible]以[illegible]之財。創業垂統之君，躬行節儉以示子孫，其末流猶入於淫靡，況示之以侈乎！乃云無令後世有以加，豈不謬哉！至于孝武，卒以宮室罷敝天下，未必不由酇侯啓之也。

上自櫟陽徙都長安。未央宮成，自櫟陽徙都長安。[illegible]

初置宗正官以序九族。班表：宗正，秦官，掌親屬。平帝元始元年更名宗伯。

夏，四月，帝行如洛陽。

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提舉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四 起玄黓攝提格，盡昭陽赤奮若，凡十二年。

太祖高皇帝下

八年冬，上擊韓王信餘寇於東垣。班志：高帝十一年更名東垣曰真定。武帝元鼎四年置真定國。柏音粕。過柏人，班志：柏人縣屬趙國。括地志：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至唐天寶元年更柏人曰堯山。貫高等壁人於廁中，欲以要上。文穎曰：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要，一遙翻。上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遂不宿而去。十二月，帝行自東垣至。

春，三月，行如洛陽。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操兵，乘騎馬。師古曰：賈人，坐販賣者也。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為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毼及氍毹之類也。操，持也。兵，凡兵器也。乘，駕車也。騎，單騎也。賈音古。衣，於既翻。罽，居例翻。操，千高翻。乘，繩證翻。騎，奇寄翻。

秋，九月，行自洛陽至。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皆從。從，才用翻。

匈奴冒頓數苦北邊。數，所角翻。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罷讀曰疲。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說，式芮翻。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適讀曰嫡，謂皇后所生也。長，知兩翻。厚奉遺之，遺，于季翻，下同。彼必慕，以為閼氏，閼氏，音煙支。生子必為太子。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鮮，息淺翻，少也。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風與諷同。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知，不肯貴近，無益也。」帝曰：「善。」近，其靳翻。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

九年冬，上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師古曰：於外庶人之家取女而名之為公主。以妻單于，妻，七細翻。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臣光曰：建信侯謂冒頓殘賊，不可以仁義說，而欲與為婚姻，何前後之相違也！夫骨肉之恩，尊卑之敘，唯仁義之人為能知之；奈何欲以此服冒頓哉！蓋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則懷之以德，叛則震之以威，未聞與為婚姻也。且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奚有於婦翁！建信侯之術，固已疏矣；況魯元已為趙后，又可奪乎！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

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秦中謂關中故秦地也。新破謂經兵革之後未殷實），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少，詩沼翻）。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諸田，齊之王族；昭、屈、景，楚之王族，皆二國之彊家。師古曰：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畤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也）。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民，東有六國之彊族，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枕，之鴆翻）。臣願陛下徙六國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族及豪桀於關中，與利田宅（謂便利田宅也），凡十餘萬口。

十二月，上行如洛陽。貫高怨家知其謀，上變告之（漢謂上書言事變者也）。於是上逮捕趙王及諸反者（逮，及也。師古曰：逮者，在道將送，若今之傳送囚也）。趙午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白，明也）！乃轞車膠致（師古曰：轞車者，車上為檻形，以板四周之，無所通見。致，密閉之也），與王詣長安。高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榜，音彭。剟，丁劣翻），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少，詩沼翻。女，讀曰汝）！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泄，音薛，姓也）：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往問之箯輿前（箯，音鞭），仰視泄公，勞苦如生平驩，因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論謂論其罪死），豈愛王過於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春正月，上赦趙王敖，廢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上賢貫高為人，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塞，悉則翻），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弒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亢，遂死。

荀悅論曰：貫高首為亂謀，殺主之賊；雖能證明其王，小亮不塞大逆，私行不贖公罪。春秋之義大居正，（大居正者，以正為大也。）罪無赦可也。臣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君。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詔：丙寅前有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洛陽至。初，上詔：趙羣臣賓客敢從張王者，皆族。郎中田叔、孟舒皆自髡鉗為王家奴以從。及張敖既免，上賢田叔、孟舒等，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更以丞相何為相國。

十年夏五月，太上皇崩于櫟陽宮。秋七月癸卯，葬太上皇于萬年。楚王、梁王皆來送葬。赦櫟陽囚。定陶戚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不類己；雖封為趙王，常留之長安。上之關東，戚姬常從，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留守，益疏。上欲廢太子而立趙王，大臣爭之，皆莫能得；御史大夫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呂后側耳於東箱聽，見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時趙王年十歲，上憂萬歲之後不全也；符璽御史趙堯請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者。上曰：「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昌，其人也。」上乃以昌相趙，而以堯代昌為御史大夫。初上以

豨爲相國監趙代邊兵（豨音希……）
（……）豨過辭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辟音闢……）
（……）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豨曰唯將
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
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
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
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豨常
慕魏無忌之養士及爲相守邊告歸
[illegible]
賓客隨之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趙相周昌求
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甚盛擅兵於外數歲恐有
變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諸不法事多連引豨
恐韓王信因使王黃曼丘臣等說誘之（……）
上皇崩上使人召豨豨稱病不至九月遂與王黃等
反自立爲代王劫略趙代上自東擊之至邯鄲喜
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矣周昌奏常
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請誅守尉（……）
[illegible]
尉反乎對曰不（不讀曰否）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
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
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
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
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
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
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啗豨將豨將多降
[illegible]
十一年冬上在邯鄲陳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
黃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
[illegible]
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周勃道太原
入定代地至馬邑不下攻殘之（……）趙利守東垣
帝攻拔之更命曰真定（……）帝購王黃曼丘臣以千
金其麾下皆生致之於是陳豨軍遂敗淮陰侯信稱
病不從擊豨陰使人至豨所與通謀信謀與家臣夜
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
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

欲殺之。春，正月，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書功臣表，告信反者舍人欒說，封慎陽侯。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紿，蕩亥翻。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懸鐘之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臣光曰：世或以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距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朝，直遙翻；請，才性翻。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於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距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幾，居衣翻。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參合縣在朔州定襄縣北。上還洛陽，聞淮陰侯之死，且喜且憐之。喜者喜其除，憐者憐其功。問呂后曰：「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徹計。」上曰：「是齊辯士蒯徹也。」乃詔齊捕蒯徹。蒯徹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徹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師古曰：顧，念也。余謂顧，反視也。自視其力，有所不能也。又可盡烹之邪！」上曰：「置之。」置，捨也，又赦也。

立子恒為代王，都晉陽。晉陽，漢為太原郡治所。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太原，復晉陽、中都二歲，似遷都於中都也。

大赦天下。

上之擊陳豨也，徵兵於梁；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上怒，使人讓之。梁王恐，欲自往謝。

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爲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梁太僕得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遂囚之洛陽有司治反形已具（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誅是反形已具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青衣道屬蜀郡臣瓚曰今漢嘉是也章懷太子賢曰青衣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今嘉州龍游縣也傳張戀翻處昌呂翻）西至鄭逢呂后從長安來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二世二年彭越起於昌邑爲羣盜）呂后許諾與俱東至洛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復扶又翻）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可其奏三月夷越三族（以漢書本紀爲據史記高祖紀夏夷越三族以年表書越反誅又在十年[illegible]）梟越首洛陽（[illegible]）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梁大夫欒布使於齊（欒姓也晉有欒氏之後）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欲亨之方提趣湯（提挈也挈而趨湯鼎欲投之於湯）布顧曰（趨七喻翻）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者徒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從子容翻）當是之時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

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具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乃釋布罪拜爲都尉丙午立皇子恢爲梁王（考異曰漢書諸侯王表作三月丙午按劉羲叟長曆三月丙辰朔無丙午今從史記年表今按史記年表書二月丙午先書三月夷越三族方於是二月丙午爲梁王則又是二月丙午）丙寅立皇子友爲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四月行自洛陽至五月詔立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粵王（晉志秦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南海象郡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今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三十三年取南越置南海桂林象郡以南海一郡尉兵權三十六郡之外也安得與桂林象郡並稱後既死秦已破滅趙佗亦自稱王其事見[illegible]）使陸賈即授璽綬（陸[illegible]）與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毋爲南邊患害初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illegible]）召龍川令趙佗（[illegible]）語曰（[illegible]）秦爲無道天下苦之聞陳勝等作亂天下未知所安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欲興兵絕新道自備（[illegible]）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今爲廣州治所番音潘禺音愚又音虞）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

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長知兩翻）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皮義翻）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武帝伐南越下橫浦 侯少論章下橫浦 自橫浦達豫章之路也封傍曰橫浦關在虔州大庾縣西南南康記曰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為塞上漢志陽山侯國屬桂陽郡姚氏曰連州陽山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新唐書地理志連州陽山縣本秦湟谿關之郡國志陽山縣理湟水之南即其故縣本秦湟谿關之邑故關在桂陽西北四十里茂盧曰湟音皇）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為假守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桂林郡武帝改為鬱林郡象郡武帝改為日南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為號不當然古也）陸生至尉佗魋結（服虔曰今兵士）

（椎頭髻也師古曰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魋音椎結讀曰髻）箕倨見陸生陸生說佗曰足下中國人（師古曰佗本真定人故云）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背父母之國不顧墳墓宗族是反天性也以從蠻夷之俗是棄冠帶也）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倍蒲妹翻）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閒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上王下于況翻下王于況翻）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

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師古曰未集言未成也）屈彊於此（師古曰屈彊謂不柔服也屈其勿翻）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蹶音厥）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也復曰我孰與皇帝賢（復扶又翻）陸生曰皇帝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眾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

（崎丘宜翻嶇音區）譬若漢一郡耳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師古曰言何遽不如漢）乃留陸生與飲數月（何遽猶言何遽也不如漢也余謂遽者急促之意言何遽不如漢也江南人謂之何至便不如漢也遽其據翻）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如字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其實物貨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歸行故曰橐中裝）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師古曰他猶餘也）陸生卒拜尉佗為南越王（師古曰卒子恤翻）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為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陸賈新語

凡噲之言切直公忠令人快也

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極武而亡。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帝有疾，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舞陽侯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

十五

秋七月，淮南王布反。初，淮陰侯死，布已心恐。及彭越誅，醢其肉以賜諸侯。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病，就醫。

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赫乃厚餽遺，從姬飲醫家。王疑其與亂，欲捕赫。赫乘傳詣長安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淮南王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

十六

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吳謂荊王劉賈所封之地，楚謂楚王交所封之地。[illegible] 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爲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與黥布事見秦二世二年。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illegible] 故曰出下計。」上曰：「善。」

封薛公千戶。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考異曰：史記諸侯年表云：十二年十月辛丑，立子長爲淮南王。[illegible] 是時上有疾，欲使太子往擊黥布。太子客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illegible] 說建成侯呂釋之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illegible] 無功則從此受禍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illegible] 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illegible] 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釋之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考異曰：史記、漢書 [illegible]

[illegible]

彼恐身後趙王不能獨立故不為耳若決意欲廢太子立如意不顧義理以留侯之久故親信猶云非口舌所能爭豈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挽其事哉借使四叟實能挽其事不過丙高祖數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成矰繳安施乎若四叟實能制高祖使不敢廢太子建留奏為太子立以四叟之制其父也留侯豈此哉北特辯士欲奪之事故云然亦曾仲連抗辭約六國從春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蘇秦新非事實司馬遷好奇多愛而采之凡今皆不取

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守式又翻皆送至霸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今在新豐西一作郵謂之長郵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之候也見上曰：臣宜從，從才用翻病甚。楚人剽疾，剽匹妙翻願上無與楚爭鋒。因說上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傅太子。監古銜翻傅其兩翻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班志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子擇古世子有傅三師三少至漢惟太傅少傅耳少詩照翻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漢官儀曰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將萬騎行障塞光武省都尉官為主也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驗者令各自…及所養者至光武罷…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軍霸上。

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之言，東擊荊，荊王賈走死富陵。班志富陵縣屬臨淮郡括地志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班志臨淮郡有徐縣僮縣二縣之間括地志曰徐在下邳僮縣東古徐國也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為于偽翻言欲互相救以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敗補邁翻又如字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布遂引兵而西。

十二年冬十月，上與布軍遇於蘄西，班志蘄縣屬沛郡布兵精甚。上壁庸城，以布軍銳甚故堅壁以待之庸城蓋地名在蘄縣西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陳讀曰陣惡烏路翻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數所角翻與百餘人走江南。上令別將追之。

上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括地志沛宮故地在徐州沛縣東南二十里悉召故人父老諸母子弟佐酒，道舊故為笑樂。樂音洛下同酒酣，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一曰酣洽也酣戶甘翻上自為歌，起舞，忼慨傷懷，泣數行下。行戶剛翻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也悲謂常思念也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復其民不豫賦役方目翻與讀曰豫樂飲十餘日，乃去。漢別將擊英布軍洮水南、北，皆大破之。數林曰洮音兆徐廣曰洮口道在汀淮間余按布軍

既敗走江南洮水當在江南羅含湘中記零陵有洮水水經注洮水出洮陽縣西南東流註于湘水如淳註洮陽之洮音韜蓋布舊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往從之而洮水又在長沙境內殆近是也杜佑曰洮陽縣城在永州永原西北接今全州界黃洮嶺縣地有洮水在縣北 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成王臣使人誘布，偽欲與亡走越；布信而隨之。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番音婆師古曰茲鄉番陽之鄉也余按…番陽縣屬豫章郡…番陽縣界…

周勃悉定代郡、鴈門、雲中地，斬陳豨於當城。當城縣班志屬代郡…

上以荊王賈無後，更以荊為吳國；辛丑，立兄仲之子濞為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考異…為後…以張本

十一月，上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上從破黥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良先行太子少傅事…

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晉獻公…太子申生…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更艱苦之事食無菜之食也…或曰攻治也余按…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適讀曰嫡…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污地。」污烏故翻 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時大臣固爭者多；上知羣臣心皆不附趙王，乃止。

相國何以長安地狹，陿與狹同 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稿為禽獸食。師古曰…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賈音古 乃為請吾苑！」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師古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之請吾苑，以自媚於民，師古曰媚愛也求愛於民 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師古曰懌悅也…是

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陳豨之反也，燕王綰發兵擊其東北。（陳豨反於代，代在燕之西南，故綰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數，所角翻），兵連不決也。今公為燕欲急滅豨等（為，于偽翻），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王，于況翻）；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道所以為者。燕王乃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間，古莧翻）；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連兵勿決。

漢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帝使使召盧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氏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屬，之欲翻）。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春，二月，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綰，立皇子建為燕王。

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

上擊布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曰：「疾可治。」（治，直之翻；下同。）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扁鵲，古之良醫）！」遂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

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

[illegible]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illegible]丁未，發喪，大赦天下。盧綰[illegible]聞帝崩，遂亡入匈奴。五月丙寅，葬高帝於長陵。[illegible]初，高祖不修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illegible]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illegible]韓信申軍法，[illegible]張蒼定章程，[illegible]叔孫通制禮儀，[illegible]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illegible]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illegible]己巳，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初，高帝病甚，人有惡樊噲云

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illegible]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絳侯周勃受詔床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illegible]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呂后弟呂嬃之夫，[illegible]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自誅之。未至軍，為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illegible]載檻車傳詣長安，[illegible]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帝崩，[illegible]畏呂嬃讒之於太后，[illegible]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滎陽。平受詔，[illegible]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固請得宿衛中。[illegible]太后乃以為郎中令，[illegible]使傅教惠帝。是後呂嬃讒乃不得行。樊噲至，則赦，復爵邑。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illegible]遣使召趙王如意。使者三反，趙相周昌謂使者曰：高帝屬臣趙王，王年少，竊聞太后怨戚夫人，欲召趙王并誅之，臣不敢遣王。

王且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先使人召昌。昌至長安，乃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未到。帝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與入宮，自挾與趙王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閒。閒，古莧翻，隙也。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字代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高帝嫡長子。應劭曰：禮諡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以下皆稱孝也。

元年冬十二月，帝晨出射。趙王年少，不能蚤起。太后使人持酖飲之。廣志：鴆鳥大如鶚，毛紫綠色，有毒，頸長七八寸，食蛇，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歷飲食則殺人。[illegible]嶺及山深處有之，形如鵝，黑身赤目，音如[illegible]。嗜食毒蛇，遇蛇見，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則於穴外禹步作法，有頃，石碎[illegible]之山有鴆，草木不生[illegible] 犁明，[illegible] 帝還，趙王已死。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斷，丁管翻。去，羌呂翻。師古曰：去其眼睛，以藥熏耳令聾也。飲瘖藥，瘖，不能言也。以瘖藥飲之。瘖，於今翻。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帝觀人彘。帝見，問，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師古曰：令太后治事也。余謂惠帝之意，蓋以謂身為太后子而不能容父之寵姬，是終不能治天下也。治，直之翻。帝以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樂，音洛。

臣光曰：為人子者，父母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號，戶刀翻。[illegible] 安有守高祖之業，為天下之主，不忍母之殘酷，遂棄國家而不恤，縱酒色以傷生！若孝惠者，可謂篤於小仁而未知大誼也。

徙淮陽王友為趙王。高祖十一年，封友於淮陽。春正月，始作長安城西北方。漢都長安[illegible]至五年乃畢，故書始作[illegible]長安城在今大興城西北[illegible]中。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肥，高祖庶長子也。朝，直遙翻。飲於太后前。帝以齊王兄也，置之上坐，蓋以家人兄弟為序[illegible]君臣之禮。坐，徂臥翻。太后怒，酌酖酒置前，賜齊王為壽。齊王起，帝亦起取卮。太后恐，自起泛帝卮。讀書音義[illegible]泛，其義為覆，則音要亦通。齊王怪之，因不敢飲，佯醉去。問知其酖，大恐。齊內史士說王，說，輸芮翻。師古曰：內史，王官；士，其名也。班表，王國有內史，掌治民。使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太后喜，乃罷歸齊王。

春正月癸酉，有兩龍見蘭陵家人井中。見，賢遍翻。班志，蘭陵縣屬東海郡。師古曰：家人，言庶人之家。五行志曰：溫陵之家。見，賢遍翻。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仲即代王喜，封郃陽，事見上卷高帝七年。酇文終侯蕭

蕭何死

何病〔諡法有功有卒曰終安民曰文〕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秋七月辛未，何薨。何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師古曰僻隱也垣牆也屋舍也遠之處〕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已以曹參為相國。參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師古曰舍人猶家人也一曰私屬官主家事者也今俗戴時舍人……〕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以為推賢〕

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師古曰言皆……〕一遵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師古曰木質朴也訥遲鈍也〕重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漢衛宏……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師古曰斥逐也醇酒不澆……〕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言不治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參輒飲以醇酒，閒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為常。〔也謂有所言……以酒也欲於其……〕見人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覆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窋……〕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師古曰言豈以我少……〕

布言極是　　此言良是

〔日趣〕使窋歸，以其私問參。參怒，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也……直道……〕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又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出入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較……畫一言其整齊也……〕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師古曰載乘也〕民以寧壹。

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冒頓單于。是時冒頓方彊，為書使使遺高后，辭極褻嫚。〔……〕高后大怒，召將相大臣議斬其使者，發兵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漢有五官左右中郎三將秩比二千石典領中郎署……〕前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傳見上卷……陳豨……〕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今歌吟之聲未絕，傷夷者甫起，而噲欲以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

又音慢，媟狎也。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釋報書，謁者，秦官，掌賓贊受事。[illegible]大謁者[illegible]其長也。[illegible]張釋，史記文紀作張[illegible]。[illegible]深自謙遜以謝之，并遣以車二乘、馬二駟。[illegible]冒頓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搖與無諸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從[illegible]，多其民便附，故立之。都東甌，世號東甌王。[illegible]

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廄災。[illegible]是歲，蜀湔氐反，擊平之。[illegible]

四年冬十月，立皇后張氏。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太后欲為重親，故以配帝。[illegible]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illegible]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力田者，[illegible]人倫之大；力田，生人之本。故令郡國舉之，復其身以風厲天下也。

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帝年十七，[illegible]即位，至是始冠。[illegible]

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挾書律。[illegible]

帝以朝太后於長樂宮，及間往，數蹕煩民，[illegible]乃築複道於武庫南。[illegible]奉常叔孫通諫曰：此高帝月出遊衣冠之道也。[illegible]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帝懼曰：急壞之。[illegible]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渭北，[illegible]衣冠月出遊[illegible]

之發，寢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此宗廟之宗，原廟也。）

臣光曰：過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惟聖賢爲能知而改之。古之聖王，患其有過而不自知也，故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後漢書曰：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豈畏百姓之聞其過哉！是以仲虺美成湯曰「改過不吝」，傅說戒高宗曰「無恥過作非」。由是觀之，則爲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爲賢，而以改過爲美也。今叔孫通諫孝惠，乃云「人主無過舉」，是教人君以文過遂非也，豈不繆哉！

長樂宮鴻臺災。（秦始皇二十七年築鴻臺，在長樂宮中。）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凌室，藏冰之室也。）丙子，織室災。（織室，主織作繒帛之處。）

五年冬，雷；（其說論曰：雷以二月出，八月入；入地百八十三日而復出。是其常經也。冬雷爲失節。）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水絕。秋八月，平陽懿侯曹參薨。（諡法：溫柔賢善曰懿。）

六年冬十月，以王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齊悼惠王肥薨。夏，留文成侯張良薨。（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以周勃爲太尉。

七年冬，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春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安陵。（皇甫謐曰：安陵在長安北三十五里。）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爲太子。既葬，太子即皇帝位，年幼，太后臨朝稱制。（蔡邕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

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起閼逢攝提格，盡昭陽大淵獻，凡十年。）

高皇后（[illegible]姁。[illegible]雉之字曰野雞。[illegible]禮婦人從夫諡，故稱高后。師古曰：諱雉。姁，況于翻。）

元年冬，太后議欲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高祖刑白馬與羣臣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說讀曰悅），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王，于況翻。）太后喜，罷朝。（朝，直遙翻。）王陵讓陳平、絳侯曰：始與高帝啑血盟（啑，所甲翻），諸君不在邪？（[illegible]也。索隱引鄒氏音陵接翻。）今高帝崩，太后女主，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約（背，蒲妹翻），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陳平、絳侯曰：於今面折廷爭（謂當朝廷爭，讀曰諍），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之。十一月甲子，太后以王陵為帝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乃以左丞相平為右丞相（此時尚右，故陳平自左丞相遷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為左丞相，不治事（治，直之翻），令監宮中，如郎中令（言食其不董丞相職事，常監宮中，若郎中令。監，古銜翻）。食其故得幸於太后，公卿皆因而決事。太后怨趙堯為趙隱王謀，乃抵堯罪。（堯為趙王謀，事見上卷高帝十年。趙王如意。謚法：隱拂不成曰隱，不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illegible]）上黨守任敖嘗為沛獄吏，有德於太后，乃以為御史大夫。（任敖，沛人，少為獄吏。[illegible]呂后遇之不謹。[illegible]擊傷主呂后吏。）太后又追尊其父臨泗侯呂公為宣王，兄周呂令武侯澤為悼武王，欲以王諸呂為漸。（[illegible]）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illegible]）

夏，四月，魯元公主薨。封公主子張偃為魯王，謚公主曰魯元太后。

辛卯，封所名孝惠子山為襄城侯，（[illegible]）朝為軹侯，（[illegible]）武為壺關侯。（[illegible]）太后欲王呂氏，乃先立所名孝惠子彊為淮陽王，不疑為恒山王。（[illegible]）使大謁者張釋風大臣，（[illegible]）大臣乃請立悼武王長子酈侯台為呂王，（[illegible]）割齊之濟南郡為呂

國[孝子禮翻]五月丙申趙王宮叢臺災[劉昭曰趙國邯鄲縣有叢臺]

秋桃李華

五年冬十一月呂肅王台薨[考異曰史記本紀高后元年立孝惠子不疑爲恒山王呂台爲呂王二年恒山王薨十一月呂王台薨年表二人皆以元年薨漢書本紀元年十月不疑呂台產祿爲王二年不疑薨年表元年不詳及呂台爲王二年皆薨盡史記年表薨前推二年誤書於元年耳其實二人皆以二年薨也漢書本紀云產祿通爲王亦誤也]

春正月乙卯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羌道縣屬隴西郡武都道屬武都郡置武都郡]

夏五月丙申封楚元王子郢客爲上邳侯[班志上邳縣屬東海郡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悼惠王子章爲朱虛侯[朱虛縣屬琅邪郡括地志朱虛故城在青州臨朐縣東六十里漢朱虛也十三州志丹朱遊故虛故云朱虛也][考異曰史記高后紀在元年今從漢書王子侯表]

令入宿衞又以呂祿女妻章[妻七細翻]

六月丙戌晦日有食之

秋七月恒山哀王不疑薨[恒戶登翻]

行八銖錢[應劭曰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即八銖也漢以其太重更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莢錢太輕至是復行八銖錢]

癸丑立襄成侯山爲恒山王更名義[更工衡翻]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四千餘家[班志江水出蜀郡湔氐道徼外岷山東南至江都入海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孔安國注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班志隴西氐道縣禹貢漾水所出至武都爲漢又於武都沮縣注曰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又漢中郡有沔陽縣如淳注曰北方人謂漢水爲沔水師古曰漢上曰沔水經注以爲漾異源漾出隴西氐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其流東南歷白水葭萌又東南過巴郡閬中至江州津縣而入于江涪水注之庾仲雍所謂內水者也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一名沮水東逕漢中郡沔陽南鄭成固等縣又東逕西城錫縣又東逕南郡襄陽中廬邔宜城郡當陽縣又東逕江夏雲杜縣又東爲滄浪之水又東至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水經則以漾出隴西氐道縣爲漢水源又東入于江水經沔水漢水出於萬之水異源而東合爲一矣然又通謂之沔水則沔水漢水出所謂沔水即漢水之所由合也]

秋星晝見[見賢翻]伊水洛水溢流千六百餘家[班志伊水出弘農郡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鄭道元註即葛懷讓南陽魯陽縣之蠻中]

汝水溢流八百餘家[應劭曰汝水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東入淮水經汝水出南陽魯陽縣之大盂山東南逕潁川之郊定陵郾又東南過汝南之上蔡平輿東南入于淮]

四年春二月癸未立所名孝惠子太爲昌平侯[班志昌平縣屬上谷郡]

夏四月丙申太后封女弟嬃爲臨光侯[嬃音須]

少帝寖長自知非皇后子[惠帝張皇后魯元公主之女太后以其無子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而殺其母少帝及長翻還不疑皆是也長知兩翻]乃出言曰后安能殺吾母而名我我壯即爲變太后聞之幽之永巷中言帝病左右莫得見太后語羣臣曰[語牛倨翻]今皇帝病久不已失惑昏亂不能繼嗣治天下[治直之翻]其代之羣臣皆頓首言皇太后爲天下齊民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羣臣頓首奉詔遂廢帝幽殺之五月

丙辰立恒山王義爲帝更名曰弘 [illegible] 不稱元年以
太后制天下事故也 以軹侯朝爲恒山王 [illegible] 是歲
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 [illegible] 有司請禁南越關
市鐵器 [illegible] 南越王佗曰高帝立我通
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
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爲功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五年春佗自稱南越武帝 [illegible] 發兵
[illegible]
攻長沙敗數縣而去 [illegible] 秋八月淮陽懷王彊薨
以壺關侯武爲淮陽王 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
地 初令戍卒歲更 [illegible]
[illegible]
六年冬十月太后以呂王嘉居處驕恣廢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一月立肅王弟產爲呂王 [illegible] 春
星晝見 [illegible] 夏四月丁酉赦天下 封朱虛侯章
弟興居爲東牟侯 [illegible] 亦
入宿衛 匈奴寇狄道攻阿陽 [illegible] 行
五分錢 [illegible] 宣平侯張敖卒 [illegible]

[illegible]
諡曰魯元王 [illegible]
[illegible]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 春正月
太后召趙幽王友 [illegible] 友以諸呂女爲后
弗愛愛他姬諸呂女怒去讒之於太后曰王言呂氏
安得王太后百歲後吾必擊之太后以故召趙王趙
王至置邸不得見 [illegible]
[illegible] 令衛圍守之弗與食其群臣或竊饋輒捕
論之 [illegible] 丁丑趙王餓死以民禮葬之長安民
冢次 己丑日食晝晦太后惡之謂左右曰此爲我
也 [illegible] 二月徙梁王恢爲趙王呂王產
爲梁王梁王不之國爲帝太傅 秋七月丁巳立平
昌侯太爲濟川王 [illegible] 呂嬃女爲將軍營陵
侯劉澤妻 [illegible]
澤者高祖從祖昆弟也 [illegible] 齊人田生爲之說
大謁者張卿曰 [illegible] 諸呂之王也諸大
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最長今卿言太后王之

長知所致以王于況翻呂氏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太后然之乃割齊之琅邪郡封澤為琅邪王（故置琅邪郡漢因之）之（索隱曰史記世家漢書引傳皆云田生先說張卿令風大臣立呂産為呂王然後說令王澤授太后自分呂王嘉驕恣廢之以産代為呂王并始封於趙呂又諸呂之王已久何以待田生之沫以此不敢趙）王恢之徙趙心懷不樂（洛）太后以呂産女為王后王后從官皆諸呂擅權微伺趙王（[illegible]）趙王不得自恣王有所愛姬王后使人酖殺之六月王不勝悲憤自殺（[illegible]）太后聞之以為王用婦人棄宗廟禮（[illegible]）廢其嗣（[illegible]）其時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

嘗入侍太后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illegible]）請得以軍法行酒太后曰可酒酣章請為耕田歌太后許之章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illegible]）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illegible]）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illegible]）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己常燕居深念（[illegible]）

不安故辭居獨處其方策陸賈往請直入坐而陳丞相不見（師古曰[illegible]）（門人將命而入坐深思不覺其至）陸生曰何念之深也（[illegible]）平曰生揣我何念（揣初委反）陸生曰足下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柰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illegible]）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軍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illegible]）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illegible]）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illegible]）

（[illegible]）太尉報亦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陳平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illegible]）太后使使告代王（[illegible]）欲徙王趙（[illegible]）代王謝之願守代邊太后乃立兄子呂祿為趙王追尊祿父建成康侯釋之為趙昭王九月燕靈王建薨有美人子太后使人殺之國除（[illegible]）遣隆慮侯周竈將兵擊南越（[illegible]）八年冬十月辛丑立呂肅王子東平侯通為燕王（[illegible]）封通弟莊為東平侯（[illegible]）

后祓還過軹道（師古曰祓者除惡之祭也音廢又敷勿翻）見物如蒼犬據太后掖（師古曰據謂拘持之也據音戟又居足翻掖與腋同）忽不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祟雖遂翻神禍也鬼厲也）太后遂病掖傷太后為外孫魯王偃年少孤弱（偃張敖子為于偽翻）夏四月丁酉封張敖前姬兩子侈為新都侯（班志新都縣屬南陽郡）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樂昌今細陽之池陽鄉余按班志細陽縣屬汝南郡又東郡有樂昌縣考異曰史記惠景間侯者表新都作信都壽作受今從本紀）以輔魯王又封中大謁者張釋為建陵侯（如淳曰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班志建陵縣屬東海郡）以其勸王諸呂賞之也江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太后病甚乃令趙王祿為上將軍居北軍呂王

產居南軍（班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又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互等令丞後漢始置北軍中候掌監五營劉昭注曰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又按班表中壘以下八校尉皆武帝置意者武帝以前北軍屬中尉所領中壘令丞等官南軍蓋衛尉所統表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周勃之入北軍也尚有南軍乃先使曹窋告衛尉毋入呂產殿門使朱虛侯逐產殺之未央宮郎中府吏廁中以此知南軍屬衛尉也）太后誡產祿曰呂氏之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為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為人所制辛巳太后崩遺詔大赦天下以呂王產為相國以呂祿女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考異曰史記將相表八年七月辛巳食其為太傅九月丙戌復為丞相後九月免漢書公卿表八年七月辛巳食其為太傅八年九月復為丞相後九月免以長曆推之八年七月無辛巳九月無丙戌閏月壬寅代邸上議無食其名二表皆誤今從史記本紀免相在此月本紀又云八月壬戌食其復為左丞相亦誤）諸呂欲為亂畏大臣絳灌等未敢發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故知其謀乃陰令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侯為內應以誅諸呂立齊王為帝齊王乃與其舅駟鈞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弗聽（諸侯王高祖初置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如漢朝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武帝改漢內史為左右後又更右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故王國如故損其郎中令秩千石改太僕曰僕秩亦千石成帝綏和元年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府曰廣陵人召平與東陵侯召平及此召平凡三人此召平之子奴以平死事封黎侯見功臣表召讀曰邵姓譜駟鄭七穆駟氏之後祝國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後以為氏）

八月丙午齊王欲使人誅相相聞之乃發卒衛王宮魏勃紿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國合符符合乃聽受之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余按史記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既有初字則前乎文帝之時當未有銅虎符也召平與勃事在二年之前何緣有虎符發兵乎史於文紀二年只書初與郡守為銅虎符去國相二字溫公則但書語於此而文紀不復書豈亦有疑於此邪）而相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王（為于偽翻）召平信之勃既將兵遂圍相府召平自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琅邪王劉澤三年割齊）

之封呂氏作亂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年少不
習兵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言自劉高帝時為將請大王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臨菑即古營丘齊國所都琅
邪王信之西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
盡發琅邪國兵并將之考異曰史記澤世家漢書傳皆以為東與齊王合謀詳今從史記呂后本紀齊王世家漢書呂后紀齊王傳琅邪王說齊王曰大王
高皇帝適長孫也當立適讀曰嫡齊王肥悼惠王之子高帝之長孫也宮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
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入
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

行齊遂舉兵西攻濟南濟南本屬齊元年割以封呂台台卒產嗣封遺諸
侯王書遺于季翻陳諸呂之罪欲舉兵誅之相國呂產等
聞之乃遣潁陰侯灌嬰將兵擊之潁陰縣屬潁川郡灌嬰
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
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
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
還兵西界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內憚絳侯朱虛等
外畏齊楚兵又恐灌嬰畔之欲待灌嬰兵與齊合而
發猶豫未決當是時濟川王太淮陽王武常山王朝
及魯王張偃皆年少未之國居長安趙王祿梁王產

各將兵居南北軍皆呂氏之人也列侯群臣莫自堅
其命太尉絳侯勃不得主兵曲周侯酈商老病曲周縣屬廣平國
其子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陳平謀使
人劫酈商令其子寄往紿說呂祿曰高帝與呂后共
定天下劉氏所立九王楚王交高祖弟代王恒淮南王長高祖子吳王濞高祖兄子琅邪王澤劉氏疏屬齊王襄高祖孫常山王朝淮陽王武濟川王太惠帝子呂氏所
立三王梁王呂產趙王呂祿燕王呂通皆大臣之議事已布告諸
侯諸侯皆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趙王印不急
之國守藩乃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足
下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屬之欲翻下同請梁王歸相國

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枕
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王于況翻呂祿信然其計欲
以兵屬太尉使人報呂產及諸呂老人或以為便或
曰不便計猶豫未有所決呂祿信酈寄時與出游獵
過其姑呂嬃嬃大怒曰嬃呂后之女弟樊噲之妻也於祿為姑若為
將而棄軍呂氏今無處矣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
曰毋為他人守也九月庚申旦考異曰史記本紀八月庚申旦上有八月丙午漢書高后紀八月庚申按長曆是月無庚申九月平陽侯窋行御
史大夫事見相國產計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
為周氏厲又王曾卞大賈夫事少子公邑賈於其後以邑為氏因數

賈曰王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耶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欲誅諸呂告產乃趣產急入宮平陽侯頗聞其語馳告丞相太尉太尉欲入北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太尉令酈寄與典客劉揭先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為酈況不欺己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太尉至軍呂祿已去太尉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太尉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太尉令朱虛侯監軍門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入相國產殿門呂產不知呂祿已去北軍乃入未央宮欲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平陽侯恐弗勝馳語太尉太尉尚恐不勝諸呂未敢

訟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曰急入宮衛帝朱虛侯請卒太尉予卒千餘人入未央宮門見產廷中日餔時遂擊產產走天風大起以故其從官亂莫敢鬭逐產殺之郎中府吏廁中朱虛侯已殺產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虛侯朱虛侯欲奪其節謁者不肯朱虛侯則從與載因節信馳走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馳入北軍報太尉太尉起拜賀朱虛侯曰所患獨呂產今已誅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辛酉捕斬呂祿而笞殺呂嬃使人誅燕王呂通而廢魯王張偃戊辰徙濟川王王梁遣朱虛侯章以誅諸呂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舉兵使使召魏勃至責問之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丈人而後救火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灌嬰兵亦罷滎陽歸

班固贊曰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

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illegible]

諸大臣相與陰謀曰少帝及梁淮陽恒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呂后以計詐名他人子殺其母養後宮令孝惠子之立以為後及諸王以彊呂氏今皆已夷滅諸呂而所立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illegible]不如視諸王最賢者立之或言齊王高[illegible]可立也大臣皆曰呂氏以外家惡而幾危宗廟亂功臣[illegible]今齊王母家駟[illegible]鈞虎而冠[illegible]即立齊王復為呂氏矣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仁孝寬厚太后家薄氏謹良[illegible]且立長固順況以仁孝聞天下乎乃相與共陰使人召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多謀詐此其屬意非止此也[illegible]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illegible]此以迎大王為名[illegible]不可信願大王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群

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illegible]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盤石之宗也[illegible]天下服其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illegible]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illegible]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陽琅邪齊代之彊[illegible]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illegible]賢聖仁孝聞於天下[illegible]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之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illegible]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illegible]代王曰寡人固已為王矣又何王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遣太后弟薄昭往見絳侯絳侯等具為昭言所以迎

立王意（爲，于鴻翻）。薄昭還報曰：信矣，毋可疑者。（[illegible]）代王乃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命宋昌參乘，（師古曰：[illegible]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參乘。參者三也，蓋取三人為義。）張武等六人乘傳從詣長安。（[illegible]）至高陵休止，（括地志云：高陵故城在雍州高陵縣西一里。[illegible]）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illegible]）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答拜。太尉勃（[illegible]）願請閒。（[illegible]）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乃跪上天子璽符。（[illegible]）代王謝曰：至代邸而議之。後九月己酉晦，代王至長安，舍代邸。群臣從至邸。丞相陳平等皆再拜言曰：子弘等皆非孝惠子，不當奉宗廟。大王高帝長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illegible]）遂即天子位。群臣以禮次侍。東牟侯興居曰：誅呂氏臣無功，請得除宮。（[illegible]）

（[illegible] 也。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宮，[illegible]）乃與太僕汝陰侯滕公入宮，前謂少帝曰：足下非劉氏子，不當立。乃顧麾左右執戟者掊兵罷去。（[illegible]）有數人不肯去兵，宦者令張釋諭告，亦去兵。（[illegible]）滕公乃召乘輿車載少帝出。（[illegible]）少帝曰：欲將我安之乎？滕公曰：出就舍。舍少府。乃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邸。（[illegible]）

八鸞鏤錫如金根之制據周金路也車各如方色所謂五時副車曰馬者朱其鬣安車者坐乘又有建華蓋九重芥泉屬車名筓車五乘前車九乘在東與車前又有象車最在前試將宜宋明帝時建安王休仁議曰秦改周制餘爲金根通以金薄漏匠四面車轂二晉因循漢改

報曰宮謹除代王

即夕入未央宮有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端門衛宮殿前正門也書少帝在謁者十人郎中執戟以宿衛諸謁者之官也端門未央宮前殿之正南門也）曰

天子在也足下何爲者而入代王乃謂太尉太尉往

諭謁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夜拜宋昌爲衛

將軍（索隱漢書百官表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握車騎將軍驃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皆金紫位次上卿今據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左右前後將軍景武之後方有其官衛將軍謝若罷於此）鎮撫南北軍以張武爲郎中令

行殿中（行胡孟反行猶案行也）有司分部誅滅梁淮陽恆山王

及少帝於邸（分部謂分判）文帝還坐前殿夜下詔書赦天下

太宗孝文皇帝上（荀悅曰諱恆之字曰常高祖中子也母曰薄姬高祖有功而宗有德漢之子孫以爲功莫大於高帝德莫盛於文帝故高帝爲帝者太祖之廟文帝爲帝者太宗之廟自當以來諸帝廟號莫不稱宗而止義取失當法經釋天地曰文）

元年冬十月庚戌徙琅邪王澤爲燕王封趙幽王子

遂爲趙王（劉澤以呂后七年自營陵侯封琅邪王起兵誅諸呂澤以國西至京師與大臣共立帝以功徙王燕趙王友以幽死封長子遂爲趙王）

陳平謝病上問之平曰高祖時勃功不

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十

罪人不孥

一月辛巳上徙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

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呂后封呂台爲呂王割齊之地奪齊楚之地以傳益之）

論誅諸呂功右丞相勃以下

益戶賜金各有差絳侯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

常目送之（上遣說出）郎

中安陵袁盎諫曰（袁盎安陵人也）諸呂悖逆大臣相與共誅之

是時丞相爲太尉本兵柄適會其成功今丞相

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

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十二月詔曰

法者治之正也（治直吏反）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

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帑朕甚不取其除收帑諸相

坐律令（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幷坐其室家今除此律）春正月有

司請蚤建太子上曰朕既不德縱不能博求天下賢

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

德也其安之（師古曰重猶益也不宜汲汲而重其過）有司

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

王季父也吳王兄也淮南王弟也豈不豫哉今不選

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

非所以憂天下也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

皆千餘歲用此道也（師古曰所以能長久者以…）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平天下為太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許之。

三月，立太子母竇氏為皇后。皇后，清河觀津人。有弟廣國，字少君，幼為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聞竇后立，乃上書自陳。召見驗問，得實，乃厚賜田宅、金錢，與兄長君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賓客；又復效呂氏大事也。於是乃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

詔振貸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又令八十已上，月賜米、肉、酒；九十已上，加賜帛、絮。賜物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

（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不滿九十，嗇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

楚元王交薨。

夏，四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

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

帝既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乃修代來功，封宋昌為壯武侯。

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

穀責治粟內史（班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illegible]司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illegible]）
下不知其駑下（師古曰駑[illegible]者也故以自喻駑下[illegible]）使待罪宰
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
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
職焉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慚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
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
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illegible]）於是絳侯自
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illegible]）人或說勃曰君既誅諸
呂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賞處尊位（[illegible]）

久之即禍及身矣勃亦自危乃謝病請歸相印上許
之秋八月辛未右丞相勃免左丞相平專為丞相
初隆慮侯竈擊南越（事見高后七年）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
能踰領（師古曰[illegible]）歲餘高后崩即罷兵趙佗因此以
兵威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illegible]）
東西萬餘里乘黃屋左纛（[illegible]）稱

制與中國侔帝乃為佗親冢在真定者置守邑（[illegible]）
歲時奉祀召其昆弟尊官厚賜寵之復使陸賈使南
越（[illegible]）賜佗書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也（師古曰[illegible]）
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
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
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
釋之故（[illegible]）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
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illegible]）朕以
王書罷將軍博陽侯（[illegible]）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
冢（[illegible]）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
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illegible]）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
長沙土也（介隔也）朕不得擅變焉今得王之地不足以
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illegible]）雖然王之號
為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illegible]）是

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惡，（師古曰：分棄，此共棄之也，故曰分。）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以後，使至於終久，故曰終今以來也。）賈至南越，南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illegible]）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illegible]）老夫故越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越王。孝惠皇帝即位，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用事，別異蠻夷，（[illegible]）出令曰：『毋與蠻夷越金鐵田器；馬牛羊即予，予牡，毋予牝。』（師古曰：[illegible]）老夫處僻，馬牛羊齒已長，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師古曰：風聞[illegible]）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illegible]）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illegible]）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illegible]）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越之籍，使使不通。（[illegible]）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發兵以伐其邊。老夫處越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

視靡曼之色，（[illegible]）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齊哀王襄薨。（[illegible]）

上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illegible]）召以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illegible]）帝召以為博士。（[illegible]）是時，賈生年二十餘，帝愛其辭博，（[illegible]）一歲中超遷至太中大夫。（[illegible]）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以立漢制，更秦法。（[illegible]）帝謙讓未遑也。

二年冬十月，曲逆獻侯陳平薨。詔列侯各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遣太子。（[illegible]）

十一月乙亥，周勃復為丞相。癸卯晦，日有食之。詔：「群臣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啟告朕。（[illegible]）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illegible]）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

陳平薨

費以便民（[illegible]）罷衛將軍（[illegible]）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illegible]）

潁陰侯騎賈山（[illegible]）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illegible]）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illegible]）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賁音奔）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昔者周蓋千八百國（[illegible]）以九州之民（[illegible]）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illegible]）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罷讀曰疲勝音升）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illegible]）天下弗能供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illegible]）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illegible]）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illegible]）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師古曰潰如水之潰也）而莫之告也今陛下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illegible]）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illegible]）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illegible]）與之馳驅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illegible]）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節用愛民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illegible]）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illegible]）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聞音問[illegible]）四方鄉風（[illegible]）而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射獵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古者大臣不得與宴游（[illegible]）使皆務其方而高其節（[illegible]）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illegible]）盡心以稱大禮夫士

史067-209

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 [illegible] 臣竊愍之
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游不失樂
朝不失禮 [illegible] 軌事之大若也 [illegible]
上嘉納其言○上每朝郎從官上書疏 [illegible] 未嘗不
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
善○帝從霸陵上 [illegible] 欲西馳下
峻阪中郎將袁盎騎 [illegible] 上曰
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illegible]
[illegible] 聖主不乘危不徼幸 [illegible] 今陛
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
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所幸慎夫人在禁中常與皇
后同席坐及坐郎署爰盎引卻慎夫人坐 [illegible]
[illegible] 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
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
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
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 [illegible] 陛下獨不
見人彘乎 [illegible] 於是上乃說 [illegible] 召語慎夫
人 [illegible] 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賈誼說上曰管子
曰 [illegible] 倉廩實而知 [illegible] 衣食足而知榮辱

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illegible] 古之人曰
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
而用之無度 [illegible] 則物力必屈 [illegible] 古之
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者
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 [illegible] 是天下之
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
[illegible] 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
多 [illegible] 天下財產何得不蹷 [illegible] 漢之為漢幾
四十年矣 [illegible] 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
狼顧 [illegible]
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illegible] 既聞
耳矣 [illegible] 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
驚者 [illegible] 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禹湯被之矣 [illegible] 即
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急 [illegible] 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
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 [illegible] 罷夫羸老易子齩
其骨 [illegible] 政治未畢通也 [illegible] 遠方之能僭

猾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貯丁呂翻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毆與驅同著直略翻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樂音洛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畜讀曰蓄廩廩危懼之意師古曰言務耕農則天下富安乃不爲而常不足直爲廩廩若此也竊爲陛下惜之爲于僞翻上感誼言春正月丁亥詔開籍田上親耕以率天下之民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先

耕籍田 蹈藉之也 韋昭曰 藉 借也 借民力以治之 以奉宗廟 且以勸率天下 使務農也 臣瓚曰 景帝詔曰 朕親耕 后親桑 爲天下先 本以躬親爲義 不得以假借爲稱也

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先立趙幽王少子辟彊爲河間王

朱虛侯章爲城陽王東牟侯興居爲濟北王然後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言者於旌下言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今乃復施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九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燕敬王澤薨

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六（起閼逢困敦，盡重光協洽，凡八年）

太宗孝文皇帝中

前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詔曰：「前遣列侯之國，（事見上卷上年）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國。乙亥，以太尉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illegible] 夏四月，城陽景王章薨。初，趙王敖獻美人於高祖，得幸，有娠。及貫高事發，（見十二卷高祖九年）美人亦坐繫河內。美人母弟趙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呂后，呂后妒，弗肯白。美人已生子，恚，即自殺。吏奉其子詣上，上悔，名之曰長，令呂后母之，而葬其母真定。後封長為淮南王。（見十二卷高祖十一年）淮南王蚤失母，常附呂后，故孝惠、呂后時得無患，而常心怨辟陽侯，以為不彊爭之於呂后，使其母恨而死也。及帝即位，淮南王自以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常寬假之。是歲，入朝，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見辟陽侯，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令從者魏敬剄之。馳走闕下，肉袒謝罪。帝傷其志，為親故，赦弗治。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淮南王。淮南王以此歸國益驕恣，出入稱警蹕，稱制，擬於天子。袁盎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上不聽。

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保塞蠻夷，殺掠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擊右賢王；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右賢王走出塞。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見故群臣，皆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高帝十一年立帝為代王都晉陽又紀言都中都又帝後晉陽中都二歲以……都也括地志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宋白曰漢文帝為代王都中都故介休縣東南……城也史記諸侯年表高帝十一年封……子之為代王者也都後方日翻留滯太原十餘日。

初，大臣之誅諸呂也，朱虛侯功尤大；大臣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侯。王，于況翻；下王以義推。及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事見上卷呂后八年。故絀其功。絀，敕律翻，下也。及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之，興居自以失職奪功，頗怏怏；聞帝幸太原，以為天子且自擊胡，遂發兵反。帝聞之，罷丞相及行兵，皆歸長安。行兵，行擊胡之兵也。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將四將軍、十萬眾擊之；

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祁，巨之翻。[illegible]棘蒲，趙地也，在安陽以東。宋白曰：[illegible]漢初為棘蒲，後改為平棘縣。[illegible]太原郡晉大夫賈辛邑。[illegible]繒賀以高帝功臣[illegible]繒姓出於鄫國，[illegible]云中[illegible]。秋七月，上自太原至長安。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赦之。」[illegible]八月，濟北王興居兵敗，自殺。

初，南陽張釋之為騎郎，秦置南陽郡。師古曰：[illegible]騎郎，郎中有車、戶、騎三將，主車曰車郎，主戶曰戶郎，主騎曰騎郎。[illegible]十

年不得調，調，徒釣翻；選也。欲免歸。袁盎知其賢而薦之，盎，烏浪翻。為謁者僕射。班表：謁者掌賓讚受事，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師古曰：謁，請也；白也；僕，主也。漢官儀曰：僕射，秦官也。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者以督課之。釋之從行，登虎圈。虎圈，養虎之所，在上林中。[illegible]今有八丞十二[illegible]。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illegible]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師古曰：能諳識其事，[illegible]言其應對，無窮已也。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illegible]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朱子曰：賴，藉也。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長，知兩翻。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復，扶又翻。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illegible]且秦以任刀筆之吏，[illegible]爭以亟疾苛察相高；[illegible]其敝，徒文具而無實，不聞其過，陵遲至於土崩。[illegible]今陛下以嗇夫口

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夫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錯七故翻 帝曰善乃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參乘[illegible] 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公車令[illegible] 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illegible] 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illegible]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斫陳漆其間[illegible] 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

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錮音固[illegible] 帝稱善是歲釋之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illegible] 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illegible] 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illegible] 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下遐嫁翻 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錯七故翻 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illegible] 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按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illegible] 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共讀曰恭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為差[illegible]

不若長陵土之人實位異同此等讀如等級之等言罪之等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抔，步侯翻。長陵，高祖陵。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之也。師古曰：抔謂以手掬之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

四年冬十二月，潁陰懿侯灌嬰薨。春正月甲午，以御史大夫陽武張蒼為丞相。（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蒼好書，博聞，尤邃律曆。（邃，雖遂翻。）

上召河東守季布，（[illegible]）欲以為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者；（[illegible]）至，留邸一月，見罷。（[illegible]）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illegible]）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以一人之毀而去臣，（[illegible]）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之淺深也。」上默然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上議以賈誼任公卿之位，大臣多短之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illegible]）

絳侯周勃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illegible]）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illegible]）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illegible]）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illegible]）公主者，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illegible]）薄太后亦以為勃無反事。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帝曰：（[illegible]）「絳侯始誅諸呂，綰皇帝璽，（[illegible]）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既見絳侯獄辭，乃謝曰：「吏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

作顧成廟。（[illegible]）

五年春二月，地震。

初，秦用半兩錢，（[illegible]）高祖嫌其重，難用，更鑄莢錢。（[illegible]）於是物價騰踊，米至石

夏四月更造四銖錢 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文亦曰半兩今民間半兩錢最輕小者是也 除盜鑄錢令使民得自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為錢 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 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為巧則不可得贏 師古曰殽謂雜也不雜則無贏利也 而殽之甚微為利甚厚 師古曰殽雜甚微難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而不可止也 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埶 師古曰埶謂得鑄錢也 各隱屏而鑄作 自隱蔽而鑄錢也 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 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 榜音彭 夫縣法以誘民 師古曰縣讀曰懸 使入陷阱孰多於此 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音才性翻 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 或用重錢平稱不受 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 蕃音煩 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為多 言民棄其農而冶銅鑄錢故五穀不為多也 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 怵音黜誘也 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故不如收之 賈山亦上書諫以為錢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為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上不聽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寵幸上欲其富賜之蜀嚴道銅山使鑄錢 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而國用饒足於是吳鄧錢布天下 初帝分代為二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是歲徙代王武為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

（[illegible]之地）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華讀如字）淮南厲王長自作法令，行於其國，逐漢所置吏，請自置相、二千石。（[illegible]）（[illegible]得自置[illegible]請自置之）帝曲意從之。又擅刑殺不辜及爵人至關內侯。（[illegible]）數上書不遜順。（數，所角翻）帝重自切責之，（[illegible]）乃令薄昭與書風諭之，引管、蔡及代頃王、濟北王興居以爲儆戒。（[illegible]）王不說，（說讀曰悅）令大夫但、士伍開章等七十人（[illegible]）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反谷口，（師古曰：輦車，人輓行以載兵器也。谷口[illegible]）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有司治之；（[illegible]）使使召淮南王。王至長安，丞相張蒼、典客馮敬行御史大夫事，與宗正、廷尉奏：「長罪當棄市。」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徙處蜀郡嚴道邛郵，（邛郵，置名。師古曰：郵，行書之舍[illegible]）盡誅所與謀者。載長以輜車，令縣以次傳之。（[illegible]）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傅、相，（爲，于僞翻。[illegible]）以故致此。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卒讀曰猝，又音[illegible]）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illegible]）淮南王果憤恚不食死。縣傳至雍，（[illegible]）雍令發封，以死聞。（[illegible]）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illegible]）今爲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戶。

匈奴單于遺漢書曰：「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illegible]）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illegible]）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illegible]）樓蘭、烏孫、呼揭（[illegible]）及其旁二十六國皆已爲匈奴，諸引弓之民（[illegible]）并爲一家。

州以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
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遠舍謂徙其居也）
報書曰單于欲除前事復故約朕甚嘉之此古聖王
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
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倍與背同）然右賢王事已在赦
前單于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
有信敬如單于書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稽粥音雞育）
號曰老上單于老上單于初立帝復遣宗室女翁主
為單于閼氏（閼氏音煙支）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翁
主（中行姓也說名中行本晉荀林父以將中行為氏說讀曰悅）說不欲行

漢強使之（強其兩翻）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言為漢患者必我也）
（其又言當前語）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
奴好漢繒絮食物（繒帛也絮綿也好呼到翻）中行說曰匈奴人
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
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
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費物十分之二則匈奴之眾將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
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
得漢食物皆去之（去羌呂翻）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
（湩竹用翻又都奉翻乳汁也酪盧各翻）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
以計課其人眾畜牧（疏記所吏翻）其遺漢書牘及印封皆令長大

倨傲其辭（遺于季翻）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
于漢使或訾笑匈奴俗無禮義者（訾將此翻毀也）中行說輒
窮漢使曰匈奴約束徑易行（易以豉翻）君臣簡可久一國
之政猶一體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種章勇翻）今中國
雖云有禮義及親屬益疎則相殺奪以至易姓皆從
此類也嗟土室之人（匈奴之人遂相謂中國為土室故）
（室之人言嗟若數百人皆室居者也）顧無多辭喋喋佔佔（師古曰喋喋利口也）
（佔佔）顧漢所輸匈奴繒絮
米糱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師古曰量中者滿其數也）
（伊訓之）何以言為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

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師古曰言若物不善則候秋熟以騎蹂踐其稼穡也）
（蹂人九翻）梁太傅賈誼（誼自長沙徵為梁懷王太傅）上疏曰臣
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
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徧）
（疏林翻）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
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
（下史翻）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厝千故翻置也）火未
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陛下何不壹令
臣得孰數之於前（孰古熟字通）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使為治勞志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

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兵革不動匈奴賓服百姓素朴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立經陳紀為萬世法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

不割失利之期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為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長沙乃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

生者舉使君之（[illegible]）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illegible]）誠以定治而已如此則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illegible]）當時大治後世誦聖（[illegible]）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瘇（[illegible]）一脛之大幾如要（[illegible]）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無聊（[illegible]）失今不治必爲錮疾（[illegible]）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illegible]）病非徒瘇也又苦𨂂盭（[illegible]）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illegible]）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illegible]）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illegible]）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illegible]）足反居上首顧居下（[illegible]）倒

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師古曰倒縣如此而不能解救豈謂國有明智之人乎）可爲流涕者此也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德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且帝之身自衣皁綈（[illegible]）而富民牆屋被文繡（[illegible]）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illegible]）此臣所謂舛也（[illegible]）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illegible]）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illegible]）家貧子壯則出贅（[illegible]）借父耰鉏慮有德色（[illegible]）母取箕箒立而誶語（[illegible]）抱哺其子與公併倨（[illegible]）婦姑不相說（[illegible]）則反脣而相稽（[illegible]）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illegible]）今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棄禮義捐廉恥日甚

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中，音竹仲反)為天子皆數十世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師古曰：乃，始也)固舉以禮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齊，讀曰齋)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孩)提孩(師古曰：孩，小兒也。提，提撕之)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少)逐去邪人不使見

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

而不能相通 [illegible] 有雖死而不相為者 [illegible] 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illegible] 此時務也

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 [illegible] 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為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 [illegible] 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豈顧不用哉

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 [illegible] 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illegible]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 [illegible] 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 [illegible] 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 [illegible] 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 [illegible] 此亡他故矣 [illegible] 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 [illegible] 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旣幾及身 [illegible] 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illegible] 人主之尊譬如堂陛 [illegible] 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 [illegible] 陛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 [illegible] 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

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 [illegible] 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 [illegible] 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 [illegible] 以其離主上不遠也 [illegible]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 [illegible]

以[illegible]主上豫遠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illegible]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illegible]然[illegible]堂不無陛虖被戮辱者不泰迫虖[illegible]廉恥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illegible]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illegible]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illegible]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illegible]輸之司寇編之徒官[illegible]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illegible]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illegible]非所以尊尊貴貴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illegible]

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illegible]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illegible]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illegible]聞譴何則白冠氂纓[illegible]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illegible]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辠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illegible]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illegible]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illegible]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illegible]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illegible]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illegible]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皆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illegible]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illegible]

此之不為而顧彼之久行（[illegible]）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誼以絳侯前逮繫獄，卒無事（[illegible]），故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illegible]）。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為列侯，不得稱太夫人也。[illegible]）

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罘罳災。（[illegible]）

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之。（[illegible]）

八年夏，封淮南厲王子安等四人為列侯。（淮南厲王長子安封阜陵侯，勃封安陽侯，賜封陽周侯，良封東城侯。）賈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曰：

淮南王之悖逆無道（[illegible]），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illegible]）此人少壯，（[illegible]）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叔父也。（[illegible]）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illegible]）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illegible]）漢存特幸耳。（[illegible]）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illegible]）予之眾積之財，（[illegible]）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專諸、荊軻起於兩柱之間，（[illegible]）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illegible]）願陛下少留計！（[illegible]）上弗聽。

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孛、彗、長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丈，無常也。大法，孛、彗星多為除舊布新，長星多為兵革事。）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上行幸甘泉。將軍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

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引分謂引決也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　臣光曰李德裕以爲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斷丁亂翻下同於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詩小序曰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爲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疎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爲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於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欲慰母心者將慎之於始乎

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罷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七起玄黓涒灘盡閼逢涒灘凡十三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前十一年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還夏六月梁懷王揖薨揖受封事見十三卷二年無子賈誼復上疏曰復扶又翻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傳直戀翻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言人人皆恣而不可制也豪植而大強言其矜豪自植立以過於強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淮陽王武代王參皆帝之子而太子之弟也故云所恃唯此二國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廑與僅同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黶子也著則略翻小者同適足以餌大國言國小如魚餌適足爲所食者而不足以有所禁御御與禦同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爲于僞翻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睢陽故宋國都

史067-225

……梁起於新郪而北著之河，淮陽包陳而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帝於是從誼計，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後歲餘，賈誼亦死，死時年三十三矣。

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匈奴寇狄道。時匈奴數為邊患，太子家令潁川鼂錯上言兵事曰：「兵灋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灋：步兵、車騎、弓弩、長戟、矛鋋、劍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灋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

馬弗與也 師古曰弗與猶言不如也下同 險道傾仄 仄古側字 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 [illegible] 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 師古曰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 [illegible] 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illegible]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illegible] 堅甲利刃長短相雜 [illegible] 游弩往來什伍俱前 [illegible] 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 [illegible] 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 [illegible] 下馬地鬭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 師古曰給謂相連及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故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 [illegible] 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 [illegible] 則悔之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 師古曰輯與集同 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 [illegible] 此萬全之術也帝嘉之賜錯書寵答焉錯又上言曰臣聞秦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楊粵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 [illegible] 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 [illegible] 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 應劭曰秦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 [illegible] 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之左者一切發之 [illegible] 發之不順行者憤怨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 [illegible] 漢律人出算百二十錢 [illegible] 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 師古曰猛火曰烈取以諭耳 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

先倡（事見七卷二世元年）天下從之如流水若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著直略切）其勢易以擾亂邊境（易以豉切）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師古曰[illegible]）今胡人數轉牧行獵於塞下（[illegible]）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illegible]）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illegible]）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illegible]）然今遠方之卒守塞

通鑑十五　六

一歲而更（[illegible]）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illegible]）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illegible]）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illegible]）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illegible]）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illegible]）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illegible]）

贖（張晏曰[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師古曰言[illegible]）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illegible]）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illegible]）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illegible]）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

通鑑十五　七

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樂音[illegible]）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民者相其陰陽之和（[illegible]）嘗其水泉之味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illegible]）為築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illegible]）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illegible]）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illegible]）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illegible]）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

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者，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

錯為人陗直刻深，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十二年冬十二月，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東郡大興卒塞之。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

晁錯言於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減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

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

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

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之令民入粟於邊拜爵各以多少級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愈勤農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

辟歲一不登民有飢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供祭服其具禮儀初秦時祝官有祕祝即有災祥輒移過於下夏詔曰蓋聞天道禍自怨起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祕祝之官移過於下

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天子憐悲其意五月詔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

改行為善而道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為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請定律曰諸當髡者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而復有笞罪者皆棄市

陰社

足人者以其罪次重之與殺人者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先自告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受賂而曲公法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汙之身故此三罪已發論而又加笞者亦皆弃市 罪人獄已決爲城旦舂者各有歲數以免。臣瓚曰香歲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 制曰可。是時上既躬修玄默，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之風焉。

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爲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十四年冬，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

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卒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遫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郡。上親勞軍，勤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以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內史欒布皆爲將軍，擊匈奴；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上輦過郎署，問郎署長馮唐曰：父家何在？對曰：臣大父趙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爲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柰何衆

嗟我獨無間處乎（師古曰何不於閒處而言）唐謝曰鄙人不知
忌諱上方以胡寇為意乃卒復問唐曰（卒子恤翻）公何以
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
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
將軍制之（推吐雷翻閫苦本翻門限也）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
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
之租（[illegible]）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
從中擾也（[illegible]）委任而責
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乘繩證翻）彀
騎萬三千百金之士十萬（[illegible]彀騎謂[illegible]良士直百金）

通鑑十五　十六

（[illegible]曰百金言貴重也）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
林（[illegible]澹林即[illegible]）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
霸（[illegible]）其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事見六卷）
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
滅（[illegible]）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守式又翻）其軍市租盡以饗
士卒私養錢（[illegible]）五日一椎牛自饗賓客
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近其靳翻）虜曾
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
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illegible]）

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伍伍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或曰以尺籍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版伍符者命五人為伍相保不容姦詐也（[illegible]）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
功莫府（[illegible]）一言不相應（[illegible]）
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
為陛下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
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illegible]）
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說（說讀曰悅）
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
車騎都尉（[illegible]）春詔廣增諸

通鑑十五　十七

祀壇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illegible]）且曰吾聞祠官
祝釐（[illegible]）皆歸福於朕躬
不為百姓（為于偽翻）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
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illegible]）
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是歲河間文王辟彊薨
初丞相張蒼以為漢得水德魯人公孫臣以為漢當
土德其應黃龍見蒼以為非罷之（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illegible]）帝召

公孫臣為博士，與諸生申明土德，草改歷服色事。師古曰：草，謂創造之。張蒼由此自絀。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見五帝。[illegible]赦天下。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illegible]太子家令鼂錯對策高第，擢為中大夫。錯又上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illegible]書凡三十篇；上雖不盡聽，然奇其材。是歲，齊文王、河間哀王福皆薨，無子，國除。[illegible]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於是作渭陽五帝廟。[illegible]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五帝廟。於是貴新垣平至上大夫，周官有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illegible]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采取之也。今禮記有王制篇是也。謀議巡狩封禪事。又於長門道北立五帝壇。如淳曰：長門，亭名，在長安城東南。[illegible]徙淮南王喜復為城陽王。又分齊為六國。丙寅，立齊悼惠王子在者六人：楊虛侯將閭為齊王，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武成侯賢為菑川王，[illegible]白石侯雄渠為膠東王，平昌侯卬為膠西王，扐侯辟光為濟南王。淮南厲王子在者三人：阜陵侯安為淮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陽周侯賜為廬江王。[illegible]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illegible]令天下大酺。[illegible]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illegible]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

逆，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illegible]

後元年冬十月，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夷平。[illegible] 是後，上亦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illegible] 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illegible]

春三月，孝惠皇后張氏薨。[illegible] 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illegible] 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illegible] 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illegible] 為酒醪以靡穀者多，[illegible] 六畜之食焉者眾與？[illegible] 細大之義，吾未得其中。[illegible] 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二年夏，上行幸雍棫陽宮。[棫陽宮，秦昭王所起 illegible]

六月，代孝王參薨。[illegible] 匈奴連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illegible] 郡萬餘人。上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illegible] 單于亦使當戶報謝，[illegible] 復與匈奴和親。

八月戊戌，丞相張蒼免。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illegible] 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illegible] 御史大夫梁國申屠嘉，[illegible] 故以材官蹶張從高帝，[illegible] 封關內侯；庚午，以嘉為丞相，封故安侯。[illegible] 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幸無比。嘉嘗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illegible] 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illegible] 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坐

如故不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言語其吏曰今便行戮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度徒洛翻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為上泣曰丞相幾殺臣為于偽翻幾居希翻

三年春二月上行幸代　是歲匈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月末為晦天文書晦則月在日下

五月赦天下　上行幸雍雍於用翻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隴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所殺略甚眾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橰桔橰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且此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名也說非也據百官表大夫令文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郎中令屬官比二千石蘇風俗通令姓楚令尹子文之後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句音鉤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

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徼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過信為次師古曰匈奴傳云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揣說是也索隱曰按三輔故事細柳在直城門外阿房宮西北維舊唐書肅宗母元獻楊后葬細柳原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次棘門因之徐厲高祖功臣呂后四年封祝茲侯松茲班表松茲縣屬廬江郡孟康曰棘門在長安北秦時宮門也如淳曰棘門在橫門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勞力到翻騎奇寄翻已而之細柳軍之往也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彀古候翻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師古曰先驅導駕者若今之武候游奕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見賢遍翻天子為動改容式車為于偽翻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遠于願翻漢兵亦罷乃拜周亞夫為中尉

夏四月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螽也食苗為災今俗呼為簸蝩蝩音鍾 [illegible]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師古曰弛解也解而不禁與衆庶同其利 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illegible] 民得賣爵。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illegible] 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哭也音力禁翻下出臨也 以離寒暑之數。師古曰離遭也 [illegible] 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師古曰眇眇細小也 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方內四方之內也 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懼過行。師古曰過行有過失之行也行音下孟翻 以羞先帝之遺德。羞謂忝辱也 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illegible] 其奚哀念之有。[illegible]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illegible] 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illegible] 經帶毋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應劭曰毋以布衣車 [illegible]

[illegible] 毋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纖七日。釋服。[illegible] 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illegible]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絕也 [illegible] 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 乙巳。葬霸陵。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

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中，謂不富不貧。今新豐縣南驪山之頂有露臺鄉，極為高顯，猶有文帝所欲作臺之處。）身衣弋綈；（如淳曰：弋，皂也。師古曰：弋，黑色。綈，厚繒。）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不起墳。（古者墓而不墳；墳者，聚土使之高大也。皇甫謐曰：漢長陵高十三丈，陽陵高十四丈，安陵二十餘丈，則不起墳其為約直之節。）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後世鮮能及之。（鮮，息淺翻。）丁未，太子即皇帝位。（漢大斂畢，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羣臣百僚罷，入成喪服如禮。）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帝祖母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帝母曰皇太后。）

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孛，蒲內翻。）是歲，長沙王吳著薨，無子，國除。（高帝封吳芮為長沙王，傳成王臣，共王回，共王右，至著而絕。著，漢書作差。）

初，高祖賢文王芮，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瓚曰：事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使特王也。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仲馮曰：詳用二說，乃著令之意也。貢父曰：長沙王忠，其宜求令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限也。）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孝景皇帝上（荀悅曰：諱啓，啓之字曰開。文帝長子。應劭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元年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illegible]）制曰：「可。」

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五月，復收民田半租，（文帝十三年賜[illegible]）三十而稅一。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歲，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illegible]）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以太中大夫周仁為郎中令，張歐為廷尉，（孟康曰：歐音[illegible]）楚元王子平陸侯禮為宗正，（[illegible]）中大夫晁錯為左內史。（[illegible]武帝建元六年始分左右內史。[illegible]）仁始為太子舍人，（[illegible]）以廉謹得幸。張歐亦事帝於太子宮，雖治刑名家，為人長者；（[illegible]）帝由是重之，用為九卿。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

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illegible]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illegible]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illegible]

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illegible]

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illegible]

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內史鼂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illegible] 法令多所更定。[illegible] 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為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也。[illegible] 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客有語錯，[illegible] 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illegible] 至朝，[illegible] 嘉請誅內史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堧垣，故冗官居其中。[illegible] 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丞相嘉謝。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請之，為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illegible] 錯以此愈貴。

秋，與匈奴和親。

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開封侯陶青為丞相。[illegible] 丁巳，以內史鼂錯為御史大夫。彗星出東北。[illegible] 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illegible] 熒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歲星逆行天廷中。[illegible]

梁孝王以竇太后少子，故有寵，王四十餘城，[illegible] 居天下膏腴地，賞賜不可勝道，府庫金錢且百巨萬，[illegible] 珠玉寶器多於京師。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illegible] 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illegible] 招延四方豪傑之士，如吳人枚乘、嚴忌，[illegible] 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蜀人司馬相如之屬皆從之遊。[illegible] 每入朝，上使使持節以乘輿駟馬迎梁王於關下。既至，寵幸無比，入則侍上同輦

出則同車射獵上林中因上疏請留且半歲梁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史記正義曰籍謂名簿也若今通引出入門也著陟略翻與漢宦官無異

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八 起強圉大淵獻盡上章困敦凡十四年

孝景皇帝下

前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朝直遙翻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容言曰從千容翻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喜許記翻外不言而心喜之謂太后亦然詹事竇嬰班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師古曰詹省也給也臣瓚曰茂陵書詹事秩真二千石師古曰皇后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引進也卮酒器也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門籍出入宮殿門之籍也請疾性翻又如字梁王以此益驕春正月乙巳赦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災洛陽縣河南郡治所高祖先居洛陽南宮至有南宮北宮東宮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春秋曰吳太子名賢字德明見賢遍翻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提徒計翻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慍於問翻師古曰怨也孔穎達曰慍是外貌違心之謂事與心違

天下同宗（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為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文帝復問之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使得自新也）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

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晁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齊七

十餘城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師古曰郤與隙同）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益驕溢即山鑄錢（師古曰即就也）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師古曰服舍居喪之次若堊室之屬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

削其六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好呼到翻）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應高口說膠西王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師古曰良實也）日以益甚語有之曰狧糠及米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

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侵奪諸侯，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

初，楚元王好書，

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楚元王交，高祖異母弟。）及子夷王、孫王戊即位，常設，後乃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居於鄒。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諫戊，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休侯富使人諫王。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奔京師。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

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然
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尚夷吾趙相建
德内史王悍諫王遂遂燒殺建德悍齊王
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
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渠率
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趙王遂發兵
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
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
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
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

通鑑十六卷　六

東越亦發兵從吳王起兵於廣陵西涉淮
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錯欲合兵誅
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殺數萬人乘勝
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
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初文帝且崩戒
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眞可任將兵及七國反書
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
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
齊復召竇嬰拜爲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

初鼂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
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
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語多怨公何
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
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
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
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又
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素與
吳相袁盎不善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

通鑑十六卷　七

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錯爲御史大夫使吏
按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錯謂
丞史曰袁盎多受吳王金錢
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其計謀丞
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
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
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願
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見入
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今吳
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

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
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
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
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
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
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
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
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
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諸侯
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

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
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
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
乃拜盎爲太常密裝治
行後十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
劾奏錯不稱主上德信欲疏群臣百姓
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
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
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紿載
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上乃使袁盎與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
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上書
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
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
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
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
上曰何哉鄧公曰夫晁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
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
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
不取也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袁盎劉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
入見諭吳王令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
知其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不
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
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太尉亞夫言於上曰
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
道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
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
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

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阨陿之間。[illegible] 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差一二日，[illegible] 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illegible] 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illegible] 使吏搜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為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illegible]

吳攻梁急，[illegible] 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illegible] 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illegible] 絕吳楚兵後，塞其饟道。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為將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illegible] 即走條侯軍，會下邑。[illegible] 欲戰，條侯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illegible] 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illegible] 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去；楚王戊自殺。

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illegible] 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借人，人亦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illegible]

[illegible] 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椎鋒可耳，安知大慮！[illegible] 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兵，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illegible] 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illegible]

亡命吳飯酒無行（[illegible]），王薄之，不任。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illegible]）。臣非敢求有所將也（[illegible]），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illegible]）。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illegible]）。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兵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illegible]）。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illegible]），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癰發背死（[illegible]）。

壬午晦，日有食之。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illegible]）。吳王度淮，走丹徒（[illegible]），保東越（[illegible]），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illegible]），東越即紿吳王（[illegible]），吳王出勞軍（[illegible]），使人鏦殺吳王（[illegible]），盛其頭，馳傳以聞（[illegible]）。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

乃以太尉謀為是（[illegible]），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illegible]）。三王之圍臨菑也（[illegible]），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illegible]）。天子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illegible]），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illegible]）。」路中大夫既許（[illegible]），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其大臣乃復勸

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illegible]），擊破三國兵，解圍已（[illegible]）。後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稾，飲水，謝太后（[illegible]）。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可襲（[illegible]），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頹當遺膠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illegible]）。王何處？須以從事（[illegible]）。」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illegible]）

[illegible]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鄒行（[illegible]）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illegible]），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illegible]）。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illegible]）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卬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

邯鄲城守（邯鄲，趙都）。酈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欒布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illegible]），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濟北王亦欲自殺（濟北王志，齊悼惠王子，文帝十六年封），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玃謂濟北王曰（[illegible]）：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而不用，死未晚也。（[illegible]）公孫玃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illegible]），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

以待難也。雖（[illegible]）[illegible]，非其正計也（[illegible]）。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illegible]），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illegible]）。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敺白徒之衆（[illegible]），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illegible]），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

扞虎狼之敵也（[illegible]）。守職不橈（[illegible]），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自悔者，悔不與吳[illegible]，不敢前進以自[illegible]），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illegible]），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之（[illegible]）。孝王大說（[illegible]），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菑川。河間王太傅衛綰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綰

以中郎[illegible]文帝[illegible]無[illegible]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illegible]

夏六月乙亥詔吏民為吳王濞等所詿誤當坐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illegible]

帝欲以吳王弟德[illegible]之子續吳以楚元王子禮續楚[illegible]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illegible]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王故吳地立宗正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中山王都盧奴〉

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illegible]夏四月己巳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illegible]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臨江王閼薨　冬十月戊戌晦日有食之[illegible]

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illegible]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illegible]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illegible]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illegible]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及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為貞信勞苦之曰南方卑溼[illegible]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illegible]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illegible]徙為衡山王王江北[illegible]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illegible]夏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　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徙廣川王彭祖為趙王

濟北貞王勃薨[illegible]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illegible]初上為太子薄太后以薄氏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無寵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楚文王禮薨　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更嫁長陵田氏[illegible]生男蚡勝[illegible]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illegible]臧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illegible]內之太子宮[illegible]生男徹徹方在身[illegible]時王夫人

入宮，懷孕，及帝即位，長男榮為太子。其[illegible]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illegible]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帝，故怒而不許。長公主欲與王夫人，[illegible]王夫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之男之美，[illegible]帝亦自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illegible]計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嗛栗姬，[illegible]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illegible]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illegible]遂按誅大行。

七年冬十一月己酉，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庚寅晦，日有食之。二月，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是歲[illegible]御

史大夫[illegible]濟南太守郅都為中尉。[illegible]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來入廁。[illegible]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先嚴酷，[illegible]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illegible]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地震。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八寸。[illegible]

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illegible]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壖垣為宮，徵詣中尉府對簿。[illegible]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illegible]而中尉郅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後竟以危法中都而殺之。[illegible]

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

初，梁孝王以至親有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王寵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為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為漢嗣。栗太子之廢也，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禍亂，五世不絕。小不忍，害大義，故春秋大居正。」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袁盎等皆建以為不可。梁王由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所為。上遣田叔、呂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內史韓安

國以下舉國大索，月餘弗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臨江王適長太子，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今大王列在諸侯，訹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灋於大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長君弟得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袁盎事即窮竟，梁王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足下憂之。」長君曰：「為之柰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

又帝宮也金城之固也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爲事及舜立爲天子封之於有卑卑音鼻今零陵之鼻亭即象所封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徼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帝怒稍解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梁事來還至霸昌廄取火悉燒梁之獄辭空手來見帝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

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爲之者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爲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太后聞之立起坐餐氣平復梁王因上書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使乘布車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盡居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果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王伏斧質於闕下謝罪太后帝大喜相泣復如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疏王不

與同車輦矣帝以田叔爲賢擢爲魯相也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夏四月地震旱禁酤酒三月丁巳立皇子乘爲清河王秋九月蝗有星孛于西北戊戌晦日有食之初上廢栗太子周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與太后言條侯之短竇太后曰皇后兄王信可侯也帝讓曰始南皮章武先帝不侯及臣即位乃侯

之信未得封也竇太后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自竇長君在時竟不得侯死後其子彭祖顧得侯吾甚恨之帝趣侯信也帝曰請得與丞相議之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而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爲列侯亞夫因謝病九月戊戌亞夫免以御史大夫桃侯劉

丞相（[illegible]）

四年夏蝗　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illegible]）　六月丁巳赦天下　大水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　九月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illegible]）　地震

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illegible]）　王歸國意忽忽不樂（[illegible]）　十一月改諸廷尉將作等官名（[illegible]）　春二月乙卯上行幸雍郊五畤（[illegible]）　三月雨雪　夏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聞之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買為梁王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illegible]）女五人皆食湯沐邑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illegible]）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物稱是（[illegible]）　上既減笞法（[illegible]）笞者猶不全乃更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illegible]）箠長五尺（[illegible]）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illegible]）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illegible]）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illegible]）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illegible]）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為上郡太守嘗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illegible]）皆驚上山陳（[illegible]）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illegible]）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illegible]）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illegible]）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

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 自郅都之死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濟南都尉南陽甯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惴之瑞翻） 城陽共王喜薨（[illegible]）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illegible]） 欲令治獄者務先寬（令力丁翻） 三月赦天下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中二年禁民酤酒[illegible]） 五月丙戌地震上庸地震二十二日（今地理志上庸縣屬漢中郡） 壞城垣（壞音怪） 秋七月丙午丞相舍免 乙巳晦日有食之 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衛綰爲丞相衛尉南陽直不疑爲御史大夫（姓譜楚人直躬之後） 初不疑爲郎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illegible]） 不疑謝有之（師古曰[illegible]） 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爲長者稍遷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師古曰當廷見毀之時） 以爲盜嫂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

終不自明也（[illegible]） 帝居禁中召周亞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也[illegible]） 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尚席主席者也[illegible]） 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illegible]） 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也 居無何亞夫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illegible]） 取庸苦之不與錢（[illegible]） 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怒而上變告子（[illegible]） 事連汙亞夫書既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illegible]） 亞夫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illegible]） 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 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 是歲濟陰哀王[illegible]

二三春正月地一日三動。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師古曰：食讀曰飤，以粟食馬者沒其馬入官。）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五月，詔算貲四得官。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貫天廷中。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甲寅，皇太子冠。甲子，帝崩于未央宮。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陽陵。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

孑之甫艮兮了此而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掃除煩
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
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周
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漢興接秦之弊作業劇而
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四馬一色謂之鈞駟而將相或乘牛
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余據古以牸以牛車者晚朝晉以後王公乃多乘牛車齊民無藏蓋
蘇林曰無物可蓋藏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
重租稅以困辱之賈等方衣綾紈縠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
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
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總取足量音良度音洛而山川

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
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於賦稅以自
供不入於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師古曰中
都官京師諸官府也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
儉安養天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
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
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累謂數百萬也校謂計數
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舊也充溢露積於外至
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群師古曰謂
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

吉而師古曰吉時以其蹄齧也不數轉至於生守閭閻者食粱
肉為吏者長子孫以字牝不得長子孫而不轉徙也長知所歸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倉氏庫氏是也故人人自愛而重
犯法先行義而後詘辱焉師古曰詘辱謂以不義見詘辱也當
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
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謂豪富之人以威力斷決於鄉里之中也宗室有土師古曰謂有封邑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
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
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力耗矣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同提舉萬壽觀公事權判
集賢院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九 起重光赤奮若，盡強圉協洽，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景帝中子也。應劭曰：禮謚法：威強叡德曰武。

建元元年 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貢父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盡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狩，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也。

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師古曰：繇，從也。適，往也。治，直吏翻。繇，古由字。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眾，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粲，倉案翻。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智，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操，千高翻。誖，下同。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音干，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傷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行，下孟翻。知，讀曰智。好，呼到翻。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治，直之翻。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漸民以仁，摩民以誼，漸，謂浸潤之也。摩，謂砥礪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去，羌呂翻。復修教化而崇起之。

復扶又翻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自始皇初并天下數之至亡十四年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文穎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拒也嚚魚巾翻冒如字又莫克翻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工衡翻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自此以下條第二策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位之謂拔言以試其材少詩召翻長知兩翻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爾雅釋名囹領也圄禦也領錄囚徒禁禦之也禮記正義宗精為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陶[illegible]阿代之獄名氏春日月令春書則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漸子廉翻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申不害商鞅也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者為貪狼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背音妹翻趨利無恥，趨七俞翻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言也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亡古無字下同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數所角翻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帥所類翻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稱尺[illegible]翻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長知兩翻訾讀曰貲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

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害猶妨也……）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知讀曰智……）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殽未得其真（殽音胡交翻……）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官使之……）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易以豉翻）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量音良師古曰錄謂……）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師古曰堯自唐侯為天子舜耕于歷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

謂之道（樂音洛師古曰復謂反覆行之也復扶目翻）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敝者由失道也亡古無字通下同）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眊莫報翻不明也）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捄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捄讀曰救）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更工衡翻）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捄敝之政也（師古曰言……）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盭古戾字……）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

道所說於天之理歟。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寖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

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天子擢爲中大夫。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

以禮匡正王敬重焉春二月赦行三銖錢師古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謂薦進賢者若推車轂然生於進也推吐雷翻轂古祿翻班志代郡蘭陵縣屬東海郡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明堂王者之堂所以正四時出教自秦滅學明堂之禮其制不詳朝直遙翻下同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古者高車立乘安車坐乘蒲申公傳安車以蒲裹其輪曰安車乘四馬之車立乘既老故乘一馬古者按孔氏所謂小車乃古之大夫致事者今小車者坐乘也余按孔氏所謂小車也今加禮安車以方車也駟馬安車既至見天子天子問

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治直吏翻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曆服色事邸郡國皆立邸於京師申公魯人故舍魯邸是歲內史甯成抵罪髡鉗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甚尊重之安淮南王長之子長於文帝為弟安於景帝為諸父行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宴見賢遍翻安雅善武安侯田蚡雅素也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

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遺于季翻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漢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謂之東宮亦謂之東朝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事見十五卷文帝十六年援叙又翻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下遐稼翻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奮及四子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朝直遙翻子孫有過失不

責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師古曰便坐非正室也坐才臥翻便頻面翻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聞音問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少詩沼翻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屏必郢翻當讌王朝廷見謂見於百官正朝之時上以是親之慶嘗為太僕御出太僕掌輿馬為上御車而出也公卿表慶不為太僕考異曰按百官表蓋嘗攝職也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

子中最爲賢易矣 [illegible] 竇嬰田蚡既免以侯家居蚡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 [illegible] 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 [illegible]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許昌爲丞相 [illegible]

初堂邑侯陳午尚帝姑館陶公主嫖帝之爲太子公主有力焉 [illegible] 以其女爲太子妃及即位妃爲皇后竇太主恃功求請無厭 [illegible] 上患之皇后驕妒擅寵而無子與醫錢凡九千萬欲以求子然卒無之 [illegible] 后寵浸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爲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 [illegible] 必重得罪婦人性易悅耳 [illegible] 宜深慎之上乃於長主皇后復稍加恩禮 [illegible] 上祓霸上 [illegible] 還過上姊平陽公主 [illegible] 悅謳者衛子夫 [illegible] 子夫母衛媼平陽公主家僮也 [illegible] 主因奉送子夫入宮恩寵日隆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矣 [illegible] 上愈怒子夫同母弟衛青其父鄭季本平陽縣吏給事侯家 [illegible]

與衛媼私通而生青冒姓衛氏 [illegible] 青長爲侯家騎奴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 [illegible] 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 [illegible] 賞賜數日閒累千金既而以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初置茂陵邑 [illegible] 時大臣議者多冤鼂錯之策 [illegible] 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 [illegible] 笞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怨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 [illegible] 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悲者不可爲絫欷思者不可爲歎息 [illegible] 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 [illegible] 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得蒙肺附爲東藩屬又稱兄 [illegible]

病告於市口指其何不之野行沉溺滑春秋之世
其死宜賜野王已施行必也合門史若從所附從
顏說為君持從所附以從正義勝王中山在閩
啟曰東甫以親屬言閩陽以爲之也亦實也 今
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 張晏曰葭盧中白皮 東裏白皮言取喻於 群居黨
輕薄也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中白皮至 事者也葭莩喻親鴻毛喻輕其音孚 以 骨肉
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 擯斥也卻退也
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
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河水
溢于平原 平原本齊地高祖置郡屬青州 大饑人相
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孛蒲內翻 濟川王明坐殺
中傅 濟川王明梁孝王子也中傅官名漢書作中傅王國大傅秩二千石 廢遷房陵 房陵漢中縣

入王宮在王左右主傅教導王 梁王傳作中尉此從所紀
郡 七國之敗也 事見景帝前三年 吳王子駒亡走閩越
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越從之發兵圍
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田蚡蚡對曰越人
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 數所角翻下同覆芳服翻 自秦時棄不屬 不屬之欲翻
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 詰 莊姓也 有時
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 覆敷救翻又音 誠能何故棄之且
秦舉咸陽而棄之 師古曰舉總也言總天下乃至京師時棄之 何但越也
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不救尚安所愬又何以
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 考異曰史記東越傳漢書嚴助傳皆云建

元三年閩越圍東甌天子問太尉田蚡按是時蚡不
爲太尉云太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史傳之誤
官或亦誤耳 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
節發兵會稽 會稽郡南部亦越 會稽守欲距不為發 以法距之以爲無
漢節 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 以天子意指
不欲之意 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東
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眾來處於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 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
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 師古曰不拘常次 四方
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 衒熒絹翻行賣也鬻余六翻亦賣也
與眩同州縣之縣 又工鬻音育 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

最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 吾丘姓壽王名
與丘同 史記 本 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 朔姓東方
之後帝出乎震主東方子孫為東方氏 吳人枚皋濟南終軍等並在
左右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
數屈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皋不根持論好詼
諧 上以俳優畜之 師古曰
雖數賞賜終不任
以事也 朔亦觀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
歲上始為微行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班志池陽縣屬左馮翊黃山宮名

在扶風盩厔縣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 [illegible] 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 [illegible] 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 [illegible] 旦明入南山下射鹿豕狐兔 [illegible] 馳騖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 [illegible] 鄠杜令欲執之 [illegible] 示以乘輿物乃得免 [illegible] 又嘗夜至栢谷 [illegible] 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

有溺耳 [illegible] 且疑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 [illegible] 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 [illegible] 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 [illegible] 後乃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等諸宮 [illegible] 上以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

[illegible] 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 [illegible] 表屬縣草田 [illegible] 欲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 [illegible] 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 [illegible] 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 [illegible]

[illegible] 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足也 [illegible] 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䵷魚 [illegible] 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 [illegible] 其賈畝一金 [illegible] 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

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荊棘之林，廣狐兔之苑（[illegible]），大虎狼之虛，壞人冢墓（虛讀曰墟。壞音怪），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illegible]）。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illegible]），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illegible]），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illegible]），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靈王，楚[illegible]），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illegible]），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上又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illegible]）。司馬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illegible]）。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不存，[illegible]），犯屬車之清塵（[illegible]），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illegible]）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illegible]）。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illegible]），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illegible]），猶時有銜橛之變（[illegible]）；況乎涉豐草（[illegible]），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illegible]），而內無存變之意（[illegible]），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illegible]）。蓋明者遠見於未萌（[illegible]），而知者避危於無形（[illegible]），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illegible]）。』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illegible]）。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illegible]）。是歲，南越王佗死（[illegible]），其孫文王胡立。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illegible]）。

置五經博士。夏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無後，國除。（二王皆景帝子，越中二年四月受封，乘中二年三月受封，至是國除。）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景帝令郡國各立高祖廟，故遼東有高廟。）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illegible]便殿[illegible]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閒宴之處[illegible]）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孝文皇后竇氏也。）

六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甲者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illegible]）田園極膏腴；（膏腴，肥厚之地。[illegible]）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illegible]）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illegible]）

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illegible]大農令本秦之治粟內史也，漢初因之，景帝六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擊閩越。

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illegible]）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illegible]）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illegible]）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

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illegible]）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illegible]）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illegible]）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illegible]）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illegible]）阻險林叢，弗能盡著。（[illegible]）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illegible]）

之老（師古曰言白髮在首）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illegible]）一卒之奉不給上事。（[illegible]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言勞中國之力以事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illegible]）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illegible]）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illegible]）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illegible]）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illegible]）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illegible]）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illegible]）林中多蝮蛇猛獸，（[illegible]）夏月暑時，

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illegible]）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以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illegible]）以其軍降，處之上淦。（[illegible]）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illegible]）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illegible]）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illegible]）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illegible]）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illegible]）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illegible]）臣竊聞之，與中國異。（[illegible]）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以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illegible]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illegible]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illegible]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illegible]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illegible]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illegible]南方暑濕，近夏癉熱，[illegible]暴露水居，蝮蛇蠚生，[illegible]疾疢多作，[illegible]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illegible]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illegible]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illegible]使重臣臨存，[illegible]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illegible]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illegible]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illegible]而威德並行。

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illegible]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illegible]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illegible]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illegible]又使監祿鑿渠通道，[illegible]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勌，越乃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illegible]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illegible]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illegible]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illegible]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illegible]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illegible]陛下以四海為境，生民之屬皆為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illegible]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illegible]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illegible]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illegible]而煩汗馬

之旁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領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

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是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為主爵都尉始黯為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臣 吳秘讀

稱之（師古曰稱尺證翻下同）。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漢太常、郎中令、中大夫令、太僕、大理、大行令、宗正、大司農、少府爲九卿。主爵都尉、內史亦比九卿）。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戇，陟降翻，愚也）！群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也），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數，所角翻），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爲，于僞翻）。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賁，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近，其靳翻）。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下，遐嫁翻）。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倍，蒲妹翻），不如勿許，興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師古曰言其輕疾，遷徙若鳥之舉也），自上古不屬爲人（不以人類待之）。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罷，讀曰疲），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潔有廉隅者也），從董仲舒之言也。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部伍者，軍行各有分部，伍者五人爲伍也），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鋗，無緣。荀悅曰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鐎，溫器，有柄。鋗，火玄翻），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淮南子曰斥，度也；候，視也，望也），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師古曰簿，文簿也），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易，以豉翻），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樂，音洛；下樂同）。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臣光曰：易曰：師

出以律，否臧，凶。易師卦初六爻辭。王弼注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不可失；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傚，戶教翻。

夏，四月，赦天下。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

充集賢殿修撰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注

漢紀十 [illegible]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二年 [illegible]

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illegible] 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illegible] 匿其年及其生長，[illegible] 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illegible] 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illegible] 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illegible] 少君善為巧發奇中，[illegible] 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illegible] 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illegible] 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illegible] 者可見，見之以封禪

史067-270

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illegible]）食臣棗大如瓜（食音飼）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illegible]）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illegible]）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illegible]）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雁門馬邑豪聶壹（[illegible]）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illegible]）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illegible]）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言不以威[illegible]故匈奴不[illegible]）臣竊以為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事見高祖本紀一卷）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illegible]）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illegible]）和親至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illegible]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illegible]）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illegible]）此仁人之所隱也（[illegible]）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illegible]）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illegible]）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illegible]）疾則糧乏徐則後利（[illegible]）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illegible]）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

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梟古堯翻騎奇寄翻）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考異曰史記韓長孺傳元光元年聶壹畫馬邑事而漢書武紀在二年蓋元年壹始言之二年議乃決也）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司馬彪曰輕車古之戰車李奇曰將屯主監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為間（間古莧翻）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縣大令有丞長吏也）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縣古懸字通）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長知兩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班志武州縣屬鴈門郡崔浩曰今平城首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杜佑曰武州塞在朔州善陽縣界）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畜許救翻）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史欲殺之（師古曰漢律近塞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時鴈門尉史行徼見寇因保此亭）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度徒洛翻）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重直用翻）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眾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下遐稼翻）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如淳曰軍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應說非也逗謂留止也撓謂屈弱也逗音豆又音住撓奴教翻）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蚡扶粉翻為于偽翻）上朝太后（朝直遙翻）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尉與慰同）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師古曰塞之當行道處者）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匈奴與漢人於邊為互市如今之回易場也勝音升樂音洛）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中竹仲翻）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師古曰頓丘丘名因以為縣本衛地也地理志屬東郡今則在濮州界考異曰漢書武紀云東南流入勃海按頓丘屬東郡勃海乃在頓丘東北凡說今不取）夏五月丙子復決濮陽瓠子（濮陽縣屬東郡服虔曰瓠子堤名在東郡蘇林曰鄄城方在濮陽以北為瓠子河廣百步深五丈水經瓠子河出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復扶又翻瓠戶故翻考異曰史記河渠書元光中河決瓠子東注鉅野通淮泗漢書武紀曰瓠子隄）

名（在宋州……以南濮陽以北……瓠子河決……鉅野……）注鉅野，（……鉅野古……今鄆州鉅野縣大野澤在……）通淮泗，（決河之水由鉅野而通淮泗也。）汎郡十六。（……）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扶又翻，下同。）是時田蚡奉邑食鄃，（鄃，……音輸。）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其兩翻。）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初，孝景時，魏其侯竇嬰為大將軍，武安侯田蚡乃為諸郎，（……）侍酒跪起如子姪。已而蚡日益貴幸，為

丞相。魏其失勢，賓客益衰，（師古曰：言素為嬰之賓客者，頗以衰不復往也。）獨故燕相潁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為引重，（……曰：相牽引以致於尊重也。）其游如父子然。夫為人剛直使酒，（……）諸有勢在己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酒忤丞相。（數，所角翻；忤，五故翻。）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屬橫潁川，（夫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小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橫，戶孟翻。）民苦之。收繫夫及支屬，皆得棄市罪。（……棄市……）魏其上書論救灌夫，上令與武安東朝廷辯之。（東朝，……長樂宮……）

（……宮在未央宮之東也。令於長樂宮見太后，廷辯於是……朝，直遙翻，下同。）魏其、武安因互相詆訐。（詆，……；訐，……）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魏其，韓安國兩以為是；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吾并斬若屬矣！」（若屬，猶言汝輩也。）即罷起入，上食太后。（……掌翻。）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藉，……）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比魚肉也。）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魏其，得棄市罪。四年冬十二月晦，論殺魏其於渭城。（漢法以冬月行重刑，……）

春三月乙卯，武安侯蚡亦薨。（……）及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夏四月，隕霜殺草。御史大夫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蹇也。……余據漢制，大駕則公卿奉引……）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澤，薛歐之孫。……）

魯常山郡安國病免地震赦天下九月以中尉張歐為御史大夫韓安國疾愈復為中尉河間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德景帝子帝之兄也景帝前二年受王師古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好呼到翻下同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illegible]下同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謂未焚書之前[illegible]孟子老子之書也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造次謂所向必於是也余謂被服者言以儒衣被其身也[illegible]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今謂對三雍宮謂對二雍之制度及召對於二雍宮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師古曰中竹仲翻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聲[illegible]太樂官屬太常[illegible]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間王薨中尉常麗以聞[illegible]曰王身端行治[illegible]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諡法聰明睿知曰獻諡曰獻王知讀曰智班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長知兩翻是故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亡不可得已師古曰已語終辭古人以宴安為鴆毒師古曰左氏傳管敬仲之言宴安鴆毒不可懷也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漢興至於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何則沉溺放恣之中[illegible]居勢使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況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illegible]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見上卷建元六年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班志番陽縣屬豫章郡番音蒲何翻風讀曰諷南越食蒙以蜀枸醬師古曰枸醬緣木而生其子形如桑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一曰長一二寸味尤辛不酢也[illegible]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

書音義枸木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illegible]南越志曰番禺縣有番山禺山因以為名西漢志云南海郡治番禺師古曰番音潘禺音愚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柯水名牂柯江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illegible]

[illegible]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illegible]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illegible]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illegible]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illegible]上許之。乃拜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蜀筰關入，[illegible]遂見夜郎侯多同。[illegible]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illegible]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為犍為郡。[illegible]

[illegible]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illegible]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illegible]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筰之君長[illegible]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筰、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illegible]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illegible]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筰、冄駹、斯榆之君[illegible]皆請為內臣。除邊

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斥開廣也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illegible]）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班志零關道屬越嶲郡[illegible]）橋孫水以通邛都（[illegible]）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為于偽翻）天子大說（說讀曰悅）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illegible]）秋七月大風拔木女巫楚服等教陳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illegible]）上使御史

張湯窮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梟[illegible]）乙巳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退居長門宮（長門宮在長安城東南[illegible]竇太主獻長門園上以為宮[illegible]）竇太主慚懼稽顙謝上（竇太主陳皇后母也[illegible]）上曰皇后所為不軌於大義不得不廢主當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懼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初上嘗置酒竇太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賜之衣冠尊而不名稱為主人翁使之侍飲由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illegible]）

偃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illegible]）樂之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illegible]）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中郎東方朔陛戟殿下（[illegible]）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奢侈為務盡

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illegible]）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慶父死而魯國全（[illegible]）

公曰仲父有疾桓公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仲曰願君之遠豎貂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有病豎貂易牙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扇三月不葬

東司馬門入。（東司馬門，宮之東門也。更名東交門。）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上以張湯為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八月，螟。

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菑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逡，（李奇曰：言有次第也。）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

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

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是時巴蜀四郡（四郡，蜀、廣漢、漢中、巴郡也）鑿山通西南夷，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罷讀曰疲）；西南夷又數反（數所角翻），發兵興擊，費以巨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每朝會（朝直遙翻），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illegible]），上大說之（說讀曰悅），一歲中遷至左內史。（[illegible]）

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辯。常與汲黯請閒（閒古莧翻），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說讀曰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倍讀曰背）。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

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illegible]），漕關東粟徑易（易以豉翻），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為便。 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illegible]），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為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illegible]）。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illegible]），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敖、廣吏，當斬，贖為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illegible]），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為用，有將帥材（[illegible]），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夏，大旱，蝗。 六月，上行幸雍。 秋，匈奴數盜邊（數所角翻），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illegible]）

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

飛將軍

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幾居衣翻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閉也總一郡之中故曰闔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師古曰究竟也言見壅隔不得達於天子也行下孟翻 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張晏曰罪其不勤求士報國 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二千石當率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為不勝任也勝音升 奏可。

十二月，江都易王非薨。景帝子前二年封汝南王二年徙江都

皇子據生，衛夫人之子也。是為戾太子考異曰漢書武五子傳贊曰建元六年春戾太子生外戚傳衛皇后元朔元年生男據按枚皋傳云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子與外戚傳合蓋贊從荀紀之誤猶此漢紀亦據五星聚在秦二世末年誤為漢元年也

三月甲子，立衛夫人為皇后，赦天下。

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考異曰安國死在明年秋此終言之 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

東夷薉君南閭等，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張晏曰薉貊在辰韓之北高句麗沃沮之南東窮大海古曰南閭薉君名食貨志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郡後書夫餘傳夫餘庫有玉璧珪瓚傳世以為寶耆老言先代所賜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又濊傳云武帝滅朝鮮樂浪郡自單單大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侯主濊之皆以濊為民今不耐濊皆其種也班志樂浪東部都尉治不耐縣記平準書曰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考異曰按武紀朝鮮置者海內事也不知何者出費之謀 人徒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閒靡然騷動。

是歲，魯共王餘、長沙定王發皆薨。餘以前二年受封淮陽三年徙魯發以前二年受封長沙皆景帝子

臨菑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班志無終縣屬右北平郡春秋無終子國 皆上書言事。始，偃游齊、燕、趙，皆莫能厚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法兵師之法余按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委於偽翻積子智翻委積者倉廩之積也鄭氏曰少曰委多曰積 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

也（李奇曰不何知誤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師古曰靡散也音摩）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辟讀曰闢）以河為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沮將預翻五穀黍稷菽麥稻或曰黍稷秫稻粟）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河水逕安定北地郡東北流至高闕始分而東流過雲中楨陵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北謂之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稾令其疾至故曰蜚芻輓謂引車船也）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師古曰黃腄二縣名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也腄音直瑞反）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師古曰搏擊也言其人之不常厥處難得而制也）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事見高帝紀）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師古曰……）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師古曰……）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師古曰族音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師古曰……）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師古曰夸大也矯詐也）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師古曰蕃多也）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縣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

聊生，白經於道樹，（經，縊也。）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
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
不變之患也。今徇西夷，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徇，辭峻翻。薉，音穢。）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
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曰：臣聞
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
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
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
朱、猗頓之富也。（陶朱、猗頓，皆古之富人。）
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

大呼，（呼，火故翻。）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
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
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
萬乘之君，（乘，繩證翻。）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
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攘，如羊翻。）而身為
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
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
眾，（樂，音洛。）故諸侯無竟外之助。（竟，讀曰境。）此之謂瓦解。
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

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
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數，所角翻。復，扶又翻。重，直用翻。）
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
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易，以豉翻。）故賢主獨觀萬化
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
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書奏，天子召
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
中。（考異曰：漢書主父偃傳云元光元年，嚴安書云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按……皆在元光元年後，蓋……二人上書以嚴安為元光元年耳。）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
遷為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

橫矣！（遺，于季翻。累，力瑞翻。）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張晏曰：五鼎，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師古曰：五鼎烹，謂被鑊烹之誅。）
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師古曰：几，所以憑也。杖，所以扶也。毋朝，以其老也。）（考異曰：漢書武紀云賜淮南、菑川王几杖，毋朝。按諸侯表，菑川王志以元光五年薨，子靖王建立，元朔二年菑川王志非惠王也。）主父偃說上曰：
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
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彊而
合從以逆京師。（從，子容翻。易，以豉翻。）以法割削之，則逆節
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鼂錯是也。（事見十六卷景帝前元年。）

[illegible]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上，時掌翻），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平侯（班志，長平侯國屬汝南郡）。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次公為岸頭侯（據功臣表，平陵侯食邑於[illegible]；岸頭侯食邑[illegible]南為郡[illegible]皮氏縣有岸頭亭[illegible]）。

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上下，遐嫁翻）。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括地志：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按是漢朔方郡[illegible]），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被，皮義翻），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illegible]曰：斗絕也。辟，讀曰僻。[illegible]造陽在今嬀州[illegible]）。

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主父偃說上曰：茂陵初立（初立在建元二年），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訾，音資）。軹人郭解（軹縣屬河內），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為，于偽翻；中，竹仲翻）。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殺人甚眾（睚，牛懈翻；眦，士懈翻），上聞之，下吏捕治解（下，遐嫁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斷，丁管翻）。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覬，音冀）。

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於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勢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搤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騖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況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生殺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

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蕩蕩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禁偽辯，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姦，奪弟妻為姬，殺肥如令郢人。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

齊厲王次昌亦與其姊紀翁主通。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於上曰：「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又聞與其姊亂，請治之。於是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游齊及燕、趙，及貴，連敗燕、齊。趙王彭祖懼，上書告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

張歐免，上欲以蓼侯孔臧為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

單于降
除之
謂

亡降漢。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罷讀曰疲）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中竹仲翻）夫以三公爲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尊之。

公孫弘忠
袖手

三月，赦天下。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卒。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爲彊國，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餘衆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使疏吏翻）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間亡，鄉月氏，（間古莧翻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至大

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爲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爲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

留歲餘，會伊稚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上拜騫爲太中大夫，甘父爲奉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六月，庚午，皇太后崩。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師古曰令犍爲自保守而漸成其郡縣）專力城朔方。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是歲，中大夫張湯爲

皆甚
是無

廷尉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爲奏讞掾，以古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四年冬，上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illegible]集賢院[illegible]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一（起彊圉大荒落，盡玄黓閹茂，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illegible]）丞相封侯自弘始。（[illegible]）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弘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難，乃旦翻。）弘嘗奏言：「十賊彍弩，（[illegible]）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下，遐嫁翻。）侍中吾丘壽王對曰：（吾讀曰虞。）「臣聞古者作五兵，（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illegible]）犯法滋眾，盜賊不勝，（[illegible]）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illegible]）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illegible]）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illegible]）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illegible]）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弘詘服焉。

弘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為人廉直，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驕恣，數犯法，（[illegible]）所殺傷二千石甚眾，弘乃薦仲舒為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illegible]）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臣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illegible]）上從之。

春，大旱。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為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沮，[illegible]音[illegible]。）太僕公孫賀為

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illegible]）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illegible]）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illegible]）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子伉不疑登皆爲列侯（[illegible]）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illegible]）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繈褓中未有勤勞上列地封爲三侯（[illegible]）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尉公孫敖爲合騎侯（[illegible]）都尉韓說爲龍頟侯（[illegible]）公孫賀爲南窌侯（[illegible]）李蔡爲樂安侯（[illegible]）校尉李朔爲涉軹侯（[illegible]）趙不虞爲隨成侯（[illegible]）公孫戎奴爲從平侯（[illegible]）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illegible]）皆賜爵關內侯於是青尊寵於羣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illegible]）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illegible]）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illegible]）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illegible]）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illegible]）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illegible]）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illegible]）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illegible]）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藝以上者

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群臣賓客多江淮間輕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說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為然，乃益治攻戰具，積金錢。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

時有詔，欲從軍者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斥免之，欲以禁後，被遂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卿奏安擁閼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既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恥之。於是為反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為所并，亦結賓客為反具，以為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徐來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陳喜作輣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騎侯公孫敖為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赦天下。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為翕侯，及敗，匈奴

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注 illegible〕建盡亡其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注 illegible〕：「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閎、長史安曰：「不然。〔注 illegible〕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注 illegible〕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注 illegible〕且使臣職雖當斬將，〔注 illegible〕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注 illegible〕

初，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通，生霍去病。〔注 illegible〕去病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擊匈奴，為票姚校尉，〔注 illegible〕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注 illegible〕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

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注：[illegible] 籍若，侯名也。產，其名也 [illegible]〕生捕季父羅姑比，〔注 illegible〕封去病為冠軍侯。〔注 illegible〕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賢為眾利侯。〔注 illegible〕是歲失兩將軍軍，〔注 illegible〕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為庶人。單于既得翕侯，以為自次王，〔注 illegible〕用其姊妻之，〔注 illegible〕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注 illegible〕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注 illegible〕無近塞。單于從其計。〔注 illegible〕是時漢比歲發十餘萬眾擊胡，〔注 illegible〕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注 illegible〕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注 illegible〕

凡軍功…[illegible]…以寵軍功…[illegible]…不盡也…[illegible]

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獲獸

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

錫一角獸蓋麟云麟麕身牛尾馬足…[illegible]…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illegible]…

於是以薦五畤畤加

一牛以燎…[illegible]…

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

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今元以郊得

一角獸曰狩云於是濟北王孝文十六年…[illegible]…濟北王…[illegible]…泰山郡…[illegible]…以

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

伐之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計…[illegible]…案與地圖…[illegible]…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爲妄言非也…[illegible]…王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乎臣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illegible]…被曰昔秦爲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立爲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illegible]…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illegible]…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事見十五卷景帝三年夫吳王王四郡…[illegible]…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illegible]…奔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illegible]…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最長…[illegible]…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illegible]…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

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事見上元朔五年）下廷尉治。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復，扶又翻）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皋之口，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偽為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欲使人偽得罪而西，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耳。

繇之皆吉。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告與淮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為太子。爽聞，即遣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言孝作輣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

敢孝敢音敢劾戶槩翻會有司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師古曰為頭首而藏匿之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等死者數萬人。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子據為太子，年七歲。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匈奴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初，張騫自月氏還，事見上卷元朔三年氏音支具為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為于偽翻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土著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水草移徙也宛於元翻著直畧翻多善馬，馬汗血；孟康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子云一說汗血者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號能一日千里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寘；于寘國在南山下居西城于寘音徒賢翻又徒見翻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註崑崙山西有大水名新頭河入天竺境又西南流屈而東南流逕中天竺國又西逕安息之西南注雷翥海西海也在安息之西犂靬之東東南連安州海即西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水經註河水一源出于寘國南山北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西域傳鹽澤一名蒲昌海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玉門陽關皆在敦煌西界括地志蒲昌海一名泑澤亦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按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其一出葱嶺一出于寘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漢註山海經不可信漢志云蒲昌海在其東長二千里水元狩中遣使窮河源冬春可步夏秋乃渡南二百里行三山中高四下曰墨山直大至同國右所謂崑崙也事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實流後下行合流色赤行宜水弁則之西許東北直奠賀疑積石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即秦所築長城也起臨洮臨洮隴西縣南接羌，鬲漢道焉。鬲與隔同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康居國在大宛西北奄蔡在康居西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行國言無城郭常居隨畜逐水草而居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孟康曰邛山名生竹高節可作杖臣瓚曰邛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蜀布細布也史記正義曰布土蘆布邛出谷翻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孟康曰身毒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師古曰亦曰捐毒身音乾毒音篤賈音古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度徒洛翻著直畧翻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使疏吏翻惡烏路翻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少詩沼翻從蜀，宜徑，又無寇。師古曰宜當也徑直也言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天子既聞大宛及

大夏安息之屬安息治番兜城臨嬀水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其俗亦土著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以利誘令入朝遺于季翻朝直遙翻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譯傳言之人周官象胥之職也遠方之人言語不同更歷九譯乃能通於中國重直龍翻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間古莧翻使疏吏翻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指[illegible]求身毒國[illegible]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南方閉巂昆明[illegible]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國[illegible]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illegible]

二年冬十月上幸雍祠五畤[illegible]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爲丞相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考異曰漢書百官公卿表元狩二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爲丞相遷湯[illegible]霍去病爲票騎將軍[illegible]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illegible]殺折蘭王斬盧侯王[illegible]執渾邪王子[illegible]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illegible]詔益封去病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異道[illegible]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與數十騎馳貫胡騎[illegible]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illegible]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鄉[illegible]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illegible]

不及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為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票騎將軍去

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酋涂王及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户封其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為從票侯校尉高不識為宜冠侯校尉僕多為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會當斬

贖為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匈奴入代鴈門殺略數百人

江都王建與其父易王所幸淖姬等及女弟徵臣姦建游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没建臨觀大笑令勿救皆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為淫虐

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又聞淮南衡山陰謀亦作兵器刻璽帝璽及其事發有司請捕誅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國除

膠東康王寄薨

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票騎既

渡河與渾邪王眾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illegible]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illegible]盡將其眾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illegible]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為列侯。[illegible]益封票騎千七百戶。[illegible]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illegible]縣官無錢，從民貰馬。[illegible]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illegible]曰：夫匈奴攻當路塞，[illegible]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illegible]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illegible]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illegible]今縱

不能，渾邪率數萬之眾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illegible]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illegible]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五屬國。[illegible]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illegible]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休屠王太子日磾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illegible]久之，帝游宴見馬，[illegible]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illegible]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illegible]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

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監，掌御馬）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得出入禁中；駙馬都尉掌副車之馬；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師古曰：駙，副也。非正駕車，皆爲副。）日磾既親近，（磾音低）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illegible]）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illegible]）

二年春，有星孛于東方。（[illegible]）夏五月，赦天下。淮南王之謀反也，膠東康王寄微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吏治淮南事，辭出之。（師古曰：獄辭所連及也）寄母王夫人即皇太后之女弟也，於上最親，憂恚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上聞而憐之，立其長子賢爲膠東王，（是爲哀王）又封其所愛少子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illegible]）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山東大水，民多飢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廥以振貧民。（[illegible]）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illegible]）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illegible]）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illegible]）

漢既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繇讀曰徭）

上將討昆明，（[illegible]）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昆明池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是時灋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illegible]）及五大夫，（[illegible]）徵發之士益鮮。（鮮，少也）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illegible]）以故吏弄灋，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

是歲，得神馬於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遭刑，屯田燉煌界，數於此水旁見群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爲土人持勒靽於水旁，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上方立樂府，（[illegible]）使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illegible]）佩二千石印，絃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詩多爾雅之文，（[illegible]）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illegible]）

[illegible]及得神馬次以爲歌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illegible]上默然不說[illegible]

上招延士大夫[illegible]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羣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法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illegible]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羣臣曰黯自言爲便辟則不可[illegible]自言爲愚豈不信然乎

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不佐國家之急[illegible]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illegible]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illegible]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illegible]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橢之其文龜直三百[illegible]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illegible]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illegible]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illegible]桑弘羊以計算用事[illegible]咸陽齊之大煑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illegible]

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

郡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及民有軺車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

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後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怨湯

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

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

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上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

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

之奏言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師古曰并合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師古曰回繞也少臣也 廣自請曰臣部為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結髮者言始勝冠即從戰今乃一得當單于師古曰言今得當單于也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師古曰欲先死而取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奇孟康曰奇隻不偶也如淳曰數為匈奴所敗數為奇不偶師古曰言廣命隻不偶皆也孟康是矣數所角翻奇居宜翻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師古曰謂不獲敵也余謂青欲令單于既有獨追失之為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敖失侯見上二年清本與敖友又說青於隴故欲使當單于而立功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慍怒慍於運翻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言結陳以待敵也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武剛車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續漢志著軍有或其餘墻旌幟考巾有蓋謂之武剛車環營官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言日沒也大風起砂礫擊面師古曰礫小石也音歷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曰翼謂左右引其兵如鳥之張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度大各翻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師古曰騾音羸騾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騾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騾來戈翻冒莫克翻時已昏漢匈

可惜可傷

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也拏女居翻殺傷大當殺傷各大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遲直二翻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窴顏音田翻如淳曰趙信所築以其名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飼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或失道後大將軍師古曰或迷也在後不及期也不及單于戰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師古曰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上簿幕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復扶又翻遂引刀自剄剄古頂翻廣為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猨臂善射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也度不中不發度徒洛翻中竹仲翻將兵乏絕之處處昌呂翻水道曰乏食之不繼曰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近其靳翻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為用樂音洛及死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垂涕師古曰知與不知也為于偽翻而右將軍獨

下吏（[illegible]）當死贖為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衆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谷蠡音[illegible]）十餘日眞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illegible]）

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illegible]）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illegible]）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illegible]）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illegible]）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為列侯（[illegible]）從票侯破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為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illegible]）

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illegible]）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illegible]）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illegible]）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illegible]）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illegible]）既還重車餘棄粱肉（[illegible]）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illegible]）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喜士退讓（[illegible]）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如此（[illegible]）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illegible]）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illegible]）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illegible]）吏卒五六

萬人稍蠶食匈奴以北（[illegible]）然亦以
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illegible]）匈奴用趙信
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illegible]）或言
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illegible]）
（[illegible]）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
敞於單于單于大怒留之不遣（[illegible]）是時
博士狄山議以為和親便（[illegible]）
上以問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
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
郡（[illegible]）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
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illegible]）山自
度辯窮且下吏（[illegible]）曰能於是
上遣山乘障（[illegible]）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
自是之後群臣震慴（[illegible]）無敢忤湯者
是歲汲黯坐法免以定襄太守義縱為右內史
河內太守王溫舒為中尉（[illegible]）先是寧成為關都尉
吏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
成之怒（[illegible]）及義縱為南
陽太守（[illegible]）至關寧成側行送迎（[illegible]）至

郡遂按寧氏破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illegible]）
（[illegible]）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
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視亦二百餘人一捕鞫
曰為死罪解脫（[illegible]）是日皆
報殺四百餘人（[illegible]）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是時趙
禹張湯以深刻為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
擊為治（[illegible]）王溫舒始為廣平都尉（[illegible]）
（[illegible]）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
人（[illegible]）以為爪牙皆把其陰重
罪而縱使督盜賊（[illegible]）快其意所欲得此人
雖有百罪弗法（[illegible]）以
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illegible]）
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
不拾遺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
驛（[illegible]）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
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illegible]）
（[illegible]）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

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illegible]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illegible]天子聞之皆以為能故擢為中二千石[illegible]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illegible]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illegible]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illegible]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illegible]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illegible]兼侍講提舉萬壽觀公事[illegible]

[illegible]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二[illegible]

世宗孝武皇帝[illegible]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illegible]蔡坐盜孝景園堧地葬其中當下吏自殺[illegible]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illegible]於是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汲黯為淮陽太守[illegible]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illegible]然後奉詔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illegible]不復見陛下[illegible]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illegible]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illegible]顧淮陽吏民不相得[illegible]吾徒得君之重[illegible]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

郡不得與朝廷議矣（[illegible]）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譽音余）。好興事，舞文法（[illegible]），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illegible]）。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illegible]），十歲而卒。詔徙姦猾吏民於邊。夏四月乙卯，以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為丞相（[illegible]）。

天子病鼎湖甚（[illegible]），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illegible]）。上召置祠之甘泉（[illegible]）。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illegible]）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illegible]），病良已（[illegible]）。置酒壽宮（[illegible]）神君。神君非可得見（[illegible]），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

（[illegible]）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illegible]）。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illegible]）。其事祕，世莫知也（[illegible]）。時上卒起，幸甘泉，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我為不行此道乎？」銜之（[illegible]）。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illegible]）。上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illegible]），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illegible]）。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天子以縱為廢格沮事（[illegible]），棄縱市。郎中令李敢怨大將軍之恨其父（[illegible]），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illegible]），敢從上雍（[illegible]），至甘泉宮獵，驃騎將軍去病射殺敢（[illegible]）。去病時方貴幸，上為諱云鹿觸殺之（[illegible]）。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閎[illegible]王，旦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初作誥策（[illegible]）。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者不可勝計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六月詔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循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爲吏有罪者秋九月冠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爲冢象祁連山初霍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光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爲霍仲孺會爲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迎仲孺而見之大爲買田宅奴婢而去及還因將光西至長安任以爲郎稍遷至奉車都尉光祿大夫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以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元鼎元年

夏五月赦天下濟東王彭離驕悍昏暮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爲好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坐廢徙上庸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湯有郤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

下湯治論殺之。[illegible]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illegible]謁居病，湯親為之摩足。[illegible]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也，乃與吏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illegible]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illegible]欲陰為之，而佯不省。[illegible]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illegible]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illegible]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illegible]湯獨不謝。[illegible]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illegible]丞相患之。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故九卿、二千石，[illegible]仕宦絕在湯前。[illegible]湯數行丞相事，[illegible]知三長史素貴，故陵折丞史遇之。三長史皆怨恨，欲死之，[illegible]乃與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illegible]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illegible]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illegible]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以湯懷詐面欺，[illegible]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illegible]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乃盡案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illegible]作承露盤，高二十丈，[illegible]大七圍，以銅為之，上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之脩，自此日盛。

二月，以太子太傅趙周為丞相。

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慶為御史大夫。[illegible]

大雨雪。[illegible]

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

是歲，孔僅為大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illegible]稍置均輸以通貨物。[illegible]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竟廢之。[illegible]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illegible]

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illegible]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眞工大姦乃盜爲之[illegible]渾邪王旣降漢[illegible]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illegible]自鹽澤以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不勝而遠之[illegible]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illegible]

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illegible]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疋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illegible]道可便遣之他旁國[illegible]騫旣至烏孫昆莫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指曰[illegible]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遣公主爲夫人結爲兄弟共距匈奴匈奴不足破也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近之[illegible]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

騫留久之不能得其要領[illegible]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illegible]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爲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illegible]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illegible]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illegible]

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玉門陽關[illegible]西則限以葱嶺[illegible]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illegible]

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車師前王治交河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故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illegible]），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既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illegible]），稍發徙民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illegible]），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天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求之。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illegible]）；其後益習而衰少焉（[illegible]）。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illegible]……徙在新安縣……今猶謂之新關）。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火。夏四月，雨雹（雨于具翻）。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常山憲王舜薨（舜，景帝子，中五年受封……）。子勃嗣，坐憲王病不侍疾及居喪無禮，廢徙房陵（[illegible]）。後月餘，天子更封憲王子平為真定王（[illegible]），以常山為郡。於是五嶽皆在天子之邦矣（[illegible]）。徙代王義為清河王（[illegible]）。是歲，匈奴伊稚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illegible]）。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illegible]）。詔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illegible]）。其令有司議。」立后土祠於澤中圜丘（[illegible]）。上遂自夏陽東幸汾陰（[illegible]）。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illegible]）。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illegible]）。

[illegible]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illegible]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illegible]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illegible]樂成侯丁義[illegible]薦方士欒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illegible]得欒大，大說。[illegible]大先事膠東康王，[illegible]為人長美，言[illegible]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illegible]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illegible]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illegible]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illegible]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旗，旗自相觸擊。[illegible]

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illegible]又拜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樂通侯，[illegible]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illegible]又以衛長公主妻之，[illegible]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illegible]相屬於道。[illegible]自大主、將相以下，[illegible]皆置酒其家，獻遺之。[illegible]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illegible]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illegible]大見數月，佩六印，[illegible]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掔，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illegible]六月，汾陰巫錦[illegible]得大鼎於魏脽后土營旁，[illegible]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illegible]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羣臣皆上壽賀。[illegible]秋，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illegible]初，條侯周亞夫為丞

祖（周亞夫景帝前七年為相，中三年罷。）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漢書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師古曰：無害，言其最勝，無能傷害之者。）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大府，謂丞相府也。）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為酷急。（言以法深刻為急也。）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及為中尉，吏民益彫敝。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上乃復以王溫舒為中尉，趙禹為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為燕相。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衞，在長安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上書請立樛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嬰齊薨，謚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衞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

資治通鑑卷二十　十四　十五

立泰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illegible]）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因嬖人奏之。（[illegible]）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illegible]），鑄鼎於荊山下（[illegible]）。鼎既成，有龍垂胡頾下迎黃帝（[illegible]）。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師古曰：[illegible]）。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illegible]太室山在潁川[illegible]嵩高[illegible]為中嶽）。

五年冬十月，上祠五時於雍，遂踰隴（隴坻也，在天水[illegible]），西登崆峒（[illegible]）。隴西守以行往卒（[illegible]），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illegible]）。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illegible]）。

上又幸甘泉，立泰一祠壇，所用祠具如雍一時而有加焉（[illegible]）。五帝壇環居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illegible]）。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昧爽（[illegible]），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illegible]）。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illegible]）。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晝有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illegible]）請三歲天子一郊見（[illegible]）。詔從之。

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illegible]），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illegible]）。其居國中甚重，得眾心愈於王（師古曰：[illegible]）。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illegible]）。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illegible]），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illegible]）。

索隱曰志林云介者恃也以宜使者權詐呂嘉也韋昭以介爲恃以諸呂也以云以宫陛下漢使之權寵即得爲臣然云恃爲介也其兵以介爲臣恐者必白介者實主因也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坐徂臥翻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上將即亮翻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屬之欲翻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杖直亮翻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師古曰言左右之人不是己黨也卽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鏦楚江翻又七恭翻以矛戟撞也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介恃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

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使疏吏翻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師古曰郟潁川之縣也郟音夾千秋故濟北王相也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樛居虯翻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建德嬰齊之子班表術陽侯食邑於東海之下邳長知兩翻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開直道給食師古曰給之食欲誘入越以擊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番音潘禺音愚南越都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漫又莫連翻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冠古玩翻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班表成安侯食邑於潁川郡之郟縣樛

樂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班志龍亢縣屬沛郡亢音剛考異曰漢書功臣表作龍亢侯南越傳作龍亢史記建元以來侯者表作龍亢今從之夏四月赦天下丁丑晦日有食之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伏波將軍者言能伏息波濤也水經注湟水出桂陽縣盧聚南出涯浦關爲桂水山海經以爲湟水一名洭水出含洭縣東南入于海又曰湟水會溱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水經湞水出南海龍川縣西又西南入溱鄭氏曰湞音貞師古曰湞音丈庚翻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師古曰越人降爲歸義侯以其人能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故曰戈船

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非謂載干戈也。[illegible] 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illegible] 皆將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illegible] 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

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illegible] 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丙申，以御史大夫石慶為丞相，封牧丘侯。[illegible] 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為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illegible] 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

元鼎六

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illegible] 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棄市。西羌眾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攻故安，圍枹罕。[illegible] 匈奴入五原，殺太守。[illegible]

六年冬十月，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為征西羌，平之。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陝，破石門，[illegible] 得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illegible] 伏波為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illegible] 樓船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得嘉。[illegible] 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為南海、蒼梧、

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耳九郡。（[illegible]）

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為將梁侯；蘇弘為海常侯；都稽為臨蔡侯；（[illegible]）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為侯。（[illegible]）

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illegible]）

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illegible]）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illegible]）

賽南越，禱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illegible]）

馳義侯遺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illegible]）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illegible]）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illegible]）誅且蘭及邛君、笮侯，（[illegible]）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illegible]）上以為夜郎王。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為越嶲郡，（邛，渠容翻。越嶲郡，唐為嶲州。[illegible]）笮都為沈黎郡，（[illegible]）冉駹為汶山郡，（[illegible]今茂州[illegible]諸羌之[illegible]）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illegible]）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illegible]）以海風波為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使，疏吏翻。）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illegible]梅嶺[illegible]）

（[illegible]）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illegible]）入白沙武林梅嶺（[illegible]）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illegible]）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為其伐前勞（[illegible]）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illegible]）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illegible]）掘死人以為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為援（[illegible]）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illegible]）因用歸家懷銀黃（[illegible]）垂三組（[illegible]）夸鄉里是三過也（[illegible]）失期內顧（[illegible]）以道惡為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illegible]）挾偽干君（[illegible]）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蘭池宮在渭城[illegible]時欲使之蘭池宮而不至）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眾以掩

過不（[illegible]）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illegible]）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以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illegible]）以擊東越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illegible]）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illegible]）為具備人眾遣之（[illegible]）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illegible]）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illegible]）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illegible]）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illegible]）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illegible]）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illegible]）欲賤市以私其利（[illegible]）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illegible]）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illegible]）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illegible]）攻

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浮沮井名在匈奴中故以為將軍之號下匈河將軍其義亦同）匈河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河水而還（匈河水在匈奴中去令居千里）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illegible]）徙民以實之

是歲齊相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illegible]）賈貴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算（[illegible]）商者少物貴（[illegible]）上由是不悅卜式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漢書作古不死之名）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時掌翻 師古曰稍漸也）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父音甫）然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illegible]）臣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illegible]）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中也）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群臣得人人自盡（[illegible]）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illegible]）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群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

元封元年（應劭曰始封泰山故改元）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師古曰輯與集同睦和也）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帥讀曰率）乃行自雲陽（[illegible]）北歷上郡西河五原（[illegible]）出長城北登單于臺（[illegible]）至朔方臨[illegible]（[illegible]）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illegible]）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illegible]）不能即

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illegible]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illegible]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讋焉，[illegible]終不敢出。上乃還，祭黃帝冢橋山，[illegible]釋兵須如。[illegible]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葬其衣冠。」[illegible]上歎曰：「吾後升天，群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illegible]乃還甘泉，類祠太一。[illegible]

上以卜式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夫。

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卒錢塘轅終古斬徇北將軍。[illegible]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眾降。[illegible]上封終古為禦兒侯，[illegible]吳陽為卯石侯，居股為東成侯，敖為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東越降將多軍

為無錫侯。[illegible]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illegible]終為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illegible]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illegible]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illegible]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為之奉邑。[illegible]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illegible]言夜見大人，長數丈，[illegible]就之則不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illegible]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群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illegible]夏四月，還至奉高。[illegible]

上[illegible]禮祠地主於梁父。[illegible]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illegible]

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尚黃而盡用樂江淮閒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

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毋出民田租逋

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僊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

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先是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弘羊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

甘泉倉皆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師古曰烹煮也）秋有星孛于東井（晉天文志東井八星天之南門黃道所經又曰東井雍州分野）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台（天文志…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填星土星也…）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師古曰言天以德星報於帝）齊懷王閎薨無子國除（閎元狩六年受封）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三（起玄黓涒灘盡著雍攝提格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上

元封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還祝祠泰一以拜德星（師古曰…）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緱工侯翻）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宿留音秀溜）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應劭曰萬里沙神祠在東萊曲成…孟康曰沙徑三百餘里杜佑曰萬里沙在萊州掖縣界）夏四月還過祠泰山初河決瓠子（河決瓠子見十八卷元光三年）後二十餘歲不復塞（塞悉則翻下同）梁楚之地尤被其害（被皮義翻）是歲上使汲仁郭昌二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決天子自泰山還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沈持林翻）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窴決河（從才用翻卒子恤翻）築宮其上名宣防宮導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溝洫志禹導河…[illegible]石至龍門南…）

（華陰東下底柱及孟津[illegible]至于大伾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勃海孟康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時[illegible]）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上還長安。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illegible]）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illegible]）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illegible]）甘泉作益壽、延壽觀，（[illegible]）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illegible]臺在甘泉宮[illegible]臺高五十丈去長安二百里望見長安城）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始廣諸宮室。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真番、（[illegible]）朝鮮，（[illegible]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illegible]）為置吏築障塞。（[illegible]）秦滅燕，屬遼東外徼。（徼吉弔翻）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

塞，至浿水為界，（[illegible]）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見十二卷[illegible]）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illegible]）都王險。（[illegible]）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illegible]）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illegible]）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illegible]）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illegible]）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illegible]）即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illegible]）即不詰，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illegible]）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六月，甘泉房中產芝九莖，（[illegible]）

（生禱命記王者慈仁以之草也）上為之報天下。上以旱為憂，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乾，音干。）秋，作明堂於汶上。（班志：泰山郡萊蕪縣，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濟，桑欽所言。又曰：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丘入濰，有五帝祠。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又言出朱虛入濰，桑欽所言有異。汶者有二汶水，……明堂在泰山奉高縣。禹貢乃至又重，禹貢浮于汶，……明堂當在汶上，……之汶入于濟，……立之。汶，音問。）上募天下死罪為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渤海……以北為渤海……以南……）左將軍荀彘出遼東，以討朝鮮。初，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深、靡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勞深、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數，所角翻。）於是上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漢……）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復，扶又翻。長，知兩翻。）是時，漢滅兩越，平西南夷，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

物、傳車、馬被具。（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是歲，以御史中丞南陽杜周為廷尉。（……）周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其治大放張湯。時詔獄益多，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者，……）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吏所增加十萬餘人。（……）

三年冬十二月，雷雨雹，大如馬頭。（……）上遣將軍趙破奴擊車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車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春正月甲申，封破奴為浞野侯；王恢佐破奴擊樓蘭，封恢為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矣。初作角抵戲，魚龍曼延之屬。（……）

（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化成比目魚跳躍漱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敖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謂此也曼延即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爲曼延者也延弋戰翻）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字式又翻少詩沼翻）即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爲于僞翻）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復扶又翻降戶江翻下同）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將即亮翻降下軍翻又炭所翻）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陰暗家也間空隙也一言暗室遺使投空隙而出與樓船約降間古莧翻）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數所角翻下同）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

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意疑也億度也料也）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濟子禮翻考異曰史記作征之蓋字誤今從漢書）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幷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考異曰漢書作許遂按左將軍方以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武帝必以遂擅執樓船爲非漢書作許蓋字誤今從史記）左將軍已幷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考異曰漢書陰作陶今從史記）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應劭曰凡五人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唊四也應氏乃云五人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余按韓陶今作韓陰蓋從史記）（唊古協翻又音頰）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幷將（將即亮翻）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尼谿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吏（復扶又翻）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師古曰右渠之子名長路人先已降漢而死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巳以故遂定朝鮮爲樂浪臨屯玄菟眞番四郡（樂浪音洛）

[illegible]

侯，[illegible] 封參為澅清侯，[illegible] 陰為荻苴侯，[illegible] 唊為平州侯，[illegible] 長為幾侯，[illegible] 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涅陽侯。[illegible] 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列口，縣名] 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illegible] 昔箕子居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設禁八條：[illegible] 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子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illegible] 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illegible] 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illegible] 及賈人往者，[illegible] 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九夷，

[illegible] 有以也夫。

秋七月，膠西于王端薨。[illegible]

武都氐反，分徙酒泉。[illegible]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illegible] 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illegible] 歷獨鹿、鳴澤，[illegible] 自代而還，幸河東。春三月，祠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夏，大旱。

匈奴自衛、霍度幕以來，[illegible] 希復為寇，[illegible] 遠徙北方，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illegible] 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北地人王烏等窺匈奴。烏從其俗，去節，入穹廬。[illegible] 單于愛之，佯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illegible] 漢使楊信於匈奴。信不肯從其俗，單于曰：「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illegible] 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illegible] 令吾太子為質，無幾矣。」[illegible] 信既歸，漢又使王烏往，而單于復諂以甘言，[illegible] 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

[illegible]邸于長安漢為[illegible] 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illegible] 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illegible]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為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illegible]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漢邊[illegible]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

五年冬上南巡狩至于盛唐[文穎曰盛唐地理志不得[illegible]] 望祀虞舜于九嶷[地理志九嶷山在零陵營道縣南[illegible]] 登灊天柱山[illegible] 自尋陽浮江[illegible] 親射蛟江中獲之[illegible] 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illegible] 遂北至琅邪[琅邪郡秦置[illegible]] 並海[illegible] 所過禮祠其名山

衛青亡

大川春三月還至太山增封甲子始祀上帝於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illegible] 夏四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還幸甘泉郊泰畤 長平烈侯衛青薨[illegible] 起冢象廬山[illegible]

上既攘卻胡越開地斥境乃置交趾朔方之州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等州凡十三部皆置刺史焉[illegible]

（……爲徐州蓋因禹貢之舊以立名……其氣燥剛稟性輕揚亦云州界多水水波輕揚也……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荊山……鉞星別爲荊州……也參代……曰疆壤益大故以名……州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上以名臣文武欲盡，乃下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師古曰：奔，走也。踶，蹋也。奔踶者，乘之即奔，立則踶人也。）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師古曰：負俗，謂被譏議也。累，力瑞翻。）夫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跅弛之士，（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法度也。……）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六年冬，上行幸回中。春，作首山宮。（……首山在河東蒲坂縣……）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殊死以下。

漢既通西南夷，開五郡，（五郡，謂犍爲、越巂、沈黎、汶山、益州也。）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歲遣使十餘輩出此初郡，皆閉昆明，（……昆明在越巂，西南諸夷所居……）爲所殺奪幣物。於是天子赦京師亡命，令從軍，遣拔胡將軍郭昌將以擊之，斬首數十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

秋，大旱，蝗。烏孫使者見漢廣大，歸報其國，（元鼎二年，烏孫遣使隨張騫入謝天子。）其國乃益重漢。匈奴聞烏孫與漢通，怒，欲擊之；又其旁大宛、月氏之屬皆事漢。烏孫於是恐，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爲昆弟。天子與群臣議，許之。烏孫以千匹馬聘。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江都王建，易王非之子，……）往妻烏孫，贈送甚盛。烏孫王昆莫以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以爲左夫人。公主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愁思歸。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以帷帳錦繡給遺焉。（……）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岑娶，……官名也，其人名軍須靡……）公主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娶遂妻公主。昆莫死，岑娶代立，爲昆彌。（……昆莫，王號也……昆彌……）

是時漢使西踰葱嶺，抵安息。安息發使，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曰大鳥卵如一二石甕……義恭……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翼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黎軒東漢爲大秦國……在安息……臨大海……[illegible]）

人相誤之術皆是也。[illegible]曰：大秦國俗善幻，口中吐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illegible]

及諸小國驩潛、大益、車師、扞罙、蘇薤之屬，[illegible]益在大宛西，扞罙國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illegible]蘇薤[illegible]皆隨漢使獻見天子。[illegible]天子大悅。西國使更來更去，師古曰：更，互也。[illegible]天子每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師古曰：[illegible]大角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illegible]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臧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師古曰：[illegible]

大宛左右多蒲萄，可以為酒。多苜蓿，[illegible]天馬嗜之。漢使采其實以來，天子種之於離宮別觀旁，極望焉。然西域以近匈奴，常畏匈奴使，待之過於漢使焉。[illegible]

是歲，匈奴烏維單于死，子烏師廬立，年少，號兒單于。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徙，左方兵直雲中，右方兵直酒泉、敦煌郡。[illegible]

太初元年[illegible]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乙

酉，柏梁災。[illegible]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臣瓚曰：高里，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呼為下里者也，字則為蓬蒿之蒿。或者既見泰山神靈之府，高里山又在其旁，即誤以高里為蒿里，混同一事，陸士衡尚不免，況餘人乎。今流俗書本此高字有作蒿者，妄加增耳。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師古曰：蓬萊中仙人之庭也。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于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師古曰：建章宮在未央宮西，[illegible]度為千門萬戶。[illegible]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illegible]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illegible]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illegible]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illegible]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漢

故事玉堂基與未央前殿等去地十二丈[illegible]門壽以璧玉因曰璧門大鳥[illegible]

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漢宮閣疏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常置九天道士百人然則神明井幹俱高五十丈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曰井幹疊而百層即此樓也）輦道相屬焉（屬之欲翻）。大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壺姓[illegible]）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壞廢（[illegible]）宜改正朔。上詔兒寬與博士賜等共議以爲宜用夏正（[illegible]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夏以建寅之月爲歲首）。夏五月詔卿遂遷等共造漢太初曆以正月爲歲首色上黃數用五（[illegible]漢以土德王土色黃而數五故上黃而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足之）定官名協音律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後世云。

匈奴兒單于好殺伐國人不安又有天災畜多死（[illegible]）左大都尉使人間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上乃遣因杅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以應之（服虔曰因杅匈奴地名因所征以爲將軍之名也[illegible]）。秋八月上行幸安定（元鼎三年置安定郡[illegible]）。漢使入西域者言宛有善馬在貳師城（[illegible]貳師大宛城名[illegible]）匿不肯與漢使。天子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illegible]以爲車姓[illegible]）宛王與其羣臣謀曰漢

相江

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illegible]）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illegible]）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illegible]）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illegible]）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强弩射之可盡虜矣。天子嘗使浞野侯以七百騎虜樓蘭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illegible]）乃拜李夫人兄廣利爲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illegible]）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illegible]）。

臣光曰武帝欲侯寵姬李氏而使廣利將兵伐宛其意以爲非有功不侯不欲負高帝之約也夫軍旅大事國之安危民之死生繫焉

不擇賢愚而授之，欲徼幸咫尺之功，藉以爲名而私其所愛，不若無功而侯之爲愈也。然則武帝有見於封國，無見於置將（高祖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謂之能守先帝之約，臣曰過矣。 中尉王溫舒坐爲姦利，罪當族，自殺。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關東蝗大起，飛西至燉煌。

二年春正月戊申，牧丘恬侯石慶薨。

閏月丁丑，以太僕公孫賀爲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比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賀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曰：我從是殆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夏五月，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秋，蝗。

貳師將軍之西也，既過鹽水，當道小國各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飢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李哆、趙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

上猶以受降城去匈奴遠，遣浚稽將軍趙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里，期至浚稽山而還。

浞野侯既至期，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得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歸者，軍遂沒於匈奴。兒單于大喜，因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 冬十二月，兒寬卒。

三年春正月，膠東太守延廣爲御史大夫。 上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 夏四月，還，脩

泰山禪石閭（應劭曰石閭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以為仙人之閭）匈奴兒單于死子年少匈奴立其季父右賢王呴犁湖為單于（呴漢書作句師古曰音鉤史記作呴呴音吁又[illegible]）上遣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史記正義曰即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西北四十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西北至廬朐（[illegible]）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班志居延澤在張掖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為流沙[illegible]）秋匈奴大入定襄雲中（定襄雲中郡屬并州）殺略數千人敗數二

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障（[illegible]）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酒泉張掖二郡[illegible]）略數千人會軍正任文擊救（師古曰軍正官名[illegible]以救漢人任音壬）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睢陽侯張昌坐為太常乏祠國除（班表及公卿表[illegible]）初高祖封功臣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illegible]）時兵革之餘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裁什二三（師古曰裁與纔同十分之內纔有二三也）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曰封爵之誓國家欲使功臣傳祚無窮也帶衣帶也厲砥石也河當何時如衣帶山當何時如厲石[illegible]）

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及高后時盡差第列侯位次藏諸宗廟副在有司（師古曰[illegible]副貳之本又在有司）逮文景四五世間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師古曰[illegible]）富厚如之子孫驕逸多抵法禁隕身失國至是見侯裁四人（[illegible]）罔亦少密焉（[illegible]）漢既亡浞野之兵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師古曰易輕也[illegible]輪臺亦國名[illegible]）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師古曰[illegible]）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者六萬人（師古曰[illegible]）負私從者不與（[illegible]）牛十萬馬三萬匹驢騾橐駝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師古曰[illegible]）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師古曰空孔也[illegible]）

絕其水也一曰既從其水下令於城下渴而困其城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令謂此書遣水工將以從行兵初治日訴再叙其事也益發戍甲卒十八萬
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班志居延縣屬張掖郡休屠縣屬武威郡屠音儲而發天下吏有罪者亡命者及贅壻
賈人故有市籍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凡七科適為
兵贅之言質也音章銳反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轉車
人徒相連屬屬音之欲反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
師古曰習知馬者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
於是貳師後復行復音扶目反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
給軍至輪臺輪臺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

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也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
兵射敗之數音所具反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
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師古曰留行謂留止軍之行乃先至
宛決其水原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
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師古曰毋寡宛王名
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
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
勇將煎靡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煎子延反宛大恐走入城
中持王毋寡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
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康居

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
何從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將與戰乎古字通用是時康
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
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
寡頭已至如此不許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
宛罷讀曰疲破漢兵必矣乃許宛之約宛乃出其馬令漢
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師古曰下食讀曰飤漢軍取其善馬
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
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賢斷
與盟而罷兵初貳師起燉煌西起發也謂發燉煌而西也分

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將千餘人別至郁成
郁成王擊滅之數人脫亡走貳師下走音奏貳師令搜
粟都尉上官桀往攻郁成帝置搜粟都尉屬大司農姓譜楚莊王少子為上官大夫其後以為氏秦滅楚徙隴西之上邽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
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
詣貳師上邽騎士趙弟恐失郁成王班志上邽縣屬隴西郡故邽戎邽音圭拔劍擊斬其首追及貳師
四年春貳師將軍來至京師貳師所過小國聞宛破
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見賢遍反因為質焉質音至
軍還入馬千餘匹漢書李廣利傳云軍還入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

行（…）軍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眾。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乃下詔封李廣利為海西侯（…），封趙弟為新畤侯（…）。以上官桀為少府。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匈奴聞貳師征大宛，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即遣騎因樓蘭候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捕得生口，知狀以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亦因使候司匈奴（…）。匈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自大宛破後，西域震懼，漢使入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國者（…）。

後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諛（…），使我國

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侍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約歲獻天馬二匹。

秋，起明光宮（…）。

冬，上行幸回中。

匈奴呴犁湖單于死（…）。匈奴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為單于（…）。天子欲因伐宛之威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因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使使來獻。

天漢元年（…）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上嘉匈奴單于之義，遣中郎將蘇武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

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緱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 師古曰長水胡名也 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閼氏歸漢 [illegible]

衛律者父故長水胡人律善協律都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於匈奴使還聞延年家收遂亡降匈奴 [illegible] 單于愛之與謀國事立為丁靈王 [illegible]

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 為于偽翻 射食亦翻 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 [illegible] 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閼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 師古曰得謂被獲也 單于使衛律治其事 治直之翻 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 語牛據翻 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乃死重負國 師古曰見犯言被匈奴侵犯然後乃死是為更負漢國 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 [illegible] 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 [illegible] 宜皆降之 降戶江翻

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 師古曰致單于之命而取其對也 武謂惠等 謂語惠等也 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 刺七亦翻 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毉鑿地為坎置熅火 師古曰熅謂聚火無焰者也 覆武其上 [illegible] 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 師古曰息謂出氣也 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欲降之 [illegible] 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 師古曰近臣衛律自謂也 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 復扶又翻下同 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眾數萬馬畜彌山 師古曰彌滿也畜許又翻 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 [illegible] 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罵律曰汝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 背蒲妹翻 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 師古曰何用見汝為也 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鬬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

使者頭縣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事見元封二年。〕〔宛王事見上太初三年。朝鮮事見上元封二年。縣，讀曰懸。〕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illegible]〕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窖，地室也。窖，工孝翻。〕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illegible]〕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師古曰：羝，牡羊也。羝不當產乳，故設此言，示絕其事。羝，丁奚翻。乳，[illegible]〕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illegible]〕天雨白氂。〔師古曰：氂，毛之彊曲者。氂，音力之翻。〕夏，大旱。五月，赦天下。發謫戍屯五原。〔五原郡，屬并州。括地志：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更名五原郡。〕浞野侯趙破奴自匈奴亡歸。〔[illegible]〕是歲，濟南太守王卿為御史大夫。〔濟南郡，屬[illegible]〕

二年春，上行幸東海。〔東海郡，屬徐州，唐為海州地。〕還，幸回中。夏，五月，遣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晉灼曰：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illegible]括地志：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師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illegible]〕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匈奴大圍貳師將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隴西趙充國，〔隴西郡，屬涼州，唐渭州地。〕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陳，讀曰陣。〕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西河郡，屬并州。〕彊弩都尉路博德會涿涂山，〔涿，音卓。涂，音塗。徐廣曰：[illegible]〕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為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illegible]〕使將丹陽楚人五千人，〔丹陽郡，本秦鄣郡，元封二年更名丹陽，屬揚州，唐宣、歙、池州之地。〕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使為貳師將輜重。〔將，即亮翻。重，直用翻。〕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扼，捉持也。〕射命中，〔師古曰：所指名處即中也。中，竹仲翻。〕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鄉，讀曰嚮。〕上曰：「將惡相屬邪！〔將，如字。惡，烏路翻。〕吾發軍多，無騎予女。」〔師古曰：予，讀曰與。女，讀曰汝。〕陵對：「無所事騎，〔言不須騎也。〕臣願以少擊眾，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亦羞為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

肥未可與戰願留陵至春俱出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引兵擊匈奴於西河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障（遮虜障在張掖居延城北路博德所築漢居延故城在……）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川浞源之東北一千五百里有遮虜障……龍勒水出南羌中東北……入澤……）徘徊觀虜即無所見還抵受降城休士（太初元年公孫敖築受降城）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將率謂將領……）上甚悅拜步樂為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為營陵引士出營外為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行戶剛翻）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上時掌翻）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師古曰抵至也）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師古曰葭即蘆……）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師古曰預燒自陳前蘆葦則虜火不得延及也）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鬬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拳共一臂也……）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師古曰當戶匈奴官名……）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校尉成安侯韓延年（韓延年以父千秋死南越封……）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當使精騎射之（行戶剛翻）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趣讀曰促）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師古曰……五十萬矢……）即棄車

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師古曰：徒，但也。輻音福。）軍吏持尺刀。入陿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illegible]）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師古曰：便衣，謂著短衣小袖也。[illegible]），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師古曰：言一身獨取也。）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illegible]），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冰（師古曰：時冬寒有冰，持之[illegible]），期至遮虜鄣者相待。（[illegible]）

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史記正義曰：居延西北[illegible]長老相傳云是李陵戰處。），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言其胸中素所畜積也。[illegible]），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櫱其短（服虔曰：媒音欺。[illegible]師古曰：孟說是也。齊人名麴餅爲媒。），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illegible]），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鬭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弮（文穎曰：弮，弓弩[illegible]），冒白刃，北首爭死敵（[illegible]），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illegible]）。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師古曰：言欲立功以當罪也。）上以遷爲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illegible]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illegible]）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乃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illegible]）乃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

上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爲治者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師古曰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衣繡衣以誅斷）斬首大郡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當連坐者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藏匿也命亡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師古曰品率也以人數為率也）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師古曰縣有盜賊府亦并坐故使縣不言之也累力瑞翻）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震州郡（暴姓周暴公之後）至勃海（勃海郡高祖置師古曰在勃海之濱因以為名唐為滄景州之地）聞郡人雋不疑賢（師古曰雋音辭兗翻又音徂兗翻）請與相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文穎曰躧履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師古曰躧音山爾翻）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舊矣（師古曰瀕涯也公子美稱也瀕音頻又音賓）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師古曰折而翻）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揚上也）永終天祿勝之深納其戒及還表薦不疑上召拜不疑為青州刺史濟南王賀亦為繡衣御史

逐捕魏郡羣盜（魏郡高帝置屬冀州唐為相魏澶博州地）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師古曰不稱職也）歎曰吾聞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為王氏子孫以外戚興張本）是歲以匈奴降者介和王成娩為開陵侯（師古曰娩音晚又音免開陵侯國屬臨淮郡）將樓蘭國兵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四 起昭陽協洽盡閼逢敦牂凡十二年

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

天漢三年春二月王卿有罪自殺以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 班表中尉掌徼循京師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 初榷酒酤 如淳曰榷音較應劭曰縣官自酤榷賣酒小民不復得酤也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為榷獨取利也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彴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酤工護翻彴音酌 三月上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 師古曰瘞埋也瘞於計翻 爾雅曰祭地曰瘞埋其物者示歸於地也瘞音於例翻 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跡為解 大人跡見二十卷元封元年 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 師古曰羈牽縻之意馬絡頭曰羈牛縶曰縻 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 夏四月大旱赦天下 秋匈奴入鴈門 鴈門郡屬并州 太守坐畏愞棄市 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愞者要斬愞奴掾翻師古曰又音乃館翻

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 發天下七科讁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騎六萬步兵七萬出朔方 朔方屬并州 彊其兩翻 專彊弩之用也 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說將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公孫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之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力瑞翻重直用翻余吾水在朔方北山海經曰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于余吾 而單于以兵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鬬十餘日 考異曰史記匈奴傳云廣利於此傳匈奴 游擊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時上遣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軍無功還因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漢將降匈奴者李緒非陵也陵使人刺殺緒 降戶江翻刺七亦翻 大閼氏欲殺陵 師古曰大閼氏單于之母閼氏音煙支 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以女妻陵 妻千細翻 立為右校王 校戶教翻 與衛律皆貴用事衛律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乃入議 夏四月立皇子髆為昌邑王 髆音博昌邑國屬兗州即山陽郡地其地在唐之宋兗單鄆四州間 考異曰表云六月乙丑立今從武紀

太始元年應劭曰言盪滌天下與民更始故以冠元春正月公孫敖坐妻為巫蠱要斬師古曰巫蠱祝也蠱厭也或也謂使巫祠祭祝詛厭蠱以蠱惑人也蠱音古孔穎達曰蠱者損壞之名故左傳云皿蟲為蠱是蠱食器巫行邪術損壞於人要與腰同徙郡國豪桀于茂陵夏六月赦天下是歲匈奴且鞮侯單于死且子余翻鞮丁奚翻有兩子長為左賢王次為左大將匈奴二十四長左賢王位第一左大將位第五長知兩翻左賢王未至貴人以為有病更立左大將為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王辭以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即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立為狐鹿姑單于以左大將為左賢王數年病死其子先賢撣不得代更以為日逐王師古曰撣音纏日逐王居匈奴西邊以日入於西故以為名至宣帝神爵二年撣來降單于自以其子為左賢王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回中杜周卒光祿大夫暴勝之為御史大夫秋旱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班志谷口櫟陽二縣屬左馮翊師古曰谷口即今雲陽縣杜佑曰今雲陽縣治谷是又曰鹽泉漢谷口縣地隋為鹽泉縣谷口縣故城在縣西北櫟音藥注渭中袤二百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宮二月幸東海獲赤鴈幸琅邪東海琅邪二郡皆屬徐州琅邪今沂密州也禮日成山孟康曰禮日拜日也如淳曰拜日於成山師古曰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登之罘臣瓚曰地理志東萊腄縣有之罘山師古曰罘音浮浮大海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是歲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河間國屬冀州唐瀛莫州地帝置倢伃位視上卿爵比列侯師古曰倢言接幸於上也伃美貌倢音接伃音予居鉤弋宮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在直門南任身十四月而生任讀曰妊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臣光曰為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恙余亮翻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人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少詩照翻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卒子恤翻

趙人江充為水衡都尉趙國屬冀州唐為冀州其地又分入深州德州界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位列九卿秩中二千石初充為趙敬肅王客敬肅王名彭祖薨謚故書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見賢遍翻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狀被衣服也輕細也靡麗也被皮義翻上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為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劾戶概翻上以為忠直所言皆中意師古曰中當也中竹仲翻嘗從上甘泉上時掌翻逢太子

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也。……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教敕左右。古字亡與無通。）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四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不其（如淳曰：其音基。不其，山名，因以爲縣，屬東萊郡。余據班史，不其縣屬琅邪郡。）五月，還幸建章宮，赦天下。冬十月甲寅晦，日有食之。十二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西至安定、北地（二郡名。……）

征和元年（應劭曰：言征伐四夷而天下和平。）春正月，上還，幸建章宮。

三月，趙敬肅王彭祖薨。彭祖取江都易王所幸淖姬（彭祖，景帝子，前二年封廣川，五年徙趙。淖姬事見十九卷元狩二年。淖，奴教翻。）生男，號淖子。時淖姬兄爲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爲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問武始侯昌（昌亦彭祖之子。……）曰：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爲趙王。夏，大旱。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門候（……續漢志……門候……）。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衞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爲太僕（……），驕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陽石公主，帝女也。……北海郡……），上且上甘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以涿郡太守劉屈氂爲丞相，封澎侯（……）。屈氂，中山靖王子也（……）。夏四月，大風，發屋折木（……）。閏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巫蠱誅（……長平侯伉……）。上行幸甘泉。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生子閎，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

生子髆(髆音博。少,詩沼翻)皇后太子寵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庶事草創,(宋白曰:草創,略也。創,初亮翻)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為此者不得不勞民。(更,工衡翻。為,于偽翻)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亡秦之跡也。太子敦重好靜,(好,呼到翻)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簪,則含翻)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遺,于季翻)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最,大最也)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無所疑異也。不省者,不視也。省,悉景翻)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如淳曰:反,音幡。平反,使從輕也)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言留其事取上意裁決也)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子譽少而毀多。(譽,音余。少,詩沼翻)衛青薨,臣下無復外家為據,競欲搆太子。(言自衛青薨之後,以太子無復外家以為依據,欲搆成其罪)上與諸子疏,(疏,讀曰疎)皇后希得見。(見,賢遍翻)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移日,言日景移也)黃門蘇文告上曰:(黃門,屬少府,以宦者為之)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切齒者,齒相磨切也)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為過,何畏文等!(第,讀曰弟)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小不平者,體中微有不適也)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被,皮義翻)是時,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師古曰:左道,邪道也。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正道為左。若巫蠱及俗禁者)變幻無所不為。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恚,於避翻。詈,力智翻)更相告訐,以為祝詛上,無道。(更,工衡翻。訐,居謁翻,面相斥罪也。漢法有大逆無道之科。祝,職救翻。詛,莊助翻)上怒,所殺後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忽善忘。(苦,甚也。忘,巫放翻。善忘,謂數遺忘也)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因是為姦,言上疾祟在巫蠱。(師古曰:祟,謂禍咎之徵也。其字從出從示,言鬼神所以示人者也。音息遂翻)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及夜祠

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灼強服之張晏曰充捕巫蠱及夜祭祠祝詛者令胡巫視鬼詐以酒醊地令有處也師古曰捕夜祠及視鬼之人而充遣巫汙染地上為祠祭之處以誣其人又以燒鐵或鉗或灼之強使之服鉗鑷也灼炙也汙烏故翻鉗其炎翻強其兩翻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為大逆無道劾戶擊翻自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春秋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終不差差愈也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師古曰說讀曰悅贛音貢姓譜齊人鄣子孫去邑為章氏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後宮希幸

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縱子容翻太子皇后無復施床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師古曰三輔舊事云充使胡巫作桐木人而埋之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為師傅并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師古曰矯託也詐稱詔命也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蘇林曰家吏皇后吏也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是太子吏也師古曰既言皇后及家吏此為皇后吏及太子吏耳瓚說是也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事見七卷始皇二十

七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格古額翻擊也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師古曰江充趙人故罵云趙虜乃謂充前告趙太子丹事也乃復亂吾父子也復扶又翻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師古曰且音子閭翻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鄭氏曰長音長者之長如淳曰漢儀注女長御比侍中皇后見姊妹以下長御稱謁倚華字也倚音於綺翻發中廏車射士師古曰中廏皇后車馬所在也[illegible]

中廏者天子之大廏也秦二世時公子高曰中廏之寶馬臣得賜之[illegible]主皇后車馬也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迸北孟翻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氂聞變挺身逃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也余謂挺拔也拔身而逃也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疾置謂傳也上問丞相何為對曰丞相秘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何謂秘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屈氂於太子為兄弟故以周公之事責之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

有賞罰以牛車為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戰故以車為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
之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衆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
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臣
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
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
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
光等分將使長安囚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
皆以裝會師古曰長水宣曲並胡騎所屯也今裝束長水營即舊營拔之地侍郎馬
通使長安馬通漢書作莽通通及弟何羅以反誅德馬皇后惡其先有反者故易其姓為莽
姓譜馬本自伯益之後趙奢封馬服君後因氏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

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
予大鴻臚商丘成師古曰楫棹士主用楫及棹行船者也短曰楫長曰棹今據班表水
衡都尉有楫棹令丞蓋掌楫棹士之官也大初元年改典客為大鴻臚者凡朝會使之鴻聲臚傳以
贊導九賓子讀曰與臚音閭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
黃旄加上以相別[illegible]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
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
不出任音壬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西都及二京賦皆謂長安城中有九
市廟記曰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此言四市蓋以東
西南北分為中也一說四市者東市西市直市柳市師古曰毆與驅同凡數萬衆至長
樂西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

溝中民渠之側水備以通水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衆不附太
子丞相附兵寖多庚寅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師古
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曰杜門三輔黃圖曰長樂宮在東直杜門故戾太子戰敗於
長樂闕下南犇覆盎城門而出亡也司直田仁部閉城門班表元狩五年初置司直
掌佐丞相舉不法秩比二千石以為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
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
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柰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
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illegible]司直縱反者
丞相斬之灋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
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

重歛民歸上以為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
者合從之言欲之合而從之也有兩心與田仁皆要斬要與讀同上
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成
力戰獲張光姓譜商丘宋大夫以邑為氏封通為重合侯班志重合侯國
屬勃海郡建為德侯班表德侯食邑於濟南界成為秺侯班志秺侯國屬濟陰郡孟
康曰今濟陰成武有秺亭秺音妬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
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滅族吏士劫畧者皆徙燉煌郡
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畧故徙之也燉音屯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
安諸城門上怒甚群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
上書曰班志壺關屬上黨郡荀悅漢紀云姓令狐臣聞父者猶天母者

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適子承太宗故謂之宗子適讀曰嫡）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隸賤也）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蹙子六翻）造飾姦詐群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鬲與隔同塞悉則翻）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難乃旦翻）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營營往來之貌也言青蠅往來止於藩籬變白作黑變黑作白以喻讒人構亂間親令疏樂易之君子不當信用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也）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師古曰以太子為罪過而深責之省悉景翻）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謂丞相劉屈氂也將即亮翻）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說式芮翻）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少詩沼翻）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勝音升師古曰惓惓忠謹之意惓音權）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寤然尚未敢顯言赦之也（以文理觀之不字有誤字）太子亡東至湖（湖縣屬京兆師古曰今虢州湖城縣是）藏匿泉鳩里（師古曰泉鳩水名今在閿鄉縣東南十五里見有太子冢在其北）

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度徒洛翻）即入室距戶自經（經謂以繩自縊也自經謂經其頸也）山陽男子張富昌為卒（山陽縣屬）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趨抱解太子（新安縣屬弘農郡）主人公遂格鬥死皇孫二人并皆遇害（郡縣有令史）上既傷太子乃封李壽為邘侯（邘音于）張富昌為題侯（邑於鉅鹿）初上為太子立博望苑（師古曰博望苑在長安杜門外五里）使通賓客從其所好（好呼到翻）故賓客多以異端進者臣光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為之擇方正敦良之士（為于偽翻）以為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處昌呂翻）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易以豉翻）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癸亥地震　九月商丘成為御史大夫　立趙敬肅王小子偃為平干王（平干國屬冀州本廣平宣帝五鳳二年復舊名）匈奴入上谷五原殺掠吏民（上谷郡屬幽州唐媯州地也）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雍至安定北地（雍於用翻）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李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商丘成將二萬人出西河馬通將四萬騎出酒泉擊匈奴 夏五月赦天下 匈奴單于聞漢兵大出悉徙其輜重北邸郅居水（重直用翻師古曰邸至也音丁禮翻郅之日翻）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度姑且水（將即亮翻師古曰且子余翻） 商丘成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師古曰從衺道而還也邪音似嗟翻）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轉戰九日至蒲奴水（蒲奴水又在龍勒水南）虜不利還去馬通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要一遙翻下同）見漢兵彊引去通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遮馬通軍遣開陵侯成娩將樓蘭尉犁危須等六國兵（危須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西至焉耆百里娩音晚又音免）共圍車師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出塞匈奴使右大都尉與衞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陿（要讀曰腰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貳師擊破之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為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詛者）匈奴犇走莫敢距敵

初貳師之出也丞相劉屈氂為祖道（祖軷祭也崔氏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道而出注云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風俗通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為行始也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祀以為行神為于僞翻）送至渭橋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為太子如立為帝君侯長何憂乎（當時列侯通呼為君侯尊稱之也）屈氂許諾昌邑王者貳師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為屈氂子妻故共欲立焉會內者令郭穰（班表內者令丞少府[illegible]人之郭穰內者[illegible]各有令丞皆屬少府）告丞相夫人祝詛上及與貳師共禱祠欲（詛莊助翻謂兩人之子）令昌邑王為帝按驗罪至大逆不道六月詔載屈氂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要與腰同）妻子梟首華陽街（華陽街在長安城中八街之一也華戶化翻）貳師妻子亦收

貳師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掾于絹翻說式芮翻稱尺證翻）郅居以北可復得見乎（如淳曰以就[illegible]復降匈奴不可得復見復扶又翻）貳師由是狐疑深入要功（要一遙翻）遂北至郅居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逢左賢王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兵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軍長史與決眭都尉煇渠侯謀曰（晉灼曰決眭都尉匈奴官也功臣表[illegible]子雷電以擊匈奴功封煇渠侯[illegible]也子僕朋班表僕朋接煇渠食邑於魯陽雷電嗣爵雷電不自匈奴來降則決眭都尉非匈奴官也師古曰眭息隨翻煇音揮）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共執貳師貳

貳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燕然山（燕然山在匈奴中）。單于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眾。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塹，七豔翻），從後急擊之，軍大亂，貳師遂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以女妻之（妻，千計翻），尊寵在衛律上。宗族遂滅。秋，蝗。九月，故城父令公孫勇（城父縣屬沛郡）與客胡倩等謀反（師古曰：倩音千見翻）。倩詐稱光祿大夫，言使督盜賊，淮陽太守田廣明覺知（淮陽，陳州地），發兵捕斬焉。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師古曰：圉縣屬淮陽），圉守尉

魏不害等誅之。封不害等四人為侯（不害當塗侯）。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為江充所迫，惶恐無以自明而起兵），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高寢，高廟之寢），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師古曰：當其時也），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橫橋，橫門外渭水橋也），及泉

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為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臺在今閿鄉縣之西，閿鄉縣之東）。天下聞而悲之。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群臣諫，上弗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二月，丁酉，雍縣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黳（師古曰：黳，黑也）。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眾，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群臣自歎：「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還，幸甘泉。丁巳，以大鴻臚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富民侯食邑於沛郡蘄縣）。千秋無它材能，又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

伐積曰閥。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特以一言寤意，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師古曰：言稱其職也。稱，尺證翻。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先，悉薦翻。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illegible] 輪臺與渠犁地，在交河北，[illegible]其地相連。可遣屯田，置校尉三人分護；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候；斥，拓也；候，伺也。[illegible] 築道路，候望也。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illegible]王尚公主[illegible] 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illegible]三十[illegible]錢也。是重困老弱孤獨也。

[illegible] 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雖勝，降其王，降，戶江翻。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illegible] 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遣貳師將軍，[illegible] 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大夫謀事，尚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筮更，[illegible] 筮咸，[illegible] 筮式，[illegible] 筮目，[illegible] 筮易，[illegible] 筮比，[illegible] 筮祠，[illegible] 筮參，[illegible] 筮環 [illegible]

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示。為文學，謂學經書之人。乃至郡屬國

都尉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illegible]）夫不足者視人有餘。（[illegible]）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illegible]）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illegible]）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illegible]）卦諸將，貳師最吉。（[illegible]）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illegible]）重合侯得虜候者，乃言縛馬者，匈奴詛軍事也。（[illegible]）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illegible]）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illegible]）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illegible]）此五伯所弗爲也。（[illegible]）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illegible]）豈得行其計乎！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illegible]）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illegible]）由是不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爲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爲搜粟都尉。過能爲代田，（[illegible]）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以教民，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臣光曰：天下信未嘗無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銳輕死之士充滿朝廷，闢土廣地，無不如意。及後息民重農，而趙過之儔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別，而士輒應之，誠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興商周之治，其無三代之臣乎！

秋，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illegible]）

衛律害貳師之寵，會匈奴單于母閼氏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以社，（[illegible]）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貳師罵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以祠。

後元元年（[illegible]）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遂幸安定。

昌邑哀王髆薨。（[illegible]）

二月，赦天下。

夏，六月，商丘

日磾功不小

所坐死，誼自殺。初，侍中僕射馬何羅（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僕射，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取其領事之號。沈約曰：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令掌唾壺，朝廷榮之。至東京……）與江充相善。及衛太子起兵，何羅弟通以力戰封重合侯。後上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及，謂及於禍也），遂謀為逆。侍中駙馬都尉金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師古曰：上下，謂殿上殿下也）。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服虔曰：甘泉一名林光。師古曰：秦之林光宮，胡亥所造，漢又於其旁起甘泉宮），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共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無何從外入（無何，猶言無幾時也）。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日磾方向廁而心動也），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袖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師古曰：趨，向也。臥內，天子臥處），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馬何羅反！」（師古曰：傳聲告之）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中，竹仲翻），止勿格。日磾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

秋，七月，地震。

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為太子（燕王旦，元狩六年受封），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班志：良鄉縣屬涿郡，安次、文安二縣屬勃海郡）。上由是惡旦。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胥亦以元狩六年受封），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時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師古曰：知，讀曰智），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猶與久之（與，讀曰豫）。

太狠

欲以大臣輔之，察群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師古曰：黃門之署，職任親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畫工）。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珥，仍吏翻）。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掖庭有獄，凡宮人有罪者下之）夫人還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師古曰：趣，讀曰促）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去，羌呂翻）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

吏班

之也。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于甘泉宮。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盩厔縣屬扶風。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師古曰：盩音張流翻，厔竹乙翻。張晏曰：五柞宮有五柞樹，因以名宮。[illegible]) 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師古曰：不諱謂死也。死者人之常，故言不可諱也。) 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 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為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

漢紀十四　資治通鑑卷二十二　大千

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光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沈靜詳審，(沈持林翻。) 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翻。又職吏翻。) 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忤五故翻。) 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內讀曰納。) 不肯。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帝甚愛之。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惡烏路翻。) 遂殺弄兒。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為于偽翻。) 已而

武帝紀

心敬日磾。上官桀始以材力得幸，(桀少時為羽林期門郎，從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 為未央廄令。(未央廄令屬太僕。) 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師古曰：[illegible]。復扶又翻。下遐嫁翻。) 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卒子恤翻。行戶剛翻。) 上以為愛己，由是親近，(近其靳翻。) 為侍中，稍遷至太僕。二人皆上素所愛信者，故特舉之，授以後事。丁卯，帝崩于五柞宮。(臣瓚曰：壽七十一。) 入殯未央宮前殿。帝聰明能斷，(斷丁亂翻。) 善用人，行法無所假貸。隆慮公主子昭平君，(隆慮公主，景帝女，帝姊。隆慮縣屬河內郡。) 尚帝女夷安公主，(夷安縣屬[illegible]國。) 隆慮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為于偽翻。) 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是也。師古曰：傅姆是。) 繫獄。廷尉以公主子上請。(請[illegible]。) 左右人人為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弟謂女弟。師古曰：[illegible]老乃有子。) 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乃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待詔東方朔前上壽，(時有待詔公車者，有待詔金馬門者。朔時待詔金馬門。) 曰：臣聞

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壽。上初怒朔，既而善之，以朔爲中郎。

班固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爲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戊辰，太子即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

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群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三月，甲辰，葬孝武皇帝于茂陵。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

濟北王寬坐禽獸行自殺。

冬，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五

孝昭皇帝上

始元元年夏，益州夷二十四邑、三萬餘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發犍為、蜀郡奔命往擊，大破之。

秋七月，赦天下。大雨，至于十月，渭橋絕。武帝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為名，陰刺候朝廷事。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戶，旦怒曰：「我當為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脩武備，備非常。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不可坐而得也。大王壹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王。」旦即與澤謀為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菑，殺青州刺史雋不疑。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成知澤等謀，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遷雋不疑為京兆尹。

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九月丙子秺敬侯金日磾薨

初武帝病有遺詔封金日磾為秺侯上官桀為安陽侯霍光為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馬何羅等功封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光等亦不敢受及日磾病困光白封日磾臥受印綬一日薨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冤失職者

冬無冰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左將軍桀為安陽侯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乃擇宗室可用者遂拜楚元王孫辟彊及宗室劉長樂皆為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

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無種食者

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初武帝征伐匈奴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馬畜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常有欲和親意未能得狐鹿孤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乃私使殺之左大都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

位大閼氏上）匿其喪矯單于令更立子左谷蠡王為壺衍
鞮單于（□□□□）左賢王右谷蠡王怨望率其衆欲南歸
漢恐不能自致即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降戶江翻）盧
屠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以其罪
罪盧屠王國人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不復肯
會龍城（匈奴諸王長少歲正月會單于庭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今二王自居其本處不復會祭龍城也復扶又翻）匈奴始衰

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孛蒲內翻）冬十一月壬辰
朔日有食之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
出（漢制中朝官五日一下里舍休沐三署諸郎亦然）桀常代光入決事光女
為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甫始也）安欲因光內之宮
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閒丁外
人（地理志蓋縣屬泰山郡師古曰食邑於鄂為蓋侯所尚故曰蓋長公主長公主儀比諸王帝姊妹乃稱之蓋侯王充武帝劉王特之子蘇當如字又古盍翻子客子賓客也丁姓外人其名□□□翻下同近其靳翻）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說式芮翻）安子容貌端正
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
重（師古曰椒房殿在未央宮中皇后所居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朝直遙翻）成之在於
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
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為倢伃（倢伃音接予）
安為騎都尉（為安父子與霍光爭權謀亂張本）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西南夷
姑繒葉榆復反（姑繒葉榆皆西南夷別種其所居地在益州郡界葉榆澤名武帝開為縣繒慈陵翻葉式涉翻）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益州兵擊之（此益州刺史所部兵也宋白曰漢武帝元鼎中分雍州之南置益州牧名曰益州也所在之地險阨也應劭地理風俗訓曰疆理益廣故曰益州班志漢中廣漢蜀郡犍為益州牂柯巴郡皆屬益州師古曰辟音璧）辟胡
不進（蠻夷）蠻夷遂殺益州太守（武帝元封二年開滇王國置益州郡治滇池縣守式又翻）
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冬遣大
鴻臚田廣明擊之（臚陵如翻）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种音沖）
棄市　是歲上官安為車騎將軍（考異曰漢紀作驃騎今從百官表外戚傳）

五年春正月追尊帝外祖趙父為順成侯（師古曰趙父鉤弋夫人之父也父時已死追封為成侯置園邑二百戶於扶風）順成侯有姊君姁（師古曰姁音況羽翻）
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以充實焉諸昆弟各
以親疏受賞賜（孔穎達曰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麤者為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為疏）
無在位者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未央宮北闕蕭何築也）自謂衛太子公車（師古曰未央宮雖南向而上書奏事謁見者皆詣北闕公車司馬在焉）
以聞（百官表公車署衛尉天下上事皆總領之師古曰公車主受章奏）詔使公卿將軍
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有素識之者令視知其是非也）長安中吏
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
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

叱從吏收縛。（從，才用翻）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安，徐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聵，衛靈公太子；輒，蒯聵子也。蒯聵得罪於靈公，乃出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晉趙鞅納蒯聵于戚，欲求入衛，衛石曼姑帥師圍之。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之也。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蒯，苦怪翻；聵，五怪翻。）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即，就也）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誼，讀曰義）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凡不知其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要斬。（要，與腰同。考異曰：漢紀云成方遂，又云一姓張，名延年，今從不疑傳。）

夏，六月，封上官安為桑樂侯。（侯表：桑樂侯，食邑於千乘。樂，音洛）安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悖，蒲內翻）

罷儋耳、真番郡。（武帝元封元年置儋耳郡，元封三年置真番郡，今皆罷之。儋，都甘翻。番，普安翻）

秋，大鴻臚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首捕虜三萬餘人，獲畜產五萬餘頭。

諫大夫杜延年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數，所角翻。比，毗至翻。為，于偽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說，讀曰悅）年歲宜應。」光納其言。延年，故御史大夫周之子也。

六年春，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鹽鐵事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四年，均輸事始見二十卷元鼎二年，榷酤事見二十一卷天漢三年。榷，古岳翻）毋與天下爭利，示以儉節，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難，乃旦翻）於是鹽鐵之議起焉。（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班史藝文志有鹽鐵論十篇，今行於世。）

初，蘇武既徙北海上，（事見二十一卷天漢元年）廩食不至，（廩，給也）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蘇林曰：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張晏曰：取鼠及草實并而食之。師古曰：蘇說是也。去，謂藏之也。武掘野鼠所去草實，甚多皆可食也。）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操，千高翻）武在漢，與李陵俱為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陵降匈奴，事見二十一卷天漢二年）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為，于偽翻）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蘇武，字子卿）故使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亡，古與無通）信義安所見乎？（見，賢遍翻）足下兄弟二人前皆坐事自殺；來時，太夫人已不幸，（不幸，謂死也）子卿婦年少，（少，詩照翻）聞已更嫁矣。

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大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為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皆為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

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歐血旦夕臨數月及壺衍鞮單于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私見漢使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

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乃歸武及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為匈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

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已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霍光上官桀與李陵素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之陵曰歸易耳丈夫不能再辱遂死於匈奴

罷是爲亦學也務遂不歸

夏旱、秋七月罷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酤古護翻 武帝之末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傜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詔以鉤町侯毋波 鉤町西南夷種武帝開爲縣屬牂柯郡置吏而以其君長爲鉤町侯使主其種類鉤音劬町音挺毋波漢書作亡波亡古毋字也 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長知兩翻 立以爲鉤町王、賜田廣明爵關內侯。

元鳳元年 應劭曰三年中鳳皇比下東海海西樂鄉故以冠元 春、武都氐人反、武都郡屬涼州氐人白馬氐也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氐丁奚翻 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頟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韓說以擊匈奴功封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復以破東越功封按道侯爲衛太子所殺子興嗣坐巫蠱誅增以興弟紹封頟音額龍頟侯韓增者按道侯說之子也余謂龍頟縣屬平原郡是時太常主諸陵縣治民故有太常徒三輔及太常者也 師古曰姓馬適名建也班書功臣表曰高侯韓須當之孫以破東越功封按道侯與衛太子坐巫蠱誅增以興弟紹封龍頟侯增有志節漢書有傳

夏六月赦天下。 秋七月乙亥晦、日有食之、既。 八月改元。 上官桀父子既尊盛、德長公主、欲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長知兩翻爲于僞翻數所角翻 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太醫監、闌入殿中、師古曰太醫監少府太醫之監也闌入謂無門籍而妄入也 晉灼曰無符籍妄入宮曰闌

下獄當死。冬月且盡、漢諸死罪不過冬月下盡蘇林翻 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武帝時桀爲太僕爲九卿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是桀之位在光右也右上也 及父子並爲將軍、桀爲左將軍安爲車騎將軍 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師古曰顧猶反也朝直遙翻 由是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昭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伐矜也爲于僞翻 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師古曰走馬馬之善走者也遺于季翻 桀等又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都大也大會試之也張晏曰光祿勳令郎當試若天子出會羽林道上稱蹕、師古曰光出都肄以稱蹕上行人與羽林郎試習武事至肄羊至翻 道上稱蹕、太官先置。師古曰共飲食之具太官主之先往其處供置 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爲典屬國、武實十九年今言二十者欲久其事 而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爲搜粟都尉、事以見光私也敞楊敞也搜所鳩翻 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師古曰調選也莫府大將軍府也調音徒釣翻 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何光出沐

弘羊當（[illegible]其中下其事也。師古曰：下謂下有司也。下，遐稼翻。下同。[illegible]當者[illegible]任也。）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雕畫之室。師古曰：雕畫是也。）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師古曰：令復著冠也。）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師古曰：之，往也。廣明，亭名。[illegible]廣明亭在長安城東東都門外[illegible]史皇孫王夫人葬於郭北[illegible]）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文穎曰：[illegible]帝云將軍[illegible]不由一校尉[illegible]）

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illegible]少府屬官有尚書等十二官令丞，又有中書謁者等七官令丞。續漢志：尚書令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眾事。[illegible]尚書、中書為兩官[illegible]合為一官，此時既有尚書，則與中書[illegible]漢初有尚書[illegible]故[illegible]尚書少府[illegible]秦世少府[illegible]武帝[illegible]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事[illegible]又置中書謁者令僕射[illegible]東京省中謁者令[illegible]）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師古曰：遂，猶竟也。言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屬，之欲翻。）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慚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illegible]）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illegible]）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疏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illegible]）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illegible]）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為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為王，外連郡國豪桀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illegible]）平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illegible]）臣恐其如劉澤時不能成，又恐既成反

大[illegible]旦曰前日一男子詣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趣七喻翻鄉讀曰嚮）正讙不可止（師古曰[illegible]）大將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長知兩翻）天下所信何憂見反後謂群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莽（師古曰王莽天水人也字稚叔）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群臣皆裝（令皆治行裝也）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誘音酉）因廢帝而立桀或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illegible]）且用皇后為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illegible]）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

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illegible]）以告大司農楊敞（[illegible]）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師古曰[illegible]）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illegible]）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illegible]）置酒與群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讓旦（[illegible]）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為庶人賜旦

謚曰剌王（[illegible]）皇后以年少不與謀（與讀曰豫）亦霍光外孫故得不廢庚午右扶風王訢為御史大夫（[illegible]）冬十月封杜延年為建平侯（班表建平侯食邑於[illegible]）燕倉為宜城侯（[illegible]）故丞相徵事任宮捕得桀為弋陽侯（[illegible]）丞相少史王山壽誘安入府為商利侯（[illegible]）久之文學濟陰魏相對策（[illegible]）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

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illegible]）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illegible]）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illegible]）志行純篤（[illegible]）乃白用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illegible]）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illegible]）光持刑罰嚴延年常輔之以寬吏民上書言便宜輒下延年平處復奏（[illegible]）

大奇

究平疑其可否覆奏言之疑昌呂翻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
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致之於罪法
是歲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並入邊
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
所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以爲道擊之道讀曰導即
西北遠去不敢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　六月赦天下
是歲匈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以備漢復扶又翻北
橋余吾水令可度以備奔走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擬有迫急奔走避漢
從此橋度也欲求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
右風漢使者風讀曰諷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
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
自起生僵居良翻仆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此爲
宣帝興於民間之符符節令魯國眭弘上書班表符節令屬少府秩六百石續漢
志曰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漢改秦薛郡爲魯國屬豫州唐兗州地師古曰眭息隨翻今河南猶有此姓
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復扶又翻下同當有匹庶爲天子者
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堯之
後班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後也而范宣子亦曰祖
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夏盟爲范氏范氏爲晉士師魯

文公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爲劉氏劉向云戰國
時劉氏自秦獲于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
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
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爲豐公豐
公蓋太上皇父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
荊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言之漢
承堯運協于火德得天統矣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
封百里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匈奴單
于使犂汗王窺邊擭王本時使譯出塞誘降者犂汗王成貞犂于所居地近塞下
也言酒泉張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
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詔邊警備後無幾幾居豈翻右
賢王犂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班志三縣
皆屬張掖郡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刪丹縣東南師古曰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
尉續漢志張掖屬國都尉治居延縣發兵擊大破之得脫者數
百人屬國義渠王射殺犂汗王義渠王屬國義渠胡之君長射食亦翻
賜黃金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犂汗王自是後匈
奴不敢入張掖　燕蓋之亂燕王蓋主也蓋古盍翻桑弘
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侯史姓也吳其名也晉武帝時有侯史光
翻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
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
吳臧之治直之翻下同臧讀曰藏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言桑遷但
隨坐耳非身反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師古曰重覈治
其事也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爭讀曰諍與反

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此深文傳致之罪發才周密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劾戶概翻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秋女壻也車千秋即田千秋漢以其年老得乘小車入殿中因號車丞相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為于偽翻恐大將軍光不聽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公車門即未央宮北闕門也議問吳法師古曰問於法律之中吳當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議上時掌翻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曰外謂夫疾欽盡內則為其婿也師古曰非也外內謂內朝及外朝也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

好說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僕杜延年奏記光曰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師古曰詆誣也恐於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其素行也師古曰言非故者所執持但其素行好爽在下人言議耳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師古曰無善狀也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言在位已久又見為故舊又嘗及相先帝而任事也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群下讙譁讙許譁關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重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卒下之獄卒子恤翻夏四月仁

自殺千與左馮翊賈勝胡皆要斬內史官秦因之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左馮翊要與腰同而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師古曰言終抱之身無服職也令言與千秋共其終其身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冬遼東烏桓反初冒頓破東胡東胡餘眾散保烏桓及鮮卑山為二族遼東郡屬幽州唐嘗置安東都護府於其地東胡破見十一卷霸嗣下年後漢書烏桓之地在丁零西南烏孫東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五郡塞外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比二千石鮮卑先遠竄於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遂徙遼西塞外始為中國患世役屬匈奴武帝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塞外上谷漁陽北平皆屬幽州谷唐媯州漁陽唐薊州

右北平唐平州之地為漢偵察匈奴動靜為于偽翻偵丑鄭翻又音貞翻候也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監古銜翻使不得與匈奴交通至是部眾漸彊遂反先是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五原郡屬并州先悉薦翻殺略數千人後數萬騎南旁塞獵旁步浪翻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少詩沼翻復扶又翻下同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冢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霍光欲發兵邀擊之師古曰邀迎而擊之以問護軍都尉趙充國護軍都尉秦官武帝以屬大司馬此時蓋屬大將軍也充國以為烏桓間數犯塞師古曰間即中間也猶言比日也數所角翻今匈奴擊之

於(注)傳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伐)而發兵要之(要音一遙反)招寇生事非計也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為度遼將軍(度遼將軍蓋以度遼水為號以為將軍之號)將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匈奴遂擊烏桓(烏桓 [illegible])烏桓時新中匈奴兵([illegible])明友既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復出兵、

四年春正月丁亥帝加元服([illegible])

甲戌富民定侯田千秋薨([illegible])時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自守而已

夏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火(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上及群臣皆素服發中二千石將五校作治([illegible])六日成太常及廟令丞郎吏皆劾大不敬([illegible])會赦太常轑陽侯德免為庶人([illegible])

六月赦天下 初杅彌遣太子賴丹為質於龜茲(龜茲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 [illegible])貳師擊大宛還(事見二十一卷)

([illegible])將賴丹入至京師霍光用桑弘羊前議以賴丹為校尉將軍田輪臺(見二十二卷征和二年)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為害王即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樓蘭王死匈奴先聞之遣其質子安歸歸得立為王([illegible])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王辭不至樓蘭國最在東垂(西域之東垂也)近漢當白龍堆([illegible])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illegible])又後復為匈奴反閒([illegible])數遮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駿馬監北地傅介子使大宛([illegible])詔因令責樓蘭龜茲介子至樓蘭龜茲責其王皆謝服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會匈奴使從烏孫還在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illegible])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illegible])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

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班表大鴻臚有譯官令，屬國有九譯令。譯令官主譯，謂以譯則技術為之譯人。）「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私謂竊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屏人而語也。屏，必郢翻。）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刺，七亦翻。）刃交胸，立死；（胸，許容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更，工衡翻。）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安歸首，馳傳詣闕，縣首北闕下。（傳，張戀翻。縣，讀曰懸，字通。）乃立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為刻印章，賜以宮女為夫人，備車騎輜重。（更，工衡翻。輜，莊持翻。重，直用翻。）丞相率百官送至橫門外，祖而遣之。（三輔黃圖：橫門，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孟康曰：橫音光。祖，飲也。）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填撫之。（填，讀曰鎮。）秋七月乙巳，封范明友為平陵侯，（以擊烏桓之功封平陵侯，食邑於南陽。班表。）傅介子為義陽侯。（班表：義陽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

臣光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舍，讀曰捨。）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而討之，則宜陳師鞠旅，（毛詩曰：陳師鞠旅。鞠，告也。戰之日誓眾告之也。）明致其罰。今乃遣使者誘以金幣而殺之，後有奉使諸國者，復可信乎！（復，扶又翻。）且以大漢之彊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或美介子以為奇功，過矣！

五年（己亥，前八二）夏，大旱。

秋，罷象郡，分屬鬱林、牂柯。（班志：鬱林郡、牂柯郡。）

冬十一月，大雷。

十二月庚戌，宜春敬侯王訢薨。（恩澤侯表：宜春侯食邑於汝南。訢，音欣。）

六年春正月，募郡國徒築遼東玄菟城。（菟，音塗。）

夏，赦天下。

烏桓復犯塞，（復，扶又翻。）遣度遼將軍范明友擊之。

冬十一月乙丑，以楊敞為丞相，少府河內蔡義為御史大夫。（河內郡屬司隸，唐懷、孟、衛州地。）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史067-362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六
起屠維作噩盡昭陽大荒落凡五年

孝昭皇帝下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壽二十三無嗣時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群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師古曰大伯者王季之兄伯邑考文王長子也舍讀曰捨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長知兩翻少詩照翻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九江郡屬揚州治壽春唐廬壽和州地守式又翻即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樂成史樂成德劉德吉丙吉利漢不知其姓迎昌邑王賀乘七乘傳文帝之入立也乘六乘傳今乘七乘傳傳張戀翻詣長安邸諸王國皆置邸長安也謂長安之昌邑邸中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為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哀王名髆武帝子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與方與縣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音房預不半日馳二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樂五孝翻馮式撙銜馮讀曰憑師古曰撙挫也字子損翻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叱咤發怒聲也咤竹亞翻手苦於箠轡箠止蘂翻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被皮義翻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暴步卜翻冬則為風寒之所匽薄匽與偃同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耎柔也脆易斷也數所角翻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宗尊也隆高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旃與氈同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治直之翻訢訢焉發憤忘食師古曰訢讀與欣同日新厥德其樂豈衘橛之間哉樂音洛休則俛仰屈伸以利形俛音免進退步趨以實下師古曰今人不行下虛氣弱不行吸新吐故以練臧師古曰臧古藏字也練謂鍊也專意積精以適神適和也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王子喬赤松子也皆古仙人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臻至也而

社稷[illegible]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忘[illegible]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孅介有不具者[illegible]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illegible]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illegible]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illegible]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illegible]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illegible]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illegible]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illegible]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為無道亡乎[illegible]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為擬於桀紂也[illegible]得以為堯舜也王說其諂諛常與寢處[illegible]唯得所言以至於是[illegible]今大王親近群小[illegible]漸漬邪惡[illegible]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慎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illegible]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illegible]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illegible]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而嘆曰不祥何為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illegible]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illegible]大王位為諸侯王行汙於庶人[illegible]以存難以亡易[illegible]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illegible]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illegible]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

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
定陶縣爲濟陰郡治所
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
從才用翻
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闇讀與陰同
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
有所發
師古曰發謂舉衆事也
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
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
群臣屬以天下
屬之欲翻
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襁
緥之中
襁負兒衣論語曰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上李奇曰緥小兒被也以繒布爲之絡負小兒孟康曰緥小兒大藉又師古曰…
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

無以加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
攀援而立大王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
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
意常以爲念王至濟陽
班志濟陽縣屬陳留郡括地曰濟陽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濟子禮翻
求長鳴雞
師古曰雞之鳴聲長者也大曰長鳴雞自南詔諸國來蛟而大鳴一聲圜長一鳴半刻終日啼號不絕蠻甚貴之一雞直錢一兩營州縣間亦有之
道買積
竹杖
文穎曰今竹杖也
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車載女子
師古曰凡言大奴者謂奴之尤長大者也善其名也
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
師古曰使者長安使人也讓責也安樂其姓相息亮翻樂音洛
安樂告龔遂遂入問王
王曰無有遂曰即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收屬

吏以湔洒大王
師古曰以屬付吏也湔澣也洒濯也行下孟翻屬之欲翻下同湔子顛翻洒先禮翻
即捽善屬衛士長行法
師古曰衛士長主衛之官捽持頭也音才兀翻長丈兩翻
王到霸上大鴻臚郊迎
臚陵如翻
騶奉乘輿車王使
壽成御
壽成人名時爲昌邑太僕也乘繩證翻下同
郎中令遂參乘且至廣
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
也
廣明注見上卷元鳳元年三輔黃圖宣平門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其外郭名東都門
王曰
我嗌痛不能哭
師古曰嗌咽也音益
至城門遂復言
復扶又翻
王
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
在是闕外馳道北
文穎曰弔哭帳也
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
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

鄉讀曰嚮
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
尊號
璽斯氏翻綬音受
尊皇后曰皇太后
壬申葬孝昭皇
帝于平陵
平陵屬右扶風在長安西北七十里謂至葬十日
昌邑王既立
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
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天
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
師古曰謂居喪服
日
與近臣飲酒作樂鬭虎豹召皮軒車九旒
皆大駕法駕前驅有
雲罕九斿皮軒鸞旗薛綜曰雲罕旌旗名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爲軒郭璞曰皮軒革車即世獵前有士則載虎皮師古曰皮軒之上以赤皮爲蓋今此制尚存未用虎皮飾車
驅馳東西所爲
孔穎達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悖道
悖蒲內翻師古曰乖也
古制寬大臣有

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為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師古曰版瓦大瓦也覆又音敷救反以問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師古曰以昌邑王習詩故云然言陛下所讀之詩也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師古曰惡即矢也越王勾踐為吳王嘗惡則其義也宜進先帝大臣子孫親近以為左右近其靳反如不忍昌邑故人師古曰皆若也信用讒諛必有凶咎願詭禍為福師古曰詭反也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班表太僕有兩丞志丞一人秩千石河東郡屬并州後漢時河東郡當屬司隸曰孝昭

皇帝蚤崩無嗣師古曰蚤古早字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行久而東也言屬車行尚以為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師古曰言皆欲觀聽其德化拭音式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師古曰言昌邑小臣之隨輦者先遷擢也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將軍光憂懣師古曰懣音悶又音滿悶懣也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者承柱之礎也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師古曰建謂立議而白之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師古曰光不涉學故不讀書問之也不音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

廟後世稱其忠師古曰商書太甲篇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也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師古曰給事中給事禁中也西漢以為加官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師古曰圖謀也王出遊光祿大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師古曰之往也王怒謂勝為祆言師古曰祆與妖同縛以屬吏師古曰屬付也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漢儒作洪範傳以五事五行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罰常陰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皇君也極中也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失在眊悖故其咎眊也王者自下承天理物雲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亂故其罰常陰

也君貌日弱人之然故微有下人伐上之痾也時則有下人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惡察察言者不敢明言之也惡音烏路反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師古曰數音所角反王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既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唯音弋癸反延年起至更衣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更音工衡反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師古曰與讀曰豫先謂事未發而先被誅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師古曰三人共言故曰參語癸巳

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師古曰鄂者謂阻礙不依順也後字作鄂其義亦同）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離力智翻）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師古曰受其責也難乃旦翻）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令（師古曰言一聽之也）光即與羣臣俱見（見賢遍翻）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未央宮有承明殿天子於是延儒生學士武帝責莊助曰君厭承明之廬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是也）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晉灼曰長樂宮有溫室殿三輔黃圖溫室殿在未央殿北武帝建余謂長樂宮亦有溫室但漢諸帝皆居未央則此當為未央之溫室也）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中黃門屬少府黃門署令師古曰中黃門[illegible]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也七百石）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為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內讀曰納）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

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將子亮翻騎奇寄翻）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師古曰卒讀曰猝物故死也自裁謂自殺也）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從才用翻師古曰安焉也余謂安得罪猶言所得罪也）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被皮義翻如淳曰以珠飾襦也晉灼曰貫珠以為襦形若今[illegible]矣師古曰晉說是也襦汝朱翻）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期門屬光祿勳掌執兵送從武帝為微行與勇力之士期諸殿門故曰期門）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臣敞下即連名史以等字約言之）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師古曰典喪言為喪主也斬衰喪服上下不緝直斬割之而已衰千雷翻）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師古曰素食菜食無肉也言王在道常肉食非居喪之制也布郭東成解素食云平常之食以之素矣）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見賢遍翻傳張戀翻）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漢初有三璽天子之璽自佩信璽行璽在符節臺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昭曰大行不反之辭也）就次發璽不封（師古曰璽既國寶常當緘封而王於大行前受之退還所次遽爾發璽更不封之令凡人皆見）

言不漏泄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
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更工衡翻敖讀曰傲為書曰皇帝問侍
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
妻師古曰昌邑之侍中名君卿也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
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師古曰俳優諧戲也倡樂人也倡音昌召內
泰壹宗廟樂人悉奏眾樂鄭氏曰祭泰一樂人也余據武帝祠泰一用樂舞召
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空侯瑟又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宗廟樂有文德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嘉至來
至登歌休成之樂安中稱樂安世樂昭容樂禮容樂英矣八百二十九人駕法駕驅馳北
宮桂宮師古曰北宮桂宮並在未央宮北三輔黃圖桂宮武帝造周回十餘里在學旁複道通未
央宮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弄彘鬭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浸

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厩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下乘之故曰果下馬
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
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掖庭令屬少府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本永巷令也處
與殿太后曰止師古曰令且止讀奏也為人臣子當悖亂如是
邪王離席伏余遮翻離力智翻尚書令復讀曰復扶又翻取諸侯
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
免奴續漢志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列侯紫綬二采紫白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千石六百石墨綬二采青赤紺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師古曰免奴謂奴之放為良人者發御府金
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
飲湛沔於酒師古曰湛讀曰沈又讀曰耽甚沔者乃荒迷之義也沔與湎同獨夜設

九賓溫室師古曰於溫室中設九賓之禮也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
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
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師古曰時在喪服故未祠宗廟而私祭昌邑哀王也
余謂賀入繼大宗不當於昌邑哀王稱嗣子皇帝既於禮悖三年不祭之義又悖為人後者為之子之義
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為
旁午猶言交橫也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
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
不變更數所角翻更工衡翻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
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
辟不軌辟讀曰僻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孝經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

大於不孝辟五刑之辟也辟頻亦翻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
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
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可以
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
具告祠高廟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
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引孝經孔子之言爭讀曰
諍亡古無字通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即持其手
解脫其璽組師古曰組就也組則古翻屬續漢志乘輿黃赤綬四
長丈有九尺九寸五百首奉上太后上時掌翻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
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戇陟降翻任音壬起就

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師古曰：言不得復見於左右。）光涕泣而去。群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屏，必郢翻），不及以政（師古曰：言不豫政令），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房陵縣屬漢中郡，唐為房州。）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為山陽郡。（昌邑本山陽郡。）昌邑群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道讀曰導），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數，所角翻），得減死，髡為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王式為昌邑王師。）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為，于偽翻；下為王同）；至於危亡失道之君（復，扶目翻），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群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省，悉景翻），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

初，衛太子納魯國史良娣（師古曰：姓史，良娣，太子之妾號也），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師古曰：郡邸獄，謂天下郡國邸舍之獄也）。故廷尉監魯國丙吉受詔治巫蠱郡邸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日再省視。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來往長楊、五柞宮（師古曰：二宮名，並在盩厔）。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

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獲還以聞因劾奏吉（[illegible]）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既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孟康曰郡守丞姓[illegible]治獄姓誰名如[illegible]不當在郡邸獄也[illegible]）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illegible]詔令與文無從得其粟具而食之）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illegible]）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illegible]）時掖庭令張賀（[illegible]曰掖庭宮人之官有令丞宦者為之[illegible]掖庭養視之始令宗正著其屬籍）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張賀安世兄也幸於衛太子[illegible]）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illegible]得丁[illegible]室後為掖庭令師古曰顧念也）給教書既壯賀欲以女孫妻之（妻千細反下同）是時昭帝始冠（師古曰冠古玩反）長八尺二寸（長直亮反）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譽音余）安世怒曰曾孫乃衛太

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illegible]）於是賀止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illegible]暴室[illegible]）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乃關內侯（師古曰言[illegible]）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illegible]）廣漢重令人為介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illegible]）高材好學（師古曰好呼到反）然亦喜游俠鬬雞走狗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師古曰諸陵皆在[illegible]）周徧三輔常困於蓮勺鹵中（[illegible]）尤樂杜鄠之間（[illegible]）率常在下杜（[illegible]）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illegible]）

（[illegible]）及昌邑王廢霍光
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
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屬之欲翊）孝昭皇
帝早崩亡嗣（亡古無字通）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
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誼無所）天下莫不服焉（[illegible]）
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
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
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在外人民家不在宮中 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 師古曰[illegible]）
吉前使居郡邸時（使號吏謝）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
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行下孟翻）願將軍詳大義參
以蓍龜豈宜（句言參以蓍龜卜其宜與不宜也）褒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
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
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
會丞相以下議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復扶又翻）
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
廟子萬姓（師古曰天子以萬姓爲子故云子萬姓）臣昧死以聞（昧冒死也）
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

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文穎曰軨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 [illegible]）就齊宗正
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班志陽武屬河南）已而羣臣奏上璽綬即
皇帝位（[illegible]）謁高廟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
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
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八月己巳安平敬侯楊敞薨
九月大赦天下 戊寅蔡義爲丞相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
爲帝許氏爲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
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
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十一
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
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太皇太后歸長樂宮長樂
宮初置屯衛（漢太后常居長樂宮太皇太后自昌邑王廢居未央宮今宣帝既立復歸長樂宮 樂音洛）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詢字次卿 [illegible]）

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益封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者八人。昭帝始元二年，霍光以捕馬何羅功封博陸侯，二千三百五十戶，今益封萬七千二百戶。元鳳六年，張安世封富平侯三千四十戶，今益封萬六百戶。楊敞始封安平侯七百戶，今益封其子忠，封四千八百四十七戶。蔡義始封陽平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七百戶。范明友始封平陵侯，今益封通前凡二千九百二十戶。韓增始封龍頟侯，今益封千戶。建平侯杜延年始封二千戶，今益封二千三百六十戶。蒲侯蘇昌始封千二十六戶，今益封。王譚始紹封宜春侯，今益封通前凡一千一百八戶。魏聖始紹封當塗侯，今益封通前二千二百戶。杜□始紹封杜衍侯三百戶，今益封。夏侯勝始賜爵關內侯，今益封千戶，凡計十人。封田廣明為昌水侯，趙充國為營平侯，田延年為陽城侯，史樂成為爰氏侯，王遷為平丘侯，凡五人。周德、蘇□、□光、□□、韋賢、宋畸、丙吉、趙廣漢八人，皆賜爵關內侯。

（謚法聖善周聞曰宣。余繼帝本名病已，元康二年乃更名詢。）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稽音啓。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胡越兵，胡騎及越騎也。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東宮，長樂衛尉；西宮，未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諸曹受尚書事，給事中得入禁中。諸曹、給事中皆加官也。丁，所祿翻。已甚，言太甚也。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

夏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戾太子死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征和二年。歲時祠，其議謚，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師古曰：謂本生之父母也。尊祖之義也。陛下為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愚以為親謚宜曰悼，如淳曰：親謂父也。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謚法：不悔前過曰戾，又不思念曰戾。皆改葬焉。秋七月，詔立燕剌王太子建為廣陽王，燕王旦子建。立廣陵王胥少子弘為高密王。燕人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元年，廣陽國除為廣陽郡，今因以為國名。剌，音來曷翻。以封胥子弘為王，親親之恩也。

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既誅桀，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廷尉正，秩千石。庭中，漢書作廷中，師古曰：此廷中謂廷尉之中也。余謂通鑑作庭中，言庭之中也。數，所角翻。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僦民車，師古曰：僦，謂賃之與雇直也。僦，子就翻。延年詐增僦直，盜取錢三千萬，為怨家所告。怨，於元翻。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地，師古曰：為之開通道地，使有安全之地也。延年抵曰：師古曰：抵，托諱也。抵，丁禮翻。「無有是事。」光曰：「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既無實事，當令有司窮治盡其理。御

史大夫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
過公羊傳僖十七年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桓公嘗有存亡繼絶之功故君子為之諱
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延年字子賓事見上昭帝元平元年
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師古曰謂官乞與之也鄉亦云曰哉辭也何哉猶曰何如也乞音氣
願以愚言白大將軍
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
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師古曰悸心動也悸音其季翻
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曉者告白也通者從公
公議之家臣遠理之光恐其折辱故不依之
田大夫
使人語延年語牛據翻
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
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卒徒唾吾背乎即閉閤獨居齋
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
聲自刎死晉灼曰使者至司農司農發詔書故鳴鼓也師古曰刎謂斷頸也刎武粉翻
夏五月詔曰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功德茂盛而
廟樂未稱師古曰稱副也稱尺證翻
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
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中師古曰大議總會議也庭中謂朝廷之中
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
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
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
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
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畜讀曰蓄
無德

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為于偽翻難乃旦翻
此
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
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御史
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
縱勝不舉劾俱下獄劾戶槩翻下遐稼翻
有司遂請尊孝武帝
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臣瓚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為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
武帝巡狩所幸郡國
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夏侯勝黃霸既久繫霸欲從
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孔子之言
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師古曰更歷也更音工衡翻
講
論不怠　初烏孫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
為公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尚小岑陬且死
又妻七計翻漢書作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翻陬音子侯翻
以國與季父大祿子
翁歸靡曰泥靡大以國歸之翁歸靡既立號肥王復
尚楚主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次曰
大樂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與車師共侵烏孫唯
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擊匈奴會昭帝崩上遣光
祿大夫常惠使烏孫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
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使使謂烏孫趣持公
主來趣讀曰促
欲隔絶漢昆彌願發國精兵五萬騎盡力

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先是匈奴數侵漢邊（[illegible]）漢亦欲討之秋大發兵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軍趙充國為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期以出塞各二千餘里又以常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兵共擊匈奴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張晏曰禮婦人從夫謚閔其見殺故[illegible]）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師古曰從因也無因得其安也）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者（[illegible]）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為掖庭戶衛（[illegible]）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為我求安池監（[illegible]）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illegible]）我亦欲報少夫可乎（[illegible]）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illegible]）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illegible]）衍曰何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謂產子也大故大事也）

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師古曰去謂除去皇后也）成君即為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常先嘗安可（師古曰與眾醫共治之故有先嘗者[illegible]）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illegible]）齎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以飲皇后（[illegible]）有頃曰我頭岑岑也（[illegible]）藥中得無有毒（[illegible]）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illegible]）衍出過見顯相勞問（[illegible]）亦未敢重謝衍（[illegible]）後人有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illegible]）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illegible]）會奏上光署衍勿論（[illegible]）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戊辰五將軍發長安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犇走敺畜產遠遁逃（[illegible]）是以五將少所得（[illegible]）夏五月軍罷度遼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illegible]）斬首捕虜七百餘級前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illegible]）斬首捕虜

下（余）級。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至候山，（自酒泉出）
塞。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聞
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祁連
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自西河出塞）斬首捕虜十
九級，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姓譜：周文王子冉季之後，孔子弟子冉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
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
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
餘吾水上，（自五原出塞）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餘
級，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
知虜在前，逗遛不進，（孟康曰：逗，曲行避敵也。遛，與留同。又音豆。）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為侍御史。（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
烏孫昆彌自將五萬騎與校
尉常惠從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谷，音鹿；蠡，盧奚翻）獲單于父
行及嫂、居次，（師古曰：居次者，女之號，若言公主也。）名王、犁汙都尉、千
長、騎將以下四萬級，（犁汙王之都尉也。師古曰：千長，千人之長。）馬、牛、羊、驢、橐佗七十餘萬頭。（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佗，音徒河翻。）烏孫皆
自取所虜獲。（考異曰：常惠傳：匈奴凡斬首四萬級，馬、牛、羊、驢、橐佗七十餘萬頭。今從烏孫傳。）上以五將皆無功，獨惠奉使克獲，封惠
為長羅侯。（長羅侯國屬陳留郡。賢曰：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然匈奴民眾
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勝，音升）於是匈
奴遂衰耗，怨烏孫。上復遣常惠持金幣還賜烏孫貴
人有功者。（復，扶又翻）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
伏誅，請便道擊之。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
從事。（師古曰：風，讀曰諷，言令以便宜從事。）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
孫，還，（還，從宣翻。下同。）又過，發西國兵二萬人，（自烏孫還，所過西國皆發）
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
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
謝曰：「乃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
「即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置，赦也）王執姑翼詣惠，惠
斬之而還。（龜茲殺賴丹事見上卷昭帝元鳳四年）大旱。六月己丑，
陽平節侯蔡義薨。（陽平縣屬東郡。考異曰：漢紀作乙丑。）甲辰，長信
少府韋賢為丞相。大司農魏相為御史大夫。冬，
匈奴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
大雨雪，（雨，于具翻）一日深丈餘，（深，式禁翻）人民畜產凍死，還者
不能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令，音零）烏桓入其東，
烏孫擊其西，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
眾。又重以餓死，（重，直用翻）人民死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
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其後漢出
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

終不敢取當（師古曰當[illegible]），滋欲鄉和親（[illegible]），而邊境少事矣。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潁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為缿筩（蘇林曰[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illegible]）。於是更相怨咎（更，工衡反），姦黨散落，盜賊不敢發。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名，由是入為京兆尹。廣漢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行之發於至誠，吏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illegible]）。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收捕之，無所逃，案之罪立具，即時伏辜。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illegible]）。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師古曰窮里[illegible]），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如神（師古曰[illegible]）。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illegible]）。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為皇后，赦天下。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及霍后立，輿駕侍從益盛（[illegible]），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

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人。北海、琅邪壞祖宗廟（[illegible]）。詔丞相、御史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師古曰[illegible]），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大赦天下。上素服，避正殿五日。釋夏侯勝、黃霸。以勝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illegible]）。或時謂上為君（[illegible]），誤相字於前（[illegible]），上亦以是親信之（師古曰[illegible]）。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illegible]）。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建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illegible]）。」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illegible]），儒者以為榮。五月，鳳皇集北海安丘、淳于（[illegible]）。廣川王去坐殺其師及姬妾十餘人，或銷鉛錫灌口中，或支解，并毒藥煑之，令糜盡，廢徙上庸，自殺（[illegible]）。

地節元年(應劭曰以先者地震山崩水出於是改元曰地節欲令地得其節)春正月有星孛于西方(孛蒲內翻)楚王延壽(宗室平陸侯禮為楚王奉元王後)以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附助之為其後母弟趙何齊取廣陵王女為妻因使何齊奉書遺廣陵王曰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聽何天下之動靜)毋後人有天下(師古曰勿使在人後得天下)何齊父長年上書告之事下有司考驗辭服(下遐嫁翻)冬十一月延壽自殺胥勿治 十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是歲于定國為廷尉(姓譜周武王子封于邘子孫以國為氏其後去邑為于)定國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決罪皆當)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師古曰言知其寬平皆無冤枉之慮也)

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為之涕泣(為于偽翻)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奉兄去病祀(霍去病封冠軍侯子嬗嗣無後國除故光欲分封以封其孫)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謚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東觀漢紀…復如字)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復方目翻)疇其爵邑(應劭曰疇等也)世世無有所與(與讀曰豫)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事不欲宣泄重封上之故曰封事漢官曰凡章表皆啟封其言密事得用皁囊)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填藩國(填古鎮字通)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師古曰大臣位空則爭權也塞悉則翻)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壽為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考異曰三公表地節三年四月戊申張安世為大司馬七月戊戌更為衛將軍三年七月戊辰禹為大司馬安世為衛將軍宣紀三年四月戊申又云七月壬辰霍禹為大司馬又言以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當在今年明言七月戊戌張安世無爵大司馬衛將軍當在四年七月霍氏既誅之後光死在今年七月當在此年表誤也通鑑表紀此誤)鳳皇集魯羣鳥從之大赦天下 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公羊傳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惡宋三世為大夫(公羊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何休曰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及魯季孫之專權(魯自季友立僖公世專魯國至昭公衆季氏之僭不能去奔于鄆)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師古曰謂領尚書事也賢曰樞機近要之官也春秋運斗樞曰北斗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也)昆弟諸壻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

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應劭曰籍者為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師古曰寖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屏必郢翻去羌呂翻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漢三公九卿皆有給事中得入禁中給事中之相親諸

帝興于閭閻師古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知民事之艱難艱古艱字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治直吏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應劭曰敷陳也各自奏陳其言然後試之以官考其功能也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師古曰各久其職事也貢父曰至于子孫謂賞賜遠及子孫也非謂侍中尚書官至子孫不改易也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師古曰質正也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師古曰訟理言所訟見理而無冤也亡古無字通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師古曰謂郡守諸侯相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數所角翻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

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師古曰或爵謂增秩賜金而爵也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匈奴壺衍鞮單于死弟左賢王立為虛閭權渠單于以右大將女為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閼氏顓音專閼氏單于之元妃也其次為大閼氏閼氏音煙支顓渠閼氏父左大且渠怨望且子閭翻為于偽翻是時漢以匈奴不能為邊寇罷塞外諸城以休百姓師古曰塞外諸城謂光祿徐自為所築城障也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者入乃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旁塞獵相逢俱入訾子移翻旁步浪翻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為寇降戶江翻於是天子詔發邊騎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衆等四人師古曰治衆者軍監之名余按軍監位次軍正將五千騎分三隊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不敢入即引去是歲匈奴饑人民畜產死什六七又發兩屯各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孟康曰嗕音辱匈奴種也師古曰嗕音奴篤翻余謂西嗕自是一種為匈奴所得使居左地耳非匈奴種也其君長以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殺傷甚衆遂南降漢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七 起閼逢攝提格，盡屠維協洽，凡六年。

中宗孝宣皇帝上之下

地節三年春三月，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師古曰：勞來，謂招懷百姓。勞，郎到翻；來，力代翻。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占者，謂自隱度名數而來著籍也。治有異等之效。治，直吏翻。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卒官。卒，子恤翻。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使，疏吏翻。守丞，郡丞也。後漢百官志：郡置丞；邊郡置長史。守丞、長史皆一物也。故據言王相、太守、長史、郡丞，上計無疑矣。上，時掌翻。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為皇太子，以丙吉為太傅，太中大夫疏廣為少傅。疏，姓也。考異曰：荀紀四月戊申，漢書本紀亦然。疏廣傳云：地節三年立皇太子，是也。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為平恩侯。平恩侯國，屬魏郡。宋白曰：平恩縣，唐屬洺州。又封霍光

兄孫中郎將雲為冠陽侯。（[illegible]）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illegible]）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illegible]）后挾毒不得行。

五月甲申，丞相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六月壬辰，以魏相為丞相。辛丑，丙吉為御史大夫，疏廣為太子太傅，廣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illegible]）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師古曰[illegible]）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由是見器重。

京師大雨雹，大行丞東海蕭望之上疏，言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illegible]）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時上博延賢俊，民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illegible]）高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illegible]）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illegible]）下者報聞罷，（[illegible]）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illegible]）

冬十月，詔曰：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師古曰：箴，戒也。匡，正也。[illegible]）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師古曰：飭[illegible]）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曰：折竹以繩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為籞。應劭曰：池籞者，在池水中作室，可用棲鳥，鳥入中則捕之。[illegible]）郡國宮館勿復修治。（[illegible]）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illegible]）且勿算事。（師古曰：不出算賦及給繇役。）

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illegible]）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illegible]）與監奴馮子都亂。（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illegible]）

[illegible]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倉頭奴上朝謁（[illegible]）莫敢譴者（[illegible]）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師古曰長信上官太后所居[illegible]）帝自在民閒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師古曰女曹[illegible]）今大夫給事中他人壹閒女能復自救邪（師古曰[illegible]）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師古曰躢古[illegible]）御史為叩頭謝乃去（[illegible]）人以謂霍氏（師古曰[illegible]語也）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為丞相數燕見言事（師古曰燕[illegible]下同）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尚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illegible]各各得書[illegible]上也）於是霍氏甚惡之（[illegible]）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師古曰[illegible]）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為光祿勳（[illegible]南陽郡之[illegible]）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為安定太守（任音壬[illegible]下同）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為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為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為

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illegible]）以霍禹為大司馬冠小冠（[illegible]）亡印綬（[illegible]）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為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illegible]）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數音所角反[illegible]）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也）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illegible]）律令煩苛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師古曰駮謂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傅讀曰附）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

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無嗣昌邑淫亂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因人不勝痛則飾

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十二月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

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

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召權而為亂首矣。（孟康曰：召，求也；招致權勢也。賣權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昭帝時，匈奴使四千騎田車師。及五將軍擊匈奴，（事見上卷本始二年。）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以為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為太子。（復，扶又翻，下同。質，音致。焉音夷，耆渠脂翻。）及烏貴立為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是歲，侍郎會稽鄭吉與校尉司馬憙（會，古外翻。憙，許吏翻。）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免刑罪人，免其刑罪使屯田。）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西域諸國有逐水草隨匈奴同俗者，之行國；其城居者，謂之城郭諸國也。）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破之。車師王請降。（降，戶江翻。）匈奴發兵攻車師，吉、憙引兵北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憙即留一候與卒二十人留守王，吉等引兵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乃輕騎奔烏孫。吉即迎其妻子，傳送長安。（考異曰：西域傳云地節二年，以漢紀校之，知在二年。）（傳，知戀翻。）匈奴更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為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鄭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往田車師地以實之。（為下元康二年匈奴爭車師張本。）

上自初即位，數遣使者求外家，（數，所角翻。）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是歲，求得外祖母王媼，（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嫗曰媼。師古曰：媼，女老稱也，音烏老翻。）及媼男無故、武。（無故、武，皆媼子也。）上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日間賞賜以鉅萬計。

四年春二月，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據外戚傳，以博平、蠡吾二縣為湯沐邑。而地理志，博平縣屬東郡。）封舅無故為平昌侯，（平昌侯國屬千乘郡。）武為樂昌侯。（樂昌侯國屬東郡。恩澤侯表：武封樂昌侯，食邑於汝南。）

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雞子，深二尺五寸，（深，式浸翻。）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

詔：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

立廣川惠王孫文為廣川王。（本始四年，廣川王去以罪自殺，今復立文紹封王。）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數，所角翻。）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師古曰：窶，貧而無禮。孔穎達曰：貧無可以備禮謂之窶。窶，音其羽翻。）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喜，許吏翻。）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讎之。（師古曰：言讎之如仇讎也。）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好，呼到翻。）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盡（黠，下八翻。屏，必郢翻。）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師古曰：讙，衆聲也，音許爰翻。毒許后事見上卷本始三年。）寧有是邪？顯恐急，即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

奈[illegible]、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師古曰：卒讀曰猝。卒卒，忽遽之貌也。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太夫人謂霍顯。太后，上官太后，霍氏外孫也。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illegible]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師古曰：竟，窮竟其事也。然惡端已見，[illegible]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師古曰：[illegible]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師古曰：言無處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illegible]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周公輔成王七年而致政於成王。而大將軍二十歲，自武帝後元二年至地節二年，通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illegible]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

[illegible]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分，扶問反。[illegible]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衞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illegible]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illegible]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直言以諫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度音大各反。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師古曰：直讀曰值。[illegible]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省音[illegible]。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數音所角反。[illegible]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師古曰：高后時定令，敕有擅議宗廟者棄市。[illegible]謀令太后為博平君置酒，為音于偽反。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為玄菟太守，菟音同[illegible]。太中大夫任宣為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要，古腰字通。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

[illegible]昌[illegible]乙丑詔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百官表侍中左右曹諸吏皆加官[illegible]漢儀注諸吏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illegible]侍中金安上史高皆為列侯章為博成侯忠高昌侯惲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則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師古曰[illegible]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illegible]上書不行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illegible]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師古曰灼爛謂被燒灼者也行戶郎翻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illegible]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為郎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illegible]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illegible]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驂乘[illegible]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illegible]乃自殺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號[illegible]然光不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illegible]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私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鄉

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事叢與其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鬭椒作亂於楚（楚若敖之支庶爲鬭氏），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事見左傳宣四年。子文，鬭穀於菟也。箴尹，官名。克黃，子文之孫。箴，之金翻）。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噍，才笑翻），孝宣亦少恩哉！

九月，詔減天下鹽賈（賈，讀曰價）。又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上，時掌翻。掠，音亮。笞，丑之翻。瘐，音庾。蘇林曰：囚徒病，律名爲瘐。如淳曰：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瘐，音庾；或作瘦，讀如本字，說非也。本紀瘐死上有獄字）所坐縣、名、爵、里（漢書本紀作名縣爵里。師古曰：名，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殿，丁練翻。最，祖外翻）。

十二月，清河王年坐內亂廢，遷房陵（武帝元光三年立清河王義，代孝王之後。年，義之孫也）。

是歲，北海太守廬江朱邑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行，下孟翻），勃海太守龔遂入爲水衡都尉。先是，勃海左右郡歲饑（師古曰：左右，謂相次者也。饑，居宜翻），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治，直之翻。下同），丞相御史舉故昌邑郎中令龔遂，上拜爲勃海太守。召見（見，賢遍翻），問何以治勃海，息其盜賊。遂對曰：「海瀕遐遠（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師古曰：赤子，猶言初生幼小之意也。嬰兒初生體赤，故曰赤子。積水曰潢，音黃）。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師古曰：勝，謂以威力克而殺之；安，謂以德化撫之）」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治，直之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勃海界（傳，知戀翻），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師古曰：鉤，鐮也）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樂，音洛）。遂乃開倉廩假貧民（師古曰：假，謂給與），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好，呼到翻。技，渠綺翻），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各以口率種樹畜養（遂令民人一樹榆、百本䪥、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畜，許六翻）。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勞，力到翻。來，力代翻。行，下孟翻），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遂以龔遂言自勃海入爲列卿，因敘其政績）。

烏孫公主女爲龜茲王絳賓夫人。絳賓上書言：「得尚漢外孫，願與公主女俱入朝（朝，直遙翻）。」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賞賜甚厚。初作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以京兆杜縣東原上為初陵，更名杜縣。[illegible]杜陵，訾讀曰貲。三月，詔以鳳皇集泰山、陳留，甘露降未央宮，赦天下。[illegible] 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夏五月，立皇考廟。冬，置建章衛尉。[illegible] 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illegible]家子孫又年少也。好，呼到翻。少，詩照翻。專厲彊壯蠭氣，師古曰：蠭與鋒同，言鋒銳之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師古曰：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

廣漢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illegible] 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illegible] 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愈急。廣漢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收奴婢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實丞相自以過譴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帝惡之，惡，烏路翻。下廣漢廷尉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號，戶刀翻。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養小民。漢書本傳，臣生之上有或言二字。廣漢竟坐要斬。要，與腰同。

[illegible] 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是歲，少府宋畸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師不足美，貶為泗水太傅。泗水王傅。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illegible] 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爭，讀曰諍。[illegible] 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東海太守河東尹翁歸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師古曰：[illegible] 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illegible] 及行縣時則取罪人。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以警衆。行下孟翻。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上為右職。接待有禮，好惡與同之，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

能騎人，故尤得名譽於朝廷。初，烏孫公主少子萬年有寵於莎車王。（師古曰：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莎音素禾翻。）莎車王死而無子，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孫心，上書請萬年為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姓奚，名充國。[illegible]奚仲之後。）萬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說讀曰悅。[illegible]）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舉上黨馮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illegible]漢置屯田吏士[illegible]。）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與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奚充國，自立為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揚言謂宣揚其言於外也。）於是攻劫南道，與歃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illegible]）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憙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illegible]）傳其首詣長安。更立它昆弟子為莎車王。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它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仲馮曰：此馬名曰象龍。[illegible]）上甚說，（說讀曰悅。）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以為可，獨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師古曰：比謂常為例也。[illegible]）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要，一遙翻。[illegible]）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illegible]）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二年春正月，赦天下。上欲立皇后，時館陶主母華倢伃，（館陶[illegible]）及淮陽憲王母張倢伃、楚孝王母衛倢伃皆愛幸。（淮陽憲王欽，楚孝王囂。）上欲立張倢伃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艾音乂。）乃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二月乙丑，立長陵王倢伃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封其父奉光為邛成侯。（[illegible]）后無寵，希得進見。（見，賢遍翻。）五月，詔曰：「獄者萬民之命，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illegible]）奏不如實，上亦亡由知，（師古曰：上者，天子自謂也。）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或擅興徭役，飾廚傳，稱過使客，（[illegible]）

(鄭遇名遇度之遇也)越職踰漢以取名譽譬如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師古曰殆危也)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其令郡國被災甚者(被皮義翻)毋出今年租賦 又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其更諱詢(易以豉翻更工衡翻)

匈奴大臣皆以爲車師地肥美近匈奴(近其靳翻)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爭由是數遣兵擊車師田者(數所角翻)鄭吉將渠犁田卒七千餘人救之爲匈奴所圍吉上言車師去渠犁千餘里漢兵在渠犁者少執不能相救願益田卒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得復擾西域

(復扶又翻)魏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見賢遍翻)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謂不足介意也)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丞相不預中朝之議故言聞諸將軍大將軍車騎將軍前後左右將軍皆中朝官)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不可以兵事勸之也)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不得其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臣在天子左右者)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謂冉有季路曰云云故相引之蕭牆謂屏也)上從相言止遣長羅侯常惠將張掖酒泉騎往車師迎鄭吉及

其吏士還渠犁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以鄭吉爲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好呼到翻)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數所角翻)相敕掾史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上時掌翻)與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

其功也。會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為宮婢時有舊夫，見在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下，遐稼翻），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師古曰：督，謂視察之），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別，彼列翻。共，居用翻。養，弋亮翻）。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議論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堪也），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宋白曰：馮翊也。翊，佐也，義取輔佐京師。復，扶又翻，下同）。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少府正九卿，二千石；三輔秩視九卿，故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曰以病去移居。余謂前說是）。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功臣表及霍光傳皆作都成侯，此承望之本傳之誤。師古曰：更，謂經歷也。更，工衡翻。治，直之翻）。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謂聞其過失）。望之即起視事。

初，掖庭令張賀數為弟車騎將軍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師古曰：徵，證也。數，所角翻。為，于偽翻）。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少，詩照翻），不宜稱述曾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師古曰：身死追封，故曰封冢也），置守冢二百家。賀有子蚤死，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子者，養以為子也）。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也（為，于偽翻）。安世乃止，不敢復言。上心忌故昌邑王賀，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令謹備盜賊，察往來過客（昌邑王廢歸昌邑，山陽郡，故令太守謹察之），毋下所賜書（師古曰：密令警察，不欲宣露也。下，遐稼翻）。敞於是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師古曰：著明也），曰：故昌邑王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銳卑，少須眉，身體長大，疾痿，行步不便（少，詩沼翻。師古曰：痿，風痺疾也，音人隹翻）。臣敞嘗與之言，欲動觀其意，即以惡鳥感之，曰：昌邑多梟。故王應曰：然。前賀西至長安，殊無梟；復來，東至濟陽，乃復聞梟聲（梟，不孝鳥，一名流離。詩注：少好而長醜，爾雅作鶹鷅。草木疏曰：梟也，大則食其母。劉子曰：炎州有鳥，曰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成，食母而飛。蓋梟稍長，從母索食，母無以應，從是而死。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堯翻。又，于驕翻。乃復，扶又翻）。察故王衣服、言語、跪起，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脈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如今白癡者也。韓子曰：心不能審得失之地，則謂之狂）。臣敞前言哀王歌舞者張脩等十人無子，留守哀王園（賀父髆，諡哀王），請罷歸。故王聞之曰：中人守園，疾者當勿治（治，直之翻），相殺傷者當勿法，欲

令亟死太守奈何而欲罷之其天資喜由亂亡終不
見仁義如此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翻 上乃知賀不足忌也
三年春三月詔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 海昏縣屬豫章郡後漢分立建昌縣宋白曰大建昌縣漢海昏縣地也宋元嘉二年廢海昏縣移建昌居之考異曰荀紀漢表賀以四月壬子封宣紀在丙寅今從之前漢紀是歲四月癸亥朔無壬子表誤 乙未詔曰
朕微眇時御史大夫丙吉中郎將史曾史玄長樂衛
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及故
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修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
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封賀所子弟子
侍中中郎將彭祖為陽都侯追賜賀謚曰陽都哀侯
吉為博陽侯曾為將陵侯玄為平臺侯舜為博望侯
延壽為樂成侯 地理志城陽國有陽都縣賢曰羞侯表博陽侯食邑於汝南郡之南頓縣平臺屬常山郡博望屬南陽郡樂成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 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
為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故人下至郡
邸獄復作 師古曰復扶又翻 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
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起
將使人就加印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 應劭曰吉時疾不起欲 如君有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 太子太傅夏侯勝曰
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 樂音洛
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愈 張安世

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
無名錢以百萬數 文穎曰都內主藏官也張晏曰安世以是官不薄也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 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
知其與議也 與讀曰預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
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 師古曰有欲謁者皆不通也一曰告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復扶又翻同為于偽翻 ……
也 有郎功高不調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翻 自言安世安世應曰
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
不許已而郎果遷 師古曰安世陽不為之而實令之遷 安世自見父子
尊顯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 上以為
北地太守歲餘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
僕 以大僕而加左曹官也 夏四月丙子立皇子欽為淮陽王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
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師古曰此老子之言也 今仕官至
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
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
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 供居用翻張竹亮翻
送者車數百兩 兩音亮 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
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受歸鄉里 廣受東海蘭陵人 日令

其家賣金共具[師古曰具謂設之 共讀曰供 下同]請族人故舊賓客

與相娛樂[樂音洛 下同]或勸廣以其金爲子孫頗立產業

者[爲于僞翻]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師古曰誖惑也 音布內翻]顧

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

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墮

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

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

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

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潁川太守黃霸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師古曰郵亭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鄉官者鄉所治處也 漢制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伍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 嗇音色 徼工釣翻 下同]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

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師古曰帥所類翻 下同]班行之於民

閒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

養去浮淫之費[去羌呂翻 下同]其治米鹽靡密[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

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

[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之也]問它陰伏以相參考聰明識事吏民不

知所出[師古曰不知其所何術也]咸稱神明豪釐不敢有所欺姦

人去入它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師古曰力勤也言先以德教化於下若有弗從然後用刑罰也 後戶茂翻]務在成就全安長

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

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

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

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

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

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

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治直之翻]

徵守京兆尹頃之坐溙連貶秩有詔復歸潁川爲太

守以八百石居[大守秩二千石連貶故以八百石居]

四年春正月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

坐[師古曰誣告人及殺傷人如舊法其餘則不論]右扶風尹翁歸卒家

無餘財秋八月詔曰翁歸廉平鄉正[鄉讀曰嚮]治民異等

之[治直之翻]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　上令有司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得槐里公乘周廣漢等百

三十六人皆賜黃金二十斤復其家令奉祭祀世世

勿絕[公乘爵第八 復方目翻 考異曰宣紀元康元年五月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 功臣表云元康四年又賜功臣後黃金人二十斤 其數不容盡同 …耳]

丙寅富平敬侯張安世薨　初扶陽節侯韋

賢薨[illegible]長子弘有罪繫獄[illegible]家人矯賢令以次子大河都尉玄成爲後[illegible]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爲病狂臥便利妄笑語昏亂[illegible]既葬當襲爵以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illegible]案事丞相史廼與玄成書[illegible]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爲狂癡光曜晻而不宣[illegible]微哉子之所託名也[illegible]僕素愚陋過爲丞相執事[illegible]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爲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illegible]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讓爲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illegible]使得自安衡門之下[illegible]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illegible]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玄成爲河南太守

車師王烏貴之走烏孫也烏孫留不遣漢遣使責烏孫烏孫送烏貴詣闕

初武帝開河西四郡隔絕羌與匈奴相通之路斥逐諸羌不使居湟中地[illegible]及帝即位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illegible]先零豪言願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illegible]安國以聞後將軍趙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illegible]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度湟水[illegible]郡縣不能禁既而先零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illegible]上聞之以問趙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illegible]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壹也[illegible]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illegible]匈奴數誘羌人欲與之共擊張掖酒泉地使羌居之[illegible]間者匈奴困於西方[illegible]疑其更遣使至羌中與相結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illegible]宜及未然爲之備[illegible]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illegible]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道[illegible]

也充國以爲狼何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約。蘇林曰罕幵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幵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幵豪雕庫宣天子至意罕幵之屬皆知明詔其又云河南大幵小幵則罕羌幵羌姓族殊矣幵音口堅翻又音牽地理志天水有罕幵縣蓋以二種羌來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幵羌繞其罕幵之對分而言之因爲姓寫罕字之訛也零音憐罕音呼罕翻 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行下孟翻 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師古曰敕視敕讀曰飭謂諭之也 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行視下孟翻 分別善惡。惡烏路翻 是時比年豐稔，穀石五錢。比毗至翻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訖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八 起上章涒灘盡玄黓閹茂凡三年

中宗孝宣皇帝中

神爵元年 以神爵降集紀元

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

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時以方士言爲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中又祠大室山於即墨三戶山於下密祠天封苑火井於鴻門又立歲星辰星太白熒惑南斗祠於長安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蓬山石社石鼓於臨朐之罘山於腄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壽良京師近縣鄠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又立五龍山仙人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 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後漢志越嶲郡青蛉縣禺同山俗謂有金馬碧雞如淳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水經注曰禺同山神有金馬碧雞光景倏忽醮子召翻 於是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而求之。使疏吏翻 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見賢遍翻 使爲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讀曰趣詩傳世轉大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喻翻舍讀曰捨施式智翻

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illegible]及至巧冶鑄干將[illegible]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illegible]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illegible]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illegible]及至駕齧膝驂乘旦[illegible]王良執靶[illegible]韓哀附輿[illegible]

[illegible]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illegible]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illegible]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圉空之隆[illegible]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illegible]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

然[illegible]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illegible]百里自鬻甯子飯牛[illegible]離此患也[illegible]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故世必有聖知之君[illegible]而後有賢

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illegible]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illegible]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illegible]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illegible]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師古曰乂音艾）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晉灼曰遞[illegible]）[illegible]

伯牙以善鼓琴不聞其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遞辭不同不得即讀爲鍾當依晉音耳逢門子彎烏號(師古曰逢門善射者即逢蒙也應劭曰楚有柘桑烏棲其上枝下著地烏將飛枝彈烏號呼故曰烏號一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號故名弓烏號師古曰應張二說皆有據)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

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

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

不止曷令不行(師古曰曷皆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被皮義翻)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師古曰殫盡也)太平之責塞(師古曰塞滿也塞悉則翻)優游之望得休徵

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

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呴噓皆謂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呴音吁于翻噓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眇彌沼翻)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褒對及之(好呼到翻下同)

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明主時忘車馬之好

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庶幾可興也

(褒子淵數發居宮爲方藥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欲使尚方提也)上由是悉罷尚方待詔(此尚方非主器物之尚方也)初趙廣漢死後爲京兆尹者

皆不稱職(稱尺證翻)唯敞能繼其迹其方略耳目不及廣

漢然頗以經術儒雅文之上頗脩飾宮室車服盛

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

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

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下至恩然未盡致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欲遇之不常值治直吏翻)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

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務

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會計)此非太平之基

也臣聞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

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故宜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

其本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治直吏翻)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

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

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羣生安逸而壽考其以仁壽同二字並上古仁者不鄙詐壽考不夭折也敺與驅同)則

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享國百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曰趣也)

唯陛下財擇焉言意以爲世俗聘妻送女無節則貧

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

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則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使

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誅責也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也治音直吏反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皋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陶音遙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人故與讒佞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驁，不通古今，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示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師古曰琱瑑謂刻鏤也瑑音篆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

上以其言為迂闊，師古曰迂遠也音于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義渠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三十餘人，以尤桀黠者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黠音下八反縱兵擊其種人，種音章勇反下同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凡之不信其心而鄉之恐怒且恐且怒也羌未有變而漢吏無故殺其人故楊玉等懼漢無所信鄉於是叛也余謂恐怒馬說是無所信鄉不信漢不德漢作怨怒若通鑑畧改班書之文成一家言降戶江翻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背音佩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二千屯備羌，至浩亹，浩亹水出西平… 蜀金城郡

外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曰浩亹音合門師古曰浩音誥浩亹水名也亹者水流峽山岸深若門也詩大雅曰鳧鷖在亹亦其義也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蓋疾言之訛耳杜佑曰浩亹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又曰… 羌… 有…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安國引還，至令居，以聞。令音零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將音子匠反下同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下同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之策上音時掌反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背音佩畔音… 願陛下以屬老臣，師古曰屬委也屬音之欲反勿以為憂。」上笑曰：「諾。」乃大發兵詣金城。夏四月，遣充國將之，以擊西羌。師古曰將即亮反六月，有星孛于東方。孛音步內反趙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度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也校戶教反下同度輒營陳，師古曰營陳則虜不得而犯諸軍可以拒擊而度河陳讀曰陣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驍音堅堯反誘音酉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陿中，無虜。文穎曰金城有三陿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岡夾水曰陿陿名也陿音狹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落都山名也注彼羌𨙸之西有樂都城

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陿中兵豈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語汝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鬭而死可得邪初罕幵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無罪乃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羌人犯漢者能相捕斬除罪仍以功大小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師古曰徼要也……）時上已發內郡兵屯邊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若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冊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耐冬不如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雖不能盡誅但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議之充國以為一馬自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幵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幵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破罕幵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為彊弩將軍即拜酒

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師古曰即辛武賢也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
納其策以書敕讓充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
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畜謂羊牛之屬食謂穀麥之屬以畜食之所食用者也）欲至冬虜皆
當畜食（師古曰畜讀曰蓄蓄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臧古藏字）將
軍士寒手足皸瘃（師古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皸音軍瘃音竹足反）寧有利哉
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敵（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
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若如此將軍者皆樂此樂音洛）今詔
破羌將軍武賢等將兵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其引兵
並進勿復有疑（復扶目反）充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

使人諭罕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遣
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
零羌楊玉阻石山木（師古曰阻依山之木石以自保固）候便爲寇罕
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
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
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致人者引致而取之致於人爲人所引也）
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師古曰寇讀曰侵）宜
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須待也）坐得致敵之術以
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
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置也）臣

十

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
約然其私心不能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師古曰背音蒲妹反）
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
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
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illegible]）堅其約
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
著者稍衆（[illegible]）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illegible]）
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illegible]）
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於臣之計先誅先零
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

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
見其利戊申充國上奏（[illegible]）秋七月甲寅璽書報從
充國計焉充國乃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
（師古曰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師古曰重音直用反）道阨陿充
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速今行大遲）充國曰
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師古
曰謂更相翫也盡力而死鬬）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
斬首五百餘人（[illegible]）虜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
兩（師古曰兩音亮）兵至罕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
燒人舍及於田中刈芻放牧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

十一

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不煩兵而下上詔破羌彊弩將軍詣屯所以十二月與充國合進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

通鑑二十六　十二

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竟沮敗羌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二百萬斛穀羌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致敢為逆失之豪氂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

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所用糧穀茭藁調度甚廣難久不解徭役不息恐生他變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林木六萬餘枚在水次臣願罷騎兵留步兵萬二百八十一人分屯要害處

通鑑二十六　十三

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各千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敵不可勝我乃可以勝敵也 含遭以言本之孫子 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 師古曰薦稠草也 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 鄧展曰班還也 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師古曰受言者受漢之言而去也此皆羌虜欲降之言 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 師古曰校官也 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 師古曰並且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翻 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 度徒洛翻 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 臨羌縣屬金城郡其西北即塞外 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 閒與閑同治直之翻 兵出乘危徼幸 師古曰言不可必勝 徼堅堯翻 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 師古曰瘃謂因寒而墮指者 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 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 閒古莧翻 又亡驚動河南大开 [illegible] 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 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 [illegible] 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賜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 [illegible] 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 孫子曰多筭勝少筭不勝 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畔還者不絕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害 數所角翻 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 羸倫為翻 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 種章勇翻 遠涉河山而來為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 累力瑞翻 重直用翻 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 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 度徒各翻 不戰而自破之冊也 冊與策同 至於虜小寇盜時殺

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卒讀曰猝）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師古曰言俱不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罷讀曰疲）貶重以自損（貶損也重謂中國之威重也）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言大兵出塞而還人有歸志不可使復留）湟中亦未可空（以備羌）如是徭役復更發也（復扶又翻下同）臣愚以爲不便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亡古無字通下同）媮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上時掌翻下遐稼翻）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詰去吉翻）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數所角翻下同）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嘉納之亦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大司農朱邑卒上以其循吏閔惜之詔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

祀　是歲前將軍龍頟侯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龍頟侯國屬平原郡師古曰今書本頟字或作頟斤崔浩云有龍頟村作額者非頟音洛）丁令比三歲鈔盜匈奴（令音零比毗至翻鈔楚交翻）殺略數千人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史言匈奴衰）

二年春正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夏五月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定計以定數計算也）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言必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書班師振旅孔安國注曰兵入曰振旅振整也杜預曰振整也整衆而還也）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師古曰浩星姓賜名也孫恒曰漢又有浩星公治穀梁說輸芮翻）衆人皆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生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見賢遍翻）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言一時用兵之事當以實數奏豈可以自矜伐爲嫌）兵埶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爲于僞翻卒子恤翻又翻）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　秋羌若零離留且

充國之
子不能
合時成

種兒庫（師古曰…）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師古曰猶非人名也…楊玉二人也）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悉然揚上年充國傳五月奏…）漢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眾王，餘皆為侯、為君（師古曰…人為王…為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護羌校尉之官…）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不如湯兄

臨眾。時湯已拜受節（師古曰拜者拜官…節特節護諸羌校）有詔更用臨眾（更改也音工衡反）後臨眾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酗羌人（…）羌人反畔，卒如充國之言（…）辛武賢深恨充國（…）上書告中郎卬泄省中語（…）下吏自殺（…）

司隸校尉魏郡蓋寬饒（…）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

（中書官宦帝門之名…恭…顯之禍賢曰中書內主之書也）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寖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師古曰…當權軸也召讀曰邵）以法律為詩書（師古曰言以刑法戮代也）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為寬饒怨謗，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九月，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匈奴虛閭權渠單于將十餘萬騎旁塞獵（…）欲入邊為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亡降漢，言狀。漢以為言兵鹿奚鹿盧

侯此侯不見於表蓋無食邑猶前先陽雕為言兵侯之類也而遣後將軍趙充國

將兵四萬餘騎屯緣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首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餘騎分屯之而充國總統之據充國傳書此事於征先之前通鑑因匈奴內亂書於此以先事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

入還去即罷兵乃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

未報會單于死虛閭權渠單于始立而黜顓渠閼氏事見二十四卷地節二年閼氏音煙支顓渠閼氏即與右賢王屠耆堂

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顓渠閼氏語以單于病甚

且勿遠語牛倨翻後數日單于死用事貴人郝宿王刑未

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翻顓渠閼氏與其弟左

大將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為握衍朐鞮單于且子余翻朐音劬鞮丁奚翻握衍朐鞮單于者烏維單于耳孫也師古曰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去其高曾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也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謂孰又皆云曾孫外一不惠雜丙擯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仍孫從己之數是為八葉則與晉前指同仍且聲指近蓋一號也但顏氏唯存怙各而許其衆數則錯也握衍朐鞮

單于立凶惡殺刑未央等而任用都隆奇又盡免虛

閭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弟代之虛閭權渠單

于子稽侯狦既不得立師古曰狦音先安翻又音所姦翻杜佑山諫翻亡歸

妻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康居烏孫閒小國

數見侵暴數所角翻率其眾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

以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眾居右地師古曰長其眾

為之長帥妻七細翻長知兩翻日逐王先賢撣氏同撣音纏東之晉灼曰音田師古曰晉音是也其父左賢王當為單于讓狐鹿姑單于狐鹿

姑單于許立之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太始元年國人以故頗言日逐

王當為單于日逐王素與握衍朐鞮單于有隙即帥

其眾欲降漢帥讀曰率戶江翻下同使人至渠犁與騎都尉鄭

吉相聞吉發渠犁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

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小王將者以稱小王將兵者也一曰匈奴左右賢王左右

谷蠡王左右大將以下凡二十四長為大王將其餘為小王將騎即此類隨吉至河曲黃河

千里一曲此當在金城郡界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將如

字領也陝也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功臣表歸德侯食邑於汝南吉既

破車師事見上卷地節三年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

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師古曰并護南北二道故

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上以吉為安遠侯功臣表安遠侯食邑於汝南之慎縣

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西域之中近內地中音竹仲翻考異曰百官表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蓋誤以神爵為地節西域傳又云神爵三年年亦誤治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餘里烏壘城與渠犁田官相近陽關在敦煌龍勒縣宋白曰伊州伊吾郡漢伊吾盧地宣帝時鄭吉為都護治烏壘城即此

(未收此地置王手都尉)匈奴益弱不敢爭西域僮僕都尉由此罷(西域諸國皆役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匈奴益以權僕孤日逐王既降西域諸國畏服於漢以僮僕都尉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等三十六國動靜有變以聞可安輯安輯之不可者誅伐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握衍朐鞮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為日逐王([illegible])([illegible])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元貴靡翁歸靡與解憂長男也)得令復尚漢公主結婚重親(復扶又翻下同重直龍翻)畔絕匈奴詔下公卿議(下遐稼翻下同)大鴻臚蕭望之以為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臚陵如翻)上美烏孫新立大功(謂本始二年破匈奴也)又重絕故業(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結親也)乃以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為公主盛為資送而遣之使常惠送之至敦煌(敦徒門翻)未出塞聞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約立岑陬子泥靡為昆彌號狂王(本約見二十四卷本始二年漢書作岑娶也)常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少詩照翻敦徒門翻)惠馳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為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以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復扶又翻)今少主以元貴靡不立而還信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師古曰繇古傜字)天子從之徵還少主(考異曰烏孫傳請徵元康二年望之傳云神爵二年按元康二年望之未為鴻臚蓋誤以神爵為元康也)

三年春三月丙辰高平憲侯魏相薨(恩澤侯表高平憲侯食邑於淮陽謚法博聞多能曰憲)夏四月戊辰丙吉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好呼到翻)不親小事時人以為知大體　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為御史大夫　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治直吏翻下同)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俸扶用翻)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如淳曰漁奪也謂奪其利[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漁者之捕魚之字也)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石則益五斗[illegible]考異曰[illegible])是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構會吏民之後(構會吏民事見二十四卷本始二年師古曰讎結也)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教以禮讓(更工衡翻)召故老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土木為之象人車馬之形也偶對也象其物於市之道上也)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好呼到翻)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表孝弟有行(行下孟翻爭讀曰諍)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治直之翻)春秋鄉射陳鍾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周禮地官鄉大夫以鄉[illegible])

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漢諸郡以八月都試講武事也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讀曰趣鄉讀曰嚮趣七喻翻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爲長也長知兩翻相率以孝弟弟讀曰悌下孝弟同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不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荊木也即今之荊子也箠止蘂翻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施式豉翻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其人何以爲此

事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刺七亦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掾于絹翻剄古頂翻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延壽涕泣遣吏醫治視治直之翻厚復其家復方目翻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令之必行禁之必止無違者也斷獄大減斷丁亂翻由是入爲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高陵縣屬左馮翊行下孟翻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重直用翻賢長吏謂縣令丞尉續漢志縣有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平其差品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民以興善行賢曰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

置孝弟力田者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也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傳知戀翻下事同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以田讓弟兄故云相移復扶又翻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歙許及翻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左馮翊統高陵櫟陽翟道池陽夏陽衙粟邑谷口蓮勺鄜頻陽臨晉重泉郃陽祋祤武城沈陽褱德徵雲陵萬年長陵陽陵雲陽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也師古曰紿誑也音蕩亥翻匈奴單于又殺先賢撣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師古曰恚恨也音於避翻其後左奧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奧鞬王留庭留單于庭也奧鞬貴人共立故奧鞬王子爲王師古曰奧音郁鞬居言翻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

資治通鑑卷二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十九（起昭陽大淵獻，盡玄黓涒灘，凡十年）

中宗孝宣皇帝下

神爵四年春二月以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天下

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地節四年潁川太守霸入爲左馮翊以霸還故官至元康三年霸入守京兆尹數月還故官至是適九年中間入尹京兆在潁川前後八年）政事愈治（治，直吏翻。下同。愈治，治政治同）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數，所角翻）潁川尤多夏四月詔曰潁川太守霸宣明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弟弟，上讀曰悌）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師古曰：畔，田界也）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無重罪囚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行，下孟翻）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後數月徵霸爲太子太傅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留若王勝之來朝（師古曰：呼留若，王號也；勝之，其名）（考異曰：匈奴傳，握衍朐鞮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蓋即謂此也）冬十月鳳皇十一集杜陵河南太守嚴延年爲治陰鷙酷烈（……）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師古曰：詭，違正理而殺也）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栗不敢犯禁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師古曰：傳，知戀翻。又音……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也）延年素輕黃霸爲人及比郡爲守（比，毗至翻。師古曰：比，近也）褒賞反在己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行，下孟翻）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年老頗悖（師古曰：悖，心惑也。音布內翻）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中，竹仲翻）延年本嘗與義俱爲丞相史實親厚之饋遺之甚厚（遺，于季翻）義愈益恐自筮得死卦忽忽不樂（樂，音洛）取告至長安（師古曰：取告，取休假也）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下，遐稼翻。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得其語言怨望誹謗政治數事十一月延年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風俗通引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高堂隆曰：王者各以其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到洛陽適見報囚（師古曰：奏報行決也……）

報也如今有司書正罪長吏判準斷是所謂報也 母大驚便止都亭 皆有都亭秦去十里一亭郡縣治所則置都亭 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 數所具翻 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 治音丈吏翻 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刑殺人 師古曰顧念也又曰顧反也 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 師古曰重音直用翻 因為母御歸府舍 為于偽翻下同 母畢正臘 師古曰畢正臘之禮也正音之盈翻 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 師古曰言多殺人者己亦當死也 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 師古曰言素意不謂如此也 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 師古曰言待其喪至也 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師古曰稱其賢智也

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好殺伐 好呼到翻 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 左地貴人謂左谷蠡王以下至左大當戶統兵者也數所角翻 左地貴人皆怨會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為呼韓邪單于 狦先安翻又所姦翻 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至姑且水北 師古曰且音子余翻 未戰握衍朐鞮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共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 師古曰若女也此下亦同 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 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 握衍朐鞮單于恚自殺 恚於避翻 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 都隆奇本立握衍朐鞮單于故亡且子余翻 其民盡降呼韓邪單于 呼戶江翻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閒者立為左谷蠡王 谷音鹿蠡音盧後同下同 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為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以其長子都塗吾西為左谷蠡王少子姑瞀樓頭為右谷蠡王留居單于庭 屠耆單于使二子守單于庭而身…

…也師古曰…音莫講翻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 畤音止 皇太子冠 冠古玩翻考異曰按宣紀太子冠在此年而荀紀於元康三年疑二號失其事已亦皇太子冠至是又重慎言之蓋誤也 秋七月匈奴屠耆單于使先賢撣兄右奧鞬王與烏藉都尉各二萬騎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 撣音纏又音田 是時西方呼揭王來與唯犁當戶謀 師古曰揭音丘竭翻 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為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 戶又扶翻 於是呼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為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即自立為車犁單于 奧音郁鞬音居言翻 烏藉都尉亦自立

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
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
揭單于兵合為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illegible]）
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
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以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
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即
引兵西南留闟敦地（師古曰闟音蹋敦音頓又音對）漢議者多曰匈
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問御史大夫
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
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公羊傳襄十九年[illegible]）
（[illegible]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illegible]大其不伐喪也[illegible]）以為恩足
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illegible]）
（師古曰鄉讀曰嚮[illegible]此弟直自為弟耳）遣使請
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
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
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
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
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　冬十
有二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
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

史案之（[illegible]）
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
餘萬（[illegible]）
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
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
實（[illegible]）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者得其試騎士日奢
僭踰制（師古曰[illegible]）
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刀劍效尚方事（[illegible]）
及取官錢私假繇使吏（[illegible]）及治飾車甲三
百萬以上（[illegible]）延壽竟坐狡猾不道棄市吏民數千
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illegible]）
（[illegible]）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illegible]）計飲酒石餘使
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
流涕
二年春正月上幸甘泉郊泰畤（[illegible]）

（相右主史吹之也）車騎將軍韓增薨。五月，將軍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大將軍。丞相丙吉年老，上重之。蕭望之意常輕吉，上由是不悅。丞相司直奏望之遇丞相禮節倨慢（司直繇延壽為丞相司直。師古曰：繇音遙），又使吏買賣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吏為望之家有所買賣，而吏以其私錢增益之，用潤望之也），請逮捕繫治。秋八月壬午，詔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以太子太傅黃霸為御史大夫。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谷蠡音鹿黎）。屠耆單于聞之，即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

谷蠡王姑瞀樓頭亡歸漢，車犂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瞀[illegible]翻）。冬十一月，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遬累烏厲溫敦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降漢。封烏厲屈為新城侯（屈區勿翻），烏厲溫敦為義陽侯（師古曰：呼遬累其官號也，遬音速，累音力追翻。功臣侯表新城侯食邑於汝南之鮦陽，義陽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考異曰：宣紀呼遬累單于帥衆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耆單于子左大將軍率衆降侯，義陽侯溫敦以匈奴謼連累單于率衆降侯，豈溫敦也未審為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是時李陵子復立烏籍都尉為單于（復扶又翻），呼韓邪單于捕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裁與纔同）。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自立為閏振單于，在西邊（從才用翻）。

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在東邊。光祿勳平通侯楊惲（功臣侯表平通侯食邑於汝南之博陽）廉潔無私，然伐其行能（伐矜也，行身所行也，能有所堪也，行下孟翻），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好呼到翻），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樂音洛），人有上書告長樂罪，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曰：「惲上書訟韓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易以豉翻），脛脛者未必全也（師古曰：[illegible]）。我不能自保（師古曰：言我尚不能自保，然人何以得活），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李奇曰：[illegible]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也。

窶數，戴器也，以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窶音其羽翻，數音山羽翻）。』又語長樂曰（語牛倨翻）：『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所記不雨之異也。漢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illegible]秋災異耳。師古曰：[illegible]著之也。張晏謂漢史為春秋，失之矣）。』」事下廷尉（[illegible]）。廷尉定國奏惲怨望，為訞惡言（于定國也。訞與妖同），大逆不道。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為庶人（考異曰：宣紀十二月平通侯楊惲坐前為光祿勳有罪免為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illegible]會宗書曰：予之得罪已三年矣，又因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罪，下獄死。[illegible]御史大夫。按百官表，惲以神爵元年為光祿勳，五年免。戴長樂亦以其年為太僕，五年免。杜延年以五鳳三年六月辛酉為御史大夫。又按蕭望之傳[illegible]光祿勳

得兼全望之其事在今年八月傳猶為光祿勳至四年四月乃免曰劉之贊蓋傳以今年十二月免為庶人至四月乃言紀誤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博陽定侯丙吉薨　班固贊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易大傳之言 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 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埶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 師古曰冠居眾人之上也冠古玩翻 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 師古曰黜退也陟升也 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 稱尺證翻 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乎哉 師古曰言其致治之有驗也

二月壬辰黃霸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 治直之翻 時京兆尹張敞舍鶡雀飛集丞相府 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蘇說非也此鶡音芬此雀大而色青出羌中非武賁所著也武賁鶡色黑出上黨以其鬭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今時俗人所謂鶡雞者也音曷此為鶡雀中 霸以為神雀議欲以聞敞奏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 為于偽翻 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 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余按漢司徒府有天子以大會殿後漢之司徒即前漢之丞相也 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 師古曰圖謀也 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 師古曰言有興化條者天降之為休祥也 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 知讀曰智 微信奇怪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 師古曰舍廢也澆讀曰澆 務相增加澆淳散樸 味漓薄大質也割之散也 並行偽貌有名亡實 亡古無字通 傾搖解怠 師古曰解讀曰懈 甚者為妖 妖於驕翻 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 行下孟翻 而以偽先天下 先悉薦翻 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 師古曰軼過也音逸 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 復扶又翻 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 師古曰飭與敕同 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 師古曰檢局也檢居奄翻 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 師古曰奸求也音干 以正明好惡 好呼到翻惡烏路翻 天子嘉納敞言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敞指意霸甚慙

又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樂陵縣屬平原郡。師古曰：樂音來各翻。史高者，宣帝祖母史良娣兄恭之長子。）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illegible]）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illegible]）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illegible]）君何越職而舉之？」（[illegible]）尚書令受丞相對，（[illegible]）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illegible]）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illegible]）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illegible]）

三月，上幸河東，祠后土。減天下口錢；（[illegible]）赦天下殊死以下。六月，辛酉，以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考異曰：[illegible]）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illegible]）廣陵厲王胥使巫李女須祝詛上，求為天子。（師古曰：女須者，巫之名也。[illegible]）事覺，藥殺巫及宮人二十餘人以絕口。公卿請誅胥。

四年春，胥自殺。匈奴單于稱臣，遣弟右谷蠡王入侍。（[illegible]）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illegible]）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illegible]）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糶，名曰常平倉。」（[illegible]）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夏，四月，辛丑晦，日有食之。楊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illegible]）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illegible]）惲，宰相子，（[illegible]）有材能，少顯朝廷，（[illegible]）一朝以晻昧語言見廢，（[illegible]）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illegible]）常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illegible]）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illegible]）

父曰惲傳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及放逐三月也余謂惲之比言實因發棄而有怨望之意臣之得
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作苦謂耕作勞苦也史記秦作伏祠
改蜡曰臘釋名曰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金畏火故三伏皆庚日暫已已恐時從謂皆以相生至於立秋
以令代火金畏火故至庚日必伏曰夏有三伏冬有臘故稱歲時伏臘烹羊炰羔師古曰炰
毛炙肉也今所謂爊也余按羊子曰羔未熟乳也其肉嫩美炰音步交翻斗酒自勞勞音
來到翻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師古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
節歌師古曰今之盆類也李斯上秦王書云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
關中存有此定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
為萁師古曰田治也音堂練翻詩云無田甫田張晏曰山高而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
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貞實之物當在囷倉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也萁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
諛也師古曰萁豆莖也音基台直之翻人生行樂耳樂音洛須富貴何時
師古曰須待也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師古曰自謂為何可也又惲
兄子安平侯譚惲兄忠襲父爵安平侯忠卒譚嗣謂惲曰侯罪薄又
有功謂惲有發霍氏反謀之功也且復用復扶又翻惲曰有功何益縣
官不足為盡力為于偽翻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
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蓋司隸事見上卷神爵二年韓馮翊事見上元年蓋古盍翻
會有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
過如淳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吏有佐名成也日食之咎此人所
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帝見而惡之下遐稼翻
予讀曰與惡烏路翻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要與腰同
妻子徙酒泉郡譚坐免為庶人諸在位與惲厚善
者未央衛尉韋玄成及孫會宗等皆免官　臣光曰
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
蓋韓楊之死皆不厭眾心厭於贍翻滿也其為善政之累大
矣累力瑞翻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周官小司寇之職以八辟麗邦
法附刑罰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鄭玄注曰賢謂有德行者能謂有道藝者鄭司農曰若今時廉吏
有罪先請是也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治直之翻寬饒
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
罪不足以死乎揚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為臣之自失
揚子或問臣之自失曰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馮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
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匈奴閏振單于率其眾東擊郅支單于郅支與戰殺
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兵敗走郅支都單
于庭郅支忘呼韓邪所立之恩以兄弟而尋干戈為漢所誅宜矣
甘露元年以甘露降為紀元也邑月令曰露者陰之和氣津溢為露也潤澤也五經通義也虞
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　楊惲之誅也公卿奏
京兆尹張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處昌呂翻上惜敞材獨
寢其奏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下遐稼翻敞使掾絮舜有
所案驗李奇曰絮音女居翻又音人餘翻絮姓舜其名也舜私歸其家
曰五日京兆耳舜以敞被奏當免在位不久也安能復案事復扶又翻敞

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事。(至死不[illegible]事致之[illegible]文致出入罪之辭)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主簿，郡閤下主文書)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illegible]望延汝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行，下孟翻)舜家載尸，并編敞教，(師古曰：編聯之[illegible])自言使者。(師古曰：[illegible])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師古曰：[illegible]法以免也)即先下敞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下，遐稼翻)敞詣闕上印綬，(上，時掌翻)便從闕下亡命。(此即令之得自便也。亡命，不還其本籍也。賢曰：命，名也，謂脫其名籍而逃亡)數月，京師吏民解弛，(師古曰：解讀曰懈[illegible])枹鼓數起，(盜賊多也。枹音膚。數，所角翻[illegible])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師古曰：就其所居處召之)敞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劾，戶槩翻)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掾絮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薄俗化。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不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冀州部魏郡、鉅鹿、常山、清河、[illegible]等郡，真定、中山、信都、[illegible]等國[illegible])敞到部，盜賊屏跡。(屏，必郢翻)

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常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好，呼到翻。從，千容翻)帝作色曰：(師古曰：[illegible])「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師古曰：[illegible])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古人[illegible])使人眩於名實，(師古曰：眩，亂視也。眩音胡絢翻)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光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不庭，不直也。[illegible]諸侯不朝為不庭[illegible])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復，扶又翻)夫儒有君子，有小人。(論語，孔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illegible])

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 治直吏翻下同 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契息列翻 陶音遙 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裕將來者也。

淮陽憲王好法律，淮陽王欽上子也好呼到翻 聰達有材，王母張倢伃尤幸。倢伃音接予 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淮陽憲王，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常有意欲立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少詩照翻 依倚許氏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 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見二十四卷本始三年 故弗忍也。久之，上拜韋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四年 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

匈奴呼韓邪單于之敗也，左伊秩訾王 師古曰訾子移翻 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為下 以馬上戰鬭為國，故有威名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余謂壯士健鬭則戰死乃本分所有之事 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兄郅支也弟呼韓邪自謂也 雖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長知兩翻下同 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忝辱之更令卑下也余謂此言先單于與漢爭為長雄而今單于執臣事之禮是卑辱先單于也 為諸國所笑！雖如是而安，何以復長百蠻！」復扶又翻 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匈奴日削，不能取復，且鞮侯單于呼韓邪之曾祖也復扶又翻且子余翻 雖屈彊於此，師古曰屈其勿翻 未嘗一日安也。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以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難乃旦翻 呼韓邪從其計，從左伊秩訾王之計也 引眾南近塞，近其靳翻 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銖音殊婁音力于翻 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

二月丁巳，樂成敬侯許延壽薨。恩澤侯表樂成侯食邑於南陽之平氏 夏四月，黃龍見新豐。見賢遍翻 丙申，太上皇廟火；甲辰，孝文廟火；上素服五日。

烏孫狂王復尚楚主解憂，復扶又翻 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至烏孫，候衛候也為和意之副任音壬 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易以豉翻 遂謀置酒，使士拔劍擊之。劍旁下，師古曰不正下也 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師古曰瘦音搜赤谷城烏孫國都也去長安八千九百里 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漢遣中郎

將張遵持醫藥治狂王，賜金帛（□□之翻），因收和意、昌係
瑣（係瑣即今云鎖讀也），從尉犁檻車至長安，斬之。初，肥王翁歸
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
山中（其山在烏孫之北也。翎，與翕同，許及翻。），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
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爲昆彌。是歲，漢遣破羌將
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通渠積穀，欲以討
之（時立表穿以卑鞮侯井以西。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丁奚翻。湧音勇。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徒門翻。）。
初，楚主侍者馮嫽（師古曰：嫽音了。嫽，慧也，故以爲名。）能史書（史書，史也。言吏書也。），
習事（謂習曉外國事，西域諸國事也。），嘗持漢節爲公主使（使，疏吏翻。），
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右大將妻（妻，七細翻。），

（國官有大將之左右大將二人蓋貴人也。）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
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說，輸芮翻。）以漢兵方出，必見滅，
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以自處（處，昌呂翻。）。帝徵馮
夫人，自問狀（即此事數詔問趙充國事參而觀之，逐鑑所紀，千三百餘年開明當之君，一人而已。）。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
人錦車持節（應劭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
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元貴靡，肥王翁歸靡長男，楚主解憂所生也。事始上卷。），
（神爵二年）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
還。後烏就屠不盡歸翎侯人衆，漢復遣長羅侯將三
校屯赤谷，因爲分別人民地界（復，扶又翻。校，戶教翻。別，彼列翻。）。大昆

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爲漢以兩昆彌憂勞張本。）

二年春正月，立皇子囂爲定陶王（考異曰：諸侯王表，十月乙亥立。今從宣紀。）。
詔赦天下，減民算三十（師古曰：一算減錢三十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
珠厓郡反。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武帝元狩四年屬大司馬。）。
杜延年以老病免。五月
己丑，廷尉于定國爲御史大夫。秋七月，立皇子宇
爲東平王。冬十二月，上行幸萯陽宮屬玉觀（應劭曰：萯音倍。萯陽宮在鄠，秦文王所起。服虔曰：在扶風。李斐曰：萯音倍。師古曰：應說、李音是也。晉灼曰：屬玉觀以玉飾因名焉，在扶風。李奇曰：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屬音之欲翻。觀，工玩翻。）。

是歲，營平壯武侯趙充國薨（恩澤侯表：營平侯食邑於濟南。夫以趙充國之賢之功，而班史列之恩澤侯者，以其初封以定策功也。如衛青書法，以破匈奴功封，而班史亦列於恩澤侯，以其由嬖寵得之也。班史書法猶有古史官典則，讀之爲此史者不可不知此矣。）。
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
金，罷就第（第，先豫翻。第與第同。）。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
謀（師古曰：與讀曰預。），問籌策焉。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
塞（師古曰：款，叩也。扣塞門。漢五原郡，即秦九原郡，五原縣故城在今勝州榆林縣界。），願奉國珍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欲以甘露三年正月行朝禮。朝，直遙翻。）。
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
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匈奴單于朝賀，其禮儀宜如

諸侯王位次在下 此議揔從傍成周盛時朝諸侯之制先後皆去聲 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 言班曆所不及也 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 望之此議取春秋傳王者不治夷狄之意馬絡曰羈牛靷曰縻言其在荒服待之若馬牛然以羈縻不絕而已師古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往不通也亨火庚翻 書曰戎狄荒服 師古曰亡書也余謂此語以為古書者伏生之書亡之久周語載此言 言其來服荒忽亡常 亡古無字通 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 朝見也享獻也古者諸侯見於天子必以其所寶助祭於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也卒讀曰猝師古子恤翻 不為畔臣 師古曰卒逃也謂本以客禮待之若遂不來非叛臣 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詔曰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 謂朝明年正月朔也 朕之不德不能弘覆 覆敷救翻 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 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故天王有入無出大夫出不言奔欲一乎天下也 戎狄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 商頌殷武之詩也 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 國語祭公謀父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於是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要一遙翻 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

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詔遣車騎都尉韓昌迎單于發所過七郡二千騎為陳道上 按漢書郡下又有郡字師古注曰所過之郡每為發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七郡謂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馮翊而後至長安也為于偽翻

三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黃金璽盭綬 白虎通衣者隱也裳者障也所以隱形自障閉也璽斯氏翻綬音受師古曰盭古戾字草名也以戾染綬亦諸侯王之制也 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 孟康曰玉具劍標首鐔衛盡用玉為之也師古曰鐔劍口旁橫出者也衛劍鼻也鐔音淫衛字本作璏其音同耳發十二矢也韋昭曰射禮三而止每射四矢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發也 棨戟十 師古曰棨有衣之戟也棨音啓 安車一乘鞍勒一具 師古曰勒馬轡也 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 師古曰一稱為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 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 師古曰道讀曰導導引也如淳曰長平阪名也在池陽南上原之阪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師古曰涇水之南原即今所謂眭城阪也 上自甘泉宿池陽宮 池陽縣屬左馮翊有離宮在焉賢曰池陽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 上登長平阪詔單于毋謁 師古曰不令拜也 其左右當戶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 陳如字陳列也又全也 上登渭橋咸稱萬

蔡單于就邸長安，置酒建章宮，饗賜單于，觀以珍寶。（師古曰：觀，示也。觀，古玩翻。）二月，遣單于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幕南光祿塞下，（師古曰：徐自為所築者也。余按：武帝使光祿徐自為築五原塞外亭障列城。）有急，保漢受降城。（入因留之，有急入城自保。）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功臣表：高昌侯食邑於千乘。樂，音洛。）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師古曰：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之西北。）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先，悉薦翻。近，其靳翻。）及呼韓邪朝漢後，咸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麒麟閣在未央宮中。張晏曰：武帝獲麒麟，作此閣，圖畫其像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云：蕭何造。）法其容貌，署其官爵、姓名。（師古曰：署，表也。）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閣畫功臣自此始。麒麟閣之次，魏丙列於霍張趙之下，則知漢之承平，在中朝諸將軍之後矣。梁丘，姓也；左傳齊有梁丘據。）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師古曰：三人皆周宣王之臣，有文武之功，佐宣王中興者也。言宣帝亦董興漢室，霍光等並為名臣，皆比之三人。召，讀曰邵。）鳳皇集新蔡。（新蔡縣屬汝南郡。春秋蔡平侯自蔡徙此，因名。）

三月，己巳，建成安侯黃霸薨。（恩澤侯表：建成侯食邑於沛。）五月，甲午，于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恩澤侯表：西平侯食邑於臨淮。）太僕沛郡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梁丘賀，大夏侯勝，小夏侯建，穀梁申公。）烏孫大昆彌元貴靡及鴟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土思者，懷故鄉也。）願得歸骸骨葬漢地。天子閔而迎之。冬，至京師，待之一如公主之制。（楚主本以宗室女嫁烏孫，今待之一如皇女公主之制。）後二歲卒。元貴靡子星靡代為大昆彌，弱，（師古曰：言其尚幼小。）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使，疏吏翻。）都護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以金印紫綬，以尊輔大昆彌。（初，烏孫王昆莫中子大祿，彊善將，將萬餘騎別居；後遂以為官名。又其國官有大監二人。漢別賜金印紫綬，今特賜之。）漢許之。其後段會宗為都護，乃招還亡叛，安定之。星靡死，子雌栗靡代立。

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諸娣妾良人更祝詛殺我。」（娣，音弟。又，大計翻。良人，視八百石。）太子以為然。及死，太子悲恚發病，（師古曰：更，音工衡翻。祝，職救翻。詛，莊助翻。恚，於避翻。）忽忽不樂。（樂，音洛。）帝乃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娛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元城縣屬魏郡。應劭曰：魏武侯公子元食邑於此，因而遂氏焉。）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

之孫女也[illegible]一見於丙殿[illegible]
壹幸有身。是歲生成帝於甲館畫堂，[illegible]為世適皇孫。帝愛之，自
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illegible]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坐禽獸行賊殺不辜，廢徙房陵。[illegible]
冬十月，未央宮宣室閣火。 是歲，徙定
陶王囂為楚王。 匈奴呼韓邪、郅支兩單于俱遣使
[illegible]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焉。
黃龍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匈奴呼韓
邪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始郅支單于以為呼韓邪兵
弱降漢，不能復自還，[illegible]即引其眾西，欲攻定右地。
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兩兄
餘兵，[illegible]得數千人，自立為伊利目單于，[illegible]
自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之，并其兵五萬餘人。郅支
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留居右地。自度力不能
定匈奴，[illegible]乃益西近烏孫，[illegible]欲其并力，遣使見

小昆彌烏就屠。烏就屠殺其使，發八千騎迎郅支。郅
支覺其謀，勒兵逢擊烏孫，破之。[illegible]
因北擊烏揭、堅昆、丁令，并三國。[illegible]數遣兵擊烏
孫，常勝之。[illegible]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
五千里，郅支留都之。 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
紫微。[illegible] 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
陵侯史高、[illegible]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
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
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illegible]
[illegible] 冬
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illegible]
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illegible]
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於
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閒鮮能及之，[illegible]亦足以知吏稱其
職，民安其業也。[illegible]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illegible]

盛故此贊引之在吐雷朝信威北夷師古曰信讀曰申古字通用一說恩信及威並著北夷余明前音是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師古曰侔等也殷之高宗及周之宣王也

癸巳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蘇林曰上官后皇后曰皇太后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 起昭陽作噩盡屠維單閼凡十年

孝元皇帝上 荀悅曰諱奭之字曰盛應劭曰諡法行義說民曰元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八日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赦天下

三月丙午立皇后王氏封后父禁為陽平侯恩澤侯表陽平侯食邑於東郡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大常掌諸陵邑故有公田苑師古曰振業振起之令有作業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師古曰賦給之也貸假也種邑之勇籍君公彥曰種飡者或為種子或食用封外祖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文穎曰戴侯許廣漢諡法典禮不愆曰戴余按廣漢先坐腐刑及免無後今以嘉紹封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加官所加參用士人東漢始以宦者為十常侍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樂府員大凡八百二十九人武帝所漢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頭

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上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illegible]遣使者徵之[illegible]

爲諫大夫。上數虛己問以政。易咸卦君子以虛受人。師古曰虛己謂聽受其言也。數所角翻。禹奏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廄馬百餘匹。後世爭爲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往翻，下同。臣愚以爲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少詩沼翻。方今宮室已定，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凡三。如淳曰地理志曰齊冠帶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繡以給袞龍之服。地理志襄邑亦有服官。師古曰齊三服官，李說是也。縰與纚同，音山爾翻，即今之方目紗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紗也。襄邑自出文繡，非齊三服也。方今齊三服官作工

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萬萬爲鉅萬。廄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言武帝之事，惡烏路翻，急於所言者，惡以天下儉其親，此語專上園陵事。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讀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此所謂取女過度也。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眾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illegible] 上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唯陛下深察古道，

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乘繩證翻。去羌呂翻。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漢制天子崩，後宮無子者因留奉陵寢。廄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囿。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其餘皆棄去。舍讀曰捨。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稱尺證翻。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爲于僞翻。樂音洛。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治直之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減肉食獸。太僕掌輿馬，漢舊儀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輅軨、大廄也，馬皆萬匹。水衡都尉掌上林苑，禽獸屬焉。師古曰繕補也。或省其數，或全去之。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易以豉翻。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先後皆去聲。然則優游不斷，斷丁亂翻。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爲賢！知而不言，爲罪愈大矣！

匈奴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眾困乏。復扶又翻。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以給之。是歲，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車師故地。師古曰戊己校尉者，鎮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己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又有戊校尉，又有己校尉。一說戊與己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己也。余謂車師

之也不在三十六國之中當從師古說是言不出 集二年以東將如淳劉奴今叙敘時故安之故也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樂陵侯史

高以外屬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

爲之副望之名儒與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

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欲所以爲 立史歌陳王者之事也）望之選

白宗室明經有行（行下孟翻）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

（明經有行言其身於經術見行修飭也百官表曰散騎加官騎並乘輿車給事中亦加官也師古曰散騎 事無員職也給事中亦加官也）

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

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

（師古曰鄉讀曰嚮 信用其言）

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

隙中書令弘恭（弘姓也衛有弘演）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

典樞機明習文法（續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令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僕射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衆事師古曰已見前）帝即

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無朋黨之家也）

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決奏也）

貴幸傾朝（師古曰傾）百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

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師古曰達也）

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忤五故翻睚五懈翻眦仕懈翻師古曰）

（之辨中仲翻 竹仲翻音皮義翻 力也 法罰以）

亦與車騎將軍高爲表裏議論常

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

恭顯擅權建白以爲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師古曰建白若言立此議之）

宜以通明公正處之（處昌呂翻）武帝游宴後庭故用

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記曰刑人不在君側 近其翻）

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

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爲宗正（史記曰更生宗室也故以爲宗正）

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數所角翻）會稽鄭朋

陰欲附望之（會工外翻）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爲姦利

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

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

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若

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皋沒齒而已矣（師古曰下走）

（師古曰謂欲爲管晏之事而止不遂周召之跡也 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 師古曰下走自謙言趨走之人也）

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

竭區區奉萬分之一（召讀曰邵）望之始見朋接待

以意（師古曰以意相接待之）後知其傾

邪絶不與通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楚故曰楚士）

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推吐回翻）曰皆周堪劉更生

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前將軍謂望之也。）待詔華龍行汙穢，（師古曰：華，姓也；行，下孟翻。）欲入堪等，堪等不納，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車騎將軍，高；疏與疎同。）候望之出休日，（漢制：自三署郎以上入直禁中者，五日一出休沐。）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上，時掌翻；下，遐稼翻。）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數，所角翻。）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省，悉井翻；察也，悟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劉更生為宗正，九卿也；周堪為光祿大夫。下，遐稼翻。）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宣帝五鳳二年，望之為太子太傅，至黃龍元年為八年。）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二月，丁巳，立弟竟為清河王。（考異曰：荀紀竟作寬，今從漢書。）戊午，隴西地震，敗城郭、屋室，

壓殺人眾。（[illegible]）三月，立廣陵厲王子霸為王。（[illegible]）詔罷黃門乘輿狗馬，（[illegible]）水衡禁囿、（[illegible]）宜春下苑、（[illegible]）少府佽飛外池、（[illegible]）嚴籞池田，（[illegible]）假與貧民。又詔赦天下，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夏，四月，立子驁為皇太子。待詔鄭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傅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illegible]）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illegible]）關東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己酉，地復震。（[illegible]）上復徵周堪、劉更

生欲以爲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爲中郎（百官表：諫大夫秩比八百石，中郎秩比六百石。）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相，息亮翻。）恭、顯及許、史兄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外親，謂母黨也。）言地震殆爲恭等，不爲三獨夫動（三獨夫，謂蕭望之、周堪及更生。）臣愚以爲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散騎中郎，諸吏散騎爲中郎。）

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前有罪，非人譖訴也。），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師古曰：所引者，即小雅云無罪無辜，讒口嗸嗸。），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詘與屈同），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上謂天子也。），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不坐罪。），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言人所重者命也），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師古曰：言所坐者語言之罪耳。），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

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太常掌諸陵，故令太常發執金吾車騎。）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好，呼到翻。），勸望之自裁（自裁，謂自殺也。）於是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趣和藥來（趣讀曰促。），無久留我死！」遂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動左右。

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爲君，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辯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爲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厎邪臣之罰（厎，致也）！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使恭、顯得肆

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illegible]）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厓、儋耳郡，（[illegible]）在海中洲上，（師古曰：[illegible]水中可居者曰洲）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絶，數犯吏禁，（[illegible]）率數年壹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illegible]）宣帝時又再反。（[illegible]）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發兵擊之。（[illegible]）諸縣更叛，連年不定。（[illegible]）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illegible]）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illegible]）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illegible]）故君臣歌德，（[illegible]）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illegible]）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物咸樂其生，（[illegible]）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illegible]）

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百，賦役輕簡。（[illegible]）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illegible]）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illegible]）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衆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illegible]）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illegible]）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illegible]）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illegible]）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illegible]）駱越之人，（[illegible]）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illegible]）與禽

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illegible]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illegible]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illegible]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illegible]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illegible]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illegible]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illegible]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三年春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illegible]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孤疑辟難則守屯田[illegible]通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illegible]況乎辟不嫌之辱哉[illegible]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illegible]不欲勿彊[illegible]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illegible]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太半以寬繇役[illegible]六月詔曰

朕惟烝庶之饑寒（烝，眾也），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是歲，上徙擢周堪為光祿勳，堪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上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有星孛于參。

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太官毋日殺，所具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

……令民有能通一經者皆復。省刑罰七十餘事。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數十上，上嘉其質直，多采用之。匈奴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為：「郅支單于鄉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彊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

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數，所角反，下同）與諸翕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阸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而立之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敺畜產（敺與驅同）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

冬十二月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三月赦天下

雨雪隕霜殺桑

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先敺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九月隕霜殺稼天下大饑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廣德歸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為榮

蓋六十六卒[illegible]縣卒之義以[illegible]小[illegible]足也[illegible]父[illegible] 孫仁[illegible]不出[illegible] 安未也驕讀曰驕

帝之為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即位賜霸爵關內侯號褒成君 師古曰[illegible]令成就故曰褒成君 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埶 好呼到翻 常稱爵位泰過何德以堪之御史大夫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于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illegible] 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 數所角翻 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 師古曰尚書[illegible]禹作司空棄后稷[illegible]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illegible] 言充九官也 濟濟相讓和之至也 [illegible] 眾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師古曰韶舜樂也九奏則鳳皇來見其容儀言感至和也 [illegible] 至周幽厲之際 師古曰[illegible]王厲王之[illegible] 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 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沸涌出也騰乘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墮而為谷谷陵而為陵 霜降失節 謂正月繁霜也正月夏之四月正陽之月也 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 師古曰言亂也渾音胡本翻 白黑不分邪正雜糅 師古曰糅雜也音女救翻

言之
藥石

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illegible] 朝臣舛午膠戾乖剌 師古曰言志不和各相違背 [illegible] 更相讒愬轉相是非 [illegible] 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 [illegible] 分曹為黨 師古[illegible] 往往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 數所角翻見賢遍翻 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 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翻 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 師古曰還退也 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 丁亂翻 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 師古曰否音皮鄙翻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 長知兩翻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 直吏翻下同治 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 師古曰鯀崇伯之名即檮杌也共工少皞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鯀音工本翻驩音呼官翻兜音丁侯翻 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 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翻 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 勝音升 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

榮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illegible]
[illegible]定公始皇
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
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
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illegible]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illegible]
[illegible]言號令如汗汗出而
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illegible]是反
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
如探湯[illegible]今二府奏佞
讇不當在位[illegible]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
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illegible]如此望陰陽
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
巧言醜詆[illegible]流言飛文譁於民間[illegible]
[illegible]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
[illegible]小人成羣誠
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
[illegible]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

[illegible]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illegible]
佞邪與[illegible]並交戟之內[illegible]合黨共謀違
善依惡歙歙訿訿[illegible]數設危險之言
[illegible]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
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illegible]自古明聖未有
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illegible]孔子有兩觀之誅[illegible]然後聖化可得而
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泰
之卦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
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
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illegible]
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
決斷狐疑分別猶豫[illegible]使是非炳然可知則
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
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illegible]是歲夏寒日
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
患眾口之浸潤[illegible]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

（齗音斤下同）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齗齗不可光祿勳何邪（師古曰齗齗忿疾之意也齗音牛斤翻）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漢人謂同州鄉布居者為州里）臣見衆人聞堪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為于偽翻）上曰然此何罪而誅今宜柰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是疑之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諸葛氏先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時人以其先之所居謂之諸葛氏風俗通云葛嬰為陳涉將有功而誅孝文錄其後封諸縣侯因并氏焉）始以

剛直特立著名於朝數侵犯貴戚（數所角翻下同）在位者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春夏生長之時故仲春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豐而繫治人為不順天時）徙城門校尉豐於是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下遐稼翻）以為城門校尉（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屯兵）不內省諸己（省悉景翻）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言舉其事以報怨）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不顧也譽音余下同）不信之

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效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槐里周曰犬丘懿王都之秦更名廢丘高帝二年改曰槐里屬右扶風）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為于偽翻去羌呂翻）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治直吏翻）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安在哉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師古曰數說其長短余謂此言數陳其短耳數所角翻）

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復扶又翻見賢遍翻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按百官表初元四年京兆尹成永光四年光祿大夫張譚為京兆尹四年不勝任免蓋是時已去而譚未除是以缺也）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興字君蘭考異曰漢紀作君蕑今從漢書）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賈捐之字君房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續漢志曰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是時石顯為中書令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疑兩官並置也百官表成帝建始元年尚書令五鹿充宗為少府五年貶為玄菟太守逆而數之則知充宗是年猶為尚書令也姓譜趙大夫食采於五鹿以邑為氏）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

真小人　奸宰

吏[illegible]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上信用之；今欲進
第從我計，[illegible]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
共為薦顯，奏稱顯[illegible]宜賜爵關內侯，
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以為可試守京
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illegible]令顯治
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illegible]欲得大位，罔上
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臣光曰：君子
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為中山王。匈奴呼韓邪單于民眾益盛，
塞下禽獸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
單于北歸者。[illegible]久之，
單于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之，其國遂定。
二年春二月，赦天下。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為丞
相，右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三月壬戌朔，日有食
之。夏六月，赦天下。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
食之變。[illegible]衡上疏曰：
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灋抵禁，比年
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illegible]天下幸甚。臣竊
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illegible]今日大赦，明日犯
灋，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

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
徼幸，[illegible]以身設利，不改其原，[illegible]
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illegible]
[illegible]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
下之楨幹也。[illegible]朝有變
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
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
[illegible]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illegible]
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illegible]教化之流，非
家至而人說之也，[illegible]賢者在位，能者
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
者始，然後民知所灋，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illegible]
[illegible]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
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灋則，或見侈靡而
放效之。[illegible]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
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illegible]
[illegible]善惡有以相推，
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
晻，[illegible]水旱之災隨類而

唯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佞，乃定翻），以崇至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說讀曰悅），遷衡為光祿大夫。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比，毗至翻；又毗必翻），故設三章之法，大赦之令（[illegible]），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更，工衡翻），時勢然也。後世承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群盜並起，加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赦矣。

秋七月，隴西羌彡姐旁種反（[illegible]），詔召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比，毗至翻），朝廷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玄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漠然，[illegible]）。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illegible]），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帥，讀曰率）。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illegible]）。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illegible]），而師至于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illegible]）。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大計也[illegible]），法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illegible]），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御史、兩將軍（[illegible]）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illegible]）。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饑饉，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illegible]），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illegible]）。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見，[illegible]），羌人乘利，諸種並和（[illegible]），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之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illegible]）。固爭之，不能得（言奉世不能得請也）。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illegible]）。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illegible]）。昌先遣兩校尉與羌戰，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校，戶教翻）。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

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上將，即亮翻；為，于偽翻。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之。任宮以昭帝時捕上官桀功封弋陽侯，千秋，其子也。弋陽縣屬汝南郡。賢曰：弋山在西北。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引有威武之名也。未進，聞羌破，還。詔罷吏士，吏士，軍吏士卒也。頗留屯田，備要害處。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一 起上章執徐，盡著雍困敦，凡九年。

孝元皇帝下

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濟，子禮翻。夏四月，平昌考侯王接薨。謚法：大慮行節曰考。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人。罷鹽鐵官、博士弟子毋置員事，見上卷初元五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復，方目翻。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繇，古徭字通。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雍，於用翻。畤，音止。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譖堪猛事見上卷元年。稽，音啓。因下詔稱堪、猛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筦尚書，師古曰：筦，古管字，主其事。尚書

五人皆其黨也（按成帝紀及百官表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此處言顯與牢梁五鹿充宗尹嘉陳順五人皆典領尚書事雖未置定員實亦五人也）堪希得見（見賢遍切）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瘖於今切）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按貢禹傳禹言漢宗廟迭毀之禮未及施行而禹卒其後韋玄成等議毀廟之議又不純用禹說觀其奏言天子七廟孝惠孝景親盡宜毀以惇宗廟足為七廟也）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宣帝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春秋之義王不祭於下士諸侯故以為不應古禮）天子是其議秋七月戊子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祖姊也衛思后戾太子母也戾后史良娣也）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諸陵分屬三輔（師古曰先是諸陵揔屬太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服虔曰元帝所置陵也未有名故曰初）詔勿置縣邑及徙郡國民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畤音止）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秋潁川水流殺人民　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名也在盩厔縣其中有射熊館）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用韋玄成等之議也（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見賢遍切）人人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濟陽王康愛幸（外戚傳曰[illegible]）逾於皇后太子（[illegible]）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illegible]）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休美也烈業也后君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覆敷又切）然而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丕大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上復扶又切下復扶目切）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樂音洛）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illegible]先帝之功烈也）以定群下之心詩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illegible]）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

彊其所不足師古曰彊勉也音其兩翻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師古曰斷丁亂翻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師古曰湛讀曰沈忘巫放翻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比毗至翻唯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以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師古曰國風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為風之首也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也婚義曰婚者禮之本也冠古玩翻下同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曰適讀曰嫡長知兩翻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師古曰新謂新寵故謂舊寵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醴讀於象酒滴讀曰嫡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探吐南翻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師古曰言凡大小高卑皆有次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

初，武帝既塞宣房，事見二十一卷元封二年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館陶縣屬魏郡河水自此分出為屯氏河東北至章武縣入海過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郡行千五百里師古曰屯音大門翻而讀者或音竹倫翻失之甚矣東北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塞也。是歲，河決於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師古曰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地理志清河有靈縣宋白曰靈縣本漢靈縣唐屬貝州漢書在今恩州界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隕石于梁。據五行志隕石于梁國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畤音止

冬，河間王元坐賊殺不辜，廢，遷房陵。元孝王之孫也房陵縣屬漢中郡

罷孝文太后寢祠園。師古曰孝文太后薄氏之南陵也

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倢伃等皆驚走。傅倢伃即傅太后也倢伃音接予馮倢伃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倢伃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坐徂臥翻帝嗟嘆，倍敬重焉。傅倢伃慙，由是與馮倢伃有隙。馮倢伃，左將軍奉世之女也。傅太后謂殺中山馮太后張本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為信都王。

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考異曰荀紀作今從漢書

風俗通云鄭武公子段封於京其後氏焉姓譜云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為氏又左傳云虞虢焦滑霍皆姬姓也董正二曰京房本姓李吹律自定為京氏案隸釋云漢中黃門譙敏碑云其先故國師譙贛傳道與京君房此碑以譙贛為譙左傳楚師伐陳取焦夷注謂焦今譙縣是則焦譙可以通用

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為郎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說讀曰悅數音所角反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師古曰萬化萬物之化者也一曰萬事之職末世以毀譽取人譽音余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三日不覺者則尉事也令覺之自除二尉負其罪率相准如此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為不可行武帝置十三州刺史各部州故曰部刺史後又斷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顓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為尚書令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閒宴時而入見天子見賢遍反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治直吏反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於是師古曰卒子恤反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illegible]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illegible]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師古曰言今皆備有之[illegible]隱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莊公三十二年閔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師古曰與讀曰歟[illegible]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

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

臣光曰：人君之德不明，則臣下雖欲竭忠，何自而入乎！觀京房所以曉孝元，可謂明白切至矣，而終不能寤，悲夫！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又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孝元之謂矣。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帝於是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右，

乃上封事曰：臣出之後，恐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秋，房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

錢曰愚按京房以不知進退存亡之理喪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易者也

秦之亂正先趨之。師古曰趨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當也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陝縣屬弘農郡周召二伯東西分治以陝為界即此地也陝音式冉翻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也臣去稍遠太陽侵色益甚願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翻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師古曰人君雖安其邪說而不之覺天氣必為之變而失其常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傾巧無行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張倢伃之弟也下遙持翻行下孟翻多從王求金錢欲為王求入朝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為博道其語師古曰所與天子言者皆具說之為博數妻七計翻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為王作求朝奏草師古曰草謂為文之草也孔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皆持東與王以為信驗在淮陽國東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詿古賣翻皆下獄棄市異曰考元紀及荀紀京房死皆在此年未知房傳二月未上封事去月餘徵下獄百官表八月癸亥臣為御史

妻子徙邊鄭弘坐與房善免為庶人免御史大夫也大夫房元年不濟未出紀不知月故舉之歲未可御史中丞陳咸數毀石顯數所角翻久之坐與槐里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時丞相韋玄成言雲與咸以此奏咸語在朱雲傳石顯微伺知之與雲皆下獄髡為城旦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懼不敢自寬縱也重音直龍翻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師古曰纍纍重積也若若長貌言其兼官據勢也顯內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以間己間古莧翻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門使吏官府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顓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師古曰過猶誤也屬音之欲翻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稱尺證翻任天下之怨任音壬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埽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以此

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訾一萬萬。初，顯聞眾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訕己，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妒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

荀悅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真，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真，然後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後修之。故眾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八月，癸亥，以光祿勳匡衡為御史大夫。

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冬，十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樹折屋壞。

三年夏，六月，甲辰，扶陽共侯韋玄成薨。

秋，七月，匡衡為丞相。戊辰，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

冬，使西域都護、騎都尉北地甘延壽、副校尉山陽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於康居。始，郅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乃已。又遣使責闔蘇、大宛諸國歲遺，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彊漢，遣子入侍。其驕嫚如此。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略，喜奇功，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

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彊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敺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眾已集會豎子欲沮眾邪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蔥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

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阸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織又出百餘

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鬬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卬射城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乃下。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四年春正月，郅支首至京師。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師古曰：大夏，西域國名，在大宛西南。）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服虔曰：陳讀曰陣。）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丞相匡衡等以

今方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繇，詔縣十日乃埋之。仍告祠郊廟，赦天下。羣臣上壽置酒。六月甲申，中山哀王竟薨。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及薨，太子前弔。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慈仁而可以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是時駙馬都尉侍中史丹護太子家，上以責謂丹。丹免冠謝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毋涕泣，感傷陛下。罪乃在臣，當死。上以為然，意乃解。藍田地震，山崩，壅霸水；安陵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

五年春三月，赦天下。夏六月庚申，復戾園。壬申晦，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時上寢疾，久不平，以為祖宗譴怒，故盡復之，唯郡國廟遂廢云。

是歲，徙濟陽王康為山陽王。匈奴呼韓邪單于聞郅支既誅，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用得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

塞吏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被皮義翻覆敷又翻）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二年）省亭隧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復扶又翻）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保之也毛晃曰必定審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關梁設於水陸要會之處因山險而設塞以譏陸行者為關或立石或架木或維舟絕水以濟舟行者為梁）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音）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

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為于偽翻）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背蒲妹翻）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狎侮也易音弋豉翻）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樂音洛）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黠下八翻）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自武帝起塞時至此時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

（治直之翻下同勝音升）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師古曰壹切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壹切繇古與徭通字）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歲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曰猝）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以深德漢（師古曰自以為於漢有恩德也）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嘉口諭單于（師古曰將軍許嘉也以口諭謂口述告之）曰單于上書願罷北塞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鄉讀曰嚮）

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專壹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已具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為于偽翻下同）故使嘉曉單于（毛晃曰曉開諭也）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語牛倨翻）初左伊秩訾為呼韓邪畫計歸漢（事見二十七卷甘露元年）竟以安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師古曰伐自矜其功以為安定匈奴之功力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伊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為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其王印綬

及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師古曰言不復顧念伊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王歸庭歸單于庭也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旣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命師古曰言爲單于使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使疏吏翻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單于號王昭君爲寧胡閼氏師古曰言胡得之國以安寧也生一男伊屠智牙師爲右日逐王

皇太子冠冠古玩翻

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

初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馮昭儀馮奉世女顯心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脩敕宜侍帷幄師古曰敕整也帷音位悲翻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見賢遍翻逡請間言事上聞逡言顯專權大怒罷逡歸郎官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臚陵如翻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選第者選其行能者而第其高下之次也而野王行能第一行下孟翻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師古曰度越過也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此理師古曰言不見此理因謂羣臣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師古曰比例也音毗寐翻

三月丙寅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師古曰亡讀如無心辯善辭師古曰言辯於辭令也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使疏吏翻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以褒之久第不用五鹿充宗而用張譚何也似知充宗之黨也

河南太守九江召信臣爲少府信臣先爲南陽太守後遷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爲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師古曰召讀曰邵治直吏翻行下孟翻好呼到翻

癸卯復孝惠皇帝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永光五年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孝昭太后昭帝母趙倢伃也葬雲陽甘泉宮南

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甘延壽妻七細翻延壽不取及破郅支還還從宣翻丞相御史亦惡其矯制惡烏路翻皆不與延壽等師古曰與許也陳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自取之不歸軍去余謂不法者以外財物闌入塞關也司隸校尉移書道上上移書所向道上郡縣也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師古曰入曰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勞力到翻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當勞來而乃繫是爲理也逆迎也是爲郅支報讎也爲于僞翻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出酒食以過軍師古曰縣有蠻夷曰道旣至論功

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復扶又翻）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徼古堯翻難乃旦翻）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重難也）久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illegible]本名更生至是改名）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illegible]）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illegible]）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illegible]）搴歙侯之旗（師古曰搴拔也）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illegible]）揚威昆山之西（[illegible]）掃谷吉之恥（谷吉[illegible]元年）立昭明之功（[illegible]）萬夷慴伏（師古曰[illegible]）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師古曰鄉讀曰嚮）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illegible]）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為于偽翻）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師古曰[illegible]）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illegible]）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illegible]）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illegible]）非所以厲有功勸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illegible]）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illegible]）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

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令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為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夏四月戊辰，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於是杜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欽，故御史大夫延年子也。

荀悅論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初，太子少好經書，寬博謹慎，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為能。而山陽王康有才藝，母傅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陽王為嗣。上晚年多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山陽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鼙鼓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及上寢疾，傅昭儀、山陽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為衛尉

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曰不知計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青蒲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孟說是也）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師古曰適讀曰嫡）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臣子當屬下句……）見山陽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太子兩王幼少（師古曰兩王山陽王信都王興）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安焉也……）丹即卻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師古曰卻退也）上因納（師古曰納其言也）謂丹曰吾病寖加恐不能自還（……）善輔道太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讀曰導）丹噓唏而起（噓音虛唏音許既反）太子由是遂定為嗣而右將軍光祿大夫王商中書令石顯亦擁佑太子頗有力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七即位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

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為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烈

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六月己未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秋七月丙戌葬孝元皇帝于渭陵（……）大赦天下

丞相衡上疏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

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 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 師古曰慎終追遠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 師古曰言天性自然又尚加意也復扶又翻 詩云煢煢在疚 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煢煢單獨也疚病也 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師古曰遂成也 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師古曰技能之人謂有技藝者也遠于萬翻 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 師古曰分扶問翻悖音布內翻 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師古曰行下孟翻 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 師古曰物事也事事皆有節文也 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 師古曰嚴讀曰儼 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 師古曰饗宴饗也說讀曰悅 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今正月初幸路寢 路寢大寢也 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二（起屠維赤奮若盡著雍閹茂凡十年）

孝成皇帝上之上（諱驁字太孫元帝太子也荀悅曰諱驁之字曰俊應劭曰諡法慈惠愛親曰孝安民立政曰成）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悼考廟災（師古曰宣帝父史皇孫曰悼考）石顯遷長信中太僕（百官表長信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秩中二千石顯既失倚離權（言失元帝為之倚離中書之權）於是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死（顯濟南人師古曰懣音悶）諸所交結以顯為官者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菟音塗）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姓譜伊姓出於伊尹）司隸校尉涿郡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顯等顓權擅勢大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去年七月大赦）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衡封樂安侯）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左遷尊為高陵令然羣下多是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立故河間王元弟上郡庫令良為河間王（元廢事見上卷元帝建昭元年如淳曰漢官北邊郡庫官兵之所藏故置令）

有星孛于營室（晉書天文志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軍糧之府及土功事孛蒲內翻）

赦天下

壬子封舅諸吏光祿大夫關內侯王崇為安成侯（安成侯國屬汝南郡）賜舅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塞（元命包曰陰陽亂為霧爾雅曰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之言冒也師古曰四塞四方皆合也塞悉則翻）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為見異（師古曰見顯示也為于偽翻）於是大將軍鳳懼上書乞骸骨辭職上優詔不許

御史中丞東海薛宣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而嘉氣尚凝（師古曰凝謂不通也）陰陽不和殆吏多苛政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越職故事皆為所察也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

陵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也 與讀曰豫

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 錯置也音千故反 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 師古曰言責人以義不量其力 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及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來音力代反 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小雅伐木之詩也毛氏曰餱食也鄭氏曰失德謂見謗訕也民尚以乾餱之食獲愆過於人況上之人乎乾音干餱音侯 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 師古曰申東也謂約束也 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上嘉納之 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 服虔曰相承在上下也 應劭曰案京房易傳云君弱如婦為陰所乘則兩月出見賢遍翻 冬十二月作長安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祠 匡衡奏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甘泉泰畤見皇天反北之太陰汾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甘泉河東之祠宜徙就正陽太陰之處於長安定南北郊上從之 及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騂駒龍馬石壇之屬 衡又言甘泉泰畤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非古於是悉罷之師古曰漢舊儀云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用玉几玉飾器凡七十女樂即禮樂志所云使童

男童女俱歌也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及陳寶祠 師古曰五帝有白青黃赤之祠至漢高帝乃立北畤五畤具有陳寶祠者秦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云野雞夜雊以一牢祠名曰陳寶 皆從匡衡之請也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赦奉郊縣長安長陵及中都官耐罪徒 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減四十為八十 閏月以渭城延陵亭部為初陵 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 丙午立皇后許氏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恭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 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本紀三年 故選嘉女以配太子上自為太子時以好色聞 好呼到反 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以備後宮大將軍武庫令杜欽 此大將軍之軍中武庫令 說王鳳曰禮壹娶九女所以廣嗣重祖也 服虔曰陽數一三五七九 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 師古曰娣姪之女弟則謂之娣

（[illegible]）故后妃有貞淑之行，（行，下孟翻；下同。）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師古曰：[illegible]）女德不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師古曰：[illegible]）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徠異態；後徠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閒適之心。（[illegible]）是以晉獻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illegible]）今聖王富於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illegible]）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行，下孟翻。）求淑女之質，毋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illegible]）夫少戒之在色，（[illegible]）小卞之作，可為寒心。（[illegible]）唯將軍常以為憂。」鳳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鳳不能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鳳素重欽，故置之莫府，國家政謀常與欽慮之，（[illegible]）數稱達名士，裨正闕失，（[illegible]）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

夏，大旱。

匈奴呼韓邪單于嬖左伊秩訾兄女二人，（[illegible]）長女顓渠閼氏，（[illegible]）生二子，長曰且莫車，（師古曰：[illegible]）次曰囊知牙斯；少女為大閼氏，（[illegible]）生四子，長曰雕陶莫皋，次曰且麋胥，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顓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illegible]）今平定未久，人民創艾戰鬬，（師古曰：[illegible]）且莫車年少，（[illegible]）百姓未附，恐復危國。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師古曰：[illegible]）不如立雕陶莫皋。」大閼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師古曰：[illegible]）後世必亂。」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皋，（[illegible]）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陶莫皋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師古曰：[illegible]）復株累若鞮單于以且麋胥為左賢王，且莫車為左谷蠡王，（[illegible]）囊知牙斯為右賢王。復株累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長女云為須卜居次，小女為當于居次。（[illegible]）

三年春三月，赦天下徒。

秋，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

師民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 蹂音人九翻 躪音吝） 老弱號呼（號戶高翻 呼火故翻） 長安中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上時掌翻 下同） 群臣皆從鳳議左將軍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覆也） 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偽也 治直吏翻） 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重直用翻） 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數所角翻） 而鳳大慚自恨失言（為王鳳排斥王商張本） 上益委任王鳳八月策免車騎將軍許嘉以特進侯就朝位（漢制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 特進舊在見列侯之上位亦次三公 朝直遙翻） 張譚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為御史大夫

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及太常丞谷永上對（續漢志太常丞比千石掌凡行禮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 漢舊儀曰丞舉廟中非法者） 皆以為後宮女寵太盛嫉妒專上將害繼嗣之咎（蓋指許后及班倢伃也）

越巂山崩 丁丑匡衡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免為庶人（衡本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陌為界多四百頃 師古曰…… 余謂……封平陵陌為界）

四年春正月癸卯隕石于亳四隕于肥纍二（依漢書……定 師古曰亳音薄 肥纍縣名故屬真定 纍力追翻） 罷中書宦官（臣瓚曰漢初中人有中謁者令孝武加中謁者令為中書謁者令置僕射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為令石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專權用事至成帝乃罷其官） 初置尚書員五人（漢舊儀曰尚書四人為四曹常侍尚書主丞相御史事二千石尚書主刺史二千石事戶曹尚書主庶人上書事主客曹尚書主外國事成帝置五人有三公曹主斷獄事）

三月甲申以左將軍樂昌侯王商為丞相 夏上悉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 是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柄用言任之以權柄也） 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師古曰薰音許云翻 粥音弋六翻 太史公曰堯舜以上有薰粥 冒音墨 頓音毒 冒頓事見高帝紀） 南無趙佗呂嘉之難（趙佗見高后紀 呂嘉見武帝紀） 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無吳楚燕梁之（……） 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結而交互也 盤互盤結也） 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 余據詩申伯宣王之舅 永以況王鳳也） 洞洞屬屬（師古曰洞洞屬屬敬慎之貌 屬音燭） 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侯莽通安陽侯上官桀博陸侯霍禹 余按莽通即馬通 事見二十二卷武帝後元元年）

臣竊恐陛下舍昭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晻昧之瞽說，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抗湛溺之意，解偏駮之愛，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母非有賤也。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杜欽亦倣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擢永為光祿大夫。

夏，四月，雨雪。秋，桃李實。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

先是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九河故迹，今既滅難明，屯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遣博士許商行視，以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溢兗、豫，及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對方略疏闊，上切責其不憂職，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

以東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

壬戌，以少府張忠為御史大夫。

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為吏民害，詔發兵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以賊數百人在轂下，討不能得，難以示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故高陵令王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後拜為京兆尹。

上即位之初，丞相衡復奏射聲校尉陳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斬郅支，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

（[illegible]）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illegible]）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會西域都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illegible]）丞相商大將軍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illegible]）病兩臂不屈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此言攻城而守者主人[illegible]）今圍會

宗者人眾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illegible]）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illegible]）故事不過數日（[illegible]）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illegible]）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illegible]）莫府事壹決於湯（[illegible]）

河平元年（[illegible]）春杜欽薦犍為王延世於王鳳使塞決河（[illegible]）鳳以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

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illegible]）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三月詔以延世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夏四月己亥晦日有食之詔公卿百僚陳過失無有所諱大赦天下光祿大夫劉向對曰四月交於五月月同孝惠日同孝昭（[illegible]）其占恐害繼嗣（[illegible]）是時許皇后專寵後宮希得進見中外皆憂上無繼嗣故杜欽谷永及向所對皆及之上於是減省椒房掖廷用度（[illegible]）服

御輿駕所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illegible]）皆如竟寧以前故事皇后上書自陳以為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illegible]）家吏不曉（[illegible]）今壹受詔如此且使妾搖手不得設妾欲作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以詔書矣（[illegible]）此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illegible]）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illegible]）

[illegible]今當率如故事。[illegible]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師古曰：[illegible]]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illegible]其萌牙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illegible]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谷永、劉向所言災異咎驗皆在後宮之意以報之，且曰：吏拘於法，亦安足過？[illegible]蓋矯枉者過直，古今同之。[師古曰：[illegible]]且財幣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師古曰：襲，重也。]祖宗且不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illegible]審皇后欲從其奢與？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illegible]孝文皇帝，朕之師也。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以踰乎！[師古曰：[illegible]]皇后其刻心秉德，謙約為右，[師古曰：[illegible]]垂則列妾，使有法焉。[師古曰：[illegible]]給事中平陵平當上言：太上皇，漢之始祖，廢其寢廟園，非是。[illegible]上亦以無繼嗣，遂納當言。秋，九月，復太上皇寢廟園。

詔曰：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illegible]]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夭絕無辜，豈不哀哉！[illegible]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illegible]有司不能廣宣上意，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illegible]匈奴單于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illegible]

二年春，伊邪莫演罷歸，[illegible]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illegible]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illegible]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師古曰：享，當也。[illegible]]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

單于初立，（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疏，讀與疎同。）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間，居莧翻。），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師古曰：以曲歸於漢，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懷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諼，詐辭也，音許遠翻，又許元翻。）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史言求欵欵得匈奴之情。）

夏，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雨，于具翻。）徙山陽王康為定陶王。六月，上悉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恩澤表：平阿侯食邑於沛，成都侯食邑於山陽，紅陽侯食邑於南陽，曲陽侯食邑於九江，高平侯食邑於臨淮。）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母李氏更嫁為河內苟賓妻（據太后傳。）（[illegible]更，工衡翻。）生子參。太后欲以田蚡為比而封之。（[illegible]王后同母異父[illegible]封[illegible]蚡，扶粉翻。師古曰：[illegible]也[illegible]）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為侍中、水衡都尉。

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倨慢，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號州湖城縣[illegible]其名地理志湖縣屬京兆。公乘以爵為姓。乘，繩證翻。）上書訟尊治京兆，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希有，名將所不及（此將謂郡將也。將，即亮翻。）雖拜為真（尊自行尹事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滔，漫也。謂其言託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天也。滔，[illegible]）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illegible]御史大夫有[illegible]丞[illegible]一曰中丞[illegible]千石）素與尊有私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師古曰：建立其畫者，出於[illegible]議也。傳，讀曰附[illegible]致於罪[illegible]尊傳[illegible]輔故為尊[illegible]以[illegible]欲傷害尊[illegible]）浸潤加誣（師古曰：[illegible]也[illegible]）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illegible]）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賊謂[illegible]京[illegible]傳）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illegible]王制大司寇聽獄於棘木之下[illegible]）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仲馮曰：共[illegible]也[illegible]工之大惡，謂[illegible]家恭滔天是也。被，皮義翻。共，音恭。）無所陳冤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師古曰：期，年也。期，音基。）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論語所載孔子之言。惡，烏路翻。）『浸潤之譖不

[illegible]張 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illegible] 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illegible]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師古曰[illegible])尊如御史章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illegible])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illegible])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illegible])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譖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師古曰[illegible])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illegible])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illegible])

夜郎王興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更舉兵相攻([illegible])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illegible])議者以為道遠不可擊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illegible])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蠻夷王侯輕易漢使不憚國威([illegible])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師古曰[illegible])太守察動靜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illegible])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illegible])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illegible])遠臧溫暑毒草之地(師古曰[illegible])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illegible])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亡所施([illegible])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illegible])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illegible])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illegible])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無用之民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illegible])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illegible])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隳壞(師古曰[illegible])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illegible])於是鳳薦金城司馬臨卭陳立為牂柯太守([illegible])立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illegible])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illegible])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illegible])立數責因斷頭([illegible])邑君曰將軍誅無狀為民除害([illegible])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曰[illegible])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illegible])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

指等（將，即亮翻）翁指據阬為壘。上使奇兵絕其饟道（饟，式亮翻，與餉同），縱反間以誘其衆（間，居莧翻。誘，音酉）。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趨，向也。趨，七喻翻）。立怒，叱戲下令格之（戲，讀與麾同）。都尉復還戰，立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西夷遂平（考異曰：西夷傳但云河平中，而漢紀在此年十一月末，未知所據也）。

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囂，宣帝子，於帝為叔父）。二月乙亥，詔以囂素行純茂，特加顯異，封其子勳為廣戚侯（廣戚，縣，屬沛郡。行，下孟翻）。丙戌，犍為地震，山崩，壅江水，水逆流（犍，居言翻）。

秋八月乙卯晦，日有食之。

上以中秘書頗散亡（師古曰：言中者，以別於外。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百官表：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任，音壬），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師古曰：數術，占卜之書。百官表：太史令，屬太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侍醫，太醫令丞在天子左右者。方技，醫藥之書）。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撮，總取也。撮，千括翻）。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鄉詩、書古文，向乃因尚書洪範，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傳，讀曰附），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為，于偽翻），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扶又翻，下同。濟，子禮翻。乘，繩證翻。壞，音怪）。復遣王延世與丞相史楊焉及將作大匠許商（百官表：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諫大夫乘馬延年同作治（師古曰：乘馬，姓也，延年，名也），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如淳曰：律說，戍邊一歲當罷，若有急，當留守六月。師古曰：以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比繇戍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也。賈，讀曰價。著，竹助翻。繇，讀曰徭）。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赦天下徒。三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琅邪太守楊肜與王鳳連昏（如淳曰：連昏，婚家也），其郡有災害，丞相王商按問之。鳳以為請（為，于偽翻），商不聽，竟奏免肜，奏果寢不下（師古曰：以中寢也）。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頻陽耿定上書（頻陽縣，屬左馮翊）言商與父傅婢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師古曰：私夫，與女弟私通者），疑商教使。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下，遐稼翻）。太中大夫蜀郡張匡素

佞巧復上書極言誹毀商有司奏請召商詣詔獄上素重商知匡言多險勿治鳳固爭之夏四月壬寅詔收商丞相印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得留給事宿衛者有司奏請除國邑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

上之為太子也受論語於蓮勺張禹及即位賜爵關內侯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領尚書事禹與王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不許撫待愈厚六月丙戌以禹為丞相封安昌侯

庚戌楚孝王囂薨

初武帝通西域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獨不服數剽殺漢使久之漢使者文忠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合謀攻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琅當德殺副已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孝元帝以其絕域不錄放其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及帝即位復遣使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王鳳曰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逆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驕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今縣度之阸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為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餧山谷之間乞匄無所得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

畜盡然嘔一口翻生土故翻畜許救翻下同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陿與狹同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 [illegible] 行者騎步相持騎奇寄翻繩索相引索昔各翻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師古曰靡碎散也音縻人墮勢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勝音升聖王分九州制五服 [illegible] 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 [illegible] 罷敝所恃以事無用 [illegible] 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illegible] 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賈音古其使數年而壹至云

陽朔元年 [illegible] 春二月丁未晦日有食之三月赦天下徒冬京兆尹泰山王章下獄死 [illegible] 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顓左右嘗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 [illegible] 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 [illegible] 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

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 [illegible]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官滿朝廷杜欽見鳳專政泰重戒之曰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損穰侯之威 [illegible] 放武安之欲毋使范雎之徒得間其說 [illegible] 鳳不聽時上無繼嗣體常不平 [illegible] 定陶共王來朝 [illegible] 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遇共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 [illegible] 留之京師不遣歸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 [illegible] 一朝有它 [illegible] 且不復相見 [illegible] 爾長留侍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 [illegible] 旦夕侍上上甚親重之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會日食鳳因言日食陰盛之象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 [illegible] 故天見戒 [illegible] 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 [illegible] 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 [illegible] 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章延問以事 [illegible] 章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

以承繼嗣，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議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猥歸日食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日食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反歸咎善人，推遠定陶王。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卒用閨門之事為鳳所罷，身以憂死，眾庶愍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為宜子，內之後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師古曰：……)且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正世，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所不見者。(師古曰：以所見者……之，則不見者可知。)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

白罷商後遣定陶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師古曰：微，無也。)吾不聞社稷計！且唯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信都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智謀有餘。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以代鳳。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時太后從弟子侍中音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甚憂懼。杜欽令鳳出就第，上疏乞骸骨，其辭指甚哀，太后聞之為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乃優詔報鳳，彊起之，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盪腸，非所宜言。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為定陶王。章竟死獄中，妻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馮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賜告養病而私自

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翻）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於鳳曰：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令。[illegible]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illegible]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illegible]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illegible]）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官。時衆庶多冤王章譏朝廷者，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illegible]京師不曉，況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如是，塞爭引之原，[illegible]損寬明之德。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郎從官，[illegible]展盡其意，加於往前，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焉。[illegible]

是歲，陳留太守薛宣為左馮翊。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為然。（時人雖以宣言為然，實未必然也）

二年春三月，大赦天下。御史大夫張忠卒。夏四月丁卯，以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下。（師古曰言為其家所屬者皆得大官[illegible]）五侯群弟爭為奢侈，（[illegible]）賂遺珍寶四面而至；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遺于季翻，好呼到翻，[illegible]）賓客滿門，競為之聲譽。劉向謂陳湯曰：今災異如此，而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以同姓末屬，累世蒙漢厚恩，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illegible]）上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孰當言者！遂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illegible]）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也。（[illegible]論語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illegible]）今王氏一姓乘朱輪

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列侯紫綬，二千石青綬，侍中、中常侍皆銀璫左貂。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師古曰：內為汙私之行，而外託公治之道也。斷，丁亂翻。行，下孟翻。〕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余按漢制，太后率居長樂宮，在未央宮東，故曰東宮。〕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管執樞機，朋黨比周，〔比，毗至翻。〕稱譽者登進，〔譽，音余。〕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illegible]〕排擯宗室，〔擯，必刃翻。〕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illegible]〕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燕、蓋事見昭帝紀。師古曰：以示宗室親近反逆也。數，所角翻。〕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呂氏事見呂后紀，霍氏事見宣帝紀。師古曰：呂、霍二家皆坐專寵誅滅，故為王氏諱而不言也。〕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微象。〔象，[illegible]，微象，[illegible]。見，賢遍翻。〕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事見二十三卷昭帝元鳳三年。〕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王氏本齊人，東平陵人，武帝時繡衣御史王賀。〕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illegible]〕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皁隸，〔[illegible]〕縱不為身，〔為，于偽翻。〕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illegible]〕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師古曰：援，引也。[illegible]〕黜遠外戚，毋授以政，〔[illegible]〕皆罷令就第，〔[illegible]〕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illegible]〕為後嗣憂，昭昭甚明。唯陛下深留聖思！書奏，天子召見向，歎息悲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秋，關東大水。八月甲申，定陶共王康薨。是歲，徙信都王興為中山王。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修撰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三（起屠維大淵獻盡彊圉協洽凡九年）

孝成皇帝上之下

陽朔三年春三月壬戌隕石東郡八 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illegible]事須有發興皆依軍法）皆伏辜 秋王鳳疾天子數自臨問（數所角翻）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平阿侯譚（譚[illegible]）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行下孟翻）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謹敕（敕整也正也理也）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復扶又翻）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倨不肯事鳳（師古曰倨傲慢也）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鳳薦之八月丁巳鳳薨九月甲子以王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而王譚位特進領城門兵（[illegible]）安定太守谷永以譚失職勸譚辭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 冬十一月丁卯光祿勳于永為御史大夫永定國之子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夏四月雨雪（雨于具翻） 秋九月壬申東平思王宇薨（宇宣帝之子） 少府王駿為京兆尹駿吉之子也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趙廣漢[illegible]） 閏月壬戌于永卒（[illegible]） 烏孫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師古曰拊與撫同）為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為小昆彌日貳亡阻康居（[illegible]） 安日使貴人姑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illegible]） 於是西域諸國上書願復得前都護段會宗（[illegible]） 上從之城郭諸國聞之皆翕然親附 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御史大夫任重職大少府宣達於從政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以薛宣為御史大夫 二月壬午上行幸初陵赦作徒（師古曰[illegible]） 以新豐之戲鄉為昌陵縣奉初陵（[illegible]） 上始為微行（[illegible]）從期門郎或私奴十餘人或乘小車或皆騎出入市里郊

野遠至旁縣（旁縣若縣近安旁者也）甘泉長楊五柞（柞音才各反）鬭雞走馬常自稱富平侯家人富平侯者張安世四世孫放也放父臨尚敬武公主（文穎曰公主成帝姑也臣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妹也師古曰二劉皆非也薛宣傳云主[illegible]何以取[illegible]之號謂元后為嫂是即元帝姊也[illegible]）生放放為侍中中郎將娶許皇后女弟當時寵幸無比故假稱之　三月庚戌張禹以老病罷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見禮如丞相（朝直遙反）賞賜前後數千萬　夏四月庚辰薛宣為丞相封高陽侯（恩澤表高陽[illegible]侯食邑於東莞）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　王音既以從舅（從才用反）越親用事小心親職（用[illegible]）上以音自御史大夫入為將軍（將軍中朝官故曰入）不獲宰相之封（自公孫弘以來丞相者封侯）六月乙巳封音為安陽侯（地理志汝南郡有安陽侯國）冬黃龍見真定（見賢遍反）是歲匈奴復株累單于死弟且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遣子左祝都韓王朐留斯侯入侍以且莫車為左賢王（累力追反單音蟬且子余反鞮音丁[illegible]朐[illegible]書作朐師古曰音許于反）

二年春上行幸雲陽甘泉（甘泉宮在雲陽縣）三月博士行大射禮（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大射之禮博士所行士之射禮也）有飛雉集于庭歷階登堂而雊（師古曰歷階謂以次而升也雊古豆反）後雉又集太常宗正丞相御史大夫車騎將軍之府又集未央宮

承明殿屋上車騎將軍音待詔寵等上言（師古曰經術待詔也寵其人名史不記姓也）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師古曰月令季冬雉雊雞乳[illegible]）經載高宗雊雉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今雉以博士行（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故能致百年之壽）禮之日歷階登堂萬眾睢睢（師古曰睢睢仰目貌也[illegible]）驚怪連日徑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宮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切（宿音先救反[illegible]）雖人道相戒何以過是後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鼂古朝字）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師古曰言人故捕此雉故欲為變異者折[illegible]羽翮）音復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為佞讇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眾不待臣音復讇而足（復扶又反讇古諂字師古曰足益也音子喻反）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足其不足曰足）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失行流聞（師古曰行所行也言帝所行多非道過失流布聞於遠方也行下孟反）海內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災異欲人變更（數所角反見賢遍反更工衡反下同）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

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 如淳曰老母晉之老母也當道己受罪誅也又謂己言深切讙狂人主猶大而犯必行之誅不能復顧太后也師古曰如說非也此言讒變於成帝不獻者謂帝不如所東而它脩改也老母即帝之母太后也言帝不自惰改國家危亡太后不知處所高出天下無所付屬也屬音之欲翻 宜謀於賢智克己復禮 皆用論語孔子顏淵之言 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災變尚可銷也 初元帝儉約渭陵不復徙民起邑 事見二十九卷元帝永光四年復扶又翻 帝起初陵 即陵莫也 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 師古曰豐戲鄉之地也中記號陵在霸城東二十里樂音洛 將作大匠解萬年 解戶買翻姓也姓譜晉唐叔虞食邑於解今解縣也晉有解狐解揚 使陳湯為奏請為初陵徙民起邑欲自以

為功求重賞湯因自請先徙冀得美田宅上從其言果起昌陵邑 為萬年湯得罪罷昌陵張本 夏徙郡國豪桀貲五百萬以上五千戶于昌陵 五月癸未隕石于杜郵三 六月立中山憲王孫雲客為廣德王 中山憲王福靖王勝之玄孫也地節元年福薨子懷王脩嗣五鳳二年脩薨無後今立雲客 是歲城陽哀王雲薨無子國除 城陽景王章傳國十世至雲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 大旱 王氏五侯爭以奢侈相尚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 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城內近桂宮 後又穿長安城引內灃水 地理志豐水出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 以翡翠羽為之 張周

帷 周帷綃之四周皆張帷 揖櫂越歌 師古曰揖櫂皆所以行船也令鼓揖櫂人為越歌也 揖謂揖之新者也令吳越之人謂之撓音饒越歌為越之歌 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第又見園中土山漸臺象白虎殿 起土山漸臺又為室屋象白虎殿也 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黥劓以謝太后 黥劓渠京翻又牛例翻 上聞之大怒乃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等奢僭不軌藏匿姦猾皆阿縱不舉奏正瀆二人頓首省戶下 司隸校尉察三輔京兆尹治京邑而阿縱不舉奏劾 責之省戶禁門也 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外家何甘樂禍敗 師古曰言亢遲至身自為之業言樂禍皆必禍得果得乃甘心念之久為樂也樂音洛 而

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家外家宗族彊上一身寖弱日久今將一施之 師古曰行刑罰 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諸侯指商根等師古曰令御史舍待詔命 是日詔尚書奏文帝誅將軍薄昭故事 事見前十四卷文 車騎將軍音藉稾請罪 師古曰自坐稾上言伏斧戮也 商立根皆負斧質謝良久乃已上特欲恐之實無意誅也 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 初許皇后與班倢伃皆有寵於上上嘗遊後庭欲與倢伃同輦載 倢伃音接予 倢伃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 師古曰嬖愛也必計翻又卑義翻

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樊姬楚莊王夫人楚莊王好田獵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事楚莊王）今有班倢伃班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幸亦為倢伃賜姓曰衛其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陽阿主...）悅歌舞者趙飛燕（...其體輕故以飛燕為號）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復扶又翻）姿性尤醲粹（...）左右見之皆嘖嘖嗟賞（嘖嘖...）有宣帝時披香博士淖方成在帝後（...披香博士後宮女職也淖音卓...）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姊弟俱為倢伃貴傾後宮許皇后班倢伃皆失寵於是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倢伃挾媚道（婦人挾媚道者求己親媚也）祝詛後宮詈及主上（祝詛...）冬十一月甲寅許后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上林苑中...）后姊謁皆誅死親屬歸故郡（安...）考問班倢伃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載子夏之言）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妒倢伃恐久見危乃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翻...長信宮在長樂宮太后常居之）上許焉

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

四年秋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平陵李尋奏言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埶（...）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朝臣數言百姓可哀上遣使者處業振贍之（...）

廣漢鄭躬黨與寖廣犯歷四縣眾且萬人州郡不能制冬以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賜黃金百斤

是歲平阿安侯王譚薨上悔廢譚使不輔政而薨也乃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魏郡杜鄴時為郎素善車騎將軍音見音前與平阿侯有隙即說音曰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

（[illegible]）春秋譏焉；周、召則不然，（[illegible]）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謂分陝[illegible]）故內無感恨之隙，（[illegible]）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illegible]）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illegible]）此明詔所欲以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發於至誠，則孰不說諭！（[illegible]）商由是與成都侯商親密，二人皆重鄴。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火。（師古曰：凌室，[illegible]）戊午，戾后園南闕火。（考異曰：[illegible]）

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為侍中，數往來通語東宮。（[illegible]）歲餘，乃得太后指，許之。夏四月乙亥，上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illegible]）諫大夫河間劉輔上書，（[illegible]）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illegible]）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虖！（[illegible]）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illegible]）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illegible]）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illegible]）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illegible]）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illegible]）市道皆共知之，（[illegible]）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illegible]）群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illegible]）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illegible]）擢為諫大夫，（[illegible]）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月之間，收下祕獄，（[illegible]）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illegible]）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

宜與衆共之（理官謂典刑也。師古曰：令衆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暴顯示其罪，使理官當之）令天心未豫（師古曰：豫，安也）災異婁降，水旱迭臻，方當

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

之臣（師古曰：爭音諍）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

坐不著（師古曰：著，明也）天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諭之也）同姓

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師古曰：治音直吏反）誠不宜幽

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

人有懼心，精銳銷耎（師古曰：人人皆懼也。耎，弱也。耎音乃喚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師古曰：有虞，舜也）

廣德美之風。臣等竊深傷之。惟

陛下留神省察。上乃徙輔繫共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初，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憐之。曼

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師古曰：比音必寐反）其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

靡（師古曰：靡，音糜）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師古曰：佚與逸同）

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莽兄永早死，有子光）

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

侍疾，親嘗藥（師古曰：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

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

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長樂少府戴崇、

侍中金涉、中郎陳湯等皆當世

名士，咸為莽言，上由是賢莽，太后又數以為

言。五月乙未，封莽為新都侯（師古曰：南陽新野之都鄉也）

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

操愈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家無所

餘。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者更推

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

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恧（師古曰：恧，慙也）

嘗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知，

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朱博字子元），莽聞此兒種宜

子。」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

如此。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大赦天下。皇

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舍，其

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

切皆銅沓黃金塗

白玉階，壁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趙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昭儀嘗謂帝曰：「妾姊性剛，有如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因泣下悽惻。帝信之，有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由是后公為淫恣，無敢言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凡八篇，及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凡五十篇，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

昌陵制度奢泰，久而不成，劉向上疏曰：「臣聞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孝文皇帝嘗美石槨之固，張釋之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丘壠皆小，葬具甚微。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墳四尺。延陵季子葬其子，封墳掩坎，其高可隱。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秦始皇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天下苦其役而反之。牧兒持火照求亡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

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庳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臣甚惽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唯陛下上覽明聖之制以為則下觀亡秦之禍以為戒初陵之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上感其言初解萬年自詭昌陵三年可成卒不能就羣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然脂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

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便秋七月詔曰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搖之心初酇侯蕭何之子嗣為侯者無子及有罪凡五絕祀高后文帝景帝武帝宣帝思何之功輒以其支庶紹封是歲何七世孫酇侯獲坐使奴殺人減死完為城旦先是上詔有司訪求漢初功臣之後久未有錄杜業說上曰唐虞三代皆封建諸侯以成太平之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

（大父封於燕至燕安王二十二年始為田氏所滅[illegible]）子繼弟及歷載不墮（[illegible]墮毀也[illegible]）豈無刑辟（[illegible]）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師古曰言國家[illegible]）迹漢功臣亦皆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illegible]）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尸（[illegible]）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閔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徒設虛言則厚德掩息遴簡布章（[illegible]）非所以示化勸後也雖難悉備宜從尤功（[illegible]）上納其言癸卯封蕭何六世孫南䜌長喜為酇侯（[illegible]）

立城陽哀王弟俚為王（[illegible]）

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illegible]）

九月黑龍見東萊（[illegible]）丁巳晦日有食之（[illegible]）

是歲以南陽太守陳咸為少府侍中淳于長為水衡都尉

二年春正月己丑安陽敬侯王音薨王氏唯音為修整數諫正有忠節（[illegible]）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繹繹未至地滅（師古曰繹繹[illegible]）乙酉晦日有食之三月丁酉以成都侯商為大司馬衛將軍紅陽侯王立位特進領城門兵京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illegible]）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illegible]）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illegible]）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illegible]）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illegible]）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師古曰易下繫之辭[illegible]）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illegible]）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元年九月黑龍見（[illegible]）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

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己當作癸，此承谷永傳之誤），六月之閒，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illegible]）。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秦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illegible] 二世三年而亡，凡有天下十六年），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illegible]），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illegible]），熏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上矣（[illegible]）。今之後起，什倍于前（[illegible]）。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illegible]），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illegible]），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illegible]），榜箠瘠於炮烙（[illegible]），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illegible]），反除白罪，建治正吏（[illegible]），多繫無辜，掠立迫恐（[illegible]），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illegible]），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illegible]）。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illegible]）。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illegible]），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illegible]），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illegible]），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illegible]），烏集雜會（[illegible]），飲醉吏民之家（[illegible]），亂服共坐，沈湎媟嫚，溷淆無別，黽勉遁樂（[illegible]），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illegible]）。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illegible]），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谿，費疑驪山（[illegible]），靡敝天下（[illegible]），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流散冗食，餧死於道，以百萬數（[illegible]）。公家無一年之畜（[illegible]），百姓無旬月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illegible]），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

已行師古曰已行謂以前所行事也行下孟翻照之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師古曰言上所為違於節度皆以次條列永言之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載子亥翻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灋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治直吏翻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以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能昭然遠寤專心反道師古曰反讀曰返也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師古曰言去就謂去無德而就有德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帝性寬好文辭而溺於宴樂師古曰宴與燕同樂音五教翻好呼到翻皆皇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數所角翻故推永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上納用之永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展伸也每言事輒見荅禮師古曰荅禮者荅之又加禮也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擿永令發去師古曰擿謂發動之也擿持掌翻上使侍御史收永敕過交道廄者勿追師古曰交道廄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御史不及永還上意亦解自悔悔遣侍御史收永也上

嘗與張放及趙李諸侍中共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服虔曰舉滿杯有餘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白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亦謂此也是也釂子肖翻不飲酒盡爵也談咲大噱師古曰噱咲聲也音其略朝或曰噱翻以之中大咲則見此說非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師古曰坐音才臥翻畫古畫字通下同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妲當割翻妲己有蘇氏之女侍中光祿大夫班伯久疾新起班書敘傳自以為楚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棄於夢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名穀於菟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左傳莊三十年鬬穀於菟為令尹師古注曰鬬穀於菟令尹子文也上顧指畫而問伯曰紂為無道至於是虖虖字古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師古曰周書泰誓之辭何有踦肆於朝師古曰踦肆猶放縱也踦直遙翻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師古曰論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孔穎達曰沈湎于酒蓋注云飲酒齊色然則酒者顏色酗然齊一之飲師古曰微子殷紂之庶兄也紂沈湎于酒微子作誥告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微子篇書見尚書微子篇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謼俾晝作夜言飲酒號呼以晝為夜也流連言放逸流連不已也流連蓋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謂飲酒乃不謂飲酒之人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師古曰讜言善言也讜丁朗翻放等不懌師古曰懌悅也音亦稍自引起更衣更工衡翻因罷

出時長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婢人名也師古曰長信宮庭之林表耳林表宮名實非宮婢也使謂使吏翻）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閒顏色瘦黑（師古曰閒謂比日也）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大將軍謂王鳳也）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鳳所薦伯宜勸學召見親近令太后以其能諫上欲令帝寵異之也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翻）宜遣富平侯且就國（富平侯張放）上曰諾上諸舅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師古曰風讀曰諷）求放過失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拒閉使者（侍御史脩奉使至放家逐名捕賊放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君欲獻女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賊傷無辜（事發知）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從才用翻）請免放就國（考異曰敘傳云王音以風丞相御史奏放按放傳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放還惡音以正月乙巳方進以三月丁酉劾然則音以風丞相御史劾放非音也上諸舅皆害其寵故云上當其寵）上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左遷放為北地都尉其後比年數有災變（師古曰比頻也比音毗至翻數所角翻）故放久不得還璽書勞問不絕（勞力到翻）敬武公主有疾詔徵放歸第視母疾數月主有瘳後復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復扶又翻）邛成太后之崩也（邛成太后孝宣王皇后也父奉光封邛成侯故曰邛成太后）喪事倉卒吏賦斂以趨辦（書邛成太后崩以孝元王皇后後事譯表邛成侯奉光於齊陰急卒讀曰猝斂力贍翻趨讀曰趣辦言苟取辦也師古曰趨音趣）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師古曰過責也）冬十一月己丑策免丞相宣為庶人御史大夫方進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者上亦器其能十一月壬子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表高陵侯屬琅邪考異曰翟方進傳承相宣免方進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云三月丁酉策免京兆尹公孫方進遷為執金吾公表云三月丁亥拜為丞相至荀紀云鴻嘉元年冬十月己丑左遷執金吾又云四月丙申薛宣免方進為丞相其下又有黑龍見於東萊之文又載八月戊午薛宣故事年紀此年亦說方進為丞相則在今年去年九月黑龍見東萊事今從漢書荀悅紀與漢書不同今據漢書正之）以諸吏散騎光祿勳孔光為御史大夫（以諸吏散騎光祿勳中郎選為諸吏散騎明經科第為郎）方進以經術進其為吏用法刻深好任勢立威有所忌惡峻文深詆中傷甚多（毋路翻中竹仲翻惡烏路翻）有言其挾私詆欺不專平者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以為非也（科律條也）光褒成君霸之少子也（霸見二十八卷元帝永光元年）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天子之意指也）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爭讀曰諍）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服虔曰削其草也師古曰藁音工老翻）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音干）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朝直遙翻）

以他語其不泄如是、上行幸雍祠五畤建始二年罷雍五畤今以久無繼嗣共甘泉泰畤皆復之雍於用翻畤音止衛將軍王商惡陳湯奏湯妄言昌陵且復發徙初湯請起昌陵邑既罷昌陵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無復發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復發徙之也惡烏路翻又言黑龍冬出、微行數出之應東萊郡黑龍出人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冬時出也數所角翻廷尉奏湯非所宜言、大不敬詔以湯有功言斬郅支功免為庶人、徙邊。上以趙后之立也、淳于長有力焉、故德之、乃追顯其前白罷昌陵之功、下公卿議封長綠甚甄光祿勳平當以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姓譜云齊相晏平仲之後一曰韓哀侯少子婼食采平邑因以為氏

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當坐左遷鉅鹿太守。上遂下詔以常侍閎、衛尉長首建至策師古曰閎王閎也賜長爵關內侯。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毒流眾庶、與陳湯俱徙燉煌燉徒門翻初、少府陳咸、衛尉逢信、官簿皆在翟方進之右逢皮江翻姓也古有逢蒙師古門簿閥閱也簿音主簿之簿方進晚進、為京兆尹、與咸厚善。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薛宣得罪、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師古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者五人詰責之咸詰責方進、冀得其短、方進心恨詰去吉翻陳湯素以材能得幸於王鳳及王音、咸、信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

所數所角翻以此得為九卿、及王商黜、遂陷方進、因奏咸、信附會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皆免官劉攽曰咸信免官當在明年以後因陳湯事連言之是歲、琅邪太守朱博為左馮翊。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用其材而任之治直之翻縣有劇賊及它災、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詭副也操尺證翻以是豪強慴服、事無不集慴之涉翻

三年春正月己卯晦、日有食之。初、帝用匡衡議、罷甘泉泰畤事見上卷建始元年其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武帝以正月上辛有事甘泉圜丘自竹宮而望拜云照日以竹為宮天子居中師古曰漢舊儀竹宮去壇三里[illegible]

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拔蒲八翻帝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種祠繼嗣所傳祠也、況於國之神寶舊畤。甘泉、汾陰及雍五畤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帝祠泰一於甘泉夜常有神光如流星集于祠壇汾陰男子公孫滂洋等見汾旁有光如絳上亦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文帝十四年黃龍見成紀始幸雍郊見五畤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易以豉翻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元帝時貢禹建言漢家祭祀多不應古禮韋玄成匡衡等從之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恨之師古曰恨悔也又以久無繼嗣、冬十月庚辰

上白太后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長安及郡國祠著明者皆復之是時上以無繼嗣故頗好鬼神方術之屬 好呼到翻 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頗多谷永說上曰 說輸芮翻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 [illegible] 諸背仁義之正道 背蒲妹翻 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 [illegible] 黃冶變化之術者 [illegible] 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 [illegible] 執左道以亂政者殺 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 [illegible] 洋音羊 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 盪音蕩景讀曰影 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illegible] 孔子不語怪神 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 事見秦始皇紀 漢興新垣平 事見文帝紀 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 事見武帝紀 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 [illegible] 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illegible] 上善其言

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 [illegible] 殺陳留太守劫略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稱忠鍾祖訾順共殺並以聞皆封為侯 [illegible]

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 [illegible] 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司農 [illegible]

故南昌尉九江梅福上書曰 [illegible] 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 [illegible] 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 [illegible] 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 [illegible] 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 [illegible] 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 [illegible] 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 [illegible] 出爵不待廉茂 [illegible] 慶賜不須顯功 [illegible] 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

庭自衒鬻者不可勝數 師古曰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翻

勝音升 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 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 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閒而起 師古曰閒音下閒翻下同 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 事見武紀師古曰本朝謂漢朝也大臣謂淮南智者史之羹也張晏曰臣勢陵君和戶卧翻 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閒而起者蜀郡是也 孟康曰謂嘉也 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 廣漢男子鄭躬等反是也賢曰前書曰土二萬戶爲大郡 求黨與索隨和而無逃匿之意 李奇曰索與已和及隨已者原父曰漢氏世寶隨和珠王巨夫至欲求索此物所謂與上爭衡也索山客翻

此皆輕量大臣無所畏忌 量音良 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濟子禮翻 廟堂之議非草茅所言也 漢書所下有當字 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 福去南昌歸壽春數因縣道上書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數所角翻見賢翻 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 事見三秦周赧王七年周禮司關凡四方之賓客叩關者小人之士在門叩關謂叩關人也疏曰叩猶至也

呼到翻 繆公行霸由余歸德 秦繆公覇西戎由余自西戎歸之繆讀曰穆 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 懣音悶 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 師古曰爛然分明之貌也 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 數所具翻 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 師古曰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翻 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師古曰砥細石也音之履翻又音旨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以喻利器諭賢材

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歐除 歐與驅同爲于僞翻 倒持泰阿授楚其柄 師古曰大阿劍名歐冶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項羽衆闕而發譬倒持劍以柄授人也 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 師古曰辟讀曰闢 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鷙鳥遭害則仁鳥增逝 師古曰鷙鳥鷹鸇也仁鳥鸞鳳也鷙音至 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閒者愚民上書多觸不急之灋 師古曰言以其所言不急而罪之 或下廷尉而死者衆 下獄下胡稼翻 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 師古曰王章之死也 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

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爭讀曰諍 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凡帝初擢章爲左曹中郎將 師古曰具臣謂備位之臣充數者也矯正也曲朝謂不直之朝 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事見上卷陽朔元年 且惡惡止其身，公羊傳之言 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 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室家，章妻子皆徙也孔穎達曰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妻之室女處夫之家夫婦爲家室故謂夫婦之道爲室家也 折直士之節，折而殺之 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除不急之法，下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師古曰虞書舜典曰闢四門明四目言開四門以致衆賢則明視於四方也闢讀曰闢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師古曰君命犯者謂大臣犯君之命 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師古曰言其數多不可比校而數也亡讀曰無 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張晏曰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則金不從革異象也何象言將危亡也爲于僞翻 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師古曰務全安之以爲上 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爲喻魁斗身也 使之驕逆，至於夷滅，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之 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然燄燄微小不早撲滅至於熾盛乃不可救喻大臣貴盛亦當早圖其權也 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師古曰已語終辭 上不納。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四 起著雍涒灘盡昭陽赤奮若凡六年

孝成皇帝中

永始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大赦天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夏大旱 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 師古曰東面之司馬門也 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 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梁王立驕恣無度 梁孝王武八世孫也 至一日十一犯法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 梁相名禹 相息亮翻 有司案驗因發其與姑園子姦事奏立禽獸行請誅 漢法內亂者爲禽獸行 行下孟翻 太中大夫谷永上書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 師古曰屏謂當門之屏 禮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爲之 是以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 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 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 冓音工豆翻 春秋爲親者諱 公羊傳閔公元年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爲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爲繫之齊外之也曷爲外之春秋爲親者諱

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劾立傅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無益於治道汙衊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爲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寑而不治

是歲司隸校尉蜀郡何武爲京兆尹

何出自周成王弟唐叔虞後封於韓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間音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遂為何氏武為吏守瀆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壬戌王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商去年以病免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畤音止雍於用翻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劉向曰雷當託於雲猶君之託於臣陰陽之合也人君不恤天下萬民有危亡之心故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燿燿如雨自晡及昏而止。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孛蒲內翻上以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五徵即洪範之八庶徵曰雨曰暘曰寒曰燠曰風也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洪範之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為咎徵著明也天見咎徵以明告人君之過也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妖孽並見五行傳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見賢遍翻饑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眷如言皇天不降譴告也復扶又翻更工衡翻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師古曰中讀曰仲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八世高惠文景武昭宣元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師古曰標音必遙翻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也遭無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無妄若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於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無妄易之卦名為義項安世曰古妄與望通黄古無妄之言望也宋夷之詳黄歇與楊子法言皆然故太玄以去卑子多謂其無所復望也在易以自為誠其之亥直百六之災阸。元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元百六之會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元者自前元之氣也師古曰言當也子謂達已凡水旱之統曆謂常候律曆七六十元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為一終三統為一元既一六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入元一歲本陽九界早九年次三百七十四度陰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是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初百十歲主六六乘八之數大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九年大七百二年歲法七部水十年次七百二十陽七四旱十年以法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六五歲實五閏大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五六百歲者以六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八百一六經并為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通故合而數之常數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四百八十歲陽三陰入元至陽二除去災歲總有千五百六十年災歲兩个變九岳一个至九个陰陽各七年一个陰陽各五年一个陰陽各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此是陽水旱數也所以工用此八九六抵乘者以未數六火木數八金數九有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謂相參也一曰諸音先合綱雜焉總萃難乃旦翻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載子亥翻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驕臣指淳于長等悍妾指趙昭儀姊弟也悍下罕翻又戶旰翻師古曰卒讀曰猝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又北囿孔穎達曰有蕃曰園有牆曰囿園園大同蕃遇異刃圍者以養禽獸之處園者種菜蔬果之

颿毛晃曰氿火以婺翁鄙音曰衙曲曰昔師古曰附讀曰閑徵舒崔杼之亂舉雲公殺于夏姬數如其家夏姬之子徵舒病之自廄射而殺之齊莊公通于崔杼之妻姜氏數如崔氏杼伏甲殺之事並見左傳此指帝戚行將有徵舒崔杼之禍也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樊並蘇令事見上卷永始二年陳勝項梁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夏戶雅翻下同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音扶問翻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見賢遍翻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易輕忽也言姦生於所輕忽也易以豉翻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宴飲師古曰媟狎也音私列翻黷汙也復扶又翻下同勤三綱之嚴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余按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遠于願翻近其靳翻行下孟翻朝覲法駕而後出朝直遙翻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三者謂行遊飲好色也塞乎則翻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求書曰諸夏舉兵以火角為期蓋言已有其萌而將至於興發也斂力贍翻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咎亡師古曰既食傳之辭余按五行志言京房易傳之辭也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禾粟苗也又稼之總名比毗至翻宜損常稅之時謂此時宜減損也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趨讀曰趣與促同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

之費流恩廣施施式豉翻振贍困乏敦勸耕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贍而豔翻幾居希翻又巨衣翻中壘校尉劉向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之內又外掌西域八校尉之首也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丹朱堯子傲讀曰敖臧仲馬曰此禹戒舜之語共舜戒禹之辭也上時掌翻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尚書無逸篇周公戒成王曰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師古曰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凡二百四十二年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己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今連三年比食以晄至謂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閒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河平元年四月癸亥晦三年八月乙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三年正月己卯晦四年七月辛未晦凡八食丙庭年春乙月己亥又不函兆數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

疾緩急，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按荀書：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林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又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向書：高宗有雉雊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向之所以望帝者如此。以崇劉氏，崇劉氏之業也。故懇懇數姦死亡之誅。師古曰：姦犯也。數所犯之意也。姦音干。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十一年。考異曰：[illegible]

六月，有一發，亦漏二十歲而約言之耳。自建始三年至今年，以卿考之，則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其差異又未有所折衷也。

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咸免見二卷末。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並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以實封侯，事勞不以實，劾也。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二月乙未，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師古曰：占，謂自隱度而取之也。[illegible]上書以入縣官，師古曰：上其所占之田，言官市之也。貴取其直一億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考異曰：[illegible]

特進安昌侯張禹請平陵肥牛亭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曲陽侯根爭，以為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

張禹危
如何莫老
矣此

它地（言易以地賜禹，更…）上不從，卒以賜禹。（卒，子恤翻）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數，所角翻。師古曰：惡謂言其過惡。惡，依顏讀。江…惡當讀如字，後凡毀惡之惡皆同音。）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師古曰：其飲食寢…）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言未能明見其人…當否也）乃車駕至禹弟，（…宅也）辟左右，（師古曰：辟讀曰闢）親問禹以天變，因用

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為，于偽翻）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稀也。論語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師古曰：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言性命及天道。）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漢書張禹傳作喜）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斷，丁亂翻）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元帝師蕭望之，成帝師張禹。元帝不能聽望之之言，疏許史而去恭顯；成帝則聽禹言而不疑王氏。望之以此殺身，禹以

此苟容。漢於中衰，實由此也。又成帝之時，吏民譏切王氏；平帝之末，吏民以王莽不受新野田上書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何成帝之時吏民猶忠於漢，平帝之時吏民則附王氏也？政自之出故也。人心能無從之乎？有國家者，其監於茲哉！）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張氏安危，實繫于此。）故槐里令朱雲（元帝時，雲為槐里令，以…石顯…廢錮…）上書求見。（見，賢遍翻）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鄙夫，言凡鄙之人也。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願賜尚

方斬馬劍，（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故有斬馬劍，劍利可以斬馬也。）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斷，丁管翻）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師古曰：訕，謗也。音所諫翻，又音刪。）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闌也。折，而設翻。）雲呼曰：（呼，火故翻）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師古曰：龍逢，桀臣；比干，紂臣，皆以諫死。逢音龐。）未知聖朝何如耳！（師古曰：言不知漢朝當何如也。朝，直遙翻。）御史遂將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師古曰：著，表也。言以狂直之名表見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

非國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師古曰：得止也。）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補合之也。旌，表也。）

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illegible]）

北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illegible]）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illegible]）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虖！（[illegible]）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illegible]）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光祿大夫，（[illegible]）班伯為水衡都尉，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illegible]）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illegible]）上亦稍厭游宴，復脩經書之業，（[illegible]）太后甚悅。

是歲，左將軍辛慶忌卒。慶忌為國虎臣，（[illegible]）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既祭，行游龍門，（[illegible]）登歷觀，（[illegible]）陟西岳而歸。（[illegible]）

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illegible]）

（[illegible]）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翎侯大亂。（[illegible]）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illegible]）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illegible]）定其國而還。（[illegible]）

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illegible]）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illegible]）久之，大昆彌翎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犁靡代為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illegible]）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illegible]）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illegible]）選精兵三十弩，（[illegible]）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番丘。（[illegible]）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犁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illegible]）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

毛耳（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自喻其身比微也）宛王郅支頭縣槀街（宛王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郅支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三年宛於元翻）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於禁翻食讀曰飤下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謂豫以誅番丘之事告昆彌昆彌以叔姪之情必使番丘逃匿漢欲誅之而昆彌匿之則於漢為有大罪也）即飲食以與我傷骨肉恩（若飲食之而使之就死則於骨肉為傷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號戶刀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奏以為堅守都尉（烏孫有大將都尉各一人以難栖能為漢殺末振將故以為堅守都尉）

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宣帝甘露三年大祿大監賜金印紫綬）末振將弟卑爰疐（師古曰疐音竹二翻）本共謀殺大昆彌將眾八萬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卑爰疐自此還其後都護孫建襲殺之將即亮翻）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復扶又翻下同）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分立兩昆彌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時康居復遣子侍漢（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王子今復遣子入侍）貢獻（館朗）（子入侍而又奏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此時郭舜為都護至平帝元始間孫建始為都護上時掌翻）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言匈奴之強弱不繫二國之叛服）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三國謂匈奴烏孫康居遺于季翻）亦相候司（司讀曰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謂自武帝以來以宗室女嫁烏孫也為于偽翻）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竟也黠戶八翻）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翻啗徒濫翻）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錄漢使也夸口瓜翻旁國也省悉井翻）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謂特欲行賈以交易其為好辭詐也度徒洛翻賈音古）匈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以為自以事漢為太卑而悔之也）宜歸其侍子絕不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使疏吏翻）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章顯著也）漢為其新通（為于偽翻）重致遠人（師古曰以此聲名為重也）終羈縻不絕

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禹貢所謂岷山導江即是山也水經注曰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亦曰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大江泉源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水八方殊末溫溢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天谷天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其源濫觴者也漢元延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即其處岷音武巾翻）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惡音）

[illegible]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illegible]岐山者周所興也[illegible]漢家本起於蜀漢[illegible]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illegible]殆必亡矣[illegible]二月丙午封淳于長為定陵侯[illegible]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illegible]東至弘農[illegible]南敺漢中[illegible]張羅罔罝罘[illegible]捕熊羆禽獸[illegible]載以檻車輸之長楊射熊館[illegible]以罔為周阹[illegible]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illegible]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illegible]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illegible]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illegible]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illegible]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襪係解[illegible]帝由此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illegible]是時諸侯王唯二人於帝為至親[illegible]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illegible]私賂遺趙皇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illegible]后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為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illegible]勸帝以為嗣帝亦自美其材為加元服而遣之[illegible]時年十七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隕石于關東二[illegible]　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大司農[illegible]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illegible]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為大司農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即時免[illegible]

公卿疾鄉賜告以其黨於王氏故卸時免數月卒帝之史經

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上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褒後將軍朱博入禁中將軍票騎

王根先勸帝立定陶王爲嗣案書孔光傳先書根定定陶王事下即書召方進光褒博入禁中通根同之亦不書根今但以丁文觀之根下召入禁中也

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褒博皆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

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兄後者爲之子後尉兵兄之子實公羊春秋成十五年仲嬰齊爲兄後公羊傳曰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其謂之仲嬰齊何爲兄後也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

定陶王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其親謂

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兄終弟及兄終弟及殷法王至于盤庚凡五遷兄弟相代立自中丁以下九世及

今文尚書也師古曰此言以辯今文所引蓋今文尚書篇名也

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宜爲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父爲昭子爲穆則兄弟不得相入廟也

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

師古曰以不得繼統爲帝也後恐其怨恨

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徵定

天子之位入鴻臚以大鴻臚持節也

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

言爲太子宮之主也

臣願且得留

國邸旦夕奉問起居師古曰王季記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此旦夕問起居之禮也國邸謂定陶國邸

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報其書聞而不已從

戊午孔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何武爲御史大夫

其請也

初詔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

殷子姓也其後爲宋孔氏等姓

推求其嫡不能得

匡衡梅福皆以爲宜封孔子世爲湯後衡梅以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

而重其世親爲始封君上承天統以其絕祀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其世

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

上從之封孔吉爲殷紹嘉侯

孔子曰丘殷人也先聖所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此元帝時議也是時梅福復言之

久遠不可得其嫡嗣之先已絕不當得立

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

嘉慶周承休侯表殷紹嘉侯

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爲公地各百里上行幸雍祠五畤

初何武之爲廷尉也

公卿表元延三年何武自沛郡太守爲廷尉是年二月戊午爲御史大夫

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

敝音弊

宜建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票騎將軍官

武帝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今賜金印紫綬置官屬罷其將軍號故下云罷票騎將軍官

以

御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氾鄉侯武封氾鄉侯在琅邪不其縣後改食南陽博望鄉師古曰氾音凡其音基皆增奉如丞相如淳曰律大司馬大將軍與丞相奉月錢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也奉讀曰俸以備三公焉 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興薨 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爲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爲左賢王輿爲右賢王樂呼韓邪單于大閼氏之子輿第五閼氏之子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說輸芮翻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地之斗入漢界者也直當也生奇材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鵰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爲箭竿字了乎鷲音就余按鷲翔可爲箭鏃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鷲黑色多力是也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言得此地爲中國利也爲于僞翻下同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正也余謂直徑直也爲有不得傷命損威師古曰詔命不行爲傷命余謂天子之命不行於夷之前爲損中國之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言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說輸芮翻下同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語次交語之次也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張掖兩都尉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都尉治番和是爲三都尉師古曰澤音鐸余音先各翻如淳曰番音盤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謂從直割之以其斗入者與漢也斷丁管翻上時掌翻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師古曰復

亦報也其報必大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單于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邪音耶疑未定之辭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爲于僞翻單于曰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師古曰溫音烏駼音塗然有溫偶駼王號也人戶逢以寄鍔忠偶駒罵燕山請遣使問之狀謂地形所生師古曰形生散爲用者藩容歸漢後復使匈奴復扶又翻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自呼韓邪傳長子復株累又傳其弟搜諧車牙至囊知牙斯爲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師古曰仰謂資取也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使疏吏翻詔報單于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余按是年後至明年哀帝即位詔云更大赦二以此知藩初也師古曰更音工衡翻令從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 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 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按禮父祖以上正體相傳爲大宗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定陶王以帝弟少子入繼大宗後義不得復顧私親共王祀也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景楚孝王之孫太子議欲謝少傅闞崇以爲

為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illegible]）太傅趙
玄以為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玄
左遷少府（[illegible]）以光祿勳師丹為太傅初太子之幼
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illegible]）及為太子詔傅
太后丁姬自居定陶國邸（[illegible]）不得相見
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
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illegible]）
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
以乳母恩耳（[illegible]）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
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illegible]）衛尉侍
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
牧守賂遺（[illegible]）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
許后姊孊為龍雒思侯夫人（[illegible]）寡居長與孊私通
因取為小妻（[illegible]）許后時居長定宮（[illegible]）因孊賂遺長欲求復
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illegible]）
詐許為白上立為左皇后（[illegible]）孊每入長定宮

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illegible]）
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
骸骨（[illegible]）長以外親居九卿位（[illegible]）次
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
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病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
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illegible]）具言其辠過根怒曰即如
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
東宮（[illegible]）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
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
曰兒至如此（[illegible]）往白之帝帝白上上以太
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illegible]）初紅陽侯
立不得輔政疑為長毀譖常怨毒長（[illegible]）上
知之及長當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illegible]）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
立因上封事為長求留（[illegible]）曰陛下既託文以
皇太后故（[illegible]）誠不可更有它計（[illegible]）
於是天子疑焉（[illegible]）下有司按
驗（[illegible]）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illegible]）
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illegible]）

[illegible]窮治[illegible]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illegible]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復劾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illegible]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灋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皆免官與故光祿大夫陳咸皆歸故郡[illegible]咸自知廢錮以憂死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灋吏事以儒雅緣飾[illegible]

[illegible]號為通明相[illegible]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illegible]奏事無不當意方淳于長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illegible]獨與長交及長寵盛與之交者不獨一方進矣[illegible]及長坐大逆誅上以方進大臣為之隱諱[illegible]方進內慚上䟽乞骸骨[illegible]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illegible]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醫藥以自持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illegible]函谷都

尉建平侯杜業素與方進不平[illegible]方進奏業受紅陽侯書聽請不敬免就國[illegible]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illegible]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illegible]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illegible]

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illegible]其飾名如此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illegible]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illegible]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illegible]十二月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illegible]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illegible]

明升降和也所以□□（[illegible]）設庠序（師古曰：庠，養也；序，教也。[illegible]）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illegible]）或曰：不能具禮。（[illegible]）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illegible]）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灋也，（[illegible]）而有司請定灋，削則削，筆則筆，（[illegible]）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為其俎豆管絃之閒小不備，（[illegible]）因是絕而不為，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illegible]）或莫甚焉！（[illegible]）夫教化之比於刑灋，刑灋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師古曰：[illegible]）且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灋所以助治也；（[illegible]）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詩逆不順之子孫，（[illegible]）至於陷大辟受刑戮者不絕，由不習五常之道也。（[illegible]）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敝，民漸漬惡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illegible]）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illegible]）終已不改。（[illegible]）帝以向言下公卿議，（[illegible]）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師古曰：營，[illegible]也；表，立標[illegible]）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illegible]）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illegible]）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illegible]）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illegible]）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五 起閼逢攝提格盡旃蒙單閼凡二年

孝成皇帝下

綏和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二月，考異荀紀云赦天下今本紀無之故不取壬子，丞相方進薨。時熒惑守心，爲心明堂熒惑守心王者惡之火曰熒惑星熒惑天子理也熒惑有明天子以視熒惑所在視天丞相府議曹平陵李尋議曹在諸議自公府至州郡皆有之奏記方進言：「災變迫切，大責日加，安得保斥逐之戮！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闔府三百餘人，師古曰三百餘人言丞相之官屬也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善爲甘石之學也師古曰賁姓也麗名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師古曰引決自裁也上遂賜冊責讓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百姓窮困，冊即策書也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一大臣蔡邕曰策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比漢策拜丞相之制也至策免則以尺一木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矣治官吏斷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師古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方進即日自殺。不言殺因下作自有說異爲卜卜下巳呂呂翻上祕之，遣九卿冊贈印綬，賜乘輿祕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東園祕器作棺之具也師古曰供居用翻張竹亮翻衣於既翻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漢舊儀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賜棺斂具贈錢葬地葬日公卿會送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杜預曰慆疑也齊晏嬰之辭也慆他刀翻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左傳哀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呂氏春秋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民饑必死爲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必三徙舍藉其災可移，藉以爲設欲言之意仁君猶不忍爲，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卒子恤翻可謂不知命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丙戌，帝崩于未央宮。臣瓚

成帝崩

曰：帝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六。帝素彊，無疾病。（[illegible]）是時，楚思王衍、梁王立來朝，（[illegible]）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illegible]）昏夜平善，鄉晨，傅絝韤欲起，（[illegible]）因失衣，不能言，晝漏上十刻而崩。（[illegible]）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illegible]）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為婕妤，（婕妤，音接予。）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為臣言：（[illegible]）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illegible]）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illegible]）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於，又音烏；邑，又音烏合翻。）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言王氏之興始於成帝。）

是日，孔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大行，皇帝新崩未有謚，故稱大行。韋昭曰：大行者，不反之辭也。）

富平侯張放聞帝崩，思慕哭泣而死。（[illegible]）

荀悅論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皇太后詔南北郊長安如故。（[illegible]）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大赦天下。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治，直吏翻。）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illegible]）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illegible]）丞相孔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illegible]）光心恐傅太

后與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不欲與帝旦夕相近，(近，其靳翻。)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長安記：北宮在未央宮北。余按漢書平帝紀，成帝趙皇后遷居北宮，哀帝傅皇后退居桂宮，則北宮、桂宮自是兩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師古曰：不得依正直之道也。余謂小宗不得間大宗，庶后不得抗正嫡，長樂私戚不得干恩澤，所謂王道也。)高昌侯董宏(宏，高昌侯董忠子也。功臣表高昌侯國於千乘。)希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稱太后。(事見六卷秦孝文王元年。上，時掌翻。[illegible])宜立定陶共王后為帝太后。事下有司，(下，遐稼翻。)大司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劾，戶槩翻。詿，戶卦翻。)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尊號。(要，一遙翻。)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恭王為恭皇。五月丙戌，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從，才用翻。)詔曰：春秋母以子貴，(見公羊傳隱元年。)宜尊定陶太后曰恭皇太后，丁姬曰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應劭曰：成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李奇曰：傅姬如長信，丁姬如中宮也。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追尊傅父為崇祖侯，丁父為褒德侯。

封舅丁明為陽安侯，舅子滿為平周侯，皇后父晏為孔鄉侯。(師古曰：專父，傅太后之父；丁父，丁太后之父。地理志汝南郡有陽安縣，西河郡有平周縣。孔鄉侯食邑於南陽平陽孔鄉。侯食邑於沛郡夏丘。)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為新城侯。(新城，地理志河南郡有新成縣。)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即不起，皇帝即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太皇太后止稱太后，史省文。復，扶又翻。)成帝之世，鄭聲尤甚。(周末有鄭衛之樂，溱洧之詩，鄭聲也；桑中、濮上之音，皆淫聲也。其後凡淫聲通謂之鄭聲，孔子曰鄭聲淫是也。)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倡，音昌。)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蓋王氏五侯、淳于長之屬也。)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好，呼到翻。)六月詔曰：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亟於其間聚會，故為歌聲而淫。)其罷樂府官。(樂府立，見十九卷元狩二年。)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別屬他官。(郊祭樂，武帝置，今以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嘉至鼓、邯鄲鼓、騎吹鼓、江南鼓、淮南鼓、巴俞鼓、歌鼓、楚嚴鼓、梁皇鼓、臨淮鼓、茲邡鼓，朝賀置酒陳殿上，應古兵法。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聽工以日知律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二人罷一，琴工員五人罷二，柱工員二人罷一，繩弦工員六人罷四，鄭四會)

一六十二人留一人給事雅樂餘罷安世樂鼓員沛吹鼓員族歌鼓員陳吹鼓員商樂鼓員東海鼓員長樂鼓員縵樂鼓員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象人若今戲魚蝦師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以馬乳為酒撞挏乃成也

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湛讀曰沈師古曰沔讀曰湎湛讀曰沈自若言官如故也

王莽薦中壘校尉劉歆有材行，行下孟翻為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更名秀。歆改名秀冀以應圖讖……向典校書見三十卷河平三年師古曰卒終也復扶又翻卒子恤翻上復令秀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父秀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敘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從橫，曰雜，曰農。從子容翻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師古曰蠭與蜂同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illegible]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師古曰下繫之辭今異家者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中竹仲翻皆股肱之材已。師古曰已語終辭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師古曰言都邑失禮則於野求之亦將有獲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師古曰索求也索山客翻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師古曰愈勝也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舍讀曰捨

河間惠王良能脩獻王之行，行下孟翻母太后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師古曰儀表者言為禮儀之表率余謂有儀可象謂之儀外望之以取正者謂之表

初，董仲舒說武帝，說輸芮翻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事見二卷周顯王十九年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亡讀與無同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灋雖難卒行，卒讀曰猝宜少近古，少詩沼翻限民名田以贍

卷33

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可使貧弱之家足也。）塞并兼之
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曰：不得專殺奴婢也。）薄賦
斂，省繇役（斂，力贍翻。繇，讀曰徭），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治，直吏翻）。
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復，扶又翻）：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
訾數鉅萬（訾與貲同），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
（下，遐稼翻）。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
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
過三十人（據哀帝紀，有司條奏：諸侯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與此少異。食貨志亦同），
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

賤（賈，讀曰價），貴戚近習皆不便也（皆不以為便於己也），詔書且須後，
遂寢不行（師古曰：遂寢，頒行也）。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
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齊三服官及諸官皆織，難成之物，以輸送也。師古曰：紅，亦工也。其所作已成未成，皆止，無所作也。輸，如淳曰：工官所作皆止，不作，不成）。
除任子令及誹謗詆
欺法（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保也。誹謗詆欺，罪名也）。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
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
太后坐旁（百官志：內者令屬少府，以宦者為之，掌中布張諸衣物。師古曰：坐，才臥翻）。

（□□）大司馬莽按行（行，下孟翻），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
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坐，才臥翻）。傅太后
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重，直用翻。恚，於避翻）。莽復
乞骸骨（復，扶又翻）。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
駟馬，罷就第（考異曰：……）。公卿大
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為莽家給使（給，居立翻），
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曲陽侯根、安
陽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戶各有差（益封……）。

以莽為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又還
紅陽侯立於京師（立就國，見上卷去年）。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
好學問，有志行（從，才用翻。行，下孟翻）。王莽既罷退，眾庶
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
疾。傅太后始與政事（與，讀曰預），數諫之（數，所角翻），由是傅太后
不欲令喜輔政。庚午，以左將軍師丹為大司馬，封高
樂侯（按丹傳及恩澤侯表，皆云封高樂侯，□於東海）。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
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以光祿勳淮陽彭宣為右
將軍。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

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言可為內朝輔弼之臣今以寢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為于偽翻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治直吏翻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事見上卷秦莊襄王三年項以范增存亡事見高帝紀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閒廉頗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五年閒古莧翻漢散萬金以疏亞父事見十卷高帝三年疏與疎同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如淳曰傅喜顯則傅氏興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有光明而傅氏之宗亦得其[illegible]師古曰如說是[illegible]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illegible]復扶又翻

建平侯杜業上書詆曲陽侯根高陽侯薛宣安昌侯張禹而薦朱博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少詩照翻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解戶買翻奏曲陽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如淳曰五官名也外戚傳云五官視三百石及根兄子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況商子也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義背蒲妹翻以根嘗建社稷之策師古曰謂立哀帝為嗣也事見上卷元延四年遣歸國免況為庶人歸故郡王氏故魏郡元城人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為官者皆罷

以其黨也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壞城郭壞音怪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考異曰尋傳云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按公卿表傅喜為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此震在九月當是時喜已不為衛尉矣對曰夫日者眾陽之長長知兩翻人君之表也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師古曰晻與暗同又音烏感翻閒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孟康曰暈適背鐍抱珥虹蜺皆日旁氣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雄為虹雌為蜺凡氣在旁相對為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為抱向外為背有氣刺日為鐍鐍[illegible]也為者日以對食先有異之變也蜺[illegible]珥音仍吏翻數所角翻下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謂守法度也毋

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義斷丁管翻彊其兩翻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良甚也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臣聞月者眾陰之長長知兩翻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閒者月數為變此為母后與政亂朝與讀曰豫朝直遙翻下同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疑惡勿得寵而異之令其盛彊也惡烏路翻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行以水為本五行一曰水水者天一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

涌溢爲敗今汝潁漂涌（地理志潁川郡陽城縣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下蔡縣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汝水出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皇甫卿士周室妻寵之族也）唯陛下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閉者關東地數震（數所角反）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illegible]）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師古曰言有欲衝突爲害者則折挫之）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闚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事見卄九卷武帝元狩元年）弘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illegible]）其道自然也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師古曰爲使而[illegible]）奏九河今皆寘滅（寘與塡同）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師古[illegible]）而無隄防雝塞之文（[illegible]）河從魏郡以東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穎達曰東方曰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illegible]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究定其類有六李巡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央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諸儒之說略有異同然要所謂四海之家但言四海之內之人耳）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爲居邑而妄墾[illegible]分音扶問翻度音大各翻）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師古曰汙音一胡翻）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師古曰遽速也音其庶翻）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國語召公諫厲王監謗之辭師古曰道讀曰導導通引之）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師古曰雍讀曰壅）齊與趙魏以河爲竟（竟讀曰境）趙魏瀕山（師古曰瀕音頻又音賓瀕山猶言以山爲邊界也[illegible]）齊地卑下（齊地瀕海故卑下也）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淤音於據翻）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

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 師古曰湛讀曰沈音持林翻 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 陿與狹同 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 復扶又翻重直龍翻 民居其閒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黎陽至魏郡昭陽東西互有石隄激水使還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 地理志黎陽縣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為名後漢志具載讓奏曰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 今行上策從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 遮害亭在淇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高至遮害亭高五丈水經注口舊有宿胥口河水於此北入 放河使北入海

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 薄伯各翻 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 難乃旦翻壞音怪敗補邁翻 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厎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 師古曰闢開也析分也墮毀也音火規翻斷丁管翻 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 人功所造謂城郭田廬冢墓也 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 河南河內東郡陳留魏郡千乘信都清河勃海平原十郡 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灋定山川之位 謂依禹迹也 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 神謂川瀆之神人謂居人也處昌呂翻師古曰奸音干 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

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 載子亥翻 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 殺所介翻減也 雖非聖人灋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 地理志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至黎陽入河水經注曰魏武之枋頭古淇口也共音恭 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 如淳曰今礫溪口是也言作水門處水處不為害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口水經所不成以東為濟谿為 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 卬音牛翻 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 [illegible] 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

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讓所畫治河三策自漢至今未有能行之者大率古人論事畫為三策者其上策多孟浪難循且難行其中策則平實合宜可用其下策則常人所知也數所角翻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 自元帝時貢禹建毀廟之議韋玄成等皆雖其議以為太祖以下五廟其親廟四親盡而迭毀也于哀帝終莫能定今一府復奏 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為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 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臣愚以為孝武皇

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宗廟見…十四卷宣帝本始元年）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何武後母在蜀郡，（武，蜀郡人）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止，不行也）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右，謂天子所親近之臣）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歸國。癸酉，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師古曰：論語云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冢宰，太宰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十七

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王邑，太皇太后弟子也。…）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師古曰：比，頻也。…卒讀曰猝）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牢，堅也…）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灋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師古曰：錯，置也。溷，亂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取讀曰娶）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至德，謂哀帝也）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暴者，言無疾而崩）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師古曰：左傳齊桓公對宰孔之言…）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丹書數十上，（上，上書…）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氏本河內人）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為侍中。其逼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議郎耿育上書冤訟陳湯曰：「甘延壽、陳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

無竆應是南郡獻白虎（白虎西方之獸主武故以爲湯等之瑞）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數所角翻趣使丞相御史立議以序其功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予讀與與同）封延壽湯數百戶（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妒有功（妒與妬同）使湯塊然被見拘囚（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塊也塊音苦對翻）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言燉煌正當西域通行之路）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謂罪及其身也）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復扶又翻下同）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師古曰援引也音爰）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畜讀與蓄同薦延如淳曰）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薦延使舉臣薦士而延納之也梟俊謂敢之魁率郅支是也師古曰梟…）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師古曰曾…）反聽邪臣鞭逐斥遠（遠于願翻）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竄…）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還湯卒於長安

孝哀皇帝上（諱欣…）

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　赦天下　司隸校尉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元年宮有身其十月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中黃門田客（…）持詔記與掖庭獄丞籍武令收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武對未死客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

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不殺則為違詔命故知當死殺之則後人以害皇子之罪殺之故亦死也）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
無貴賤唯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取兒付中黃門王
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illegible]）告善養兒
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官婢張棄為乳母（官婢[illegible]沒入[illegible]蓋以[illegible]男為官奴女為官婢鄭玄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宮女）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并藥以飲宮（師古曰飲音於禁反）
宮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
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圭頭者是也[illegible]）今兒安在
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長信謂太后）
遂飲藥死棄所養兒（師古曰棄即張棄也）十一日宮長
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illegible]宮長[illegible]女長御比侍[illegible]）不知所置（[illegible]）
許美人元延二年懷子十一月乳（師古曰乳謂產子也[illegible]）
昭儀謂帝曰常紿我言
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
當復立邪（[illegible]昭儀言帝常紿我言從皇后所來[illegible]許美人以為皇后[illegible]）懟以手自擣（師古曰懟怨也擣[illegible]）以頭擊壁戶柱
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
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生子告汝何為反怒）殊不
可曉也（殊甚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
為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師古曰女讀曰汝）今美人有子竟
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
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中黃門靳嚴從許美人取
兒去盛以葦篋（[illegible]）置飾室簾南
去（飾室之以金玉為飾[illegible]師古曰簾戶簾也[illegible]）帝與昭儀坐使御
者于客子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音古咸反）帝使
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嘑
客子（師古曰嘑古呼字）使緘封篋及詔記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
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illegible]屏蔽[illegible]所不見者[illegible]）
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illegible]獄也）其
它飲藥傷墮者無數事皆在四月丙辰赦令前（[illegible]）臣謹案永
（[illegible]赦天下后傳作丙辰按哀帝紀四月丙午即位蓋傳誤也或者即位十日後赦也）
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更工衡翻）
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
天下以為當（當丁浪翻）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
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近其近翻）
天下寒心請事窮竟（師古曰謂窮竟其獄而竟其情）丞相以下議正

瀕（令外郡大議以正其罪）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訢臨之子也）將家屬徙遼西郡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師古曰適讀曰嫡下同）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師古曰歷謂王季也知王季之父文王之聖）逡循固讓（逡循謂却退也逡音七旬翻）委身吳粵（謂太伯逃之吳粵以讓季歷）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聖嗣謂文王）卒有天下（師古曰卒終也）子孫承業七八百載（載子亥翻年也）功冠三王（冠古玩翻）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師古曰虞書曰取物終更始太王古公亶父也武王克商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師古曰末謂晚暮也萬歲言晏駕也余謂人之生也以死為諱故萬歲之後天子百年之後人臣也）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耆讀曰嗜）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師古曰不使謂不可使從命也）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斷丁亂翻）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師古曰微嗣若謂幼弱之嗣也）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師古曰謂臣等也金匱言其藏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援音爰）又不知推演聖德（師古曰演廣也音弋善翻）述先帝之志乃反覆

校省內暴露私燕（師古曰私燕謂成帝與昭儀宴私之所謂事也覆芳目翻）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汙烏故翻）成結寵妾妒媚之誅（妒當故翻媚音）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眾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眾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筲所交翻）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訐居謁翻）願下有司議（下遐稼翻）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聞音問）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者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省悉景翻）帝亦以為太子頗得趙太后力（事見上卷成帝元延四年）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太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師古曰恩謂以恩接遇之也余謂成帝欲立哀帝為嗣之恩也…）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為大司馬封高武侯（考異曰…）

（傳云明年正月發郡丹為大司空丙辰拜書為大司馬……蜀紀……在正月按長歷此年四月癸亥朔……從舊傳漢紀）

秋九月甲辰隕石于虞二（[illegible]）郎中令冷褒（[illegible]）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illegible]）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古曰皇者……）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師古曰……）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illegible]）上復下其議（[illegible]）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illegible]）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illegible]）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illegible]）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illegible]）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其斬衰……）

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illegible]）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illegible]）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illegible]）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illegible]）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illegible]）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illegible]）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

下有司議 下遐稼翻 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 師古曰卒讀曰猝 丹老人忘其前語 [illegible] 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 上時掌翻 行道人徧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 朝直遙翻 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 下遐稼翻 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 [illegible] 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 [illegible] 言丹經行無比 [illegible] 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 [illegible] 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 漢三公府皆有主簿主文書也 [illegible] 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 [illegible] 上貶咸欽秩各二等 [illegible] 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諼迷國 [illegible] 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以君嘗託傅位 [illegible] 於東宮也 未忍考于理 [illegible] 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 上時掌翻 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 春秋之義為賢者諱 丹經為世儒宗 言經學為當世所宗也 德為國黃耇 師古曰黃耇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耇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 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以

往 [illegible] 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 [illegible] 師傅之臣 [illegible] 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illegible] 上用杜業之言召見朱博起家復為光祿大夫 [illegible] 遷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為大司空 [illegible] 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 [illegible] 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 [illegible] 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 [illegible] 由素有狂易病 [illegible] 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 [illegible] 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 [illegible] 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 [illegible]

立受傅太后指，冀得封侯。漢志中宮謁者令丞報中章宦者為之理工斷翻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弟婦君之，據馮昭儀傳君之習弟婦也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當熊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元年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也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驗也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君之、習及夫、子按馮昭儀傳君之習夫及子也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伏法謂受刑而死凡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司隸孫寶奏請覆治馮氏獄，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抉以揚我惡；師古曰擿抉謂發之也擿音他歷翻抉音一決翻我當坐之！」上乃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師古曰比周謂阿黨也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師古曰敦煌魚澤障本魚澤障也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尚書吏部流內銓兼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

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六起柔兆執徐盡著雍敦牂凡三年

孝哀皇帝中

建平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晉天文志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丁、傅宗族驕奢，皆嫉傅喜之恭儉。又，傅太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孔光、師丹共執以為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師古曰重難也又內迫傅太后，依違者連歲。如淳曰依違不決之意傅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師丹以感動喜；師丹免見上卷喜終不順。朱博與孔鄉侯傅晏連結，共謀成尊號事，數燕見，奏封事，毀短喜及孔光。丁丑，上遂策免喜，以侯就第。御史大夫官既罷，成帝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

……御史大夫任職者為
……所以尊聖德重國
相也……
……未更御史大夫……為丞相……大司空官可
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
為百僚率上從之夏四月戊午更拜博為御史大夫
又以丁太后兄陽安侯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
大司馬冠號如故事 傅太后又自
詔丞相御史大夫曰高武侯喜附下罔上與故大司
空丹同心背畔放命圮族……
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 丞相孔光
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又重忤傅太后指
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譖光
乙亥策免光為庶人
以御史大夫朱博為
丞相封陽鄉侯……
……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
臨延登……

……有大聲如鐘鳴殿中
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
蜀郡揚雄及李尋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
者也師法以為人君不聰為眾所惑空名得進則有
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
則正卿受之今以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為中焉……
……正卿謂執政大臣
也宜退丞相御史以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
人自蒙其咎……揚雄亦以為鼓妖
聽失之象也朱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相
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
博既為丞相上遂用其議下詔曰定陶共皇之號不
宜復稱定陶……尊共皇太后曰帝太太后稱永信
宮共皇后曰帝太后稱中安宮為共皇立寢廟於京
……大太后各置少府太僕……

時丁傅以[illegible]二

[illegible]不甚假以

[illegible]御史大夫劾

[illegible]關內侯師丹

時天下衰微委政

丹不深惟

[illegible]所安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

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

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為

庶人奏可又奏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不廣尊尊之

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

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為庶人上曰以莽與皇太后

有屬勿免遣就國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

遣就國 天下多冤王氏者

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

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

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

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

數更憂傷[illegible]敕令[illegible]

[illegible]道之人[illegible]

[illegible]於延陵

[illegible]感其言

博又奏[illegible]置部刺史秩卑而

[illegible]成勸

前罷刺史更置州牧

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

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

奏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上從之

[illegible]成都侯 朱[illegible]

[illegible]祭進[illegible]

第補其中

姦軌不[illegible]

月庚申帝

太后丁氏崩詔歸葬定陶共皇之園

發陳留濟陰近郡國

五萬人穿復土

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

平經十二卷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

以教渤海夏賀良等 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

鬼神罔上惑眾下獄治服

未斷病死 賀良等復私以相教

[illegible]李尋白賀良等

數召

……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上久寢疾，冀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詔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秋七月，以渭城西北原上永陵亭部為初陵，勿徙郡國民。上既改號月餘，寢疾自若。夏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無驗，八月，詔曰：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冀為百姓獲福，卒無嘉應。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上以寢疾，盡復前世所嘗興諸神祠，凡七百餘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

傅太后怨傅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丞相朱博令奏免喜侯。博與御史大夫趙玄議之，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博曰：已許孔鄉侯矣。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也；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傅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奏劾：博、玄、晏皆不道，不敬，請召詣廷尉詔獄。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博自殺，國除。

九月，以光祿勳平當為御史大夫。冬十月甲寅

受之遂絕以冬……

以十一月丁丑……御史大夫

……是歲策免左將軍淮陽彭宣以關內侯歸家而以光祿勳丁望代為左將軍

烏孫卑爰疐侵盜匈奴西界單于遣兵擊之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敺牛畜去

卑爰疐恐遣子趨逯為質匈奴

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使者責讓單于告令還歸

卑爰疐質子

單于受詔遣歸

三年春正月立廣德夷王弟廣漢為廣平王

帝太太后所居桂宮正殿火

上使使者召丞相平當欲封之當病篤不應室家或謂當不可彊起受侯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骸骨上不許三月己酉當薨

有星孛于河鼓

夏四月丁酉王嘉為丞相河南太守王崇為御史大夫

崇京兆尹駿之子也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乃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

……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illegible]）敞收殺之，其家自冤，（自言冤也）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師古曰：天子不下其奏也）會免，亡命十數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illegible]）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illegible]）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illegible]）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illegible]）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不敢據[illegible]）下材懷危內顧，（師古曰：常恐獲罪，每為私計也）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史，或上書告之；眾庶知其易危，（師古曰：言易可[illegible]）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illegible]）前山陽亡徒蘇令等縱橫，（[illegible]）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illegible]）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故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師古曰：[illegible]）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乃下。（師古曰：[illegible]）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illegible]）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師古曰：當寬恕其小罪也）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illegible]）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師古曰：謂見在大夫皆不堪為使[illegible]）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illegible]）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illegible]）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皆故二千石有名稱者。天子納而用之。（[illegible]）

六月，立魯頃王

冬，十一月，壬子，令太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罷南、北郊。[illegible] 上以寢疾，不能親至甘泉、河東，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illegible]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illegible] 又瓠山石轉立。[illegible] 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治石象瓠山立石，束倍草，并祠之。[illegible] 河內息夫躬、長安孫寵相與謀共告之，[illegible] 曰：「此取封侯之計也。」乃與中郎右師譚，[illegible] 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illegible] 是時，上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服「祠祭詛祝上，為雲求為天子；[illegible] 以為石立，宣帝起之表也。」[illegible] 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及舅伍宏及成帝舅安成共侯夫人放皆棄市。[illegible] 事連御史大夫王崇，左遷大司農；擢寵為南陽太守，譚潁川都尉，弘、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

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無故驚走，持稾或棷一枚，（師古曰：稾，禾稈也。棷，麻幹也。[illegible]）轉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師古曰：西王母，元后壽考之象。行者，[illegible]）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跣，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illegible] 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不可禁止。民又聚會里巷阡陌，設張博具，[illegible] 歌舞祠西王母，至秋乃止。[illegible]

上欲封傅太后從父弟侍中、光祿大夫商，尚書僕射平陵鄭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事見三十卷成帝建始元年。）今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illegible] 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illegible] 傅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二月，癸卯，上遂下詔封商為汝昌侯。[illegible]

佞幸傳 駙馬都尉侍中雲陽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藉上褎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乃斷褎而起又詔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又召賢女弟以為昭儀位次皇后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以賢父恭為少府賜爵關內侯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功窮極技巧賜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匣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為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為便房剛柏題湊外為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罘罳甚盛鄭崇以賢貴寵過度諫上由是重得罪數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

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尚書令昌奏僕射崇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上下詔曰司隸寶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免寶為庶人崇竟死獄中三月諸吏散騎光祿勳賈延為御史大夫上欲侯董賢而未有緣侍中傅嘉勸上定息夫躬孫寵告東平本章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皆先賜爵關內侯頃之上欲封賢等而心憚王嘉乃先使孔鄉侯晏持詔書示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

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illegible]）廷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衆心海內引領而議（[illegible]）暴評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illegible]）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illegible]）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illegible]）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illegible]）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上不得已且爲之止（[illegible]）夏六月尊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illegible]）秋八月辛卯上下詔切責公卿曰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illegible]）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illegible]）今東平王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illegible]）賴宗廟之靈得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伏厥辜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illegible]）其封賢爲高安侯（[illegible]）南陽太守寵爲方陽侯（[illegible]）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illegible]）

毋將隆 得令人 [illegible]

則三師[illegible]母弟[illegible]爲陽信侯（[illegible]）息夫躬[illegible]近數進見言事（[illegible]）議論無所避上疏歷詆公卿大臣衆畏其口見之仄目 上使中黃門（[illegible]）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illegible]）執金吾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illegible]）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illegible]）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illegible]）別公私示正路也（[illegible]）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illegible]）漢家邊吏職任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事然後蒙之（[illegible]）春秋之誼家不臧甲（[illegible]）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illegible]）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illegible]）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illegible]）

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頃之，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平直。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爭貴賤之賈，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左遷為沛郡都尉。初，成帝末，隆為諫大夫，嘗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故上思其言而宥之。

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

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

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養外
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
藿肉，蒼頭廬兒
皆用致富，
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
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
其官，官非其人，
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
足以移眾，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者也，宜
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
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
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
位皆歷三公，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
可大委任也。陛下
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
尚能容亡功德者甚眾，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
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
上以宣名儒，優容之。　匈奴單于上書
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

來厭人也。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
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
帑，可且勿許。單于使
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
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二者
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
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
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
能制，其不可使隙明甚。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
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
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
萬眾困於平城。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
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
莫得而言也。又高
后時匈奴悖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
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
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棘門、細柳、霸上

以備之數月乃罷（事見十五卷文帝後六年）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事見廿七卷武帝元光二年言欲見匈奴一人且不可得況使單于面來見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山禪於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以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也）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事見二十四卷宣帝）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

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肆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師古曰如雲之徹如席之卷）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師古曰茲益也）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

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兵革不用而憂患不生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明年上許之董賢貴幸日盛丁傅害其寵孔鄉侯晏與息夫躬謀欲求居位輔政會單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為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疑有

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彊盛東結單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埶以并烏孫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欲因天子威告單于歸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書奏上引見躬召公卿將軍大議左將軍公孫祿以為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不可許且匈奴賴先帝之德保塞稱藩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遣使自陳不失臣子之禮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躬掎祿曰臣為國家計冀先謀將然豫圖未形為萬世慮而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臣與祿異議未可同日語也上曰善乃罷群臣獨與躬議躬因建言災異屢見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

曰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illegible]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師古曰異謂顯示也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illegible]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曆師古曰傅讀曰附著音[illegible]虛造匈奴西羌之難難乃旦翻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罪相息亮翻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欲動安之危師古曰[illegible]辯口快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惠深刻也諂[illegible]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其[illegible]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illegible]願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illegible]上不聽[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侍讀[illegible]上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七 起著雍協洽盡玄黓閹茂凡四年

孝哀皇帝下

元壽元年春正月辛丑朔考異曰[illegible]辛卯朔誤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鄉侯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陽安侯丁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

是日日有食之上詔公卿大夫悉心陳過失又令舉賢良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大赦天下丞相嘉奏封事曰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illegible]都內錢四十萬萬[illegible]都內令丞[illegible]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illegible]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illegible]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illegible]示平惡偏[illegible]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

錢多也雖遭初
元永光凶年饑饉加以西羌之變外奉師
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
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讀曰宴）
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
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
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
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
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
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

天下所以回心也初
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
共皇寢廟比比當作
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
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
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
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
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
食為賢治器

器成奏御乃行自貢獻宗廟三宮
猶不至此賢家
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
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
讙譁群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
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
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

天惑其意不能自止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
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
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臣
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
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眾人之所
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
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
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
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寖不說

[illegible]以方正對策曰臣聞[illegible]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illegible]（[illegible]人在家[illegible]夫死[illegible]文王之妃太姒也仲任文王之母[illegible]文母[illegible]）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illegible]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illegible]）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史記周惠王[illegible]子帶[illegible]襄王[illegible]叔帶[illegible]王出居于鄭[illegible]）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幾危社稷（事見高后紀[illegible]）竊見陛下約儉正身欲與天下更始（更工衡翻）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以象告人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illegible]日者眾陽之宗[illegible]陰所揜而食是[illegible]也）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illegible]地當安靜而今震是為不[illegible]陰道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師古曰[illegible]子[illegible]）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illegible]人不間[illegible]）今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illegible]

帝了

[illegible]亮翻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師古曰言周以皇甫為卿士魯以三桓作三軍而三分公室比丁傅[illegible]無以甚此也為于偽翻）當拜之日晻然日食（師古曰晻音烏感翻）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迫於太后也）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言有罪惡者不誅無功能者獲遷也）流漸積猥過在於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朝直遙翻）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並謂其流[illegible]也）由後視前忿邑非之（師古曰[illegible]也[illegible]於邑[illegible]）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鑒照也自以所行為可是計策之誤者）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師古曰每事皆考於古厭滿也厭一鹽翻）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說讀曰悅）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師古曰嫌疑也）上又徵孔光詣公車問以日食事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初王莽既就國（建平二年莽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中讀曰仲）莽切責獲令自殺在國三歲吏民上書冤訟莽者百數（師古曰言其合當朝不當擯斥也上時掌翻朝直遙翻）至是賢良周護宋崇等對策復深訟莽功德（復扶又翻）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侍太后（太皇太后也）董賢因日食之變以

沮傅晏息夫躬之策(沮在呂翻)辛卯上收晏印綬罷就第

丁巳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傅皇后(又詔正義曰漢帝后同陵則為合葬不合陵為諸陵……)丞相御史奏息夫躬孫寵等罪過上乃免躬寵官遣就國又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鮑宣上書曰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食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

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歙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歙……)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說讀曰悅)乃二月丙戌白虹干日(如淳曰……白兵象干犯也)連陰不雨此天下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塞悉則翻)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令善也……)賞賜無度竭盡府藏(藏徂浪翻)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曰……)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師古曰……)

上冢有會輒太官為供(為之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興太平之端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拜鮑宣為司隸上託傅太后遺詔令太皇太后下丞

相御史益封董賢二千戶(賢先封千戶……)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三人者……)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眾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師古曰單盡也)損至尊以寵之(師古曰……)

主威已
黜府臧已竭天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欲起露
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
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未嘗有此流聞
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
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
御史益賢戶賜三人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
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
晏商再易邑
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
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
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
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
以求福祐乃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
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
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
下聞之故不敢自劾初廷尉梁相
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
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

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
宗伯鳳以為可許天子
以為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
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
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
材行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
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平心怒也）後二十餘日嘉封
還益董賢戶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
前坐不忠罪惡著聞君時輒已自劾今又稱譽云為
朝廷惜之何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朝
者光祿大夫孔光等劾嘉迷國罔
上不道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議郎龔等以為嘉
言事前後相違宜奪爵土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
以為嘉罪名雖應法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
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上不聽詔
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

併和藥進嘉。[illegible]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為故事，[illegible]君侯宜引決。」[illegible]使者危坐府門上。[illegible]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illegible]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眾。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illegible]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illegible]乘吏小車，去蓋不冠，[illegible]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illegible]縛嘉載致都船詔獄。[illegible]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illegible]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illegible]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illegible]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驗。[illegible]復幸得蒙大赦。[illegible]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illegible]吏稍侵

嘉，喟然仰天歎曰：[illegible]「幸得充備宰相，不[illegible]以是負國，死有餘責。」[illegible]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illegible]董賢父子亂朝，而不能退[illegible]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illegible]夏五[illegible]為御史大夫。秋七月丙午，以光為丞相，[illegible]山侯；又以汜鄉侯何武為御史大夫。上乃知孔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illegible]曰：「傅嘉前為侍中，毀譖仁賢，誣愬大臣，令俊艾者久失其位，其免嘉為庶人，歸[illegible]」八月，何武徙為前將軍。辛卯，光祿大夫[illegible]宣為御史大夫。司隸鮑宣坐摧辱丞相，拒[illegible]無人臣禮，減死髡鉗。[illegible]大司馬丁明素重王嘉，以其死而憐之。九月[illegible]乙卯[illegible]就第。冬十一月壬午，以故定陶太[illegible]韋賞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己丑，賞[illegible]十二月庚子，以侍中駙馬都尉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冊[illegible]

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心匡正庶事允執其中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illegible]以父衛尉恭不宜在卿位[illegible]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illegible]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illegible]光雅恭謹雅素也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

車乃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illegible]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諫大夫[illegible]常侍[illegible]賢自是權與人主侔矣[illegible]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爲侍中[illegible]弟閎爲中常侍閎妻父中郎將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賢父恭慕之欲爲子寬信求咸女爲婦[illegible]使閎言之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illegible]非三公[illegible]

皆於天

故事[illegible]長老見者莫不心懼[illegible]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illegible]閎性有知略[illegible]聞咸言亦悟乃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illegible]後上置酒麒麟殿[illegible]賢父子親屬宴飲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illegible]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illegible]上默然不說左

右皆恐於是遣閎出歸郎署[illegible]久之太皇太后爲閎謝復召閎還[illegible]閎遂上書諫曰臣聞王者立三公法三光[illegible]居之者當得賢人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喻三公非其人也[illegible]昔孝文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illegible]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illegible]

今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無功於漢朝，又無肺腑之連，復無名迹高行以矯世（矯，居天翻），升擢數年，列備鼎足，典衛禁兵，無功封爵，父子兄弟橫蒙拔擢，賞賜空竭帑藏，萬民諠譁，偶言道路，誠不當天心也。昔褒神蚖變化為人，實生褒姒，亂周國（[illegible]）。恐陛下有過失之譏，賢有小人不知進退之禍，非所以垂示後世也。

上雖不從閎言，多其年少志彊（少，詩照翻），亦不罪也。

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及烏孫大昆彌伊秩靡皆來朝（朝，直遙翻），漢以為榮。是時西域凡五十國（[illegible]），自譯長至將相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譯長之官，西域諸國皆有之……）。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都護也）。自黃龍以來，單于每入朝，其賞賜錦繡繒絮輒加厚於前，以慰接之。單于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

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是時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敬於單于，單于知之。

五月甲子，正三公官分職（……）。壬辰晦，日有食之。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封長平侯。

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年二十六……）。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謂政在王氏也），及即位，屢誅大臣（謂殺朱博、王嘉等），欲彊主威以則武、宣（師古曰：則，法也），然而寵信讒諂（謂趙昌、董賢、息夫躬等），憎疾忠直（謂師丹、鄭崇等），漢業由是遂衰。太皇太后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謂成帝之喪也），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莽，詔尚書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

西公危亡

太快

親賢，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中。（[illegible]）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己未，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即闕下冊賢（[illegible]）曰：「賢年少，未更事理，為大司馬不合眾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師古曰：[illegible]），因埋獄中。太皇太后詔公卿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避丁、傅，眾庶稱以為賢（[illegible]），又太皇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光以下，舉朝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二人相與謀，以為往時惠、昭之世，外戚呂、霍、上官持權，幾危社稷（[illegible]）；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illegible]），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大臣持權（[illegible]），親疏相錯（[illegible]），為國計便（[illegible]）。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庚申，太皇太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太皇太后與莽議立嗣。安陽侯王舜，莽之從弟，其人修飭（[illegible]），太皇太后所信愛也，莽白以舜為車騎將軍。秋，七月，遣舜與大鴻臚左咸使持節迎中山王箕子以為嗣（[illegible]）。

莽又白太皇太后，詔有司以皇太后前與女弟昭儀專寵錮寢（[illegible]），殘滅繼嗣（[illegible]），貶為孝成皇后，徙居北宮；又以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illegible]），徙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傅氏、丁氏皆免官爵歸故郡（[illegible]），傅晏將妻子徙合浦（[illegible]）。下詔褒揚傅喜曰：「高武侯喜，姿性端愨（師古曰：[illegible]），論議忠直，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節，以故斥逐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illegible]）其還喜長安，位特進，奉朝請（師古曰：[illegible]）。」喜雖外見褒賞，孤立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又貶傅太后號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莽又奏董賢父子驕恣奢僭，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讙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illegible]）。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illegible]）。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莽聞之，以它罪擊殺詡。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illegible]），太后所敬，天

……女壻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素所不說者，莽皆傅致其罪，為請奏草，令邯持與光，以太后指風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官，武就國。又奏董宏子高昌侯武父為佞邪，奪爵。又奏南郡太守毋將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冤陷無辜，關內侯張由誣告骨肉，中太僕史立、泰山太守丁玄陷人入大辟，河內太守趙昌譖害鄭崇，幸逢赦令，皆不宜處位在中土，免為庶人，徙合浦。中山之獄，本立、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故因事擠之。紅陽侯立，太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太后，令己不得肆意，復令光奏立罪惡：「前知定陵侯長犯大逆罪，為言誤朝；後白以官婢楊寄私子為皇子，眾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

立就國。」太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比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逆大臣議，如此，群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安後復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之所以脅持上下，皆此類也。於是附順莽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信於眾庶焉。八月，莽復白太皇太后，廢孝成皇后、孝哀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皆自殺。大司空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眊，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俟寘溝壑。」

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宣居國數年薨 班固贊曰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逡巡有恥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薛廣德縣車在元帝永光元年平當不肯受封在建平二年通鑑因彭宣事以班贊繫之於此歸讀曰歸） 戊午右將軍王崇為大司空光祿勳東海馬宮為右將軍（按班書馬宮本姓馬矢氏宮仕學稱馬氏）左曹中郎將甄豐為光祿勳（以中郎將加左曹官） 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貢父曰辛酉去哀帝崩六十四日） 大赦天下平帝年九歲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於莽（按古者天子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制以為治喪也師古曰聚束曰總音祖孔切謂各總攝己職也） 莽權日盛孔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徙光為帝太傅位四輔（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莽欲之以位置孔光變更官名自此始） 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禁中也）署門戶省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謂行內署門戶當為一句此言宿衛供養之事也省服御食物當為一句言其明其文理其師治其事也其句臣曲為之） 以馬宮為大司徒甄豐為右將軍 冬十月壬寅葬孝哀皇帝於義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百五日義陵在扶風去長安四十六里 考異曰哀紀云六月庚申帝崩於未央宮而云壬寅葬乃十月十二日也按長曆是年五月丙午朔十月壬寅葬自六月至葬凡百一十日史誤也）

孝平皇帝上（師古曰平帝諱衎之字曰衎余按帝本名箕子元始二年始更名衎）

元始元年春正月王莽風益州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越裳主已見二十八卷元帝初元二年考諸家之說越裳之地不在益州塞外莽自以致遠方人功德比周公故為此耳師古曰越裳南方遠國也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乃通） 莽白太后下詔以白雉薦宗廟於是群臣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周公及身在而託號於周（師古曰法言大功則生之有美號因周公事為辭） 莽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師古曰疇等也言不復改易其爵邑使與功臣子孫先人等也余謂此言莽建號為公宜益其戶與其爵等也） 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寢息也） 甄邯白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尚書洪範之言也蕩蕩廣平之貌也引之言君有安宗廟之功不可以骨肉故蔽隱不揚君其勿辭莽復上書讓數四（復扶又翻下同） 稱疾不起左右白太后宜勿奪莽意但條孔光等莽乃肯起二月丙辰太后下詔以太傅博山侯光為太師車騎將軍安陽侯舜為太保皆益封萬戶（考異曰平紀云二月丙辰王莽表作正月丙辰今從之余按王子侯表此所謂王子等也由今考之不合也） 左將軍光祿勳豐為少傅封廣陽侯（恩澤侯表廣陽侯國於南陽） 皆授四輔

大奸

……恥侍中奉車都尉邯封承陽侯（[illegible]）四人既受賞，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莽雖克讓，朝所宜章（[illegible]章明也[illegible]）以時加賞，明重元功，無使百僚元元失望。太后乃下詔，以大司馬新都侯莽為太傅，幹四輔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illegible]給足也[illegible]家給人足[illegible]）然後加賞。羣臣復爭，太后詔曰：公自期百姓家給，是以聽之。其令公奉賜皆倍故（[illegible]）百姓家給人足，大司徒、大司空以聞。

莽復讓不受，而建言褒賞宗室羣臣，立故東平王雲太子開明為王（哀帝建平二年雲死[illegible]國除，今復立其子）又以故東平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illegible]）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illegible]）太僕王惲等二十五人皆賜爵關內侯（[illegible]）又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無子而有孫若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illegible]同產子[illegible]兄弟之子[illegible]）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屬（[illegible]相免以上親以罪絕者復其屬[illegible]）天下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參分故祿，以一與之，終其身（[illegible]）下及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莽既媚說吏民，又欲專斷（說讀曰悅，斷丁亂翻）知太后老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往者吏以功次遷至二千石（[illegible]）及州部所舉茂材異等吏（[illegible]）率多不稱，宜皆見安漢公。又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令太后下詔曰：自今以來，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輒引入至近署對安漢公，考故官，問新職，以知其稱否（[illegible]）於是莽人人延問，密致恩意，厚加贈送，其不合指，顯奏免之，權與人主侔矣。

置羲和官，秩二千石（[illegible]）夏，五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以下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illegible]）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背蒲妹翻）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師古曰撓[illegible]火高翻）幾危社稷（幾居希翻）今帝以幼年復奉大宗，為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illegible]）以戒前事，為後代法。六月，遣甄豐奉璽綬，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

身玄孫爵關內侯賜帝女弟三人號曰君謂臣號義君皮爲承禮君屬子爲書傳君師古曰屬音四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扶風功曹申屠剛以直言對策曰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近則召公不說遠則四國流言師古曰書序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說讀曰悅今聖主始免襁褓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師古曰間隙謂嫌隙也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宜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師古曰亟急也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師古曰冗散也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抑患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師古曰保傅謂傅母也莽令太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違背大義師古曰背布內翻罷歸田里　丙午封魯頃公之八世孫公子寬爲褒魯侯曹褒公歸春秋文王所年爲楚所滅恩澤侯表寬子奉周公祀封褒成君孔霸曾孫均爲褒成侯恩澤侯表褒成侯食邑於南陽瑕丘奉孔子祀　詔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出雇山錢月三百如淳曰已論罪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徒六月雇山遣歸說以爲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雇功直故謂之雇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雇薪故曰雇山也師古曰如說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雇人也爲此恩

帛以行太皇太后之德君昭陰婦人者也最復貞婦鄉一人師古曰鄉一人取其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武帝置大司農部丞數十人分部郡國主均輸鹽鐵令以十二人部十三州　秋九月赦天下徒

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師古曰黃支國名王莽欲燿威德故厚遺其王遺于季翻令遣使貢獻　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師古曰巂音髓　太師光大司徒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說讀曰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聲師古曰同聲謂附和也得無非其美者非美也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即就也訊問也寶對曰年七十誖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眊老耄也心志昏亂與書同寶坐免終於家　帝更名衎師古曰衎音苦旱翻　三月癸酉大司空王崇謝病免以避王莽　夏四月丁酉左將軍甄豐爲大司空右將軍孫建爲左將軍光祿勳甄邯爲右將軍　立代孝王玄孫之子如意爲廣宗王江都易王孫盱台侯宮

宗、廣川王、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代孝王參[illegible]孫 [illegible]封清[illegible] 作國至孫年官[illegible]地節四年以罪廢今[illegible] [illegible]紹封漢興以來大功臣之後周共等皆為列侯及關內侯，共[illegible]周勃[illegible] 凡百一十七人。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平原千乘濟南齊北海東萊等郡膠東高密等王國 民流亡。王莽白太后宜衣繒練，師古曰[illegible] 頗損膳，以示天下。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口賦貧民。

師古曰計口而給其田宅 又起五里於長安城中，宅二百區，以居貧民。如淳曰民居之里 莽帥群臣奏太后，師古曰帥讀曰率 言：「幸賴陛下德澤，間者風雨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 願陛下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師古曰共居用反養羊[illegible] 莽又令太后下詔不許。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師古曰素食[illegible]肉[illegible] 左右以白太后，太后遣使者詔莽曰：「聞公菜食，憂民深矣。今秋幸孰，孰字[illegible] 公以時食肉，愛身為國。」[illegible] 隕石于鉅鹿二。 光祿大夫楚國龔勝、太中大夫琅邪邴漢 邴音[illegible] 以王莽專政，皆乞骸

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 [illegible] 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云。[illegible] 秋，九月，戊申晦，日有食之。赦天下徒。遣執金吾候陳茂 師古曰執金吾官表執金吾有候司馬 諭說江湖賊成 說讀曰稅 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所收事。[illegible] 重徙雲陽，[illegible] 賜公田宅。

王莽欲悅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車師後王國有新道通玉門關，車師後王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 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之，車師後王姑句 師古曰句音鉤 以當道供給使者，心不便也。普欲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其妻股紫陬 師古曰陬[illegible] 謂姑句曰：「前車師前王為都護司馬所殺，事見[illegible] 前王治交[illegible]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今久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illegible]高昌壁[illegible]其地高敞人物昌盛因名[illegible]漢時高昌壁故也 又去

胡來王唐兜婼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去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二百里師古曰言去胡戎來附漢也婼孟康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與赤水羌數相寇赤羌居赤水者大種也與婼羌近唐兜國居赤水西數相寇鈔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比欽人姓名也書作但欽或比姓不以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師古曰內讀曰納即將妻子人民千餘人亡降匈奴單于受置左谷蠡地左谷蠡王所居地也谷音鹿蠡音離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詔遣中郎將韓隆等使匈奴責讓單于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待於西域惡都奴界上惡都奴西域地名也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為二虜請於莽求釋其背叛之罪使者以聞莽不聽詔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以示之欲以懲戒使不敢叛乃造設四條師古曰為此制也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師古曰與璽書同函而封之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為約束封函還師古曰宣帝與匈奴約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有降者不得受也令莽以四條收奪宣帝所與約束時莽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師古曰二名謂名兩字者莽欲效春秋之義故奪之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

大开
若愚

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賞賜焉莽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師古曰長秋皇后宮名也液廷媵未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媵者以姪娣從也乃者國家之難本從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師古曰取讀曰娶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古者天子一娶十二女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則周之制也十二女之禮夏殷之制也后為十二女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師古曰二王後謂殷周之後也周公孔子世謂相承者也適讀曰嫡事下有司上眾女名師古曰上謂奏上之王氏女多在選中者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者日千餘人公卿大夫或詣廷中或伏省戶下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若此今當立后獨奈何廢公女天下安所歸命願得公女為天下母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無所歸命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公卿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選眾女公卿爭曰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師古曰言不宜更采他女以亂正統莽乃白願見女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兼侍讀提舉萬壽觀公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八 起昭陽大淵獻，盡著雍執徐，凡六年。

孝平皇帝下

元始三年春，太后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尚書令平晏納采見女。昏禮有五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昏禮：納采，音於諫翻。也。師古曰：采，擇也，擇其可者。還，奏言：「公女漸漬德化，漬，疾智翻。有窈窕之容，窈窕，幽閒也。言好善容。宜承天序，奉祭祀。」太師光、大司徒宮、大司空豐、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太中大夫劉秀及太卜、太史令服皮弁、素積，百官表：太常有太卜、太史令。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為冠；素積，以素為裳而襞積之。積，謂襞積也。皮弁之服，王者以為常服也。以禮雜卜筮，皆曰：「兆遇金水王相，卦遇父母得位，所謂『康強』之占，『逢吉』之符也。」又以太牢策告宗廟。有司奏故事，聘皇后

黃金二萬斤爲錢二萬萬莽深辭讓受六千三百萬而以其四千三百萬予十一媵家及九族貧者（[illegible]）

夏安漢公奏車服制度吏民養生送終嫁娶奴婢田宅器械之品立官稷（[illegible]）及郡國縣邑鄉聚皆置學官（[illegible]）

大司徒司直陳崇使張竦（[illegible]）孫竦草奏（[illegible]）盛稱安漢公功德以爲宜恢公國令如周公（[illegible]）建立公子令如伯禽（[illegible]）所賜之品亦皆如之（[illegible]）諸子之封皆如六子（[illegible]）太后以示羣公羣公方議其事會呂寬事起初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illegible]）恐久後受禍即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illegible]）因陳丁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太皇太后詔有司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戶（[illegible]）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illegible]）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其故章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章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illegible]）宇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焉懷子（[illegible]）繫獄須產子已殺之（師古曰[illegible]）甄邯等白太后下詔曰公居周公之位輔成王之主而行管蔡之誅不以親親害尊尊朕甚嘉之莽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磔尸東市門（[illegible]）

初章爲當世名儒（章治尚書）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爲師[illegible]）平陵云敞時爲大司徒掾（[illegible]）自劾吳章弟子（[illegible]）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illegible]）京師稱焉莽於是因呂寬之獄遂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illegible]）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附丁傅（[illegible]）及莽專政復非議莽（[illegible]）紅陽侯王立莽之尊屬（[illegible]）平阿侯王仁素剛直（仁譚子也）莽皆以太皇太后詔遣使迫守令自殺（[illegible]）

莽白太后……敬武公主，太后欲臨其……

莽問……吏傳業治衛氏黨與，郡國……臣不附莽者，皆誣以罪灋而殺之。何武、鮑……王商子樂昌侯安、辛慶忌三子護羌校尉通、函谷都尉遵、水衡都尉茂、南郡太守勳……皆坐死。凡死者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莽召明禮少府宗伯鳳入說為人後之誼，白令公卿、將軍、侍中、朝臣並聽，欲以內厲天子而外塞百姓之議。

先是，秺侯金日磾子賞、都成侯金安上子常皆以無子國絕，莽以曾孫當及安上孫京兆尹欽紹其封。欽謂「當宜為其父、祖立廟，而使大夫主賞祭也。」甄邯時在旁，廷叱欽，因劾奏「欽誣祖不孝，大不敬」，下獄自殺。邯以綱紀國體，無所阿私，忠孝尤著，益封千戶。更封安上曾孫湯為都成侯。湯受封日，不敢還歸家，以明為人後之誼。

是歲，尚書令潁川鍾元為大理。

潁川太守陵陽嚴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閤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詡至，拜為美俗使者。徙隴西太守何並為潁川太守。並到郡，捕鍾元弟威及……皆……之，郡中震栗。

四年春……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公曰鄭公。

詔：「婦女非身犯法，及男……

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illegible]）它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即驗問（[illegible]）定著令（[illegible]）二月丁未遣大司徒宮大司空豐（[illegible]）迎皇后於安漢公第授皇后璽紱（[illegible]）入未央宮大赦天下遣太僕王惲等八人各置副假節（[illegible]）分行天下（[illegible]）覽觀風俗（[illegible]）夏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咸請如陳崇言加賞於安漢公章下有司（下遐稼反下同）有司請益封公以召陵新息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illegible]）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illegible]）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曰功顯君（莽母）封公子男二人安為褒新侯臨為賞都侯（莽封新都侯新其國名一字加褒賞以封其二子）加后聘三千七百萬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太后臨前殿親封拜安漢公拜前二子拜後如周公故事（[illegible]）莽稽首辭讓（[illegible]）出奏封事願獨受母號還安臨印韍及號位戶邑（[illegible]）事下太師光等皆

曰賞未足以直功（師古曰直當也）謙約退讓公之常節終不可聽忠臣之節亦宜自屈而伸主上之義宜遣大司徒大司空持節承制詔公亟入視事詔尚書勿復受公之讓奏（復扶又反下同）奏可莽乃起視事止減召陵黃郵新野之田而已莽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illegible]）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號皆為君食湯沐邑（[illegible]）以故左右日夜共譽莽（譽音余）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市其權（[illegible]）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illegible]）存見孤寡貞婦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illegible]）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如此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illegible]）辭萬金之幣（謂聘后之幣也）莫不鄉化（[illegible]）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慙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illegible]）宜報告天下於是孔光

遣恩周稱爵公太后詔太師毋朝（朝直遙翻）十日一入省中置几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具有十七種物也 [illegible]）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明堂之宮在國之陽上八觀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重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illegible] 明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 [illegible] 辟雍者象璧圓之以水 [illegible] 靈臺以望氣書雲物 [illegible]）為學者築舍萬區（為于偽翻）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illegible]）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書也 師古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書也 [illegible]）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前後至者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繆靡幼翻）壹異說云（令各 [illegible]）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治直之翻）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姓譜關龍逢之後 [illegible]）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疏音疎）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illegible]）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離力智翻）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illegible]）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illegible]）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illegible]）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事見秦始皇二十二年 [illegible]）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復扶又翻）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illegible]）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illegible]）司空掾沛國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為于偽翻）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師古曰事謂役使也）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師古曰言無產業之人端居無為亦當須衣食耳今縣官給其衣食而使修治河水是為公私兩便也）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羣臣奏言昔周公攝政七年制度乃定今安漢公輔政四年營作二旬大功畢成宜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詔曰可仍令議九錫之法（[illegible] 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百人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

[illegible]

莽奏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illegible]）又奏毀孝宣皇考廟勿修，（[illegible]）罷南陵、雲陵為縣。（南陵，文帝母薄太后陵；雲陵，昭帝母趙太后陵。）奏可。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黃支，（莽奏曰：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中郎將平憲等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獻地，願內屬。憲等奏言：「羌豪良願等種可萬二千人，願為內臣，獻鮮水海、允谷鹽池，（[illegible]）平地美草皆與漢民，自居險阻處為藩蔽。（[illegible]）問良願降意，（[illegible]）對曰：『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孰，或禾長丈餘，（[illegible]）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繭不蠶自成，甘露從天下，醴泉自地出，鳳皇來儀，神爵降集。從四歲以來，（[illegible]）羌人無所疾苦，故思樂內屬。』宜以時處業，（[illegible]）置屬國領護。」事下莽，莽復奏：「今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為西海郡。」（[illegible]）又分天下為十二州，應古制。奏可。又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西海，（[illegible]）徙者以千萬數，民始怨矣。

梁王立坐與衛氏交通，廢，徙南鄣，自殺。（[illegible]）分京師，置前煇光、後丞烈二郡，（[illegible]）更公卿、大夫、八十一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illegible]合食於大祖廟。師古曰：祫音合。）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皆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已封者益戶，未封者賜爵[illegible]）

安漢公又奏復長安南北郊。（成帝建始元年罷甘泉泰畤，[illegible]作長安南北郊[illegible]，又復長安南北郊[illegible]，是五徙也。）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焉。

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illegible]）致教訓焉。」夏四月

乙未，博山簡烈侯孔光薨，贈賜葬送甚盛，[illegible] 以馬宮為大師。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illegible] 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於是莽上書言：「諸臣民所上章下議者，[illegible] 事皆寢，勿上，[illegible] 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illegible] 著路。」[illegible] 甄邯等白太后，詔曰：「公每見輒流涕叩頭言願不受賞，賞即加，不敢當位。方制作未定，事須公而決，故且聽公制作；畢成，羣公以聞，究于前議。[illegible] 其九錫禮儀亟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illegible] 瑒琫、瑒珌，[illegible] 句履，[illegible] 鸞路乘馬，[illegible] 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illegible] 彤弓矢，盧弓矢，[illegible] 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冑一具，秬鬯二卣，[illegible] 圭瓚二，九命青玉珪二，[illegible] 朱戶納陛，[illegible] 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illegible] 虎賁三百人，[illegible]

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還，[illegible] 天下風俗齊同，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閏月，丁酉，詔以羲和劉秀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illegible] 令漢與文王靈臺、周公作洛同符。[illegible] 太僕王惲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illegible] 時廣平相班穉獨不上嘉瑞及歌謠，[illegible] 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illegible] 甄豐遣屬馳至兩郡，[illegible] 諷吏民，[illegible] 而劾閎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illegible] 穉，班倢伃弟也。[illegible]

太后曰不宜褒賞宜與言褒賞者異罰且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閎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莽又奏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莽復奏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共王母丁姬故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又隳共皇廟諸造議者泠

褒段猶皆徙合浦

師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更封丹為義陽侯月餘薨初哀帝時馬宮為光祿勳與丞相御史雜議傅太后謚曰孝元傅皇后及莽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宮內慚懼上書言臣前議定陶共王母謚希指同說經辭說以惑誤主上為臣不忠幸蒙洒心自新誠無顏復望闕庭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大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八月壬午莽以太后詔賜宮策曰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君言至誠不敢文過朕甚多之不奪君之爵邑其上太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

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illegible]

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小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羣臣皆曰宜如慶言時帝春秋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illegible]冬十二月莽因臘日上椒酒[illegible]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諸公勿敢言[illegible]丙午帝崩于未央宮[illegible]大赦天下莽令天下吏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奏尊孝成廟曰統宗孝平廟曰元宗[illegible]平加元服[illegible]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於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illegible]

以長樂少府平晏為大司徒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illegible]列侯四十八人[illegible]莽惡其長大[illegible]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illegible]是月前煇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illegible]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illegible]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曰事已如此無可柰何沮之力不能止[illegible]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illegible]太后心不以為可然力不能制乃聽許舜等即共令太后下詔曰孝平皇帝短命而崩已使有司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illegible]

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繈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漢公莽輔政三世，與周公異世同符。今前煇光囂、武功長通上言丹石之符，朕深思厥意，云「為皇帝」者，乃攝行皇帝之事也。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羣臣奏言：「太后聖德昭然，深見天意，詔令安漢公居攝。臣請安漢公居攝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立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出入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廟，享祭羣神，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以奉順皇天之心，輔翼漢室，保安孝平皇帝之幼嗣，遂寄託之義，隆治平之化。其朝見太皇太后、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太后詔曰：「可。」

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上帝於南郊，又行迎春、大射、養老之禮。三月，己丑，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廣戚侯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立之。尊皇后曰皇太后。以王舜為太傅左輔，甄豐為太阿右拂，甄邯為太保後承；又置四少，秩皆二千石。四月，安眾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紹等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紹從弟竦與崇族父嘉詣闕自歸，莽赦弗罪。竦因為嘉作奏，稱莽德美，罪狀劉崇：「願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負籠荷鍤，馳之南陽，豬崇宮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亳社，以賜諸侯，用永監戒。」於是莽大說，封嘉為率禮侯

嘉子七人皆賜爵關內侯。後又封竦為淑德侯。長安為之語曰：「欲求封，過張伯松；力戰鬭，不如巧為奏。」莽又封南陽吏民有功者……後謀反，皆汙池云。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填海內。」五月甲辰，太后詔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十二月，羣臣奏請以安漢公廬為攝省，府為攝殿，第為攝宮。奏可。是歲，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太守程永，永奔走。莽誅永，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

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上蔡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必代漢家，其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蕃，天下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今欲發之，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九月都試日斬觀令，因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信子匡時為東平王，乃并東平兵，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比至山陽，眾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此自危。」莽乃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

[illegible]光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
王駿為彊弩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本名宣平門莽改名為春王按漢城門校尉掌十二城門此則莽改官名十二城門各置城門校尉
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元始四年莽更名宗伯[illegible]為宗伯
中少府建威侯王昌為中堅將軍少府宗伯中少府蓋長樂少府以職在宮中故曰中少府
中郎將震羌侯竇
況為奮威將軍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
將關東甲卒發奔命以擊義焉復以太僕
武讓為積弩將軍屯函谷關復音扶又反下同將作大匠蒙鄉
侯逯並為橫壄將軍屯武關師古曰逯音祿壄古野字[illegible]
羲和紅休侯[illegible]
秀為揚武將軍屯宛[illegible]三輔聞翟義起自茂陵
以西至汧地理志汧縣屬右扶風汧音口堅反賢曰汧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南二十三
盜賊並發槐里男子趙朋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
官寺殺右輔都尉及斄令地理志右輔都尉治郿與斄縣皆屬扶風斄周后稷所封
[illegible]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
可攻長安眾稍多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見賢遍反
[illegible]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賁音奔大鴻臚望鄉侯
[illegible]衝將軍西擊朋等以常鄉侯王惲為車騎
將軍屯平樂館[illegible]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
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以太保
後承承陽侯甄邯為大將軍承音丞受鉞高廟領天
下兵左杖節右把鉞屯城外王舜甄豐晝夜循行殿
[illegible]中莽日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昔成王幼
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illegible]今翟
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
筲[illegible]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冬十
月甲子莽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攝政管蔡及淮夷叛周公作大誥[illegible]曰粵其聞日
[illegible]宗室之儁有四百人[illegible]民獻儀九萬夫
[illegible]予敬以終于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illegible]用此宗室
[illegible]遣大夫桓譚等班行諭告天下
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菑
[illegible]
[illegible]
與翟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
喜復下詔先封車騎都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
侯即軍中拜授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精銳遂攻
義於圉城十二月大破之義與劉信棄軍亡至固
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illegible]

初始元年（是年十一月莽改元始初）春地震大赦天下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趙明霍鴻二月明等殄滅諸縣悉平還師振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賜將帥（[illegible]）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illegible]）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為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指西擊羌寇蠻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云其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又數百人（[illegible]王制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illegible]）

莽發義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illegible]）又取義及趙朋霍鴻黨眾之尸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圉槐里盩厔凡五所（[illegible]）建表木於其上書曰反虜逆賊鯨鯢（師古曰鯨大魚也[illegible]長千里小者數十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illegible]）

等既敗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遂謀即真之事矣群臣復奏進攝皇帝子安臨為公（[illegible]）封兄子光為衍功侯（[illegible]）是時莽還歸新都國（[illegible]）群臣復白以封莽孫宗為新都侯（[illegible]）九月莽母功顯君死莽自以居攝踐阼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illegible]）凡壹弔再會而令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云司威陳崇（莽置[illegible]）奏莽兄子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況令殺人（[illegible]）況為收繫致其法（[illegible]）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汝自視孰與長孫中孫長孫中孫者宇及獲之字也（[illegible]）遂母子自殺及兄皆死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illegible]）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illegible]）令光子嘉嗣爵為侯是歲廣饒侯劉京言齊郡新井（[illegible]）車騎將軍千人扈雲言巴郡石牛（[illegible]）太保屬臧鴻言扶風雍石

十一月甲子，莽奏太后曰：陛下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阨，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於不稱。宗室廣饒侯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侯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侯。騎都尉崔發等視說。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事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為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於萬方，期於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

奏可。衆庶知其奉符命，指意羣臣博議別奏，以示即真之漸矣。期門郎張充等六人謀共劫莽，立楚王，發覺，誅死。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也。書言王莽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為十一人，皆署官爵，為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即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

有天下之號曰新（[illegible]）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illegible]）異器制（[illegible]）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illegible]）

（[illegible]以丑時為[illegible]之始也[illegible]）服色配德上黃犧牲應正用白（[illegible]故尚黃[illegible]其色白故[illegible]正用白）使節之旄幡皆純黃其署曰新使五威節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illegible]）

莽將即真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是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illegible]）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太后知其為莽求璽（[illegible]）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illegible]）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illegible]）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illegible]）天下豈有而兄弟邪（[illegible]）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illegible]）變更正朔服制（[illegible]）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illegible]）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illegible]）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舜既得傳國璽奏之莽大說乃為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illegible]）大縱眾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疏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illegible]）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illegible]）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璧文（[illegible]）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下詔從之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為貢符子

班彪贊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illegible]）五將十侯（師古曰五將[illegible]鳳音商根莽皆[illegible]大司馬十侯[illegible]陽平[illegible]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成侯崇平阿侯譚[illegible]新都侯莽[illegible]）卒成新都（[illegible]）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卷[illegible]）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翰林學士[illegible]朝散大夫右[illegible]大夫知制誥兼侍講[illegible]提舉萬壽觀[illegible]

[illegible]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九 [illegible]凡六年

王莽中

始建國元年春正月朔，[illegible]莽帥公侯卿士奉皇太后璽韍[illegible]上太皇太后，順符命，去漢號焉。[illegible]

初，莽娶故丞相王訢孫宜春侯咸女為妻，[illegible]立以為皇后，生四男：宇、獲前誅死，安頗荒忽，[illegible]乃以臨為皇太子，安為新嘉辟。[illegible]封宇子六人皆為公。[illegible]大赦天下。

莽乃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illegible]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illegible]曰：「昔周公[illegible]

[illegible]

史067-552

將孺子下殿北面而稱臣康諸侯王國有太傅中傅則在二千石中 宦字徐子芳翻 書音義曰中傅宦者也 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又按金匱封拜輔臣 哀章所獻金匱策書也 以太傅左輔王舜為太師封安新公大司徒平晏為太傅就新公少阿羲和劉秀為國師嘉新公廣漢梓潼哀章為國將美新公 梓潼縣時屬廣漢郡 是為四輔位上公太保後承甄邯為大司馬承新公丕進侯王尋為大司徒章新公步兵將軍王邑為大司空隆新公是為三公太阿右拂大司空甄豐為更始將軍廣新公京兆王興為衛將軍奉新公輕車將軍孫建為立國將軍成新公京兆王盛為前將軍崇新公是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者故城門令史 城門令史主城門事文書 王盛者賣餅 餅必郢翻 今并也蒸餅湯餅之屬皆隨形而名之 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 相息亮翻 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是日封拜卿大夫侍中尚書官凡數百人諸劉為郡守者皆徙為諫大夫改明光宮為定安館定安太后居之以大鴻臚府為定安公第皆置門衛使者監領 臚陵如翻 敕阿乳母不得與語 [illegible] 常在四壁中 孟康曰定安公居宮中不得出 [illegible] 至於長大不能名六畜 [illegible] 長而不知六畜之名 [illegible]

[illegible] 後莽以女孫宇子妻之 宇莽長男也 孝子之女孫也 妻七細翻 莽策命羣司各以其職如典誥之文置大司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位皆孤卿 師古曰允信也若順也 余按古之三孤位六卿上 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 更工衡翻下同 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 師古曰共讀曰恭 水衡都尉曰予虞 皆放唐虞建官也 與三公司卿分屬三公 司允司直司若 置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分主中都官諸職又更光祿勳等名為六監皆上卿 光祿勳曰司中太僕曰太御衛尉曰太衛執金吾曰奮武中尉曰軍正又置大贅官主乘輿服御物後又曰典 [illegible] 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大尉縣令長曰宰 守式又翻 [illegible] 長樂宮曰常樂室 樂音洛 長安曰常安其餘百官宮室郡縣盡易其名不可勝紀 勝音升 封王氏齊縗之屬為侯 齊音咨縗倉回翻 大功為伯小功為子緦麻為男其女皆為任 師古曰任充也男服之義男亦任也音壬 男以睦女以隆為號 師古曰封邑之號皆取嘉名也 又曰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四夷亦如之違於古典繆於一統 王者大一統 [illegible] 其定諸侯王之號皆稱公及四夷僭號稱王者皆更為侯於是漢諸侯王三十二人皆降為公王子侯者百八十一人皆降為子其後皆奪爵焉 明年 考異曰諸侯王表皆云莽篡位貶為公明年廢王子侯表但云絕或云免 [illegible]

師古曰按明年立國將軍建奏諸劉爲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不在舉也後漢城陽王祉傳云民矣者皆降爲子後不知奪在何年

莽又封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堯舜夏商周及皐陶伊尹之後皆爲公侯使各奉其祭祀

姚恂爲初睦侯奉黃帝後梁護爲脩遠伯奉少昊後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劉歆爲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爲伊休侯奉堯後媯昌爲始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爲褒謀子奉皐陶後伊玄爲褒衡子奉伊尹後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爲章平公殷後宋公孔弘更封爲章昭侯夏後遼西姒豐封爲章功侯

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賓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

師古曰未滿未足也

陿小漢家制度欲更爲疏闊

師古曰欲變更以擬古也

乃自謂黃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故以黃帝爲初祖虞帝爲始祖追尊陳胡公爲陳胡王田敬仲爲田敬王濟北王安爲濟北愍王

以黃帝之後分爲有虞氏有虞之後封於陳田敬仲自陳奔齊爲田氏田安之後爲王家故也

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嬀陳田王五姓皆爲宗室世世復無所與

師古曰復方目反謂蠲除也與讀曰豫下其復同

封陳崇田豐爲侯以奉胡王敬王後天下牧守皆以前有翟義趙明等作亂

事見上卷

領州郡懷忠孝封牧爲男守爲附城以漢高廟爲文祖廟

師古曰欲法舜受終于文祖

漢氏園寢廟在京師者勿罷祠薦如故諸劉勿解其復各終厥身州牧數存問

數音所角反

勿令有侵冤莽

以爲書劉字有卯金刀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

服虔曰剛卯以正月卯日作佩之長三寸廣一寸四方或用玉或用金或用桃著革帶佩之今有玉在者銘其一面曰正月剛卯金刀莽所鑄之錢也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曰正月剛卯既央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其一銘曰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師古曰今往往有土中得玉剛卯者案大小及文服說是也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故禁剛卯及金刀也

乃罷錯刀契刀

錯刀以黃金錯其文契刀其形如刀故世謂之刀

及五銖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並行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師古曰

是時徐鄉侯劉快結黨數千人起兵於其國

師古曰徐鄉縣屬東萊也而王子侯表徐鄉侯快

快兄殷故漢膠東王時改爲扶崇公快舉兵攻即墨

師古曰即墨膠東國之縣也

殷閉城門自繫獄吏民距快快敗走至長廣死

地理志長廣屬琅邪

莽赦殷益其國滿萬戶地方百里莽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

孟子曰周人百畝而徹此言周制也

則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

是以兼并起貪鄙生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

師古曰闌謂遮闌之也

制於民臣，顓斷其命，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注：illegible] 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注：illegible] 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注：illegible] 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故富者犬馬餘菽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于辜，刑用不錯。（師古曰：錯，置也。音千故翻。）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更，工衡翻。下同。）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予，讀曰與。）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注：illegible] 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注：illegible] 秋，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注：illegible] 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德祥五事，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五威將奉符命，齎印綬，王侯以下及吏官名更者，[注：illegible] 外及匈奴、西域、徼外蠻夷，皆即授新室印綬，因收故漢印綬。大赦天下。五威將乘乾文車，[注：illegible] 駕坤六馬，[注：illegible] 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注：illegible] 每一將各置五帥，將持節，帥持幢。[注：illegible]

其東出者至玄菟、樂浪、高句驪、夫餘；[注：illegible] 南出者隃徼外，歷益州，改句町王為侯；[注：illegible] 西出者至西域，盡改其王為侯；北出者至匈奴庭，授單于印，改漢印文，去「璽」曰「章」。[注：illegible] 冬，雷，桐華。以統睦侯陳崇為司命，主司察上公以下。又以說符侯崔發等為中城、四關將軍，主十二城門及繞霤、羊頭、肴黽、汧隴之固，[注：illegible] 皆以五威冠其號。[注：illegible] 又遣諫大夫五十人分鑄錢於郡國。是歲，真

定常山大雨雹。

二年春二月，赦天下。五威將帥七十二人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上時掌切。無違命者。獨故廣陽王嘉以獻符命，魯王閔以獻神書，中山王成都以獻書言莽德，皆封列侯。

班固論曰：昔周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所以親親賢賢，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謂赧王也。秦訕笑三代，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無骨肉本根之輔，外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應劭曰：白梃，大杖也。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應劭曰：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於是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

膠東也趙分為六師古曰謂趙平原真定中山河間廣川也梁分為五師古曰謂梁濟川濟東山陽濟陰也淮南分為三師古曰謂淮南衡山廬江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師古曰長沙之南更置郡燕代以北更置緣邊郡其所有饒利兵馬器械三國皆失之也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師古曰謂令諸侯王不得復治國天子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大夫謁者諸官長丞皆損其員等也武有衡山淮南之謀師古曰事見十七年及元朔五年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於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應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為尊故謂降秩為左遷仕諸侯為左官也設附益之法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師古曰言不與其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師古曰言非始封之君皆其後嗣也故於天子益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祚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亡古無字通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師古曰殫盡也音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師古曰序東西廂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首至地也言王莽漸漬威福日久亦值漢之單弱王侯見莽篡弒莫敢怨望皆厥角稽首至地而崩也晉灼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師古曰應說是也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師古曰言賣不售者官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也師古曰下繫辭之言也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莽乃下詔曰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賒貰也言貰貸人物祭祀者不過旬日喪紀者不過三月而還貸者以其所服官事之物償之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歲之月出息五百貸者以其國服之貢物充息也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傳記各有斡焉師古曰斡謂主領也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鄭氏曰賈音價師古曰賈讀曰價下同各為其市平民賣五穀布帛絲綿之物不售者均官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氐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予之師古曰予讀曰與每月百錢收息三錢又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師古曰樹謂種樹果木藝謂種菜蔬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

……食之（師古曰……）

……取金銀連錫……魚鼈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羲和……從……奏請榷酒酤（……）犯者徙西海。

初，莽既班四條於匈奴（……）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以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收烏桓酋豪（……）縛倒縣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單于聞之，發左賢王兵入烏桓，攻擊之，頗殺人民，敺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

……五威將王駿……六人至匈奴（……）……代漢狀，因……單于……

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將率既至（……）授單于印紱（……）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為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帥，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乃罷。右帥陳饒謂諸將帥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如令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將帥猶與，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師古曰：果，決也。悍，勇也……），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帥曰：漢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乃有「漢」言「章」（……）。今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將帥示以故印，謂曰：新……故印隨將帥所自為破壞，單于宜承天……

命奉掣至之處還白單于無可奈何又多

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輿奉馬牛隨將率入謝因上書

求故印將帥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多以

問咸咸具言狀將帥曰前封四條不

得受烏桓降者亟還之咸曰請密與單于相聞

得語歸之單于使咸報曰當從塞

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帥不敢顓決以聞詔報

從塞外還之[illegible]子師[illegible]男[illegible]以

破璽之功封威德子[illegible]單于始用夏侯藩求

地有拒漢語後以求稅烏桓不得因

寇掠其人民釁由是生重以印文改易故怨恨

乃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

眾萬騎以護送烏桓為名勒兵朔方塞下

朔方太守以聞莽以廣新公甄豐為右伯

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

之憚於供給煩費謀亡入匈奴都護但欽召置離斬

之置離兄輔國侯狐蘭支將置離眾二千餘人

亡降匈奴單于受之

遣兵[illegible]殺後成長[illegible]入匈奴

[illegible]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

玄右曲候任商

假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大侵要死

可殺校尉將人眾降匈奴

之遂殺護及其子男昆弟盡脅略

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號良帶

曰烏賁都尉

冬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九月辛巳陳良終帶

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

今月癸酉不知何一男子遮臣建車前自稱漢氏劉

子輿成帝下妻子也(師古曰猶言小妻)劉氏當復趣空宮

收繫男子即常安姓武字仲

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漢氏宗廟不當在常安城

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眾

侯劉崇等更聚眾謀反

今狂狡之虜復依託亡漢至犯夷

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請漢氏

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為吏者皆待除於家

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為予

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考異曰：莽傳云率禮侯劉嘉……［illegible］）凡三十二人，皆知天命，或獻天符，或貢昌言，或捕告反虜，厥功茂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公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國師公，劉歆也。［illegible］）定安公太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illegible］）時年未二十，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曰黃皇室主，（［illegible］）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鞭笞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遂不復彊也。（［illegible］）

十二月，雷。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illegible］）下詔遣立國將軍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五威將軍苗訢、（［illegible］）虎賁將軍王況出五原，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出雲中，振武將軍王嘉、平狄將軍王萌出代，相威將軍李棽、鎮遠將軍李翁出西河，（［illegible］）誅貉將軍陽俊、討濊將軍嚴尤出漁陽，（［illegible］）奮武將軍王駿、定胡將軍王晏出張掖，及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募天下囚徒、丁男、甲卒三十萬人，轉衣裘、兵器、糧食，自負海、江、淮至北邊，使者馳傳督趣，以軍興法從事。（［illegible］）先至者屯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匈奴，內之於丁令；（［illegible］）因分其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俱為單于。

莽以錢幣訖不行，復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僦載煩費，（［illegible］）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illegible］）於是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illegible］）錢貨六品，（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illegible］）金貨一品，（［illegible］）銀貨二品，（［illegible］）龜貨四品，（［illegible］）貝貨五品，（［illegible］）布貨十品。（［illegible］）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

用銅殽以連錫，百姓潰亂（漢書作憒），其貨不行。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盜鑄錢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吏民出入，持錢以副符傳，不持者，廚傳勿舍，關津苛留（師古曰：舊法，行者持符傳即不稽留，今更令持錢與符相副乃得過也。廚，行道飲食處。傳，置驛之舍也。苛，問也）。公卿皆持以入宮殿門，欲以重而行之。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錢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錢當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及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

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莽分九卿，每一卿置三大夫。尚書大夫，蓋還六……），非五威將帥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歆、王舜為莽腹心，倡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及封莽母、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豐、舜、歆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

居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囂、長安令田終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舜、歆兩子及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強，莽覺其不說，故託符命文，徙豐為更始將軍，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為侍中、京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言新室當分陝，立二伯，以豐為右伯，太傅平晏為左伯，如周召故事（師古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莽即從之，拜豐為右伯。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為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illegible]），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掌威侯奇，及秀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于幽州，放尋于三危，殛隆于羽山，皆

驛車傳致其死云（孚也慾齒）是歲，莽始興神仙事，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臺成萬金（師古曰…）又種五粱禾於殿中（師古曰五色禾也，以水所…巳翼氏點角五德東方…西方更北方壬…央戊種五色禾於其地而耕者地之已采是林粟…）先以鶴髓瑇瑁犀玉二十餘物取汁以漬種（種章勇翻）計粟斛成一金。

三年，遣田禾將軍趙並發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以助軍糧。莽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為十五單于。苞、級使譯出塞誘呼左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助為順單于，皆厚加賞賜，傳送助、登長安（傳張戀翻）。莽封苞為宣威公，拜為虎牙將軍；封級為揚威公，拜為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先單于謂呼韓邪單于）。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左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訾子斯翻）。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都尉，左右大都尉也）、諸邊王（諸邊王，謂近漢塞者）入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是時，諸將在邊，以大眾未集，未敢出擊匈奴。討濊將軍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允內侵，至于涇陽（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賢曰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䖟之螫，驅之而已（師古曰蟁古蚊字，䖟音盲，與蝱同），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師古曰…），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創音初良翻，艾讀曰乂），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自負…）。今天下遭陽九之阸，比年饑饉（比…），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音…）（余謂代當作岱，山也），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埶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師古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勝音升）；牛又自當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

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鍑薪炭（[illegible]釜之大口[illegible]），重不可勝（[illegible]），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illegible]），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illegible]），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illegible]），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illegible]）。莽不聽尤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以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以為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illegible]）。後助病死，莽以登代助為順單于。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illegible]）。莽令七公、六卿號皆兼稱將軍（[illegible]），遣著武將軍逯並等鎮名都，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鎮緣邊大郡，督大姦猾擅弄兵者，皆便為姦於外，撓亂州郡（[illegible]），貨賂為市，侵漁百姓。

莽下詔切責之曰：自今以來，敢犯此者，輒捕繫，以名聞。然猶放縱自若。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illegible]），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illegible]），邊民死亡係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illegible]）。太師王舜自莽篡位後病悸寖劇，死（[illegible]）。莽為太子置師友各四人，秩以大夫，以故大司徒馬宮為師疑、傅丞、阿輔、保拂（[illegible]），是為四師；故尚書令唐林等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是為四友（[illegible]）。又置師友、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秩皆上卿（[illegible]）。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師友祭酒（[illegible]）。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illegible]）。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illegible]）。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

閒所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

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師古曰不敢尊使者故云使君也）

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遙翻說音式芮翻）至以印

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推吐雷翻）使者上言方盛夏暑

熱勝病少氣（少詩沼翻）可須秋涼乃發（師古曰須待也）有詔許之

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

暉等言（為于偽翻）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

移動至傳舍（傳張戀翻）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大業謂封）

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

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

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師古曰敕誡也棺音工喚翻斂力贍翻）

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

祠堂（師古曰言若葬多設器備則是被發掘故云勿隨俗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又作祠堂皆不隨俗）

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復扶又翻）

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

邪紀逡齊薛方太原郇越郇相（師古曰逡音千旬翻郇音荀）

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行下孟翻）

名於世紀逡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歷

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

被虛偽名（師古曰履空謂履穿也）郇相為

莽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裞以衣衾（師古曰贈終者衣服曰裞裞音式芮翻）

其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

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

之莽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

有巢由（師古曰巢父許由也）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

山之節（師古曰許由隱於箕山）使者以聞莽說其言（說讀曰悅）

不彊致（彊其兩翻）初隃麋郭欽為南郡太守（師古曰隃麋扶風之縣）亦

杜陵蔣詡為兗州刺史

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

出戶卒於家哀平之際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

之（師古曰咸後漢陳寵之曾祖也史以後來所見書之也）莽輔政多改漢

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事見上卷平帝元始三年）咸歎曰易

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下繫之辭也）吾可以逝矣即

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掌寇大夫當作士）

咸謝病不肯應時三子參欽豐皆在位咸悉令解官

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

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

之又齊栗融北海

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

（…）上八任於莽。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諒。…）。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是歲，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莽曾祖墓在魏郡元城），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厭難將軍陳欽、震狄將軍王巡上言：捕得虜生口，驗問，言虜犯邊者皆孝單于咸子角所為。莽乃會諸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大司馬甄邯死。

莽至明堂，下書：以洛陽為東都，常安為西都。邦畿連體，各有采任（男食邑於畿內曰采，女食邑曰任）。州從禹貢為九，爵從周氏為五。諸侯之員千有八百，附城之數亦如之，以俟有功。諸公一同，有眾萬戶，其餘以是為差。

今已受封者，公侯以下凡七百九十六人，附城千五百五十一人。以圖簿未定，未授國邑，且令受奉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傭作者。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謷謷然，陷刑者眾。莽知民愁，乃下詔：諸食王田皆得賣之，勿拘以法；犯私買賣庶人者，且一切勿治。然他政誖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為侯，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先是，莽發高句驪兵擊匈奴，高句驪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為寇。遼西大尹田譚追擊之，為所殺。州郡歸咎於高句驪侯騶。嚴尤奏言：貉人犯法，不從騶起，正有他心，宜令州郡且尉安之。今猥被以大罪，恐其遂畔，夫餘之屬必有和者。匈奴未克，夫餘、濊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尉安，濊貉遂反，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

驪至而斬焉傳首長安[illegible]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為下句驪[illegible]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與西南夷皆亂[illegible]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復下書以此年二月東巡狩具禮儀調度[illegible]既而以文母太后體不安且止待後[illegible]

初莽為安漢公時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奏尊元帝廟為高宗[illegible]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illegible]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篹食堂[illegible]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以太后[illegible]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illegible]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illegible]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illegible]飲酒不樂而罷[illegible]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者無不為然愈不說[illegible]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illegible]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

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

五年二月文母皇太后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illegible]立廟於長安新室世世獻祭元帝配食坐於牀下[illegible]莽為太后服喪三年[illegible]

烏孫大小昆彌遣使貢獻[illegible]莽以烏孫國人多附小昆彌見匈奴諸邊並侵意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置大昆彌使上[illegible]保成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詘而服從[illegible]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illegible]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叛殺都護但欽西域遂瓦解[illegible]

十一月彗星出二十餘日不見[illegible]

是歲以挾銅炭者多除其灋

匈奴烏珠留單于死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illegible]即王昭君女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illegible]見咸前後為莽所拜故遂立咸為烏累若鞮單于[illegible]烏累單于咸立以弟輿為右谷蠡王[illegible]烏珠留單于[illegible]更謂之護于[illegible]

號乃貶護于[illegible]以咸悉爲珠留單于貶已[illegible]

天鳳元年春正月，赦天下。莽下詔：將以是歲四仲月，徧行巡狩之禮，太官齎糒乾肉，內者行張坐臥，[illegible]所過毋得有所給。[illegible]俟畢北巡狩之禮，即于土中居洛陽之都。羣公奏言：皇帝至孝，新遭文母之喪，顏色未復，飲食損少；今一歲四巡，道路萬里，春秋尊，非糒乾肉之所能堪。且無巡狩，須闋大服，以安聖體。[illegible]莽從之，[illegible]要期以天鳳七年巡狩，厥明年即土之中，遣太傅平晏、大司空王邑之洛陽，營相宅兆，[illegible]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

三月壬申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以災異策大司馬逯並就侯氏朝位，[illegible]太傅平晏勿領尚書事，以利苗男訢為大司馬。[illegible]莽即真，尤備大臣，抑奪下權，朝臣有言其過失者，輒拔擢。孔仁、趙博、費興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illegible]擇名官而居之。國將哀章頗不清，莽為選置和叔，[illegible]敕曰：非但保國將閨門，當保親屬在西州者。[illegible]諸公皆輕賤，而章尤甚。[illegible]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海瀕尤甚。[illegible]六月，黃霧四塞。[illegible]秋七月，大風拔樹，飛北闕直城門屋瓦。[illegible]雨雹，殺牛羊。[illegible]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職如太守；[illegible]又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為六尉郡，[illegible]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illegible]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illegible]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州長各一人，人主五縣。及他官名悉改，大郡至分

爲五合百二十有五郡九州之內縣二千二百有三
又倣古六服爲惟城惟寧惟翰惟屏惟垣惟藩各以
其方爲稱（公作甸服是爲惟城諸在侯服是爲惟寧在采任諸侯是爲惟翰在賓服是爲惟屏
之在揆文教奮武衞是爲惟垣在九州之外是爲惟藩）總爲萬國焉其
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
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illegible]）匈奴
右骨都侯須卜當伊墨居次云勸單于和親遣人之
西河虎猛制虜塞下（[illegible]）告塞吏云欲見和親侯和親侯者王昭君兄
子歙也（[illegible]）中部都尉以聞（[illegible]）莽遣
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師古曰颯音立）賀單于初
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紿言侍子登在因（[illegible]）求陳良終
帶等單于盡收陳良等二十七人皆械檻付使者遣
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莽作焚如之刑燒
殺陳良等（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淳曰焚如死如棄如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緣邊大饑人相
食諫大夫如普行邊兵還言軍士久屯寒苦邊郡無
以相贍今單于新和宜因是罷兵校尉韓威進曰以
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臣願得勇敢之
士五千人不齎斗糧飢食虜肉渴飲其血可以橫行

莽壯其言以威爲將軍然采普言徵還諸將在邊者
免陳欽等十八人又罷四關鎮都尉諸屯兵（莽置四關將有…）
（[illegible]）單于貪莽賂遺（[illegible]）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
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illegible]）寇
虜從左地入不絕（師古曰…）使者問單于輒曰烏
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譬如中國有盜賊
耳（[illegible]）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
心莽復發軍屯（[illegible]）益州蠻夷愁擾盡反復殺
益州大尹程隆（[illegible]）莽遣平蠻將軍
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以擊之（[illegible]）
莽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賈讀曰價）
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並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文直一孔額遺曰案食貨志今世謂之笄錢是也遭猶爲貨泉之字大泉即今回文錢也四遺並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鑄稱世人錢地猶有得者古府[illegible]管穿二寸五錢也余鼓古於謂泉布者其義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與不偏與不偏則布之[illegible]世王莽以爲貨二品非古義[illegible]異曰食貨志故作貨布在天鳳元年莽[illegible]在地皇乃年盡以大錢盡之年至地皇元年乃[illegible]行耳兆其年始作貨布[illegible]）
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
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盡六年毋得挾大錢
矣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同提舉萬壽觀公事[illegible]
[illegible]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起旃蒙大淵獻盡玄黓敦牂凡八年）

王莽下

天鳳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　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黃山宮在槐里黃圖黃山宮在興平縣西三十里）百姓奔走往觀者有萬數莽惡之（師古曰莽自謂黃德故惡此妖惡烏路翻）捕繫問所從起不能得　單于咸既和親求其子登屍莽欲遣使送致恐咸怨恨害使者乃收前言當誅侍子者故將軍陳欽以他罪殺之（事見上卷始建國二年）莽選辯士濟南王咸爲大使夏五月莽復遣和親侯歙與咸等送右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唯弋水翻又于癸翻從才用翻喪息浪翻復扶又翻）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迎之（且子余翻）咸到單于庭陳莽威德莽亦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遺于季翻說輸芮翻）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爲後安公當子男奢爲後安侯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

寇盜如故。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銳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說。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冤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師古曰：不拜正官，權令人守兼。) 一切貪殘日甚。中郎將、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又十一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專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眾事，有司受成苟免。諸寶物名、帑藏、錢穀官，皆宦者領之；吏民上封事，宦官左右開發，尚書不得知。其畏備臣下如此。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輒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師古曰：憒，亂也。眊，不明也。渫，散也。) 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常貴，邊兵二十餘

刊記

萬人仰衣食，縣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捕盜將軍孔仁將兵與郡縣合擊，歲餘乃定。邯鄲以北大雨，水出，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三年，地震，大雨雪，關東尤甚，深者一丈，竹柏或枯。大司空王邑上書，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夫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翕，萬物生焉。」其好自誣飾，皆此類也。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夏五月，莽下書曰：「予遭陽九之阸，百六之會，國用不足，民人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緵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嘗不戚焉。今阸會已度，府帑雖未能充，略頗稍給，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賦吏祿，皆如制度。」四輔公卿大夫士，下至輿僚，凡十五等。僚祿一歲六十六斛，稍以差增，上至四輔而為萬斛云。莽又曰：「古者歲豐穰則充其禮

有災害則有所損以與百姓同憂喜也其用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其品矣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焉自十一公六司六卿以下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災害亦以十率多少而損其祿郎從官中都官吏食祿都內之委者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為節冀上下同心勸進農業安元元焉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焉（師古曰共讀曰供）

戊辰長平館西岸崩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長平館在涇水南原）遣大司空王邑行視還奏狀羣臣上壽以為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并州牧宋弘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秋七月辛酉霸城門災（民間所謂青門也）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

什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五益州虛耗而不克徵還下獄死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擊益州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莽徵丹熊丹熊願益調度必克乃還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不肯給上言自西南夷反叛以來積且十年郡縣距擊不已續用馮茂苟施一切之政僰道以南山險高深茂多毆眾遠居費以億計吏士罹毒氣死者什七今丹熊懼於自詭期會調發諸郡兵穀復訾民取其什四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後頗覺寤曰英亦未可厚非復以英為長沙連率越巂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翟義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刳剝之量度五藏

[illegible]

以竹筳導其脉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是歲遣大使五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戍己校尉郭欽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穀駿欲襲擊

石裝

之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降戶江翻）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將即亮翻下同莎素何翻龜茲音丘慈）命郭欽及佐帥何封別將居後（帥所類翻）駿等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封犂危須國兵爲反間（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封犂漢書作尉犂要一遙翻間古莧翻）還共襲駿皆殺之欽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襲擊殺其老弱從車師還入塞莽拜欽爲塡外將軍（師古曰塡音竹刃翻）封剿胡子（師古曰剿絕也音子小翻）何封爲集胡男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龜茲音丘慈）莽敗崇沒西域遂絕

四年夏六月莽更授諸侯王茅土於明堂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師古曰尚書禹貢包匭菁茅菁著以爲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爲一物則是謂菁茅爲三菁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不以封也大傳曰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方黄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各取其方一面之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此始受封於天子者也此之謂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菁音精）告於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先妣以班授之莽好空言（好呼到翻）慕古灋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秋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以五石銅爲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爲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鑛冶之師古曰李說是也今之鍮石之爲）若北斗長二尺五寸（長直亮翻）欲以厭勝衆兵（師古曰厭音一葉翻）旣成令司命

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illegible]）郡有數人皆用富賈爲之（賈音古）乘傳求利（傳知戀翻）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音步戶翻）府藏不實（[illegible]）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illegible]）每一筦爲設科條防禁（[illegible]）犯者罪至死姦民猾吏並侵衆庶各（[illegible]）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illegible]）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灋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illegible]）徭役煩劇（[illegible]）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師古曰緣音弋絹翻）侵刻小民富者不能自別（別彼列翻）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illegible]）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illegible]）琅邪女子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爲盜（[illegible]）其衆浸多至萬數荊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茈而食之（[illegible]）

吏相侵，莽又壹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眾數百人。於是諸亡命者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共攻離鄉聚，臧於綠林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與王匡俱起，眾皆萬人。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官。

五年春正月朔，北軍南門災。以大司馬司允費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闊其租賦，幾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天下吏以不得俸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莽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發覺，自殺。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興夫人，坐祝詛姑，殺婢以絕口，與興皆自殺。

是歲，揚雄卒。初，成帝之世，雄為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以綜天地人之道；又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抵詆訾聖人，即

為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 師古曰大抵人好此詭異也言諸子之書大歸皆非毀周孔之教為巧辯異辭以撓亂時政也撓音火高反
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
非也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號曰法言用心
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忽之 師古曰忽輕也 唯劉歆及
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 師古曰倫類也 鉅鹿侯芭師事
焉 師古曰事之 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
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
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
貌不能動人 揚雄字子雲 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
兩篇 師古曰道德經也 薄仁義非禮學然後好之者尚以為
過於五經 好呼到反 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
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 師古曰詭違也聖人
謂周公孔子 則必度越諸子矣 琅邪樊崇起兵於莒 莒縣
班志屬琅邪郡 衆百餘人轉入太山羣盜以崇
勇猛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 逄音
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
崇 復扶又反 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
子都 刁音彫 亦起兵鈔擊徐兗 鈔楚交反
莽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 烏累單于死

弟左賢王輿立為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 鞮音丁奚反
輿既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奢與伊墨居次云女
弟之子醯櫝王 師古曰且子余反醯許兮反櫝音讀 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
親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及須卜當會因
以兵迫脅云當將至長安云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
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為須卜單于欲出大兵以輔立
之兵調度亦不合 師古曰調發也 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為寇
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曆紀
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自言己當如黃帝僊升天
欲以誑燿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初獻新樂於
明堂太廟 更始將軍廉丹擊益州不能克
益州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
越嶲夷人大牟亦叛殺略吏人
莽召丹還更遣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
牧李曄擊蠻夷若豆等 太傅羲叔士孫喜清潔
江湖之盜賊
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
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為銳卒 服虔曰
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
縑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軍

馬（漢志比三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黃綬師古曰丞尉以下其死若）多少各以秩爲差

吏盡復以與民（[illegible]）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

攻匈奴者（技[illegible]）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

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illegible]）連馬接騎濟百

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

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兩翼（[illegible]）

頭與身皆著毛（[illegible]）通引環紐（[illegible]）飛

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

賜以車馬待發初莽之欲誘迎須卜當也大司馬嚴

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

國（[illegible]）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稾街一

（[illegible]）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

（[illegible]）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令誅單于輿

而立當代之出車城西橫廄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

攻伐四夷數諫不從（[illegible]）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

可且以爲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大司

空議曹史代郡范升（[illegible]）奏記王邑

曰升聞子以人不間於其父母爲孝（[illegible]）臣以下不

非其君上爲忠（[illegible]）今衆人咸

稱朝聖（[illegible]）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

聞今天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

見公云不聞則元元焉所呼天（[illegible]）

公以爲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從令則過大

矣二者於公無可以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朝以

遠者不服爲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爲重憂（[illegible]）

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

車之轍踵循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

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

躍斛至數千吏民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

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illegible]）

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縣（[illegible]）免元元之急不可

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翼平連率田況

奏郡縣訾民不實（[illegible]）

莽復三十取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爲伯

賜錢二百萬衆庶皆詈之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

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illegible]）

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illegible]）來至臣府欲奮

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

海瀕（[illegible]）軺車不能載（[illegible]）

車三馬不能勝（勝升）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
詣闕霸臥則枕鼓以鐵箸食（枕職任翻箸遲倨翻）此皇天所以
輔新室也願陛下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
人與虎賁百人（賁音奔）迎之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
高大之以示百蠻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以莽字巨君[illegible]）
（[illegible]風讀曰諷）莽聞惡之（惡烏路翻）留霸在所新豐（師古曰在[illegible]）
（[illegible]）更其姓曰巨母氏謂因文母太后而霸王
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母出此人而使我致霸王更音古衡翻）徵博下獄（下遐稼翻）
以非所宜言棄市關東饑旱連年刁子都等黨
（[illegible]）眾寖多至六七萬

地皇元年春正月乙未赦天下改元曰地皇從三萬
六千歲曆號也（[illegible]）莽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illegible]而讙許元翻）於
犯灋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須待也[illegible]）
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師古曰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
莽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復扶又翻厭一葉翻）
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大將軍
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至士吏凡七十
三萬八千九百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予受符命之
文稽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
位賜諸州牧至縣宰皆有大將軍偏裨校尉之號焉

（牧尹大將軍[illegible]）乘傳使者經歷郡
國日且十輩倉無見穀以給（[illegible]）
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illegible]）
取辦於民　秋七月大風毀王路堂（[illegible]）
（[illegible]）莽下書曰乃壬午餔時有烈風雷雨發
屋折木之變（[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
予甚恐焉伏念一旬迷乃解矣（[illegible]）
（[illegible]）昔符命立安為新遷王臨國洛陽
為統義陽王議者皆曰臨國洛陽為統謂據土中為
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平（[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平[illegible]其初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惟即位以
來陰陽未（[illegible]）（[illegible]師古曰[illegible]）蠻夷猾夏
寇賊姦宄（[illegible]）（師古曰征營惶恐不自安也）錯手足
深惟厥咎在名（[illegible]）其立安為新遷王
（[illegible]莽第三子也[illegible]師古曰遷猶[illegible]）
義陽王　莽又下書曰寶黃廝赤（[illegible]）
（[illegible]）其令郎從官皆衣絳（[illegible]）
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功象九月甲申莽起九廟
於長安城南（[illegible]）黃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
（[illegible]）餘廟半之制度甚盛博徵天下工匠及吏民以

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師古曰：駱驛，言不絕。）窮極百工之巧，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是月，大雨六十餘日。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連及郡國豪桀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袖，乘牝馬柴車，藉稾，瓦器，又以歷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污染其衣。莽聞而說之，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封尊為平化侯。汝南郅惲明天文歷數，以為莽必敗，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逾冬，會赦得出。

二年春正月，莽妻死，謚曰孝睦皇后。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為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臨喜，以為所謀且成。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祕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為侯就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生子興、匡，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及安死，莽乃以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為功脩公，匡

為功建公。卜者王況謂魏成大尹李焉曰：（魏成郡名，莽改之）漢家當復興，李氏為輔。因為焉作讖書，合十餘萬言。事發，莽皆殺之。莽遣太師羲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須卜當病死，莽以庶女妻其子後安公奢，所以尊寵之甚厚，終欲為出兵立之者。[illegible]會莽敗，云、奢亦死。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莽既輕私鑄錢之法，犯者愈眾，及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女子步，以鐵瑣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琅當，長鎖也。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上谷儲夏自請說瓜田儀，（師古曰：儲，姓；夏，名。瓜田，姓；儀，名）儀未出而死。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閏月丙辰，大赦。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illegible]言天子一娶十二女，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莽於是遣中

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百官志：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時屬光祿勳）分行天下，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illegible]掌上名）莽感漢高廟神靈，（[illegible]）遣虎賁武士入高廟，四面提擊，（師古曰：[illegible]）斧壞戶牖，（師古曰：[illegible]）桃湯赭鞭鞭灑屋壁，（[illegible]）令輕車校尉居其中。（[illegible]）是歲，南郡秦豐眾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illegible]）莽召問群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illegible]）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曆，候氣變，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illegible]）太傅平化侯飾虛偽以偷名位，賊夫人之子。（[illegible]）國師嘉信公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illegible]）羲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illegible]）莽怒，使虎賁扶祿出。（[illegible]）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誹故也。六筦非匡所

造莽厭眾意而出之（師古曰厭滿也一曰壓）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群聚常思歲熟得歸鄉里眾雖萬數不敢略有城邑日闋而已（師古曰闋盡也此言畢盡改日得日給口糧已闋空也）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鬬中兵而死（中竹仲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師古曰諭曉也）是歲荊州牧發奔命二萬人討綠林賊賊帥王匡等相率迎擊於雲杜（賢曰雲杜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西）大破牧軍殺數千人盡獲輜重（重直用翻）牧欲北歸馬武等復遮擊之（復扶又翻）鉤牧車屏泥（屏泥謂車之油泥）刺殺其驂乘（刺七亦翻）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賢曰竟陵縣名屬江夏郡故城在今郢州長壽縣南）轉擊雲杜安陸（賢曰安陸縣屬江夏郡今安州縣）多略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州郡不能制又大司馬士按章豫州（師古曰有章上者按治之也）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還從宣翻）莽大怒以為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七公謂四輔三公）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師古曰督謂察視也）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群黨遮略乘傳宰士（傳知戀翻）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為如是（數所具翻）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大者群盜小者偷穴（師古曰穴謂穿窬）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惡烏路翻）而妄曰饑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請其罪）於是群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言不可制也）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為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劾戶概翻）莽讓況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罪乏興（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乏軍興同）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治直之翻下同）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師古曰部吏謂亭長之屬也伍人謂同伍之人若今伍保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師古曰延音弋戰翻）乃遣將帥多使者傳相監趣（師古曰監謂督察也趣讀曰促）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師古曰力勤也塞當也）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師古曰供也共音恭）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復扶又翻治直之翻）將帥又不能躬率

二十三

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浸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語，牛倨翻），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易，以豉翻），旬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洛陽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無以威示遠方。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藏，徂浪翻），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陰為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代監其兵，遣況西詣長安，拜為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敗。

三年春，正月，九廟成，納神主（主，木主也）。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為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又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載以四輪車，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輀車，非僊物也。」

二月，樊崇等殺景尚（景尚，上年所遣）。關東人相食。

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討衆賊。初，樊崇等衆既寖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及聞太師、更始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別，彼列翻），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卒，子恤翻）。

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重，直用翻）。

綠林賊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引去。王常、成丹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馬武及其支黨朱鮪、張卬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傳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

蝗從東方來，飛蔽天。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乃置養贍官稟食之；師古曰稟給也音彼錦翻食讀曰飤 使者監領，監古銜翻 與小吏共盜其稟，饑死者什七八。先是，先悉薦翻 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粱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秋，七月，新市賊王匡等進攻隨；隨縣屬南陽郡 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眾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illegible]

莽詔書讓廉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塞悉則翻 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掾俞絹翻 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 將軍之先，為漢信臣。[illegible] 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周人思召公也。[illegible] 人所歌舞，天必從之。[illegible] 今方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桀之士，詢忠

智之謀，與社稷之計，[illegible] 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左將軍奉世曾孫也。冬，無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附賊；[illegible] 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匡，勞力到翻 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等眾數萬人在梁郡，[illegible] 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illegible] 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余據後漢書成昌在無鹽縣界 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節付匡，韍音弗 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鬬，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illegible] 馳奔賊，皆戰死。國將哀章請願平山東；[illegible] 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鎮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illegible] 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初，長沙定王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

水鄉，與宗族往家焉。[illegible]仁卒，子敞嗣；值莽篡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鬱林太守；[illegible]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illegible]欽娶湖陽樊重女，[illegible]生三男：縯、仲、秀。（縯，音引。）兄弟早孤，養於叔父良。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自莽篡漢，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

秀隆準，日角，（賢曰：隆，高也。許負云：鼻頭為準。鄭玄尚書中候注云：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性勤稼穡；[illegible]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illegible]秀姊元為新野鄧晨妻，秀嘗與晨俱過穰人蔡少公，[illegible]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illegible]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illegible]秀戲曰：「何用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好，呼到翻。）為莽宗卿師，（賢曰：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置宗師……宗卿師……）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

「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illegible]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眾，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見，因具言讖文事，與相約結，定計議。通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莽改南陽為前隊，屬正職如都尉。……）因以號令大眾，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縯召諸豪桀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眾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縯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絳衣大冠，將軍之服也。）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賢曰：柱天，若天之柱也；都部者，都統其眾也。）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縯使族人嘉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唐子鄉，（賢曰：唐子山在今……）又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眾恚恨，欲反攻諸劉。秀斂宗人所得物，悉以與之，眾乃悅。進拔棘陽。（賢曰：棘陽縣，屬南陽郡。）

[illegible]李軼、鄧[illegible]將[illegible]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張卬[illegible]收散卒入蔞谿，劫略鍾、龍間，眾復振。[illegible]引軍與荊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illegible]十一月，有星孛于張。[illegible]劉縯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illegible]與甄阜、梁丘賜戰。時天密霧，漢軍大敗，秀單馬走，遇女弟伯姬，與共騎而奔。前行，復見姊元，趣令上馬。[illegible]元以手揮曰：「行矣！不能相救，無為兩沒也！」會追兵至，元及三女皆死。縯弟仲及宗從死者數十人。[illegible]縯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illegible]引精兵十萬南度潢淳，[illegible]臨沘水，[illegible]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illegible]阜、賜軍大至，各欲解去，縯甚患之。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illegible]

縯即與秀及李通造其壁，[illegible]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眾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illegible]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illegible]即真主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縯曰：「如事成，豈敢獨饗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餘將成丹、張卬言之。[illegible]丹、卬負其眾，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其將帥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必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強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少識，[illegible]然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吾屬幾陷於不義。」[illegible]即引兵與漢軍、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illegible]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一 起昭陽協洽盡閼逢涒灘凡二年

淮陽王 諱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帝王紀曰舂陵戴侯熊渠生蒼梧太守利利生子張子張生玄後降赤眉光武詔封爲淮陽王

更始元年 [illegible] 春正月甲子朔漢兵與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賜斬之 甄之人翻 殺士卒二萬餘人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引兵欲據宛 宛於元翻 劉縯與戰於淯陽下 前漢志淯陽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以在淯水之陽因名淯音育 大破之遂圍宛先是青徐賊衆雖數十萬人訖無文書號令旌旗部曲 師古曰文謂文章號謂號令一曰號謂大旗號也 及漢兵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移書稱說 [illegible]號令也說輸芮翻稱說者謂其[illegible]也 莽聞之始懼舂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 更工衡翻 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多而無所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桀及王常等皆欲立劉縯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 樂音洛 憚縯威明貪玄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召縯示其議

績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其後赤眉果立盆子）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也舂陵去宛三百里耳遽自尊立為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吾敝非計之善者也不如且稱王以號令王勢亦足以斬諸將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illegible]）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張卬拔劍擊地（[illegible]）曰疑事無功（[illegible]）今日之議不得有二衆皆從之二月辛巳朔設壇場於淯水上沙中（[illegible]）玄即皇帝位南面立朝群臣（[illegible]）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於是大赦改元以族父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司徒陳牧為大司空餘皆九卿將軍（[illegible]）由是豪桀失望多不服（[illegible]）王莽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須髮立杜陵史諶女為皇后（[illegible]）置後宮位號視公卿大夫元士者凡百二十人（[illegible]三夫人[illegible]九嬪[illegible]二十七世婦視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御妻視八十一元士）莽赦天下詔王匡哀章等討青徐盜賊嚴尤陳茂等討前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illegible]丹青之信[illegible]）復迷惑不解散將遣大司空隆新公將百萬之師劋絕之矣（[illegible]劋[illegible]音子小翻）三月王鳳與太常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郾皆下之（賢曰昆陽定陵皆縣名屬潁川郾音於建翻[illegible]）王莽聞嚴尤陳茂敗乃遣司空王邑馳傳（[illegible]）與司徒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毋霸為壘尉（[illegible]壘[illegible]主壁壘之事）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邑至洛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illegible]）定會者四十三萬人號百萬餘在道者旌旗輜重千里不絕（[illegible]輜車名[illegible]重直用翻）夏五月尋邑南出潁川與嚴尤陳茂合諸將見尋邑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憂念妻孥（賢曰孥子也音奴）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少詩沼翻）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且宛城未拔（[illegible]宛未拔[illegible]）不能相救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

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素輕秀及迫急乃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秀復為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唯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與廷尉大將軍王常守昆陽夜與五威將軍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嚴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宛敗昆陽自服邑曰吾昔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眾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當先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為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為憂嚴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邑又不聽

棘陽守長岑彭與前隊貳嚴說共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舉城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縯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固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

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

六月己卯朔秀與諸營俱進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奔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

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崩
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
地（呼火故翻）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伏尸百餘里會大雷
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川盛溢（水經滍水出南陽魯陽縣堯山東逕昆陽城北東入汝滍丈理翻）虎豹皆股戰士卒赴水溺死者
以萬數水為不流（為于偽翻）王邑嚴尤陳
茂輕騎乘死人度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
算（勝音升）舉之連月不盡或燔燒其餘士卒奔走
各還其郡王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洛陽
關中聞之震恐於是海內豪桀翕然響應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旬月之
間徧於天下　莽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皇帝乃會
公卿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策（事見三十六卷）
泣以示羣臣（平帝元始五年為于偽翻）　劉秀復徇潁川攻父城
不下（賢曰父城縣名故城在今許州葉縣東北）屯兵
巾車鄉（巾車鄉名在父城界）潁川郡掾馮異監五縣（掾俞絹翻）
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
城以效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
多暴橫（橫戶孟翻）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
舉止非庸人也遂與萌率五縣以降（降戶江翻）　新市平

林諸將以劉縯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秀謂
縯曰事欲不善（言更始欲害縯也）縯笑曰常如是耳更始大
會諸將取縯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
（申徒氏申屠也玦決也令早決斷）更始不敢發縯舅樊宏謂縯曰建
得無有范增之意乎（范增事見九卷）縯不應李軼初與
縯兄弟善後更諂事新貴　秀戒縯曰此人不
可復信（復扶又翻）縯不從縯部將劉稷勇冠三軍（冠古玩翻）聞
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
何為者邪更始以稷為抗威將軍稷不肯拜
更始乃與諸將陳兵數千人先收稷將誅之縯
固爭李軼朱鮪因勸更始并執縯即日殺之以族兄
光祿勳賜為大司徒　劉秀聞之自父城
馳詣宛謝　司徒官屬迎弔秀
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
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縯服喪（為于偽翻）飲食言笑如
平常更始以是慙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
道士西門君惠謂王莽衛將軍王涉曰讖文劉氏當
復興（復扶又翻）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國師公劉秀
大司馬董忠司中大贅孫伋謀以所部兵劫莽降漢
以全宗族　秋七月伋以其謀告莽莽

召忠詰責，因格殺之。使虎賁以斬馬劍剉忠，收其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秀、涉皆自殺。莽以其骨肉舊臣，惡其內潰，故隱其誅。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乃召王邑還，為大司馬；以大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莽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啗鰒魚；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就枕矣。

成紀隗崔、隗義，上邽楊廣，冀人周宗，同起兵以應漢，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李育。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崔等共推為上將軍。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軍。囂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為軍師。望說囂立高廟於邑東，己巳，祠高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殺馬同盟，以興輔

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數，所具翻。）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大尹王向；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殺王莽庸部牧宋遵，衆合數萬。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桀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并其衆。

前鍾武侯劉望起兵汝南，嚴尤、陳茂往歸之。八月，望即皇帝位，以尤為大司馬，茂為丞相。

王莽使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更始遣定國上公王匡攻洛陽，西屏大將軍申屠建、丞相

司直李松攻武關（李松，通之從弟也）三輔震動。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以應漢（[illegible]），攻武關都尉朱萌，萌降（降，戶江翻）。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illegible]），西拔湖（[illegible]）。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古者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illegible]），宜告天以求救。莽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大哭，氣盡，伏而叩頭。諸生小民旦夕會哭，為設飧粥（[illegible]），甚悲哀者除以為郎，郎至五千餘人。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將北軍精兵數萬人以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質，音致）。時省中黃金尚六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illegible]），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眾重怨，無鬬意（[illegible]）。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自守（[illegible]）。于匡、鄧曄擊之，六虎敗走。二虎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虎亡（[illegible]）。三虎收散卒，保渭口京師倉（[illegible]）。鄧曄開武關迎漢兵，李松將三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擊莽波水將軍（[illegible]），追奔至長門宮（[illegible]）。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illegible]）。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眾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又聞天水隗氏方到，皆爭欲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利（[illegible]）。莽赦城中囚徒，皆授兵，殺豨飲其血（[illegible]），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illegible]）。使更始將軍史諶將之（諶，氏壬翻）。度渭橋，皆散走，諶空還。眾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九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illegible]）。張邯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𨱏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illegible]）。會日暮，官府邸第盡奔亡。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讙並和（[illegible]），燒作室門（[illegible]），斧敬法闥（[illegible]），呼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黃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

莽紺袀服（師古曰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袀純也紺古暗翻袀音均又音勻）持虞帝匕首（虞帝安得有匕首蓋莽自為之以厭大人）天文郎按式於前（師古曰式所以占時日天文郎今之用式者也）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孔子之言莽以自況）庚戌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之漸臺（漸臺在未央宮滄池中建章漸臺在太液池中程大昌曰漸者浸也言臺在水中受其漸浸也凡臺在水中皆可名為漸臺）公卿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師古曰罷讀曰疲）士死傷畧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師古曰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聞莽在漸臺衆共圍之數百重（重直龍翻）臺上猶與相射（射食亦翻）矢盡短兵接王邑父子𨙸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餔時衆兵上臺（餔音晡師古曰日加申時食為下餔）苗訢唐尊王盛等皆死（訢音欣）商人杜吳殺莽校尉東海公賓就斬莽首（師古曰公賓姓就名也風俗通曰魯大夫公賓庚之後）軍人分莽身節解臠分爭相殺者數十人（王莽年五十一居攝五十四即真六十八誅死）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師古曰舍止也）妻莽後宮乘其車服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上（上時掌翻）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縣讀曰懸提徒計翻）或切食其舌

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折而設翻要一遙翻）及居位輔政勤勞國家直道而行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師古曰論語載孔子答子張之言也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四父謂王鳳王音王商王根也）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黃帝虞舜復扶又翻）乃始恣睢奮其威詐（師古曰恣睢暴戾貌睢呼季翻）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以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師古曰囂眾口愁也喪息浪翻）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虛讀曰墟）害徧生民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聖王之驅除云爾（師古曰聖王謂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以待聖人也）定國上公王匡拔洛陽生縛莽太師王匡哀章皆斬之冬十月奮威大將軍劉信擊殺劉望於汝南（信大司馬賜之子）并誅嚴尤陳茂郡縣皆降（降戶江翻）

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宮府。（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故使整脩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東觀記曰：文書移與屬縣也。）從事司察，一如舊章。（續漢書：司隸置從事史十二人，秩皆百石，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漢官儀曰：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方言曰：覆髻謂之幘，或謂之承露。劉昭志曰：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為絳帕，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卻摞之，施巾連題，卻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勝，音升。）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復，扶又翻。下同。）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屬，之欲翻。）更始北都洛陽，分遣

使者徇郡國，曰：「先降者復爵位！」（[illegible]）使者至上谷，（漢上谷郡，治沮陽。）上谷太守扶風耿況迎，上印綬；（上，時掌翻。）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見使者，請之。（[illegible] 百官志：郡功曹主選署功勞。[illegible]）使者不與，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邪？」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國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墮，讀曰隳。）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應。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況，況至，恂進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而歸。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為

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事；（為，于偽翻。寵據漁陽，本此。）以漢為安樂令。（[illegible]）更始遣使降赤眉。（[illegible]）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眾稍有離叛者，乃復亡歸其營。王莽廬江連率潁川李憲據郡自守，稱淮南王。（[illegible]）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為梁王，都睢陽。（睢，音雖。）更始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

用。」朱鮪等以為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更始乃以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鎮慰州郡。以大司徒賜為丞相，令先入關，脩宗廟宮室。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秀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

笑，因留宿間語。(賢曰：間，私也。)禹進說曰：(說，輸芮翻。)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斷，丁亂翻。)諸將皆庸人屈起，(賢曰：屈，音求勿翻。)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歷觀往古聖人之興，二科而已，天時與人事也。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任，音壬。)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也。況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兄縯之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為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徇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宋子耿純謁秀於邯鄲，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故趙繆王子林說秀決列人河水以灌赤眉，秀不從，去之真定。林素任俠於趙、魏間。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云：母故成帝謳者，嘗見黃氣從上下，遂任身。趙后欲害之，偽易他人子，以故得全。林等信之，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等謀共立郎。會民間傳赤眉將度河，林等因此宣言赤眉當立劉子輿以觀眾心，百姓多信之。十二月，林等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城，止於王宮，立郎為天子。分遣將帥徇下幽、冀，移檄州郡。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二年春正月，大司馬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薊，音計。)申屠建、李松自長安迎更始遷都。

二月，更始發洛陽。初，三輔豪桀假號誅莽者，人人皆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兒

大賊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趙萌等不能下更始至長安乃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於是三輔悉平時長安唯未央宮被焚其餘宮室供帳倉庫官府皆案堵如故市里不改於舊更始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侍官皆宮省久吏各驚愕相視李松與棘陽趙萌說更始宜悉王諸功臣朱鮪爭之以為高祖約非劉氏不王更始乃先封諸宗室祉為定陶王慶為燕王歙為元氏王嘉為漢中王賜為宛王信為汝陰王然後立王匡為比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王常為鄧王申屠建為平氏王陳牧為陰平王衛尉大將軍張卬為淮陽王

執金吾大將軍廖湛為穰王尚書胡殷為隨王柱天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陰王水衡大將軍成丹為襄邑王驃騎大將軍宗佻為潁陰王尹尊為郾王唯朱鮪辭不受乃以鮪為左大司馬宛王賜為前大司馬使與李軼等鎮撫關東又使李通鎮荊州王常行南陽太守事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共秉內任更始納趙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群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中與語韓夫人尤嗜酒每侍飲見常侍奏事輒怒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時持事來邪起抵破書案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更始怒拔劍斬之自是無敢復言以至群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

（胃翻）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言以庖廚為功也。）軍師將軍李淑上書諫曰：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埶，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唯名與器，聖人所重。（孔子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今加非其人，望其裨益萬分，猶緣木求魚，升山采珠。（賢曰：言求之非其所，不可得也。）海內望此，有以窺度漢祚。（窺度，[illegible]）更始怒，囚之。諸將在外者，皆專行誅賞，各置牧守，州郡交錯，不知所從。由是關中離心，四海怨叛。

更始徵隗囂及其叔父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至長安，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試舊號以授之。[illegible]）

耿況遣其子弇奉奏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弇，古含翻。）行至宋子，會王郎起，弇從吏孫倉、衛包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為降虜耳！（從，才用翻。）我至長安，與國家陳上谷、漁陽兵馬，歸發突騎（賢曰：突騎，言能衝突軍陳也。）以轔烏合之眾，如摧枯折腐耳。（賢曰：轔，轢也。）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遂亡降王郎。弇聞大司馬秀在盧奴，（賢曰：盧奴縣名，屬中山國，故城在今定州安喜縣。水經注曰：城內有黑水，故池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為名。）馳北上謁；（上，時掌翻。下同。）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

（昭帝改涿為[illegible]陽屬[illegible]）王郎移檄購秀十萬戶。秀令功曹令史潁川王霸至市中募人擊王郎，（漢諸公府令史，[illegible]）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illegible]）霸慚懅而反。（賢曰：[illegible]）秀將南歸，耿弇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南陽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秀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賢曰：[illegible]入囊中也。）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故廣陽王子接起兵薊中以應郎，（賢曰：廣陽王名[illegible]五代孫。）城內擾亂，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秀趣駕而出，（賢曰：趣，急也。）至南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遂晨夜南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蕪蔞亭，（賢曰：蕪蔞，亭名，在今饒陽縣東北。[illegible]）時天寒烈，馮異上豆粥。至饒陽，（賢曰：饒陽縣名，屬涿郡，在饒河之陽，故名。）官屬皆乏食。秀乃自稱邯鄲使者，入傳舍。（傳舍，客館也。）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從，才用翻。）傳吏疑其偽，乃椎鼓數十通，紿言邯鄲將軍至；（椎，直追翻。紿，[illegible]）官屬皆失色。秀升車欲馳，既而懼不免，徐還坐，曰：請邯鄲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賢曰：下曲陽縣名，屬鉅鹿郡。常山郡有上曲陽。）

（故此言下劉昭曰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宋白曰鎮州鼓城縣漢下曲陽縣地）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從才用翻）至嘑沱河（賢曰山海經云大戲之山滹沱之水出焉在今代州繁畤縣東流經定州深澤縣東南即光武所度處今俗謂之危度口至賢按滹沱河舊在饒陽南至魏太祖曹操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水所以今在饒陽縣北）候吏還白河水流澌（賢曰澌音斯以流也）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比必寐及也）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賢曰監護度也）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賢曰南宮縣名屬信都國今冀州縣也）遇大風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賢曰爇而悅翻）秀對竈燎衣（賢曰燎炙也）

馮異復進麥飯（復扶又翻）進至下博城西（賢曰下博縣屬信都國在博水之下故曰下博故城在今冀州下博縣南）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賢曰蓋神人也今下博縣西有老父堂）指曰努力信都郡為長安城守（賢曰信都郡今冀州為于偽翻）去此八十里秀即馳赴之是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南陽任光和戎太守信都邳彤不肯從（東觀記曰王莽分信都為和戎居下曲陽邳彤傳作和成戎為是風俗通奚仲為夏車正封於邳其後以為氏彤徒冬翻）光自以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賢曰獨守無援故恐）聞秀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邳彤亦自和戎來會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

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之地（振舉也）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二郡信都和戎）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墮讀曰隳）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復扶又翻）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謂光武西歸則王郎之位號定故曰成主背蒲妹翻考異曰范書邳彤傳邯鄲勢成民不肯背成主字皆作城袁紀作邯鄲和成民不肯捐而千里送公漢春秋作邯鄲之民不能捐父母背成主按文意城皆當作成邯鄲成謂邯鄲勢成也成主謂王郎為已成之主也）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郡兵弱

欲入城頭子路力子都軍中（爰曾起兵盧城頭曾字子路號城頭子路考異曰范書作力子都編修劉攽曰力當作刁音彫）任光以為不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拜任光為左大將軍信都都尉李忠為右大將軍邳彤為後大將軍和戎太守如故信都令萬脩為偏將軍（萬姓也孟子弟子有萬章）皆封列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任光李忠萬脩將兵以從（從才用翻使疏吏翻）邳彤將兵居前任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傳知戀翻語牛倨翻）秀投暮入堂陽界（賢曰堂陽縣屬鉅鹿郡在堂水之陽故城在今冀州鹿城）

多張騎火，彌滿澤中，堂陽即降。又擊貰縣，降之。（貰縣屬鉅鹿郡。師古曰：貰音式制翻。）城頭子路者，東平爰曾也，寇掠河濟間，有眾二十餘萬；（[illegible]）力子都有眾六七萬；故秀欲依之。昌城人劉植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迎秀；（賢曰：昌城縣屬信都郡，故城在今冀州西北。[illegible]）秀以植為驍騎將軍。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皆載木自隨，（賢曰：[illegible]）迎秀於育；（賢曰：育，縣名，[illegible]）拜純為前將軍。進攻下曲陽，降之。眾稍合，至數萬人，復北擊中山。（賢曰：中山國，一名中人，故城在今定州唐縣東北。張曜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也。復，扶又翻。）耿純恐宗家懷異心，乃使從弟訢、宿歸燒廬舍，以絕其反顧之望。秀進拔盧奴，（杜佑曰：定州安喜縣，漢盧奴縣。）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復，扶又翻。）時真定王楊起兵附王郎，眾十餘萬，秀遣劉植說楊，（說，[illegible]）楊乃降。（楊，常山憲王舜六世孫；舜，景帝子也。[illegible]）秀因留真定，納楊甥郭氏為夫人以結之。進擊元氏、防子，皆下之；（[illegible]）至鄗，擊斬王郎將李惲；至柏人，復破郎將李育。育還保城，攻之不下。

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illegible]）漢中王嘉擊降之，有眾數十萬。校尉南陽賈復見更始政亂，乃說嘉曰：（[illegible]）「今天下未定，而大王安守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illegible]）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在河北，必能相用。」乃為書薦復及長史南陽陳俊於劉秀。復等見秀於柏人，秀以復為破虜將軍，俊為安集掾。（[illegible]）

初，（[illegible]）秀舍中兒犯法，軍市令潁川祭遵格殺之；（[illegible]）秀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貰之，（賢曰：貰，[illegible]）以為刺姦將軍，（[illegible]）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初，王莽既殺鮑宣，（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三年。）上黨都尉路平欲殺其子永；太守苟諫保護之，永由是得全。更始徵永為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將兵安集河東、并州，（[illegible]）得自置偏裨。（[illegible]）永至河東，擊青犢，大破之，以馮衍為立漢將軍，屯太原，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士，以扞衛并土。

或說大司馬秀以守柏人，不如定鉅鹿，（[illegible]）秀乃引兵東北拔廣阿。（[illegible]）秀披輿地圖，

武帝時羣臣請王皇子御史奏輿地圖索隱曰謂地為輿者天地有覆載之德故謂天為蓋謂地為輿故地圖稱輿地圖疑自古有之名非始漢也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
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
方今海內殽亂人思明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
者在德薄厚不以大小也。薊中之亂耿弇與劉秀
相失北走昌平[illegible]就其父況因
說況擊邯鄲說輸芮翻時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急發
其兵北州疑惑多欲從之上谷功曹寇恂門下掾閔
業閔姓也魯有大夫閔馬父孔子弟子有閔子騫說況曰邯鄲拔起賢曰拔猝也
難可信向大司馬劉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以歸之

下遐稼翻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對曰今上谷
完實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
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遣恂東約彭寵欲各發
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詣大司馬秀安樂令吳漢護
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從秀樂音洛蓋古盍翻狐奴縣屬漁陽郡
寵以為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出止外
亭外亭城外之亭也遇一儒生召而食之食讀曰飤問以所聞生
言大司馬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邯鄲舉尊號者實
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秀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
寵令具以所聞說之說輸芮翻會寇恂至寵乃發步騎三

千人以吳漢行長史與蓋延王梁將之南攻薊殺王
郎大將趙閎寇恂還遂與上谷長史景丹及耿弇將
兵俱南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
以下凡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清河河間凡
二十二縣前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丹等勒兵問
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劉公也諸將喜即進至城下城
下初傳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為于偽翻衆皆恐劉秀自
登西城樓勒兵問之耿弇拜於城下即召入具言發
兵狀秀乃悉召景丹等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
漁陽上谷兵數所角翻下同吾聊應言我亦發之賢曰王郎將帥數云
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光武亦聊應之云然[illegible]孔穎達曰聊且略之辭何意二
郡良為吾來從景丹傳考異曰袁紀作[illegible]方與
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以景丹寇恂耿弇蓋延吳漢
王梁皆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耿況彭寵大將軍
封況寵弇延皆為列侯吳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
能以辭自達少詩沼翻朱子曰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造七到翻然沈厚有智
略[illegible]鄧禹數薦之於秀秀漸親重之更始遣尚書
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秀至與之合軍東
圍鉅鹿月餘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
門內之更始遣兵攻破信都秀使李忠還行太守事

新王郎 兵之大 虜掠之 此

王郎遣將倪宏劉奉率數萬人救鉅鹿秀逆戰於南䜌不利賢曰南䜌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邢州鉅鹿縣東北左傳齊國夏伐晉取欒即其地也杜其後南徙故加南今謂之儀城欒之轉也杜佑曰鉅鹿漢縣地漢鄗縣今平鄉也䜌音力全翻景丹等縱突騎擊之宏等大敗秀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見其戰樂可言邪樂音洛耿純言於秀曰久守鉅鹿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秀從之夏四月留將軍鄧滿守鉅鹿進軍邯鄲連戰破之郎乃使其諫大夫杜威請降威雅稱郎實成帝遺體秀曰設使成帝復生復扶又翻天下不可得況詐子輿者乎威請求萬戶侯秀曰

顧得全身可矣威怒而去秀急攻之二十餘日五月甲辰郎少傅李立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夜亡走王霸追斬之秀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章謂書之一通也秀不省悉井翻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賢曰反側不安也詩曰展轉反側秀部分吏卒各隸諸軍絕句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偏將軍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屏必郢翻蔽也坐樹下以自蔽也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護軍宛人朱祐言於秀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考異曰袁紀朱祐續漢書表

皆作祜按東觀記祐字作福避安帝諱言順說文祜字無解云上諱然則祐名當作示旁古今之古不嘗作左右之右也相息亮翻秀曰召刺姦收護軍同時事伯升為大司馬後以為護軍乃官表護軍都尉秦官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都尉又祐乃不敢復言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蕭縣屬沛郡賢曰今徐州縣也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謂所居為行在所悉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苗曾為幽州牧韋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漁陽太守並北之部蕭王居邯鄲宮晝臥溫明殿賢曰溫明殿在邯鄲趙王故殿也將之殿北八十里也間古莧翻耿弇入造床下請間因說曰吏士死傷者多請歸上谷益兵蕭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平復用兵何為復扶又翻弇曰王郎

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史記曰項籍字羽余按此言更始其人不能辦事也敗必不久蕭王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蕭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橫戶孟翻都內謂長安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朝直遙翻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

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是時，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脛、大槍、尤來、上江、青犢、五校、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眾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欲擊之，乃拜吳漢、耿弇俱為大將軍，持節北發幽州十郡突騎。苗曾聞之，陰敕諸郡不得應調。吳漢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

出迎於路，漢即收曾，斬之。耿弇到上谷，亦收韋順、蔡充，斬之。北州震駭，於是悉發其兵。秋，蕭王擊銅馬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盛。漢悉上兵簿於莫府，請所付與，不敢自私，王益重之。王以偏將軍沛國朱浮為大將軍、幽州牧，使治薊城。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眾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

之，封其渠帥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眾在射犬，蕭王引兵進擊，大破之。南徇河內，河內太守韓歆降。初，謝躬與蕭王共滅王郎，數與蕭王違戾，常欲襲蕭王，畏其兵

強而止；雖俱在邯鄲，遂分城而處，然蕭王有以慰安之。躬勤於吏職，蕭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真吏也。」故不自疑。其妻知之，常戒之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終受制矣。」躬不納。既而躬率其兵數萬還屯於鄴。及蕭王南擊青犢，使躬邀擊尤來於隆慮山，躬兵大敗。蕭王因躬在外，使吳漢與刺姦大將軍岑彭襲據鄴城。躬不知，輕騎還鄴，漢等收斬之，其眾悉降。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李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寶、忠於綿竹，

（縣名屬廣漢郡今益州）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爲蜀王都成都（今成都府也故城今在縣東述先爲縣功）民夷皆附之　冬更始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莽篡漢易單于璽綬事見三十七卷始建國元年今復授之璽音徙）因送云當餘親屬貴人從者還匈奴（[illegible]）單于輿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亂（[illegible]）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以尊漢今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思漢莽卒以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掌拒（[illegible]）單于終持此言　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illegible]）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赤眉雖數戰勝（[illegible]）而疲弊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illegible]）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illegible]）又欲乘釁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爲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時朱鮪李軼田立陳僑將兵號三十萬（[illegible]）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鮑永田邑在并州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illegible]）欲擇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illegible]）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illegible]）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拜馮異爲孟津將軍（[illegible]）統魏郡河內兵於河上以拒洛陽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復引兵而北寇恂調糇糧（[illegible]）治器械以供軍（[illegible]）軍雖遠征未嘗乏絕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并及禍乃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爲御史大夫（[illegible]）　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桀沛人周

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將，即亮翻。帥，所類翻。下，遐稼翻。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賢曰：西防，縣名，故城在今宋州單父縣北。佼，音絞，姓也，周大夫原伯佼之後。姓譜[illegible]。杜佑曰：佼，音絞。今考兩漢志，無西防縣。東海賊帥董憲為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為輔漢大將軍，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邔人秦豐起兵於黎丘，攻得邔、宜城等十餘縣，有衆萬人，自號楚黎王。[illegible]黎丘[illegible]宜城[illegible]南郡[illegible]

汝南田戎攻陷夷陵，賢曰：夷陵，縣名，屬南郡，有夷山，故曰夷陵，今峽州縣。水經註[illegible]自稱掃地大將軍，轉寇郡縣，衆數萬人。

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敕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二 起旃蒙作噩，盡柔兆閹茂，凡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上 諱秀，字文叔。賢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光武中興，故廟稱世祖。[illegible]

建武元年（乙酉，是年六月即位改元） 春，正月，方望與安陵人弓林弓，姓也。[illegible]大夫叔弓之後。又孔子弟子有仲弓，又有[illegible]共立前定安公嬰為天子，聚黨數千人，居臨涇。賢曰：臨涇縣屬安定郡，今涇州縣。更始遣丞相松等擊破，皆斬之。

鄧禹至箕關，賢曰：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擊破河東都尉，進圍安邑。縣名。

赤眉二部俱會弘農，[illegible]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難，乃旦翻。茂軍大敗。赤眉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為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眉戰於蓩鄉，賢曰：蓩，音莫老翻，草名，因以為地名。續漢志：弘農有蓩鄉。東觀記曰：崇等入至弘農枯樅山下，與更始將[illegible]今號州湖城縣[illegible]湖城縣之間。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轉北至湖。

蜀郡功曹李

能說公孫述宜稱天子（說輸芮翻）夏四月述即帝位號成家（賢曰以起成都故號成家）以元龍興（時有龍出其府殿中因以紀元）李熊為大司徒述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越巂任貴據郡降述（王莽天鳳三年任貴[illegible]越巂音髓任音壬）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賢曰元氏縣屬常山郡[illegible]）追至北平（[illegible]）連破之（賢曰[illegible]北平縣屬中山國[illegible]）又戰於順水北（[illegible]）乘勝輕進反為所敗（敗補邁翻）王自投高岸遇突騎王豐下馬授王（[illegible]）王僅而得免散兵歸保范陽（賢曰范陽縣名[illegible]故城在今易州[illegible]）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諸將不知所為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兄子謂伯升子章及興也）眾恐懼數日乃定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連戰破之（賢曰安次縣名屬渤海郡今幽州縣[illegible]）賊退入漁陽所過虜掠強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重直用翻）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敕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馮異遺李軼書（遺于季翻）為陳禍福（為于偽翻）勸令

歸附蕭王軼知長安已危而以伯升之死心不自安乃報書曰（[illegible]更始元年）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事見三十八卷[illegible]）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賢曰機弩牙也軸車軸也[illegible]）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illegible]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得北攻天井關（劉昫曰澤州晉城縣南太行山上關南有天井泉賢曰在今[illegible]）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與戰於士鄉下（[illegible]河南[illegible]士鄉聚[illegible]）大破斬勃軼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白王王報異曰季文多詐（李軼字季文）人不能得其要領（要一遙翻[illegible]）今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眾皆怪王宣露軼書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刺七亦翻）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降戶江翻）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茂賈彊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鞏縣屬河南郡周鞏伯之國[illegible]）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異（[illegible]）異[illegible]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

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呼火故翻 陳讀曰陣 恂因奔擊，大破之。馮異亦渡河擊朱鮪，鮪走，異與恂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環音宦 帀作答翻 周也 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異、恂移檄上狀，諸將入賀，因上尊號。上時掌翻 下同 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宜先即尊位，乃議征伐。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賢曰 謂四方未有主也 前書音義曰直馳曰馳亂馳曰騖 余謂諸將者蓋謂位號未正誰為賊也 王驚曰：何將軍出此言，可斬也。乃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弇鼓又翻下同 [illegible] 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賢曰浚靡縣名屬右北平郡故城在今漁陽縣北 浚音峻 賊散入遼西、遼東，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貊莫白翻 鈔楚交翻 都護將軍賈復漢宣帝置西域都護護南北道諸國 延壽之擊郅支也自謂為都護將軍漢朝未以為將軍號也至光武乃以命賈復 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創甚。校戶教翻 創初良翻 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將即亮翻 為其輕敵也。為于偽翻 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薊音計

還至中山，諸將復上尊號，王又不聽。行到南平棘，賢曰縣名屬常山郡今趙州縣故城在縣南 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閒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賢曰鄗縣屬常山郡光武即位於此改曰高邑 鄗呼各翻 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賢曰彊音其良翻 風俗通彊姓 晉有大夫彊鉏 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為主也 羣臣因復奏請。六月，己未，王即皇帝位于鄗南。光武將設壇於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賢曰其地在今趙州柏鄉縣 考異曰光武紀羣臣破蘇茂者將尊號光武于薊皆在四月前 馮異傳異與李軼書云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搆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 又勸光武即帝位亦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 按是年六月己未光武即位是月甲子鄧禹破王匡等於安邑 王匡張卬等謀奔長安乃謀以立秋貙膢時共劫更始 然則三王反叛應在光武即位之後夏秋之交 異安得於四月之前已言之 也或者史家潤色其言致此差互耳 改元大赦。鄧禹圍安邑，數月未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賢曰大陽縣屬河東郡 前書音義曰大河之陽 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 杜預曰河東大

陽縣也）欲攻禹。禹逆擊於解南，斬之。（賢曰解縣屬河東郡故城在今蒲州桑泉縣東南也師古曰解音蟹）王匡、成丹、劉均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明日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治兵。（治直吏翻）甲子，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毋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傳令軍中使發也）鼓而並進，大破之。匡等皆走，禹追斬均及河東太守楊寶，遂定河東。匡等犇還長安。（考異曰劉攽曰王匡張卬守河東為鄧禹所破奔還長安禹傳無張卬名今從之）張卬與諸將議曰：「赤眉旦暮且至，見滅不久，不如掠長安，東歸南陽，事若不集，復入湖池中為盜耳。」乃共入說更始。（說式芮翻）更始怒不應，莫敢復言。（復扶又翻）更始使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松軍掫，以拒赤眉。（賢曰掫音子侯翻及續漢志新豐有鴻門亭及掫城即此也）張卬、廖湛、胡殷、申屠建與隗囂合謀，欲以立秋日貙膢時（賢曰前書音義曰貙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冀州北郡以八月朝作飲食為膢其俗語曰膢臘社伏風俗通曰[illegible]殺食已貙膢續漢儀立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乃[illegible]先虞吉以期對天子御戎輅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於郊東門載獲車馳駟以薦陵廟名貙劉劉殺也貙亦時殺物故以名之又[illegible]翻貙膢[illegible]力甲翻師古[illegible]去[illegible]翻攫音貴）共劫更始，俱成前計。（考異曰袁紀云申屠建等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聽建等謀劫之今從范書）更始知之，託病不出，召張卬等入，將悉誅之。唯隗囂稱疾不入，會客王遵、周宗等勒兵自守。更始狐疑不決，卬、湛、殷疑有變，遂突

出，獨申屠建在，更始斬建，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隗囂第。卬、湛、殷勒兵燒門，入戰宮中，更始大敗。囂亦潰圍，走歸天水。明旦，更始東犇趙萌於新豐。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王匡懼，將兵入長安，與張卬等合。

赤眉進至華陰，（華戶化翻）軍中有齊巫，（齊巫齊國之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城陽景王章以誅諸呂之功故齊人祠之以求福）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賢曰縣官謂天子也）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眾，西向帝城，而無稱號，（稱尺證翻）名為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鄭，（鄭縣屬京兆賢曰今華州縣）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先是，赤眉過式，（地理志式縣屬泰山郡近其斬郡先志為郡）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萌之父曰憲城陽景王五世孫荒王順之子元帝時封式侯）恭少習尚書，（少詩照翻）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見上卷更始元年降戶江翻）復封式侯，為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牧牛。（漢注卒史秩百石九卿寺及諸郡及軍行部校皆有之校戶教翻俠戶頰翻）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為近屬。崇等

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賢曰札簡也笥篋也）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赤眉諸帥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被皮義翻）茂謂曰善藏符（藏徂浪翻）盆子即齧折棄之以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逢安為左大司馬（逢皮江翻）謝祿為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復扶又翻）

秋七月辛未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封酇侯食邑萬戶禹時年二十四又議選大司空帝以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衆咸不悅壬午以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琅邪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督謀為湛起兵湛收斬之於是吏民信向平原一境賴湛以全帝徵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

鄧禹自汾陰渡河入夏陽更始左輔都尉公乘歙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禹復破走之宗室劉茂聚衆京密閒自稱厭新將軍攻下潁川汝南衆十餘萬人帝使驃騎大將軍景丹建威大將軍耿弇彊弩將軍陳俊攻之茂來降封為中山王

己亥帝幸懷遣耿弇陳俊軍五社津備滎陽以東使吳漢率建議大將軍朱祐等十一將軍圍朱鮪於洛陽八月進幸河陽

李松自掫引兵還從更始與趙萌共攻王匡張卬於長安連戰月餘匡等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赤眉至高陵王匡張卬等迎降之遂共連兵進攻東門李松出戰赤眉生得松

松弟況為城門校尉，開門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廚城門出。三輔黃圖曰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廚官在城中故名之爲廚城門今長安故城北面之中門是也廚直誅翻 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更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為之除械，爲于僞翻 相與從更始於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即將更始至高陵。將如字領也持也挈也 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右輔都尉治郿高陵左輔都尉治所也右恐當作左 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劍格死。手守又翻 辛未，詔封更始為淮陽王；吏民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其送詣吏者封列侯。

初，宛人卓茂，卓姓也史記貨殖傳有卓氏宛於元翻 寬仁恭愛，恬蕩樂道，恬安也蕩坦蕩也樂音洛 雅實不為華貌，行己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未嘗與人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行下孟翻 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為密令，宋白續通典曰密縣古鄶國密國之地左傳諸侯伐鄭圍新密漢爲縣屬河南郡今縣東南二十里有故密城即漢理所 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賢曰部謂所部也遺于季翻下同 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屬之而受乎？屬之欲翻託也請也 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卒終也音子恤翻 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治直之翻下同 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嗤笑也 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茂正爲令郡復置守令使與茂並居郡爲于僞翻 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王莽改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勸課農桑京部丞主司錄所部 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東都之制太傅位上公絕席在三公之右傅師古音付 封褒德侯。」

臣光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孔子答季康子之言 是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論語子夏答樊遲之言陶音遙 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

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廷尉岑彭嘗為鮪校尉（朱鮪為大司馬，以彭為校尉……），令往說之（說，輸芮翻）。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為陳成敗（為，于偽翻）。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事並見上卷更始元年與二年），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還，從宣翻，又如字）。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賢曰：指河以為信，言其明白也。[illegible]）。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下，遐嫁翻；下同。索，昔各翻）曰：必信，可乘此上（上，時掌翻；下同）。彭趣索欲上（[illegible]）。鮪見其誠，即許降。辛卯，朱鮪面縛，與岑彭俱詣河陽。帝解其縛，召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與蘇茂等悉其眾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扶溝縣屬陳留郡……）。後為少府，傳封累世。帝使侍御史河內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士暴橫（橫，戶孟翻），詩敕曉不改（敕，戒也；曉，開諭也），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上召見，賜以棨戟（[illegible]），遂擢任之。冬十月癸丑，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illegible]）。

（官夾左右，十步一衛，兩宮相去七里。）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為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綬於盆子（[illegible]）。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為，于偽翻；下同），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呼，火故翻）：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欲自刎（刎，武粉翻）。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劉盆子居長樂宮（樂，音洛）。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illegible]），兵士輒剽奪之；又數虜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illegible]）。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賢曰：紀，綱紀也），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勞，力到翻。來，力代翻），父老童稚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illegible]），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illegible]），吾且休

隗囂

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枸邑，（賢曰：枸邑縣屬扶風，故城在今豳州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宋白曰：三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枸邑。屬上有鹿邑故城。枸，音苟。考異曰：袁紀書曰：每至輒曰與與赤眉爭鋒，按此詔賜禹書，責其不攻長安，不容有此語。二年十一月詔禹還，乃曰毋與窮寇爭鋒，袁紀誤也。）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上遣岑彭擊荊州群賊，下犨、葉等十餘城。（地理志：犨、葉二縣皆屬南陽郡。賢曰：犨故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許州葉縣也。犨，赤周翻。葉，式涉翻。）十一月甲午，上幸懷。梁王永稱帝於睢陽。（睢，音雖。）十二月丙戌，上還洛陽。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為慮，（卬等攻更始，更始恐其復立，而禍及己，故以為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中郎將宛人趙熹將出武關，（宛，於元翻。熹，許其翻。）道遇更始親屬，皆裸跣飢困，（裸，郎果翻。跣，蘇典翻。）熹竭其資糧以與之，將護而前。（將，子亮翻。）宛王賜聞之，迎還鄉里。（賜，宛人，故迎還鄉里。）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眾，興修故業，（復，扶又翻。）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平陵范逡為師友，前涼州刺史河內鄭興為祭酒，（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將長吏以祭酒為號。）茂陵申屠剛、杜林為治書，（治書，御史也。治，直之翻。）馬援為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捷，（賢曰：平襄縣，屬天水郡。行，姓；巡，名。姓譜：周有大行人之官，其後氏焉。）長陵王元為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聞，音問。）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賢曰：朴，謂未成器也。好，呼到翻，下同。）遂之北地田牧。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斛，（畜，許救翻。）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施，式豉翻。）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班彪，穉之子也。（穉，見三十六卷元始元年。）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漢邊郡皆置屬國都尉以鎮之。）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賢曰：遺種，言不畏滅絕也。）乃因萌求往河西。萌為融言於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輯，音集。）甚得其歡心。是時，酒泉太守安定梁統、（姓譜：梁，嬴姓，伯益之後，秦仲少子康封於夏陽梁山，是為梁伯，其後以國為氏。）金城太守庫鈞、（賢曰：前書音義云：庫，即倉庫吏之後也。今羌中有姓庫者。）張掖都尉茂陵史苞、酒泉都尉竺曾、（姓譜：竹君之後，本姓竹，後漢竺晏以報仇改為竺。）敦煌都尉辛肜，（肜，余中翻。）並州郡英俊，融皆

竇融

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絕在羌胡中（賢曰斗峻絕也余謂斗辟絕也）不同心戮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復扶又翻）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觀時變動議既定而各謙讓以位次咸共推梁統統固辭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任音壬）並孤立無黨乃共移書告示之二人即解印綬去於是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肜為敦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職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監古銜翻）河西民俗質樸而融等政亦寬

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脩兵馬習戰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賢曰起敵不失期也要一遙翻）每輒破之其後羌胡皆震服親附內郡流民避凶饑者歸之不絕

王莽之世天下咸思漢德安定三水盧芳居左谷中（續漢志曰三水縣有左谷故城在今原州平高縣水經注肥水出高平西北桑嵩山東北出峽東北流高平川東有山山東有三水縣故城本屬國都尉治）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云曾祖母匈奴渾邪王之姊也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王莽末乃與三水屬國羌胡起兵更始至長安徵芳為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敗三水豪桀共立芳為上將軍西平王（賢曰欲平定西方故以為號）使使與西羌匈奴結和親單于以為漢氏中絕劉氏來歸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令尊事我乃使句林王將數千騎迎芳兄弟入匈奴（賢曰句古侯翻）立芳為漢帝以芳弟程為中郎將將胡騎還入安定

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賢曰大要縣屬北地郡）積弩將軍馮愔車騎將軍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歆許今翻）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使疏吏翻）愔所親愛為

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勢必相忤（度徒洛翻忤五故翻）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降之（降戶江翻）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詣廣降與東歸至安邑道欲亡廣悉斬之愔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囂逆擊破之於高平（地理志高平縣屬安定郡賢曰今原州高平縣杜佑曰原州續漢高平縣地又曰原州平高縣即漢高平縣考異曰鄧禹傳愔叛在建武元年隗囂傳在二年蓋愔以元年冬末叛延及二年也）盡獲其輜重（重直用翻）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鄧禹西征任委一方承制拜官命囂故云承制命之也禹之承制始此）

臘日[illegible]

崇等設樂大會酒未行羣臣更相辯鬭更工衡翻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穉直利翻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從才用翻　帝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及更始敗邑遣使請降即拜為上黨太守帝又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鮪鮪未知更始存亡疑不肯從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詗問虛實詗火迥翻又古定翻　初帝從更始在宛宛於元翻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風俗通曰陰管仲之後也楚以為陰大夫其後氏焉是歲遣使迎麗華與帝姊湖陽公主妹寧平公主俱到洛陽以麗華為貴人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寧平公主上徵通為衛尉賢曰寧平縣屬淮陽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

初更始以王閎為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閎諭降得贛榆等六縣地理志贛榆縣屬琅邪郡師古曰贛音紺榆音踰賢曰贛音貢今海州東海縣也今據今人皆從貢音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既受劉永官號治兵於劇地理志劇縣屬北海郡賢曰故城在今青州壽光縣南故紀國城也治直之翻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皆下之閎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君前見攻之甚閎按劍曰太守奉朝命朝直遙翻而文公張步字文公擁兵相拒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之宴飲待為上賓令閎關掌郡事賢曰關通也

二年春正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殽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省悉井翻樊崇等謝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復扶又翻或曰此寧式侯事邪恭為式侯言寧是恭事邪天子恭弟也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賢曰離猶避也因涕泣噓唏噓唏歎向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無狀猶言無善狀也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號戶刀翻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刀子都為其部曲所殺刀依字讀賢曰今俗作刁魔月反餘黨與諸賊會檀鄉號檀鄉賊寇魏郡清河魏郡大吏李熊弟陸謀反城迎檀鄉或以告魏郡太守潁川銚期銚音姚[illegible]在今許州陽翟縣東北期召問熊熊叩頭

首服（首式救翻）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陸也（賢曰必以在城中為吏不如為賊之樂即任將母往就陸樂音洛魏郡治鄴將如字）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城西門陸不勝愧感（勝音升）自殺以謝期期嗟歎以禮葬之而還能故職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帝遣吳漢率王梁等九將軍擊檀鄉於鄴東漳水上（水經漳水源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壺關屯留潞縣武安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大破之十餘萬眾皆降又使梁與大將軍杜茂將兵安輯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illegible]）三郡清靜邊路流通（自涿陽至漁陽上谷路出三郡三郡已平則邊路流通矣范史杜茂傳邊作道）庚辰悉封諸功臣為

列侯（[illegible]氏曰西京列侯其傳國皆有世次東都侯事不等而史筆又渙略）梁侯鄧禹（禹始封鄼是年改封梁侯地理志梁縣屬河南郡唐汝州治之縣宋白曰漢梁縣故城在汝水之東）廣平侯吳漢（賢曰廣平縣屬廣平郡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西北）皆食四縣博士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治直吏翻）今封四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也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為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戰國公孫龍告平原君之辭）帝從之帝令諸將各言所樂（樂音洛）皆占美縣（占之贍翻）河南太守

潁川丁綝獨求封本鄉或問其故綝曰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其志封新安鄉侯（綝丑林翻漢法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鄉亭侯位視中二千石綝潁川定陵人新安鄉蓋在定陵）帝使郎中魏郡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埶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量音良厭於艷翻）帝以為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帝始用孝廉為尚書郎（百官志尚書令史十八人秩二百石侍郎三十六人秩四百石主作文書起草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起高廟于洛陽（考異曰帝紀正月壬子按正月甲子朔不應有壬子誤）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

郊兆于城南（續漢志曰立社稷於雒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四面及中各依方色無屋有牆門而已白虎通曰天子之壇方五丈諸侯之壇半天子之壇社者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也稷者五穀之長得陰陽中和之氣故祭之也虎約曰禮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龍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實商曰社佐顓頊為稷官主農事周棄繼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為稷禮王為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故[illegible]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漢籍夏有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傳[illegible]曰天子覲耕以侯宗室親耕自報故亡為立社為籍而報也國以人為本人以國為命故又為自姓立社而所都也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者論王社謂春社籍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所內為百姓立之帚之太社不自立之京師也社佑曰社者五土之禰五土者山社川澤丘陵墳衍[illegible]隰等各有所育羣生頓之故特於吐生物敷別立其名為社稷者於五土之中特稽原陽之祇以五土之各有所生而山椽川澤丘墳墳術此四者雜出材用等物於五穀之

功則少旦生人所急者食故於五主之中另推異原
隰之祇以報之以其能生五穀名其神但五穀不可
爲言以稷爲五穀之長春生秋成之主稷若原隰之
中能生五穀之氣足也續漢書曰制郊兆於雒陽城
南七里爲壇八陛中又爲重壇天地位皆在壇上其
外壇上爲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赤帝位在丙巳黃
帝位在丁未白帝位在庚申黑帝位在壬亥其外爲
壝重營皆紫以象紫宮營有通道以爲門日月在營
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外
營中營凡千五百一十四神位皇帝配食焉 長安
城中糧盡亦稍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
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復扶又翻乃引兵而西衆號百
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
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高惠
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一帝賢曰神主以木爲之方尺二寸穿中央達四方諸侯王長一尺虞主用桑
練主用栗衛宏漢舊儀曰已葬收主爲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壁坎中去地六尺一寸祭則立主於坎下
因巡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行下孟翻爲于僞翻眞定王
楊造讖記曰赤九之後癭楊爲主賢曰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
祖九世故云九癭於郢翻[illegible]楊病癭欲以惑衆與綿曼
賊交通賢曰綿曼縣名屬眞定國故城在今恆州石邑縣西北俗音訛謂之人文故城也帝
遣騎都尉陳副游擊將軍鄧隆徵之楊閉城門不內
帝復遣前將軍耿純持節行幽冀所過勞慰王侯復扶
又翻行下孟翻勞力到翻密敕收楊純至眞定止傳舍傳株戀翻邀楊
相見純眞定宗室之出也故楊不以爲疑且自恃衆
強而純意安靜即從官屬詣之賢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純母蓋眞定
宗室之女故楊不疑而來見純楊兄弟並將輕兵在門外將即亮翻入
見純純接以禮敬因延請其兄弟皆入乃閉閤悉誅
之因勒兵而出眞定震怖無敢動者怖普布翻帝憐楊謀
未發而誅復封其子爲眞定王楊子得 二月己酉車
駕幸修武賢曰縣名屬河內郡本殷之寧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於寧故曰修武今懷州縣北
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
等封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杜佑曰按巾六國時趙魏之閒通謂
之承露[illegible]賢曰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illegible]
[illegible]署之
帝見永問曰卿衆安在永離席叩頭曰離力智翻臣事
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
卿言大而意不悅帝雖[illegible]其降晚意[illegible]也既而永以立功
見用[illegible]
[illegible]永到討擊大破之[illegible]以降將軍不肯下永以[illegible]計誘手招殺豐等禽破黨與以功封關內侯遷揚州牧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
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事見十一卷高帝五年丁固即丁公也遣

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而少者報之。（挑，徒了翻。長，知兩翻。少，詩沼翻。下同。）後其夫死，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也。（[illegible]）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易，以豉翻。）守道之臣，何患死亡！（[illegible]）

大司空王梁屢違詔命，（[illegible]）帝怒，遣尚書宗廣持節即軍中斬梁；廣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以為中郎將，北守箕關。（[illegible]）

壬子，以太中大夫京兆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沛國桓譚為議郎、給事中。（[illegible]）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illegible]）正朝服坐府上，（[illegible]）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群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離，力智翻。）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被，皮義翻。見，賢遍翻。）帝令主坐屏風後，（[illegible]）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illegible]）轉糧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illegible]）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illegible]）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如此，我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illegible]）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illegible]）

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彊。（[illegible]）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illegible]）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illegible]）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illegible]）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illegible]）寵亦很強，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illegible]）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illegible]）上輒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illegible]）至是，有詔徵寵，寵上疏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徵。

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為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
故為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
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
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
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
數遣使邀誘況況不受斬其使 延岑復反圍
南鄭 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
漢中進兵武都 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
破岑走天水 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
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為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
軍河池下辨 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
嘉追擊破之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
東據扞關 於是盡
有益州之地 辛卯上
還洛陽 三月乙未大赦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
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以檄叩地曰郾最強宛
為次誰當擊之 賈復率然

對曰 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
憂 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郾破之尹尊降又
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
夏四月 大將軍蓋延督騎
馬都尉馬武等四將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
故更始將蘇茂反 殺淮陽太守潘蹇
據廣樂而臣於永
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
吳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為
慎侯 叔父良族父歙族兄
祉皆自長安來甲午封良為廣陽王祉為城陽王
又封兄縯子章為太原
王興為魯王更始三子求歆鯉皆為列侯
鄧王王常降帝見之甚歡曰吾見王廷
尉不憂南方矣 拜
為左曹 封山桑侯
五月庚辰封族父歙為泗水王 帝以
陰貴人雅性寬仁欲立以為后貴人以郭貴人有子

終不肯當。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為皇后，以其子彊為皇太子，大赦。丙午，封泗水王子終為淄川王。[illegible]秋，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illegible]復部將殺人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恂戮之於市。[illegible]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illegible]而今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illegible]不欲與相見。[illegible]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illegible]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illegible]

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illegible]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illegible]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illegible]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illegible]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illegible]八月，帝自率諸將征五校。[illegible]丙辰，幸內黃，[illegible]大破五校於羛陽，降其眾五萬人。[illegible]帝遣

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illegible]遣吏奏狀。[illegible]帝讀檄，怒謂使吏曰：[illegible]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可得相及！比若還，[illegible]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illegible]劉永走至虞，[illegible]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奔譙。[illegible]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illegible]大破之。永、彊、建

走保湖陵，[illegible]茂奔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illegible]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群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illegible]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illegible]隆，湛之子也。堵鄉人董訢反宛城，[illegible]執南陽太守劉驎。揚化將軍堅鐔攻宛，拔之；[illegible]訢走還堵鄉。吳漢徇南陽諸縣，所過多侵暴。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illegible]怒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屯據淯陽，與諸賊合從。[illegible]九月，壬戌，帝自內黃還。陝賊蘇況攻破弘

農，帝使景丹討之；會丹薨，征虜將軍祭遵擊弘
農、柏華、蠻中賊，皆平之。赤眉引兵
欲西上隴，
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
番須中。赤眉至陽城、
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
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
賊遂汙辱呂后尸。
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反為所敗。
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延岑
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
鄧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
敗走。延岑擊逢安，大破之，死者十餘萬人。廖湛
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劉嘉，與戰於谷口，

大破之，嘉手
殺湛，遂到雲陽就穀。嘉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也。
帝令鄧禹招嘉，嘉因歙詣禹降。李寶倨慢，禹斬
之。冬十一月，以廷尉岑彭
為征南大將軍。帝於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
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
即日拜常為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率建義大將軍
朱祜等七將軍討鄧奉、董訢。彭等先擊堵鄉，鄧
奉救之；朱祜軍敗，為奉所獲。銅馬、青犢、尤來餘賊
共立孫登為天子；登將樂玄殺登，以其衆五萬餘人
降。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
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
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
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
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
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
諸不軌，營保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

今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驟擾音怪後又翻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鬬然好虜掠好呼到翻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周頌賚之辭也鋪布也繹陳也徂往也求定謂安天下也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窮寇者言其勢已窮執必致死也兵法曰窮寇勿追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孫武子之言也折箠笞之箠拭蕊翻折箠笞之言易也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復扶又翻下同帝以伏隆為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使疏吏翻拜步東萊太守并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輒拜令長以下令力政翻長知兩翻十二月戊午詔宗室列侯為王莽所絕者皆復故國王莽始建國二年免漢宗室為侯者為民事見三十七卷復扶又翻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復扶又翻帝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此理屯新安宜陽二縣皆弘農郡要讀曰邀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

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華戶化翻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三十三 起強圉大淵獻[illegible]凡二年

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下

建武三年[illegible]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illegible]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不利數所角翻徼一遙翻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illegible]要馮異共攻赤眉要一遙翻下同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illegible]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illegible]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illegible]赤眉陽敗棄輜重走重直用翻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覆敷救翻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郤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復扶又翻敗補邁翻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

歸宜陽異棄馬奔走上回谿阪[illegible]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復扶又翻辛巳立四親廟於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illegible]壬午大赦閏月乙巳鄧禹上大司徒梁侯印綬上時掌翻下同詔還梁侯印綬以為右將軍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illegible]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illegible]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illegible]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illegible]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illegible]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衆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陳讀曰陣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

刘[illegible]

（翻音覺）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賢曰宜陽縣故城
國城也在今洛州福昌縣東水經注曰洛水之北有熊耳山雙峯競舉狀同熊耳在宜陽西宋均曰宜陽
故城在福昌縣東十三里）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
（宜陽縣廚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水（帝改洛爲雒）令盆子君臣
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
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彊其兩翻）徐
宣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
德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樂音洛）故不告衆耳今日
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
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賢曰說文曰錚錚金也鐵之錚言微有剛

利也錚初耕翻佼古巧翻詩佼人僚兮今相傳胡巧翻言佼佼者凡傭之人稍爲勝也）戊申還
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
後樊崇逢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
爲趙王郎中（趙王良帝叔父也以盆子爲其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
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賢曰均輸官名屬司農揔覓鹽鐵論云郡國諸侯多
以方物貢輸往來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國置均輸官以相紹運故曰均輸）劉恭爲更
始報仇殺謝祿（祿殺更始事見上卷元年爲汙徐辭）自繫獄帝赦不誅
二月劉永立董憲爲海西王（賢曰海西縣屬琅邪郡）永聞伏隆
至劇（地理志劇縣屬北海郡春秋紀國之地杜佑曰漢劇縣故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亦遣使立
張步爲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

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爲十萬戶侯耳步欲留
隆與共守二州（二州青州徐州也）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
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閒古莧翻使疏吏翻）臣隆奉使
無狀（賢曰無狀言無善狀也）受執凶逆雖在困阨授命不顧又吏民
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爲念臣
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
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賢曰累託也音力僞翻）陛下與皇后太
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
之曰恨不且許而遂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
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

（步據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淄川十二郡）帝幸懷吳
漢率耿弇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賢曰軹縣屬河內郡
故城在今洛州濟源縣東南蓋古軹國）三月壬寅以司直伏湛爲大
司徒　涿郡太守張豐反（郡國志涿郡在雒陽東北千八百里）自稱無
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
求救詔報曰往年赤眉跋扈長安（賢曰跋扈猶言暴橫也）吾策
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度徒洛翻）勢無久全
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須待也）
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
走薊城遂降於彭寵（華嶠書曰朱浮傳尚書令侯霸奏浮敗亂幽州構成寵罪）

何進之 今如

……以死節罪當伏誅……明年乃爲尙書令蓋追執之 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縣，賂遺匈奴，借兵爲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皆與交通。帝自將征鄧奉，至堵陽（堵陽縣屬南陽郡……）。逃歸淯陽，董訢降。夏四月，帝追奉至小長安，與戰，大破之。奉肉袒因朱祐降。帝憐奉舊功臣（奉，鄧晨之兄子也），且釁起吳漢（事見上卷上年），欲全宥之。岑彭、耿弇諫曰：「鄧奉背恩反逆，暴師經年，陛下既至，不知悔善，而親在行陳（陳讀曰陣），兵敗乃降；若不誅奉，無以懲惡。」於是斬之。復朱祐位。延岑既破赤眉，即拜置牧守，欲據關中。時關中衆寇猶盛，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芳丹據新豐（……），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閎據汧（角姓……），駱延據盩厔（……），任良據鄠（鄠音戶），汝章據槐里（汝姓……），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人，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馮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引張邯、任良共擊異，異擊，大破之。諸營保附岑者皆來降。岑遂自武關走南陽。

時百姓饑餓，黃金一斤易豆五升，道路斷隔，委輸不至（委輸……），馮異軍士悉以果實爲糧。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將兵助異，并送縑穀。異兵穀漸盛，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周建，劉永將也）。漢迎與之戰，不利，墯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吳漢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車駕自小長安引還，令岑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五月己酉，車駕還宮。乙卯晦，日有食之。六月壬戌，大赦。延岑攻南陽，得數城。建威大將軍耿弇與戰於穰，大破之（穰縣屬南陽郡）。岑與數騎走東陽，與秦豐合，豐以女妻之。建義大將軍朱祐率祭遵等與岑戰於東陽，破之。

（城在今鄧州南陽郡後有東楊縣未此地池余據郡國志南陽清陽縣有東陽聚）岑走歸秦豐。祐遂南與岑彭等軍合。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陰縣，（賢曰：陰縣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水經註：沔水東逕穀城東，又南過陰縣西。宋白曰：今光化軍本陰縣地。）而劉歆孫龔為其謀主。前侍中扶風蘇竟以書說之，（前此帝以侍中蘇竟為□□□竟為）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樂音洛）秦豐拒岑彭於鄧，（鄧縣屬南陽郡，古之鄧國也）秋七月，彭擊破之，進圍豐於黎丘。別遣積弩將軍傅俊將兵徇江東，揚州悉定。蓋延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酇，（此沛郡之酇縣也。賢曰：今亳州縣。音在何翻）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大夫慶氏之後）蘇茂、周建奔垂惠，（郡國志：沛郡山桑縣有垂惠聚。賢曰：在今亳州山桑縣□□一名禮城。杜佑通典曰：垂惠聚在亳州蒙城縣西北）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奔保西防。（佼，古巧翻，又音効）冬十月壬申，上幸舂陵，祠園廟。（舂陵節侯以下四世園廟也）耿弇從容言於帝，（從，千容翻）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

十一月乙未，帝還自舂陵。是歲，李憲稱帝，置百官，擁九城，眾十餘萬。（盧江十二城，憲所得者九城耳）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姓譜：來，子姓，商之支孫食采於郲，因以為氏。□□難大邑漢功臣表有郲侯來歙。歙，許及翻）今西州未附，（西州謂隗囂也）子陽稱帝，（公孫述字子陽）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歙曰：（□□□□□共）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揚子曰：聖人之言，炳若丹青）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使，疏吏翻。下同）囂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事見上卷元年）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賢曰：慰，安也；藉，□也。□□□□□□藉之也）

四年正月甲申，大赦。二月壬子，上行幸懷。壬申，還雒陽。延岑復寇順陽，（郡國志：順陽縣屬南陽郡。□□□水東南入□□□□□□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之鄙邑也。□□□翻，下同）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漢中，公孫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田戎聞秦豐破，恐懼欲降。（降，戶江翻，下同）其妻兄辛臣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以示戎曰：雒陽地如掌耳，（如掌，言其狹也）不如且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彊，猶為征南所圍，吾降決矣。（岑彭時為征南大將軍，故戎云然）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上黎丘。（自夷陵沿江而下至江陵，□沔而上可至黎丘）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岑彭，（間，古莧翻）而以書招戎曰：宜以時降，無拘前計。戎疑，□已灼龜卜降，兆中坼，（□□□□□□□□□□□□□□□□□□）

復反，與秦豐合，岑彭擊破之，戎亡歸夷陵。夏，四月，丁巳，上行幸鄴；己巳，幸臨平。（賢曰：縣名，屬鉅鹿郡，故城在今定州鼓城縣東南。）遣吳漢、陳俊、王梁擊破五校於臨平。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賢曰：鬲縣屬平原郡，故城在今德州安德縣西北。五姓，蓋當土強宗豪右。鬲音革。守，謂守長者，守長，縣長也。未正官，故曰守長。）諸將爭欲攻之，吳漢曰：「使鬲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五月，上幸元氏；辛巳，幸盧奴。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兗、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從，子容翻。）漁陽，邊外荒耗，（邊外者，邊於外夷也。）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易，以豉翻。）誠臣之所惑也。」上乃還。遣建義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祭，側界翻。）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豐[illegible]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西都有方士，東都因稱為道士。好，呼到翻。）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為椎破之，（椎，直追翻。下同。）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況與寵同有助漢之功，事見卷二十九更始二年。）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況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賢曰：良鄉、陽鄉，皆縣名，並屬涿郡。）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況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六月，辛亥，車駕還宮。秋，七月，丁亥，上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賢曰：賁，音奔。蘭陵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憲聞之，自郯圍之。時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楚，彭城也。）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郯，（賢曰：擣，擊也。）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八月，戊午，上幸壽春。（地理志：壽春縣屬九江郡。賢曰：今壽州。）遣揚武將軍南陽馬成率誅虜將軍南陽劉隆等三將軍，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九月，圍憲於舒。（地理志：舒縣屬廬江郡，治舒。賢曰：故城在今廬州廬江縣西，古舒國。）王莽末

天下亂，臨淮大尹河南侯霸獨能保全其郡（[illegible]國志[illegible]）。帝徵霸會壽春（在雒陽東[illegible]千四百里），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臣（少，[illegible]），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冬，十月，甲寅，車駕還宮。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援與述皆[illegible]），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illegible]），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illegible]）、交讓冠（[illegible]），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illegible]），警蹕就車（[illegible]），磬折而入（[illegible]記云：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illegible]），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周公一飯三吐哺），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illegible]），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言志識褊狹，如井之蛙[illegible]），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東方[illegible]）。」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中黃門，宦者[illegible]少府）。帝在宣德殿南廡下（[illegible]屋也），但幘坐（[illegible]），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少，詩照翻）。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illegible]）。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illegible]）。」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illegible]）。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太傅卓茂薨。

十一月，丙申，上行幸宛（[illegible]）。岑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食且盡。十二月，丙寅，帝幸黎丘，遣使招豐；豐不肯降（[illegible]）。乃使朱祐代岑彭守黎丘，使岑彭、傅俊南擊田戎。

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illegible]）。遣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眾出屯陳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破之；育、烏俱奔漢中（[illegible]）。

（蜀將程焉戰陳倉破之。馮異事……）異還擊破呂

鮪營保降者甚衆。是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

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德義，思相結納。（納音）昔文王

三分猶服事殷。（……）但駑

馬鈆刀不可強扶。（賢曰……強扶者也……）數蒙伯樂一顧之價。（……戰國策……）

……將

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

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賢曰……躑躅……）

微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他人禽矣。如令子

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

即智士計功割地之秋也。（賢曰……）管仲

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賢曰……史記……）自今以後，手書

相聞，勿用傍人間構之言。（……）其後公孫述數遣

將間出，囂輒與馮異合勢，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

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

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又復扶又翻）泰山豪傑多與張步

連兵，吳漢薦強弩大將軍陳俊為泰山太守，擊破步

兵，遂定泰山。（郡國志泰山郡在雒陽東千四百里）

五年春正月癸巳，車駕還宮。帝使來歙持節（……）送馬

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

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東觀記曰凡十……），

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

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

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

也。高帝無可無不可。（賢曰……）今上好吏事，

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

言，反復勝邪？（又復扶又翻）二月丙午，大赦。蘇茂將五校

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茂、建所敗，奔過王霸

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

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

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馬武為捕虜將軍）兩軍

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

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

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

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

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

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復扶又翻……）霸堅臥不出。

方饗士作倡樂（倡，音昌）茂雨射營中（雨，于具翻，矢如雨也）中霸前酒樽（中，竹仲翻）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易，以豉翻）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數，所角翻。徼，一遙翻，又一堯翻）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蓋引其言）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郡）與董憲合劉紆奔佼彊 乙丑上行幸魏郡 彭寵妻數為惡夢（數，所角翻）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后子蘭卿質漢歸不信之（子后蘭卿歸，見上卷。質，音致）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在便室（賢曰：便坐之室，非正室也）蒼頭子密等三人（賢曰：秦呼民為黔首，謂奴為蒼頭者，以別於良人也）因寵臥寐共縛著牀（著，直略翻）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捽，昨沒翻）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趣，讀曰促。賢曰：呼奴為將軍，欲其赦己也。將，子亮翻）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妻，七細翻）家中財物皆以與若（若，亦汝也）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被，皮義翻，加也）使寵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閣門不開官屬踰牆而入見寵尸驚怖（怖，普布翻）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國師，寵所署）夷其宗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伯通，彭寵字也）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王度，猶言王法也）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衛司寇齊豹以私怨殺衛侯之兄縶，春秋書之曰盜。三叛人名，謂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卄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句，音鈎）無乃異於是乎 帝以扶風郭伋為漁陽太守（漁陽郡在雒陽東北二千里）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 帝使光祿大夫樊宏持節迎耿況於上谷（郡國志：上谷郡在雒陽東北三千二百里）曰邊郡寒苦不足久居況至京師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地理志：牟平縣屬東萊郡。宋白曰：牟平縣以在牟山之陽，其地平，故曰牟平。漢牟平故城在今黃縣東南三十里。朝，直遙翻。請，才性翻，又如字）吳漢率耿弇王常擊富平獲索

賊於平原（郡國志平原郡在雒陽北一千三百里）大破之追討餘黨至勃海（勃海郡在雒陽北一千六百里）降者四萬餘人上因詔弇進討張步平敵將軍龐萌為人遜順（前書作平狄將軍）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論語孔子之言也）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桃鄉縣屬東平國）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睢陽縣屬梁國）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為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屬巴郡）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地理志夷道縣屬南郡）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夏四月旱蝗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將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埶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埶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師古曰掎偏持其足）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風讀曰諷）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論語）洎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

沈甚異翻契息列翻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事見七卷秦二世元年）故爲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師古曰不紀言不爲人所記）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崛起特起也崛求勿翻）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劉德曰神器璽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李說是也余謂神器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師古曰隸賤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處昌呂翻）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謂項梁項籍也）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師古曰鑕鍖也伏於鑕上而斬之也卒子恤翻）亨醢分裂（亨與烹同）又況幺麽尚不及數子（師古曰幺麽皆微小之稱也幺音一堯翻麽音莫可翻）而欲闇奸天位者乎（奸音干）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辛賓曰將事見八卷秦二世二年）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事見九卷高祖元年）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曰匹夫匹婦謂凡庶之人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

決矣（分扶問翻下同）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洗息典翻行戶郎翻陳讀曰陣）收陳平於亡命（事並見高帝紀）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覬音冀覦音俞）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爲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爲從事（漢制將軍府及司隸刺史郡守皆有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爲融畫策（爲于偽翻）使之專意事漢焉。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說輸芮翻復扶又翻）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敗。雖悔無及。方今豪桀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從子容翻）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尉佗事見十二卷高帝十一年佗徒河翻）融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見賢遍翻）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

史067-628

云谷永書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二年夏故劉子駿
賀良事見三十三卷哀帝建元二年　劉歆事見三十三卷
改名字冀應其占劉歆改名事見三十三卷綏和二年歆字子駿
之後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觀者
言讖文不誤劉秀眞汝主也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讖楚譖翻此皆
近事暴著暴步木翻毛晃曰顯示也又如字義同衆所共見者也況今
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
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
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奉書詣雒陽時衆推融爲大
將軍故置長史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先悉薦翻遺于季翻遇
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

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
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言左投則蜀重右投則漢
重也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謂聞
述以觀融去就量音良卒子恤翻爲于僞翻衡口橫從子容翻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
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
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
計事見十二卷高帝十一年賢曰七郡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南海日南也余謂尉佗之時未置七
郡此武帝後來置郡言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分扶問翻自適己事而
已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
子明見萬里之外　朱祐急攻黎丘六月秦豐窮困

秦豐降

出降轞車送雒陽吳漢劾祐廢詔命受豐降上誅豐
不罪祐　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
茂彊助龐萌圍桃城桃城即桃鄉之城也賢曰在今兗州任城縣北帝時幸
蒙聞之乃留輜重輜側持翻重直用翻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
賢曰蒙縣名屬梁國故城在今宋州北地理志亢父縣屬東平國師古曰音抗甫或言百官
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復扶又翻任音壬
憂亢父之險故進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
等亦勒兵挑戰挑徒了翻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銳以
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郡國志東郡去雒陽八百里馳使召之
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行以爲至當戰而堅坐任城

致人城下眞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
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
王常蓋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
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
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
數萬人屯昌慮地理志昌慮縣屬東海郡宋白曰徐州滕縣蕃昌慮二縣地應劭曰蕃
縣郡國志又有郡蔵溫城在今縣東南漢之昌慮縣也師古曰慮音盧憲招誘五校
餘賊與之拒守建陽賢曰建陽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北承時證翻帝
至蕃賢曰蕃音皮又音婆地理志蕃縣屬魯國應劭曰小邾國也師古曰白褒云陳蕃爲魯相國人
爲諱改曰皮比說非也郡縣之名土俗各有別稱不必皆依本字杜古音與蕃音反余謂皮字乃傳寫之誤

字之誤當從漢與一人安守衣翻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衆降降戶江翻蘇茂奔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郯八月己酉帝幸郯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郯董憲龐萌走保朐賢曰朐縣屬東海郡今海州朐山縣故朐城是也宋白曰朐故城在朐山縣南九十里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　冬十月帝幸魯魯國本屬徐州帝欲擊張步故幸魯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賢曰歷下城在今齊州歷城縣考異曰袁紀作濟南王費邑今從弇傳又令兵屯祝阿地理志祝阿縣屬平原郡賢曰今齊州祝阿縣故城在今山茌縣東北天寶元年改祝阿為禹城以縣有禹息故城也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日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郡國志濟南歷城有巨里聚賢曰一名巨合城在今齊州全節縣東南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趣讀曰促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誘音酉野兵不擊何以城為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賢曰山脊曰岡坂音反上時掌翻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陳讀曰陣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賢曰兇恐懼聲也音許勇翻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復扶又翻積子賜翻聚才喻翻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郡國志濟南郡在雒陽東千八百里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賢曰西安縣名屬齊郡故城在今青州臨淄縣西北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臨菑縣屬齊郡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賢曰畫中邑名也畫[illegible]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易以豉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校戶教翻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前書音義曰未起而牀蓐中食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隔絕必復亡去復扶又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卒子恤翻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

與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即就也賢曰弇兄況之長子故呼為大耿耿少詳名詔）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賢曰重姓異名重音直龍餘姓諸南正重之後）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飢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閒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水經菑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過臨菑縣東）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陳音曰陳）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下同）望之（賢曰臨菑本齊國所都王宮齊王宮中有壞臺也）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中竹仲翻）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續扶文讀下同）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乘繩證翻）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釃山宜翻陸德明曰以筐漉酒賢曰釃漉也）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遺于季翻）乃出兵

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兩旁伏兵如鳥之舒翼）人定時步果引去（晉後謂之人定時）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賢曰鉅昧水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水經注巨洋水出朱虛縣泰山秦玄謂之鉅昧王韶之以為巨蔑北過劇縣東又北過臨朐縣西又東北過壽光縣西昧音莫葛翻）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屬之欲翻）收得輜重二千餘兩（重直用翻兩音亮下同風俗通車一乘為一兩轄輳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勞力到翻）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事見十卷高祖四年）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勍渠京翻）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事見十一卷高帝五年亨與烹同）張步前亦殺伏隆（事見上三年）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二年冬弇從帝舂陵自請平齊也）常以為落落難合（賢曰落落猶疏闊也）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賢曰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復扶又翻）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事見上三年）大王柰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賢曰負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也）帝遣使告步茂能

張步降

降者封為列侯（降戶江翻）步遂斬茂詣耿弇壘門肉
袒降弇傳詣行在所（傳直戀翻）而勒兵入據其城（城步所都也）樹
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眾尚十餘萬
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
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為安丘侯（地理志安丘侯國屬蜀郡又北海郡有縣賢曰密州有安丘縣古根牟國城安丘縣有渠丘亭故莒渠丘父所居也）與妻子
居雒陽於是琅邪未平（郡國志琅邪郡在雒陽東千五百里）上徙陳俊
為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陽（地理志城陽國都莒賢曰城陽故城在今沂州莒縣南）降五校餘黨（校戶教翻）齊地
悉平振旅還京師弇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
百未嘗挫折焉 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賢曰太學在洛陽城故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稽式古典脩明禮
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
霸為大司徒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既至霸
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賢曰勞其勤苦也勞音力到翻）仲叔恨曰始
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
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
而去（賢曰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也劾戶槩翻） 初
五原人李興隨昱（姓譜隨侯之後又杜伯之玄孫隰叔為晉大夫食采於隨曰隨會） 朔
方人田颯（颯音） 代郡人石鮪閔堪各起兵自稱將軍

匈奴單于遣使與興等和親欲令盧芳還漢地為帝
興等引兵至單于庭迎芳十二月與俱入塞都九原
縣（賢曰九原縣名屬五原郡故城在今勝州銀城縣） 掠有五原朔方雲中定
襄鴈門五郡並置守令與胡兵侵苦北邊 馮異治
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賢曰成都言歸附之多也史記曰一年成邑二年成都） 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
陽王（都分之縣直）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
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隗囂矜己飾智每自比西伯（西伯文王也） 與諸將議欲稱
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尚服事殷（詩） 及至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武王觀兵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曰汝未知天命乃還師） 高帝征伐累年猶
以沛公行師令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
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速不速之速明召也）禍
患（賢曰明也）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
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
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
意也囂病之而止（賢曰病猶難也） 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
可擊之狀（數所角翻下同） 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效驗也）
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盧芳自稱劉文伯） 未

宜」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illegible]囂書初用敵國禮今黜其禮）帝以囂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朝直遥翻）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illegible]扶又翻 輸芮翻下同）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二千石 賢曰鐫羌[illegible]中鐫子全翻）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曰今為父母未葬乞骸骨（為于偽翻）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也（賢曰餌釣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焉於虔翻）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將如字）囂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賢曰喁喁眾口向上也 喁音魚容翻）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軍幾無所厝（事見上卷元年）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賢曰儒生謂馬援[illegible]等 余謂儒生指鄭興[illegible]等）棄千乘之基（列國之賦兵車千乘 乘繩證翻）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

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宜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前書徐樂之言）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illegible]也失淵則[illegible] 慎子曰騰蛇遊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除與蚯蚓同矣失其所乘故也）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質音致）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璽書數到（數所角翻）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賢曰言從漢何畏從蜀何利而久疑不決）卒有非常之變（卒讀曰猝）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

王莽末交趾諸郡閉境自守（賢曰交趾郡今交州[illegible]縣[illegible]大海與地志云其夷足大指開析兩足並[illegible]勒曰始開北方遂交於南方為子孫[illegible]帝元鼎六年置交趾郡治羸婁[illegible]南方為子孫基址也十郡謂南海蒼[illegible]交趾九真日南並屬交州余謂唐之交[illegible]州皆漢交趾郡之地固不可指為交趾一縣而言）岑彭素與交趾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屈居勿翻）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

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相率遣使貢獻（郡國志江夏郡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武陵郡在雒陽南二千一百里長沙郡在雒陽南二千八百里桂陽郡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零陵郡在雒陽南三千三百里蒼梧郡在雒陽南六千四百一十里交阯郡在雒陽南一萬一千里翕許及翻守式又翻下同錫姓光名）悉封為列侯錫光者漢中人在交阯教民夷以禮義帝復以宛人任延為九真太守（郡國志九真郡在雒陽南萬一千五百八十里復扶又翻任音壬）延教民耕種嫁娶故嶺南華風始於二守焉

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處昌呂翻會古外翻）黨入見伏而不謁（凡朝謁者必拜稽首以姓名自言見賢遍翻）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見賢遍翻）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幾居希翻）臣願與坐雲臺之下（續漢志雲臺周家之所造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藏焉）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少詩沼翻）及即位以物色訪之（賢曰以其形貌求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地理志富春縣屬會稽郡賢曰今杭州富陽縣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復扶又翻）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言以疾篤猶留道上不進于行也任音壬）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鄭氏[illegible]往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卒子恤翻）

元帝之世莎車王延嘗為侍子京師慕樂中國（樂音洛）及王莽之亂匈奴略有西域唯延不肯附屬常敕諸子當世奉漢家不可負也延卒子康立康率傍國拒匈奴（[illegible]）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莽之亂西域攻沒都護其吏士妻子皆不得還）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竇融）乃承制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四（起上章攝提格，盡旃蒙協洽，凡六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上

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以舂陵鄉為章陵縣，世世復徭役，比豐、沛。（復，方目翻。）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據范紀，是年馬成等拔舒，獲李憲；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蓋李憲死則江淮平，朐拔則山東平也。）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

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說文曰：騰，傳也。）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宣帝有公孫病已之符。）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述刻其掌文曰公孫帝。言手文有奇。復，扶又翻。）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倉卒讀曰猝。）君日月已逝，（謂已老也。）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

其騎都尉平陵荊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陳讀曰陣。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下同。）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卻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賢曰：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故言割有雍州。）兵彊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使西州豪桀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沮，在呂翻。）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益州，禹貢梁州之域也。）內奉萬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賢曰：王氏，王莽也。）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絕，豪桀尚可招誘，（誘音酉。）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賢曰：巫山在夔州巫山縣東。）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

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之眾，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述倣漢制，亦置北軍。山東之人僑寓於蜀者，述以為兵，號曰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為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為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為郎，（哀帝時，以父任為郎。）習漢家故事，出入法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事見三十九卷更始二年。）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史記：管仲射桓公中鉤，後魯桎梏管仲以與齊，公以為相。管仲曰：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申屠剛、杜林自隗囂所來，帝皆拜侍御史，以鄭興為太中大夫。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眾，欲以取荊州，不克。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絕。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應之埶也。帝知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

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歙，許及翻。璽，斯氏翻。疑故，數設疑事故也。復，扶又翻）事久猶豫不決（猶豫不定之意……）歙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否，音鄙）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伯春，囂子恂字。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囂（刺，七亦翻）囂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歙字君叔……）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左傳：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於宋，華元殺之；楚圍宋，宋人易子而食，析骸而爨）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重，直用翻）歙為人有信義言行不違及往來游說皆可按覆（行，下孟翻。說，輸芮翻）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為，于偽翻）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己未車駕至自長安　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師古曰：坻，音丁禮翻）伐木塞道（塞，悉則翻）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為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六月辛卯詔曰夫張官置吏所

以為民也（為，于偽翻）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難，乃旦翻。少，詩沼翻）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所部，郡縣）（各實者，覈其實也）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書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長，知兩翻。下同）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喧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閒者守宰數見換易（卒，與猝同。數，所角翻）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懼於（劾，戶槩翻）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夭，於紹翻。卒，讀曰猝）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為一世。治，直吏翻）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代易頗簡　十二月壬辰大司空宋弘免　癸巳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什一之稅，謂十分而稅其一也）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舊制，景帝二年令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云舊制。見，賢遍翻）　諸將之下隴也

仁政

帝詔耿弇軍漆（賢曰漆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豳州新平縣）祭遵軍汧（賢曰汧水名縣屬右扶風故城在今隴州汧源縣），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賢曰忸忕猶慣習也），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孫武之言）。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詔異進軍義渠，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奧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將帥，守持一隅。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賢曰高平縣屬安定），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閒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尉藉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埶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為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其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

罪也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
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
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吏於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與隗囂連兵事見竇融傳)因並河揚威武(續漢書曰)伺候車駕
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脩
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融祖父墳在扶風且示四方)數馳輕使致遺四
方珍羞(遺以四方珍羞所以致殷勤)(遺于季翻)梁統
猶恐眾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玄(張玄隗囂使)(刺七亦翻)遂與
隗囂絕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援聞隗囂欲貳
於漢(先是悉薦翻)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
援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
本欲為漢(為于偽翻)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
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
而囂自挾姦心盜憎主人(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怨毒
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詣行在
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帝因使援
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囂將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
豪為陳禍福(說輸芮翻為于偽翻說客單車往使足矣此云武書見後將突騎五千欲耀兵威以示隴右諸將使譙而來)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
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
拒背畔為天下表的(隗囂字季孟賢曰表猶標也言背畔為天下所指射的也的謂射的也)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
戀以致惻隱之計(遺于季翻)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
游翁諂邪之說(賢曰王元字惠孟游翁蓋其別字也)因自謂
函谷以西舉足可定(賢曰王元說囂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也)以今而觀竟何如
邪援閒至河內(閒古莧翻)過存伯春(存問也時囂子恂字伯春)
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
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號戶刀翻)又說其家
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
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
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
分羹之事乎(賢曰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分羹謂楚羊也余謂此正引高帝答項羽之事)
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
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即其所常言以感人情而揣其本情)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傷毀之
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
(事見上卷四年賢曰隗摘辱也)今更共陸陸往附之(賢曰陸陸猶碌碌也)將難
為顏乎(言將有慚色也)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
哉(言蜀若復責質子當何從得子以為質也優音殺)往時子陽獨欲以
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

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歸入也言歸老降入老境）（櫪音歷字林云併音畀翻）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牛孺卿即牛邯字孺卿說輸芮翻）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二邦謂隴西天水夏戶雅翻）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賢曰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切磋以成器也）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叉手從族乎（賢曰萎弱也萎音於罪翻咋士格翻齧也）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賢曰以食為喻少詩沼翻）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為于偽翻）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商度也）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荅。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更工衡翻）隗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卒讀曰猝），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發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此因王元隴坻之復而在邊書也）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賢曰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辭）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復扶又翻汧苦堅翻）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寬仁，諸侯雖

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號，不誅也（高帝時柴武與韓王信書之言）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使疏吏翻）匈奴與盧芳為寇不息，帝令歸德侯颯使匈奴以脩舊好（颯使匈奴見三十九卷更始二年颯音立好呼到翻）單于驕倨，雖遣使報命，而寇暴如故。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民伍（漢儀曰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輕車騎士材官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賢曰欲其安寧北邊也）遣兵往來，為之援埶（張形埶以為之援也）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者不得言聖（上時掌翻）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賢曰謫責也音直革翻見賢遍翻）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處昌呂翻）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人不稱其位位不宜其人也）願陛下屈己從眾，以濟羣臣讓善之功（賢曰濟成也）頃年日食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而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亢苦浪翻）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灋（賢曰克能也柔

克謂剛柔而能之事也書洪範曰高明柔克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

夏四月壬午大赦

五月戊戌以前將軍李通為大司空

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元王莽居攝將軍陳欽之子賢曰京以左氏為師也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相國蕭何也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太宗孝文也申屠嘉召責鄧通孝文令人持節召通故曰假宰輔之權也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竊名位也況已自喻不信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激訐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王莽時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子弟告其父兄者上變告之也陪僕猶左傳所謂陪臺也毛氏曰陪臺臣也蓋古者家臣謂之陪臣成以父謂之降漢以知罔密罔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事見王莽地皇三年及更始元年九身為世戮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輔之名帝從之

酒泉太守竇融以弟報怨殺人東觀記曰融弟友報怨殺屬國侯王龍等自免去郡竇融承制拜曾武鋒將軍更以辛彤為酒泉太守更一作僉音翻

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賢曰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宋白曰唐陰槃縣後漢陰槃縣地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考異曰帝紀六年冬隗囂將行巡寇扶風馮異拒破之馮異傳六年夏諸將上隴為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人下隴分遣趣取栒邑異即先據栒邑破之又云祭遵亦破王元於汧囂傳囂侵三輔事亦同按囂也安勢縣遣將才救還隗囂郡遣一將之故得元乘勝又云馮異未及至拘首也然則隴異祭遵之破王元行實在六年明夫至十年八月紀又有隴囂寇安定傳異祭遵擊郡之之內隴囂傳所書獲囂皆安至馮槃與諸之又令別將攻祭遵於汧兵討無利諸陵隴比是囂兩說各嘗攻為異祭遵支故寶傳所云十控隴囂也兩衰紀不載六年亦併在七年甚紀之數傳云隴漢騎右事己一年安可云東明又但異何且猶設爲久天至栒邑故知其知誤矣絕

帝將自征隗囂先戒囂師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乃止

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翊平下戶洞江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

冬盧芳以事誅其五原太守李興兄弟其朔方太守田颯颯先立反又翻下合雲中太守喬扈各舉郡降扈音戶代郡代封酌反姓帝令領職如故

帝好圖讖讖楚譖翻與鄭興議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好呼到翻斷丁亂翻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

南陽太守杜詩郡國志南陽郡在雒陽南七百里政治清平治直吏翻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治直之翻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比毗至翻時人方於召信臣召信臣事見二十九卷元帝竟寧元年召讀曰邵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賢曰略陽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略音盤宋白曰略陽道在隴城縣東六十里即故黃城魏黃初中改為隴城戎時隗囂居冀以地理考之當從宋說）斬隗囂守將金梁（姓譜金古金天氏之後又漢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子以祭天金人為金氏）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易以豉翻）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賢曰雞頭山道也一名笄頭山在原州西塞悉則翻）牛

邯軍瓦亭（賢曰安定烏氏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川亦在今原州南杜佑曰瓦亭關在原州之蕭關蕭冀漢書郡縣地非下年號）囂自悉其大眾數萬人圍略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為兵（斷丁管翻下同）囂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靷在馬胷音靳）帝不從西至漆（漆縣屬右扶風以漆水名縣杜佑曰新平漢漆縣地）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冘豫未決（冘與猶同）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說如字）又於帝前聚

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郡國志高平縣有第一城）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月氏為匈奴所破餘種西踰葱嶺其不能去者保南山號小月氏氏音支）輜重五千餘兩（重直用翻兩音亮）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鄭直適鄭）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賢曰儀言有禁法余謂適宿也兒之儀各有常也見賢遍翻）會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殊異也絕也謂待之之禮異絕於羣固也）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上時掌翻）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理

志天水郡十六縣）眾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賢曰西城縣名屬漢陽郡一名始昌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余按地理志云西城本屬隴西郡後乃改屬漢陽西城即西縣也明帝永平十七年方改天水為漢陽）而田弇李育保上邽（上邽縣屬天水郡邽古含翻）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勞力到翻）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專席而坐於諸將之上不與諸坐者並也）賜歙妻縑千匹（毛晃曰縑并絲繒又謂之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謂父不歸降而數也不欲降亦任之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融封安豐陽泉蓼安風四縣皆屬廬江郡）弟友為顯親侯（郡國

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潁川盜賊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

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潁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申，車駕南征，潁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

遣李通、王常擊之。以東光侯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戊寅，車駕還自潁川。安丘侯張步將妻子逃奔臨淮，與弟弘、藍欲招其故眾乘船入海；琅邪太守陳俊追討斬之。冬，十月，丙午，行幸懷；十一月，乙丑，還雒陽。楊廣死，隗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自殺以

明之。遂自刎死。初，帝敕吳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眾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眾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為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吳漢等復屯

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校尉太原溫序為囂將苟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檛，職瓜翻，擊也。）宇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須汙土！（汙，烏故翻。）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十二月，高句麗王遣使朝貢，帝復其王號。

九年春正月，潁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并將其營。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帝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閱過喪車，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復，扶又翻。）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車駕復臨之；既葬，又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慚懼。帝乃止。

隗囂病且餓，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純為王，總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異擊之。

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

夏六月丙戌，帝幸緱氏，登轘轅。（緱氏縣屬河南尹。）

吳漢率王常等四將軍兵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於高柳，（高柳縣屬代郡。）匈奴救

二漢軍不利於是匈奴轉盛鈔暴日增（鈔，楚交翻）詔朱祐
屯常山王常屯涿郡破姦將軍侯進屯漁陽以討虜
將軍王霸爲上谷太守以備匈奴　帝使來歙悉監
護諸將屯長安（監，古銜翻）太中大夫馬援爲之副歙上書
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息，自安息也）
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
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
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
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
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驃騎將軍杜茂與賈覽戰於

繁畤（賢曰繁畤縣屬雁門郡今代州繁畤縣……）茂
軍敗績　諸羌自王莽末入居塞內金城屬縣多爲
所有隗囂不能討因就慰納發其衆與漢相拒司徒
掾班彪上言（續漢志司徒掾屬三十一人……）今涼州部
皆有降羌（降，戶江翻）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
既異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
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叛……數，所角翻　黠，下八翻）
（……）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武帝開西南夷置一都尉）幽
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
護（……漢官護烏桓護羌校尉比二千石擁節長史一人司馬二人皆六百石……）治其

怨結（治，直之翻）歲時循行（行，下孟翻）問所疾苦又數遣使譯通
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
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帝從之以牛邯爲護羌校尉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訢，許斤翻）帝甚傷之封貴
人弟就爲宣恩侯（帝追爵貴人父陸爲宣恩哀侯……）
（貴人未正位中宮其父非舊也）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
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陳讀曰陣……）
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賢曰觖……音……）
（……望之也）誠所不願帝嘉之不奪其志貴人問
其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

婦眄睨公主（取讀曰娶）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
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取水曰挹……）卒不爲宗親求位（爲，于僞翻）帝召
寇恂還以漁陽太守郭伋爲潁川太守伋招降山賊
趙宏召吳等數百人皆遣歸附農（附農籍也……）因
自劾專命（賢曰專擅放降賊也　劾，戶槩翻）帝不以咎之後宏吳等黨
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
絕　莎車王康卒弟賢立攻殺拘彌西夜王（……）
（……）而使康兩子王之（王，于況翻）
十年春正月吳漢復率捕虜將軍王霸等四將軍六

萬人出高平擊賈覽匈奴數千騎救之連戰於
平城下平城縣屬雁門郡破走之○夏陽節侯馮異等馮異傳云
封異爲夏陽侯賢曰夏音賈馬武傳末列二十八將官
位姓名曰夏陽侯馮異夏陽縣屬馮翊夏陽縣屬
左馮翊未知孰是
夏陽之夏尺雅反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
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天水
冀縣有落門聚有落門山賢
曰在今隴州隴西縣東南未拔夏異薨於軍○秋
八月己亥上幸長安○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
高平第一帝之上隴也遣馬援招降峻及吳漢等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建威
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
曰長安道里居中賢曰從雒陽至高平長安爲中應接近便安定隴
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從容翔今士
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爲至
戒帝不從進幸汧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降戶江翻
下同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
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
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使疏吏翻無
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
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
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
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

心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
也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與
諸將攻破落門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
元奔蜀徙諸隗於京師以東隗純降徙其族以其後復能
爲變也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先
零羌與諸種寇金城隴西零音憐羌勇翻來歙率蓋延等
進擊大破之蓋古盍翻斬首虜數千人於是開倉廩以賑
飢乏隴右遂安而涼州流通焉涼州諸郡至京師皆須隴右安則通涼
州之路
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陽考異曰帝紀己酉幸南陽庚午車駕還宮
考異曰帝紀二月己卯幸南陽以長曆考之二月壬申朔己卯八日也己酉庚午皆在三月蓋帝紀誤以三月爲二月今從袁紀還幸章陵庚午車駕還宮○岑彭
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數所角翻帝遣吳漢率誅虜將
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
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千艘艘蘇遭翻吳漢以諸郡棹卒
多費糧穀欲罷之棹卒持棹行船者也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
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
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爲征南大將軍故稱爲征南公閏
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
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

浮橋(欑才官翻)而欑柱有反杷鉤(反杷鉤若今之……)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埶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先以隆守南郡，而上奏也。上，時掌翻)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巴楚記曰：江關，舊在赤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魚復縣南，……古扞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勞，力到翻；復，扶又翻)，百姓大喜，爭開門降(降，戶江翻)。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卒，讀曰猝)，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墊江縣名，屬巴郡，今忠州縣也……今合州石鏡縣本漢墊江縣……凡合州管下諸縣皆漢墊江地也。墊，音徒協翻)，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賢曰：露橈……人在船中……)。夏，先零羌寇臨洮(臨洮縣屬隴西郡……)。來歙薦馬援為隴西太守(……)，擊先零羌，大破之。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辯(辯，皮莧翻)，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未殊，謂未死也……)，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延時為虎牙大將軍，故以號呼之)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中，竹仲翻)，無以報國，故呼巨卿(延字巨卿)，欲相屬以軍事(屬，之欲翻)，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強，其兩翻)，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稱，尺證翻)，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賢曰：骨鯁，謂正直也……)，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數，所角翻)。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省，悉景翻)，以揚武將軍馬成守中郎將代之。歙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乘，繩證翻)。趙王良從帝送歙喪還，入夏城門(……)，與中郎將張邯爭道，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永劾之，朝廷肅然。永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

主簿陽朝會呈三府掾司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當斂手以避二鮑永行縣到霸陵司隸校尉主三河弘農霸陵縣屬路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苟諫保護鮑永事見三十九卷更始二年上時掌翻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武帝置十三州刺史皆使者也司隸今出所部故有言奉使使疏吏翻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也行下孟翻帝意乃釋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廣漢縣屬廣漢郡賢曰資中縣名屬犍為郡其地在今資州資陽縣宋白曰資州諸縣皆漢資中地盤石縣資州治所資中故城也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賢曰黃石灘也水經註曰江水自涪陵東出百里而于黃石在今涪州涪陵縣杜佑曰今謂之橫石灘留口翻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涪音浮杜佑音浮水經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徼外東南流逕涪縣北又東南逕漢縣北即臧宮溯涪至平陽鄉之地涪水又東南與建始水合水發平西漢西南流盤而東西流意此即平曲也上時掌翻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賢曰都江成都江也宋白曰郫江一名都江一名成都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賢曰武陽縣屬犍為郡故城在今隆山縣東也又曰故城在今眉州彭山縣杜佑曰唐陵州仁壽縣漢武陽縣地彭山縣本漢武陽縣杜佑曰漢武陽故城在嘉州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賢曰廣都縣名

屬蜀郡故城在今益州成都縣東南宋白曰舊志漢元朔二年置廣都縣隋仁壽元年避煬帝諱改曰雙流唐龍朔三年於舊縣南一里置雙流縣又置廣都縣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帝紀作沅水賢曰作沅者誤也水經註沅水出廣漢縣入漢又沅水今當在今縣北沅水及沅水或作沅水臧宮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畔音叛宮欲引還恐為所反為音于偽翻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幟昌志翻譟先到翻挾船而引挾戶頰翻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呼火故翻卒讀曰猝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為于偽翻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降戶江翻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賢曰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皆謂之北史記樂書曰北者敗也音蒲代翻北為背失之矣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臧宮傳作平陽鄉水經註涪水逕平陽縣北至平陽鄉公孫述將王元降陽鄉當在綿竹縣界王元舉衆降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太息以示所親太常常少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省悉景翻少詩照翻復扶又翻

……長安。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刺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被害，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人為立廟祠之。

馬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成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堅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如令羌在湟中，則為害不休，不可棄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為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溝洫，勸以耕牧，郡中樂業。又招撫塞外氐、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乃罷馬成軍。

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孫述。

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事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勑編集

後學天台胡　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五 起柔兆涒灘盡柔兆敦牂凡十一年

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 續漢書犍為郡南安縣有魚涪津在縣北臨大江崇中志曰渡津廣數百步 遂圍武陽述遣子婿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 成帝元朔二年置廣都縣屬蜀郡 遣輕騎燒成都市橋 賢曰市橋即七星之一橋也在今成都縣西南水經注成都中有七橋西南石牛門外曰市橋 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 將帥叛即誅其所叛家屬 帝必欲降之 降户江翻下同 又下詔諭述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 二人受害事見上卷上年 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 數所角翻 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拔江州獲田戎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 使疏吏翻 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 比毗至翻千條萬端言叮嚀詳悉也 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 復扶又翻 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 言幸而無它變不至於敗也 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 十許萬者約言之也 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 厲勉也毛晃曰勉厲之厲有發揚振起之意 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 量音良 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 日加申為晡晡奔謨翻 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 上時掌翻 而

……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illegible]述必不敢略公也。[illegible]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閒，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illegible]臧宮拔綿竹，破涪城，[illegible]斬公孫恢，[illegible]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都。[illegible]

李通欲避權執，乞骸骨，積二歲，帝乃聽上大司空印綬，[illegible]以特進奉朝請。後有司奏封皇子，帝感通首創大謀，[illegible]即日封通少子雄為召陵侯。[illegible]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illegible]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illegible]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illegible]偽建旗幟，鳴鼓挑戰，[illegible]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illegible]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illegible]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illegible]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illegible]述兵大亂，高午奔陳刺述，[illegible]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illegible]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illegible]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羹，二者孰仁？[illegible]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illegible]

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illegible]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illegible]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illegible]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

不居論語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誘音酉餌仍吏翻曰宜呼室家計
玄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斷丁亂翻何妻子之為遂飲
藥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
翬逃辭不受 述又聘巴郡譙玄譙姓譙曹大夫食采於譙因氏焉玄不詣亦
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
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
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為于偽翻述許之
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平帝時皓為美陽令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
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
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言身為漢臣豈不念故主乎王皓先自
刎以首付使者刎武粉翻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嘆
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犍為費貽不肯仕述
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犍居言翻費音秘又父沸翻同郡任永馮
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青盲者其眸子不精明不能睹物任音壬帝既平
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少隆死見上卷上年譙玄
已卒祠以中牢師古曰中牢即少牢謂羊豕也敕所在還其家錢而
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
至合浦太守郡國志合浦郡在雒陽東南九千一百九十一里上以述將程烏

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初王莽以廣漢文齊為益州太守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五千六百里
齊訓農治兵治直之翻降集群夷甚得其和降戶江翻公
孫述時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不降
聞上即位間道遣使自聞間古莧翻使疏吏翻蜀平徵為鎮遠
將軍封成義侯 十二月辛卯揚武將軍馬成行大
司空事 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參狼羌無弋爰劍之後也爰劍子孫分為各種或為牦牛種越嶲羌是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及曾孫忍及弟舞留湟中為湟中諸種羌種章勇翻
隴西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
靜援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
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
任何足相煩白官志郡守有丞一人有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其餘有議曹決曹戶曹金曹倉曹賊曹等掾各治曹事頗哀老子使得遨遊
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黠下八翻此乃太守事耳傍
縣嘗有報讎者吏民驚言羌反百姓奔入城狄道長
詣門請閉城發兵賢曰狄道縣屬隴西郡今蘭州狄道縣援時與賓客飲大笑曰燒虜何敢復犯我曉狄
道長歸守寺舍賢曰寺舍官舍也良怖急者可牀下伏怖普布翻
後稍定郡中服之 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

料敵不拘以逗留法。山桑節侯王常、牟平烈侯耿況、東光成侯耿純皆薨。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以弇弟廣、舉並為中郎將，弇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世以為榮。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數寇邊，帝遣驃騎大將軍杜茂等將兵鎮守北邊，治飛狐道，築亭障，修烽燧，凡與匈奴、烏桓大小數十百戰，終不能克。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融等奉詔而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既至，詣城門，上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牧，又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縣屬武威郡。）姑臧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說文：戴角者脂，無角者膏。）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彌竟川澤；（轂，谷翻。）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帝以是賞之。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

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大司徒侯霸薨。戊子，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飲食。）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郅惲拒關不開。（賢曰：上東門，洛陽城東面北頭門也。）上令從者見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賢曰：東中門，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遊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尚書無逸之辭。）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雒陽十二城門，門候一人，秩六百石。參封縣屬琅邪郡。）二月，遣捕虜將軍馬武屯虖沱河以備匈奴。盧芳攻雲中，久不下，其將隨

昱留守九原，欲脅芳來降，芳知之，與十餘騎亡入匈奴，其衆盡歸隨昱。昱乃詣闕降，詔拜昱五原太守，封鐫胡侯（鐫，子全切）。朱祐奏：古者人臣受封，不加王爵。丙辰，詔長沙王興、真定王得、河間王邵、中山王茂皆降爵為侯（[illegible]）。丁巳，以趙王良為趙公，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illegible]）。是時宗室及絕國封侯者凡一百三十七人。富平侯張純，安世之四世孫也，歷王莽世，以敦謹守約，保全前封。建武初，先來詣闕，為侯如故。於是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賢曰：武始[illegible]平原郡）。庚午，以紹嘉公孔安為宋公，承休公姬常為衛公（[illegible]）。三月辛未，以沛郡太守韓歆為大司徒（[illegible]）。丙子，行大司空馬成復為揚武將軍。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illegible]），詔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禹食高密、昌安、夷安、淳于[illegible]），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illegible]），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猒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illegible]），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illegible]）。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illegible]）。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邑，不修產利。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

而每能回容[illegible]宥其小失遠方
貢珍甘必先徧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
無誅譴者 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
輿輦於是法物始備(賢曰瞽無目之人也[illegible]師取其無所見於音[illegible]樂之器搏拊之屬也[illegible]琴之[illegible]也葆車謂上建羽葆之合樂以采[illegible]之為葆孔穎達曰羽葆者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葆[illegible]也輿者車之總名也輦者駕人以行[illegible]隨[illegible]儀式也時草創未暇[illegible]) 時兵革既息天下少事
文書調役(調徒弔翻)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 甲寅以
冀州牧竇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朝直遙翻)
(見賢遍翻下同)在功臣之右每朝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
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讓爵位(數所角翻)
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
讖記(讖楚譖翻)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
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
請間求見(復扶又翻間古莧翻見賢遍翻下以意推)帝不許後朝罷逡巡
席後(逡七倫翻)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傳旨使融出也)它
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賢曰日者猶往日也)
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
不敢重陳請(重直用翻) 五月匈奴寇河東
十四年夏邛穀王任貴遣使上三年計即授越巂太

守(邛渠容翻巂音髓郡國志越巂郡在雒陽西四千八百里) 秋會稽
大疫(郡國志會稽郡在雒陽東三千八百里會古外翻) 莎車王賢鄯善王
安並遣使奉獻(鄯時戰翻莎素禾翻) 西域苦匈奴重斂(斂力贍翻)皆
願屬漢復置都護上以中國新定不許 太中大夫
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
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
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之後著為常準故人輕
犯法吏易殺人(易以豉翻) 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
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
(去羌呂翻) 刑罰在衷無取於輕(衷中也[illegible]) 高帝受命約令定
律誠得其宜(高帝入關約法三章蕭何定律九章) 文帝唯除省肉刑
相坐之法(文帝元年除收孥相坐法十三年除肉刑) 自餘皆率由舊章
哀平繼體即位日淺聽斷尚寡(斷丁亂翻) 丞相王嘉輕為
穿鑿除先帝舊約成律(按嘉傳及刑法志竝無其事[illegible]嘉時代相[illegible]所引罔不妄矣但略而不載也) 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
不厭民心(厭於葉翻) 謹表其尤害於體者(體謂政體也) 傳奏於左
(傳音附) 願陛下宜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
公卿(下遐嫁翻) 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海
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 果桃菜
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濩

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illegible]）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純復上言曰：（復，扶又翻）「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書呂刑之言）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治，直吏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皆刑罰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易，以豉翻）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

十五年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好，呼到翻）無隱諱，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復，扶又翻）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眾多不厭；（厭，於豔翻）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illegible]）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illegible]）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累，力瑞翻）

丁未，有星孛于昴。（昴，西方之宿也。[illegible]）以汝南太守歐陽歙為大司徒。（[illegible]）

匈奴寇鈔日盛，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吳漢率馬成、馬武等北擊匈奴，徙鴈門、代郡、上谷吏民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以避胡寇。（[illegible]）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復，扶又翻）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部數千人。

夏四月丁巳，封皇子輔為右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蒼為東平公，延為淮陽公，荊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翊公，京為琅邪公。（邪，音耶）癸丑，追諡兄縯為齊武公，兄仲為魯哀公。帝感縯功業不就，撫育二子章、興，恩愛甚篤；以其少貴，欲令親吏事，使章試守平陰令，興緱氏令。（[illegible]）其後章遷梁郡太守，興遷弘農太守。（[illegible]）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詔下州郡檢覈。（覈，下革翻）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聚民田中，并度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illegible]）

帝詰吏由趣
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
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
當欲以墾田相方耳 帝
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
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
虎賁將詰問吏 虎賁將虎賁中郎將也 吏乃實首服如東
海公對 上由是益奇愛陽 為立陽為太子張本 遣謁者考
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長知兩翻 冬十一月甲戌大
司徒歐陽歙坐前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贓罪千餘萬下

獄 下遐稼翻 歙世授尚書八世為博士 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
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 為于偽翻 至有自髡
剔者 平原禮震年十七
求代歙死帝竟不赦歙死獄中 十二月庚午
以關內侯戴涉為大司徒 盧芳自匈奴復入居高
柳 復扶又翻 是歲驃騎大將軍杜茂坐使軍吏殺人免
使揚武將軍馬成代茂繕治障塞十里一候以備匈
奴 治直之翻 使騎都尉張堪領杜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
拜堪漁陽太守堪

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
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 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樂音洛 安
平侯蓋延薨 交趾麊泠縣雒將女子徵側甚
雄勇 交趾太守蘇
定以法繩之徵側忿怨
十六年春二月徵側與其妹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
蠻俚皆應之 凡略六十五城自

立為王都麊泠交趾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 三
月辛丑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河南尹張伋及諸郡
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上從容謂虎賁
中郎將馬援曰 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
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
復生也 復扶又翻 上大笑 郡國群盜處處並起郡縣追
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
遣使者下郡國 聽群盜自相糾擿
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

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負[illegible]守)(謂棄其所守也負罪也愞而縁翻又奴亂翻)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殿丁練翻)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更工衡翻)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稟(稟給也帥所類翻)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盧芳與閔堪使使請降帝立芳為代王堪為代相賜繒二萬匹(繒慈陵翻)因使和集匈奴芳上疏謝自陳思望闕庭詔報芳朝明年正月(朝直遙翻下同)初匈奴聞漢購求芳貪得財帛故遣芳還降既而芳以自歸為功不稱匈奴所遣單于復恥言其計(復扶又翻下同)故賞遂不行由是大恨入寇尤深馬援奏宜如舊鑄五銖錢(廢五銖錢事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元年)上從之天下賴其便盧芳入朝南及昌平(昌平縣屬上谷郡賢曰故城在今幽州昌平縣東南)有詔止令更朝明歲

十七年春正月趙孝公良薨(諡法慈惠愛親曰孝)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憙窮治其姦(憙許記翻又讀曰熹治直之翻)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為于偽翻)憙終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illegible]今犯罪懷令趙憙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良無復言(復扶又翻)既薨上追思良乃貰出子春(貰時夜翻赦也)還憙為平原太守(守[illegible])(志平原郡在雒陽北千三百里)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晦袁紀乙未據長曆三月丙申朔帝紀誤)夏四月乙卯上行幸章陵(章陵故舂陵帝更名)五月乙卯還宮六月癸巳臨淮懷公衡薨妖賊李廣攻沒皖城(賢曰皖縣名屬廬江郡故城在今舒州有皖水妖於驕翻)(皖音下板翻)遣虎賁中郎將馬援驃騎將軍段志討之秋九月破皖城斬李廣郭后寵衰數懷怨懟(數所角翻懟直類翻)上怒之冬十月辛巳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郅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好呼到翻)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賢曰得猶制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量音良)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賢曰左右猶向背也言其不黨)帝進郭后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郡國志中山國在雒陽北二千四百里)郭后為中山太后其餘九國公皆為王甲申帝幸章陵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治直之翻)

十二

月還自章陵。是歲，莎車王賢復遣使奉獻，請都護。帝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敦煌太守裴遵上言：夷狄不可假以大權，裴氏族志：伯益之後，封於䣣鄉，因以為氏；後徙封解邑，乃去邑從衣。郡國志：敦煌郡在雒陽西五千里。又令諸國失望。詔書收還都護印綬，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其使不肯易，遵迫奪之。賢由是始恨，而猶詐稱大都護，移書諸國，諸國悉服屬焉。匈奴、鮮卑、赤山烏桓數連兵入塞，鮮卑亦東胡也，別依鮮卑山，故因號焉。漢初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是始入塞為寇。烏桓傳：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殺略吏民。詔拜襄賁令祭肜為遼東太守。襄賁縣屬東海郡，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南。賁音肥。郡國志：遼東郡在雒陽東北三千六百里。肜有勇力，虜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數破走之。肜，遵之從弟也。

徵側等寇亂連年，詔長沙、合浦、交趾具車船，修道橋，通障谿，障與嶂同，山也；谿，為[illegible]谿。儲糧穀，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為副，賢曰：扶樂縣名，屬九真郡。今謂賢說誤矣。九真郡未嘗有扶樂縣。隆初封方父侯，以奏田不實，免。次年，封為扶樂鄉侯，則扶樂乃鄉名，非縣名。賢考之不詳也。水經註：扶樂城在扶溝縣，以水逕其北。南擊交趾。

十八年二月，蜀郡守將史歆反，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宕渠楊偉等起兵以應歆。宕渠縣屬巴郡。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賢曰：宕渠，山名，因以名縣。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俗名車騎城是也。師古曰：宕音徒浪翻。

帝[illegible]等將萬餘人討之。甲寅，上行幸長安。三月，幸蒲坂，蒲坂縣屬河東郡。祠后土。馬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至浪泊上，浪泊在交趾封溪縣界。援既平交趾，奏分西于置封溪、望海二縣。水經注曰：[illegible]水過交趾麊泠縣北，分為[illegible]，又東逕封溪縣[illegible]，自麊泠縣東逕[illegible]。與徵側等戰，大破之，追至禁谿，賊遂散走。夏四月甲戌，車駕還宮。戊申，上行幸河內；戊子，還宮。五月，旱。盧芳自昌平還，內自疑懼，遂復反，又從扶翻。與閔堪相攻連月。匈奴遣數百騎迎芳出塞。芳留匈奴中十餘年，病死。

吳漢發廣漢、巴、蜀三郡兵，郡國志：廣漢郡在雒陽西三千里，巴郡在雒陽西二千七百里，蜀郡在雒陽西三千一百里。圍成都百餘日，秋七月，拔之，斬史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編竹木以渡水，大曰筏，小曰桴。楊偉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而還。師古曰：還，從宣翻。又如字。冬十月庚辰，上幸宜城。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本楚之鄢邑也，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還，祠章陵。十二月，還宮。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置州牧事始見三十二卷成帝綏和元年，至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議：禮，為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

史067-659

帝兩廟代之大司徒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昭讀爲韶音韶）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賢曰漢官儀曰光武第雖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爲兄弟於哀帝爲諸父於平帝爲祖父皆不可爲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爲父故上繼元帝而爲九代故河圖云赤九會昌謂光武也然則宣帝爲曾祖昭帝爲伯祖故追尊及祠之）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舂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守令長侍祠（祭祀志時詔曰宗廟處所未定且給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舂陵歲時且各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如傳已宗宣帝章帝各南陽大守稱使者往祭不使……）馬援斬徵側徵貳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妖於驕翻單音善原武縣屬河南尹）自稱將軍詔太中大夫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數所角翻）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埶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令得逃亡（賢曰挺解也余謂挺讀如月令挺重囚挺寬也音待鼎翻）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衆分散夏四月拔原武斬臣鎮等

馬援進擊徵側餘黨都陽等至居風降之（賢曰居風縣名屬九真郡今愛州交州記曰居風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見光耀十里山有風門常有風）嶠南悉平（賢曰嶠嶺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嶠渠廟翻考異曰袁宏作都羊帝紀作都陽今從紀又帝紀十八年四月遣援擊交阯十九年四月斬徵側徵貳等因擊都陽等降之援傳十七年拜伏波將軍討側貳十八年春軍至浪泊明年正月斬側貳蓋紀之所書者據奏到之時也袁南越志云徵側奔入金溪究中二年乃得之後傳從是今從之）援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賢曰駱者越別名其邑曰白南容浦通銅鼓即越地也有銅鼓因得名馬援取其鼓以鑄銅馬）

閏月戊申進趙齊魯三公爵皆爲王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郅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惲於粉翻說輸芮翻處昌呂翻近其靳翻）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數所角翻）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戊申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公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久違之（重直用翻）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論語孔子曰惟孝友于兄弟）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間古莧翻處昌呂翻）亦何以過乎

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皆輔導太子。識性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敕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禮賢好施，而門無遊俠，（[illegible]）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裦不相好，（[illegible]）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illegible]）是以世稱其忠。上以沛國桓榮為議郎，（[illegible]）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illegible]）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盡日乃罷。帝使左中郎將汝南鍾興授皇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illegible]）賜興爵關內侯，興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少府丁恭。」於是復封恭，（[illegible]）而興遂固辭不受。

陳留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賢曰：夏門，雒陽城北面西頭門……] [illegible]）駐車叩馬，（[illegible]）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illegible]）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illegible]）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illegible]）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illegible]）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illegible]）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臧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illegible]）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illegible]）九月壬申，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會，賜吏民，復南頓田租一歲。（[illegible]）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illegible]）每來輒加厚恩，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illegible]）日復一日，（[illegible]）安敢遠期十歲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進幸淮陽、梁、沛。

西南夷棟蠶反，殺長吏；詔武威將軍劉尚討之。

路，臣越巂（巂音髓）邛穀王任貴恐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己不得自放縱，即聚兵起營，多釀毒酒，欲先勞軍（勞，力到翻），因襲擊尚。尚知其謀，即分兵先據邛都（邛都縣，屬越巂郡），遂掩任貴，誅之。（任貴於王莽時據郡自守，漢初遣使詔降，拜為太守）

二十年春二月戊子，車駕還宮。夏四月庚辰，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無罪加之以罪曰入。太倉令屬大司農，主受郡國漕轉穀，秩六百石）。帝以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竇融。

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月辛亥，漢薨，詔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事見二十四卷宣帝地節二年）。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陳讀曰陣），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賢曰：隱，威重之貌，言其威重若敵國）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之日（辦，具也；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改之）。及在朝廷，斤斤謹質，形於體貌（爾雅曰：明明斤斤，察也。李奇曰：斤斤，精詳之察也。孫炎曰：謹慎之察也。斤音謹）。漢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

匈奴寇上黨、天水，遂至扶風（上黨郡，[illegible]在雒陽北千五百里；天水郡在雒陽西為二千里）。

帝苦風眩，疾甚，以陰鄉侯陰興領侍中，受顧命於雲臺廣室（賢曰：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作顧命。孔安國註云：臨終之命曰顧命。[illegible]雒陽南宮有雲臺廣室。[illegible]據晉書元帝紀，有司奏大[illegible]）。會疾瘳，召見興，欲以代吳漢為大司馬。興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聽之。

太子太傅張湛，自郭后之廢，稱疾不朝，帝彊起之，欲以為司徒，湛固辭疾篤，不能復任朝事（彊，其兩翻。湛，丈減翻），遂罷之。六月庚寅，以廣漢太守河內蔡茂為大司徒，太僕朱浮為大司空。壬辰，以左中郎將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

乙未，徙中山王輔為沛王。以郭況為大鴻臚，帝數幸其第，賞賜金帛，豐盛莫比（況，郭后弟也。數，所角翻），京師號況家為金穴。

秋九月，馬援自交趾還，平陵孟冀迎勞之（勞，力到翻）。援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臥牀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

冬十月甲午，上行幸魯、東海、楚、沛國（皆諸皇子封國也。後東海王彊、[illegible]）。

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壬寅，車駕還宮。

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

出屯襄國（賢曰襄國縣名屬趙國今邢州龍岡縣）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復扶又翻）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統之子固友之子也 劉尚進兵與棟蠶等連戰皆破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追至不韋（孫盛蜀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置不韋縣華陽國志曰武帝通博南山置不韋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章其先人惡行也郡國志本屬益州郡明帝永平二年分置永昌郡治不韋史記正義不韋縣北去葉榆六百里）斬棟蠶帥西南諸夷悉平（帥所類翻） 烏桓與匈奴鮮卑連兵為寇代郡以東尤被烏桓之害（被皮義翻）其居止近塞（近其靳翻）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辜（五郡謂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也）至於郡縣損壞百姓流亡邊陲蕭條無復人迹秋八月帝遣馬援與謁者分築堡塞稍興立郡縣或空置太守令長招還人民烏桓居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為彊富援將三千騎擊之無功而還（考異曰劉昭注補後漢書志亦謂之續漢志其郡國志注云中郎將馬援擊也帝紀冬十月遣援出塞擊烏桓援傳十二月出屯襄國明年秋將三千騎出高柳衷鄉在八月祭肜事前今從之） 鮮卑萬餘騎寇遼東太守祭肜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被皮義翻陳讀曰陣）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遂窮追出塞虜急皆棄兵裸身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肜不敢復闚塞（裸郎果翻怖普布翻復扶又翻） 冬匈奴寇上谷中山 莎車王賢浸以驕橫欲兼并西域數攻諸國（橫戶孟翻數所角翻）重求賦稅諸國愁懼車師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獻其珍寶及得見皆流涕稽首（鄯上扇翻稽音啓）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史所謂量時度力也）厚賞賜之諸國聞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敦煌太守檄（敦徒門翻）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冀且息其兵裴遵以狀聞帝許之

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丙戌上幸長安二月己巳還雒陽 夏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戊辰地震 冬十月壬子大司空朱浮免 癸丑以光祿勳杜林為大司空 初陳留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昆向火叩頭火尋滅（江陵縣屬南郡）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林為光祿勳帝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策簡策編簡為之漢制天子策書長二尺國史亦用簡策此書諸策即史策亦尚書古文書以八寸策） 是歲青州蝗（青州部濟南平原樂安北海東萊齊國） 匈奴單于輿死子左賢王烏達鞮侯立復死（鞮丁奚翻）弟左賢王蒲奴立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

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人畜饑疫死耗太半賢曰三分損二爲太半單于
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中郎將李
茂報命考異曰帝紀是歲匈奴日逐王比遣使詣漁陽請和親使茂報命按明年又有比遣使
詣西河内附然則茂所報者非比也今從南匈奴傳烏桓乘匈奴之弱擊破
之匈奴北徙數千里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
卒以幣帛招降烏桓降戶江翻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
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
殺龜茲王龜茲前書音丘慈賢曰今龜音丘勿翻茲音沮惟翻蓋急言耳鄯善王安
上書願復遣子入侍復扶又翻下同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
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
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任其所從於是鄯善車師復附
匈奴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
國結黨南羌南羌即湟中諸羌從子容翻乃表河曲列四郡四郡武威
張掖酒泉敦煌也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
月氏斷丁管翻氏音支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
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高惠及呂后文景爲五世財力有餘士
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瑇瑁瑇音代瑁音妹則建珠厓七郡感
蒟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蒟音矩牂音臧巂音髓聞天馬蒲陶
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是開苑
囿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
客作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觀古玩翻師古曰視讀曰示觀視之者示
之令觀也及賂遺贈送遺于季翻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
計勝音升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榷古岳翻酤古暮翻筦鹽鐵
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畜許救翻民力屈屈其
勿翻財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
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使疏吏翻衣於既翻斷丁亂翻然後
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
仁聖之所悔哉事並見武帝紀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
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
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内也別彼列翻西域諸國各
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
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畜許救翻與
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
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内
屬數遣使置質于漢樂音洛數所角翻質音致謂侍子也願請都護聖
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
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郤走馬義兼之矣禹貢曰西戎即序
就也序次也禹就而序之非尚威服致其貢物也師古曰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成王
問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吾國
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郤走

馬事見十三卷文帝元年

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